



女刺客（赤手空拳走天涯故事）馬雲・新著

她，武功高强！她，殺人無數！

她，自設陷阱！她，故露破綻！

一名難於理解的女刺客，所作所爲令到武林中人大爲震驚！當大家知道了她的眞正目的之後，更加吃驚不已！

$3.50

10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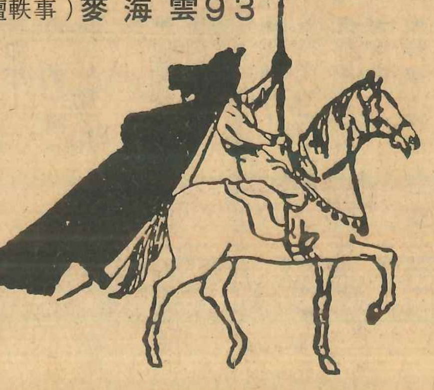
編者話 本刊連載金牌巨著［天蠶變］，不獨在螢幕上瘋魔了觀衆，轟動影、視界一時，而在我們的讀者中，對於該故事每期的刊出，都掀起一番熱烈高潮，刺激緊張，令人懸疑的橋段，深表讚賞，極爲愛戴！在今後裡，本故事還有更精彩、更玄奇的情節發展下去，令你歎爲觀止！請千萬不要錯過萬人矚目的——［天蠶變］刊出。

＊＊　＊＊　＊＊

［女刺客］是今期選刊的赤手空拳走天涯巨型故事，是篇內容題材脫俗新穎，鬥智場面詭幻離奇，打鬥激烈熱鬧，風雲變色……本文中的女主角，是一名令人難於理解的女刺客，她武功高強，殺人無數，所作所爲，令到武林中人一時爲之震驚不已，但當讀者們知道了她的眞正目的和眞相後，會更加大吃一驚！佳作當前，先睹爲快。

＊＊　＊＊　＊＊

滄海客下期又有新作貢獻，亡命江湖傳奇故事［崑崙奴］在本故事集中又展新頁，精彩異常。陸羽在桐柏山中遇到的一個衣衫襤褸孤女，竟是個美若天仙皇帝女。貴爲公主，亡命江湖，耐人尋味！



武俠世界

第105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 $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赤手空拳走天涯故事

女刺客

馬雲·文
盧令·圖

殺人莫問情由

沒有月亮，只有星星的晚上。

四周一片沉寂，駱家大宅更是靜得可以，因爲這已是深夜三更時份了。

人都在睡夢中，惟有更夫按時出動。

然而更夫這時候並未在庭院之中，即使他們在着，相信亦無法可以發覺那個人的存在。

那是一個女人的身形。

那女人身輕似燕，自屋頂滑下，雙足並未着地，有如燕子穿簾似的，由窗口竄進了屋內。

住在那房間裏的，是駱家少爺駱嬰。

駱嬰本已熟睡，突然警覺地禁醒，本能地伸手到枕邊去。

枕邊有他的刀。

出手決不落空

那是一把十分鋒利的刀，加上他父親駱大耳教給他的刀法和武功，只要他能取得那把刀到手的話，相信那女人也不易得手。

但是，駱嬰根本沒有接觸到那把刀，也沒有哼過一聲，一把鋒利的短劍，已穿過了他的咽喉。

駱嬰死了。

女刺客出手奇快，駱嬰死得不明不白，死在黑暗的房間之內。

然而那女刺客並不急於撤退。

當她得手之後，可以由窗口原路逃出去，但她偏獃在那兒床前不動。」

她耳目伶俐，早已聽得出，窗外院子**裏有人埋伏。**

這房間的門外也有步聲。

儘管步聲細碎，還是難以瞞得過她那一雙耳朵。

那房間的門開了。

有個人要衝入來，但是，一個人影却迎着那人飛了出去。

飛出去的是個死人——剛死去不久的駱嬰，於是那人被他迫出房門以外。

要衝入來的，是個女人——一個四十過外的中年婦人。

她就是駱嬰的母親駱陳氏。

較早時她聽到了輕微的異聲，正担心着隣房的兒子有事，想不到到來已遲了半步。

連多瞥愛兒一眼的時間也沒有，自然談不上其他了，因爲那女刺客隨即自房內撲出。

那短劍帶血！

駱陳氏眼中有火——悲憤塡胸的怒火，一時難以抑制。

駱陳氏的雙刀有如蝴蝶雙飛，但在女刺客面前却有如飛蛾撲火！

圍在大廳裏的人，都是駱家家丁們，手上有刀劍棍棒，也有燈籠火把。

但是，沒有女主人口令之前，誰也不敢動手。

直至女主人叫出了「喲」的一聲，帶着兵器的家丁們才佈下了陣勢。

再定神看看駱陳氏，左臂已被劃了一劍，血流如注！

「叮」的一聲。

駱陳氏左臂乏力，身不由主，刀亦墮地！

那把原是屬於駱陳氏的刀剛剛墮地，已有一隻脚探前！

在塲的人看也沒有看得淸楚，那隻脚已將刀踢得飛起！

一度寒光如電，正好朝準一名欲待搶攻而來的駱家護院家丁的胸前插去。

一聲慘叫。

一股鮮血，再加上一聲吆喝。

嚇得所有人又呆住了一陣！

發出叱喝聲的，正是駱陳氏！她明知遇上了强大的對手，不想再作無謂犧牲，惟有握住傷臂，瞪住那女刺客問道：「你是誰？」

女刺客以一方白絲帕幪住半截粉臉，駱陳氏一直十分注意白絲帕幪上的一朵梅花！

一朵刺繡得十分精緻的，粉紅色的梅花。

女刺客不慌不忙，也不急於逃去，假如這時候她要走的話，大概也沒有人阻止她！因爲所有人已被喝得呆站在一旁。

她冷冷地回答：「想知道我是誰，問你丈夫駱大耳好了。」

駱陳氏在這一刹那間，內心既充滿了愛，也滲透了恨。

她愛她的丈夫，無奈她丈夫却是風流成性。

他風流成性本來只是他的事，不該惹到家裏來，如今更禍及妻兒，似乎太過份了。

看情形，房間裏全無動靜，女刺客大概只是單人匹馬而來。

儘管是單人匹馬，她也無能爲力，至於她的丈夫駱大耳，這時候他在何處，她根本亦一無所知。

她正想追問對方是否就是被她丈夫玩弄過的女人……

女刺客雙足一頓，一條人影已騰出天井下面，再一挺腰，翻身彈上了屋頂。

有人想追上去。

但給駱陳氏叫住了！

她丈夫不在家，一切便得由她來作主了。

她不想這麼快死去，也不想其他人死得不明不白的。

她的兒子已死得寃枉。

她也受了傷！

她看得出，只要對方手下不留情，她也會死在對方的手上。

但對方沒有殺她，爲什麼？

是的，如果駱大耳對不起那女人，也

應該讓他們妻子活着去質問他，責備他，埋怨他！

那麼，她殺死駱大耳唯一的兒子，豈不是有意給他一次「懲罰」？

× × ×

午間時份。

鎮上一間茶室，這兒有飯吃，也有酒喝，自然也有最好的茶。

這是午飯時間，趕路的要吃，沒有家室的人也要到這兒來吃喝，即使隣近有家室的人，也會習慣性的，跑進來喝杯茶，湊湊熱鬧。

有些人喜歡喝酒，但有事情要做的時候，滴酒不沾唇！

有些人却不分什麼時候，只要喜歡喝就拚命去喝。

所以即使這只不過是午間時份，亦已經有些人喝得醉昏昏了。

有些人醉只醉他自己的，從來不會去騷擾別的人。

但也有些人很討厭，喝了幾杯，就往往會借酒行兇。

有道：「酒醉三分醒」！這種鬧事的人，決不可能是「眞醉」。

茶室一角，有個美貌女子在吃飯，她根本沒有理會別人對她的注視，儘管一直有人貪婪地注視着她。

甚至有人在語帶雙關地，旁敲側擊的，以言語去調戲她，她還是當作聽不懂！

她垂下頭來，吃她自己的。

她很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媳婦，怕事，懦弱而又無可奈何。

可惜，她這種態度絕難滿足那輩喜歡生事的酒徒。

相反，只有令他們更進一步。

果然，有人一步一拐的，拿着一瓶酒，一隻杯子走了過來。

然後又毫不客氣地，在那女子一旁的椅子上，一屁股的坐了下來。

那大漢三十餘歲的年紀，生得高大，此時已飲得滿面通紅了。

他噴着酒氣說：「姑娘，一個人有什麼味道，來！讓我陪你……請你喝……一杯。」

那大漢一邊說，一邊就要斟酒！

突然之間，「卜」地一聲响。

酒還未斟出，酒瓶已裂開了。

酒水四濺，嚇得那位女子頓然花容失色。

旁人一陣哄然大笑，只因爲那大漢的樣子太滑稽了。

喜歡看熱鬧的人只以爲這是十分偶然的事，只有「酒醉三分醒」的當局者——那大漢感覺得到被人暗中戲弄。

他凝神瞪住桌面上一堆破酒瓶和他心愛的酒，竟然夾雜了一顆花生——有殼的花生。

酒中如何有花生，分明是有人暗中戲弄他，要替那女子解圍。

那女子萬二分尷尬地站了起來！

她正待結賬離去，却給那大漢一把捉住了手腕。

她嚇得「呀」的一聲驚叫起來。

「急什麼？」那大漢嬉皮笑臉的一邊又揮手揚聲：「給我再來一瓶好酒……」

豈料就在他張大了咀巴說話之際，不知道何處飛來了一杯酒。

「嘩啦」一聲，杯子碰着大漢的牙關，裂成幾片，酒水潑得他滿臉滿胸都濕透了。

於是在場的人，立即把視綫移向茶室的另一角！大概所有在場的人，這一回都看得清楚，載滿了酒水的杯子是由那邊飛過來的！

那頓然清醒過來的大漢，當然也更加明白了，原來剛才存心戲弄自己的，正是獨據一桌的一名年青人。

那年青人赤手空拳，相信任何人都看不起他，因爲他實在是太平凡，而且手上眞的是什麼武器也沒有。

年青人却若無其事地，繼續剝他的花生，喝他的酒。

他顯得冷靜，又怕事，彷彿什麼事也不關他的事，什麼事也不想理似的。

然而那大漢却看得清楚，即使他看不清楚，也可以憑現場的人目光告訴他，剛才戲弄他的，肯定是這個年青人。

大漢怒吼着衝過來。

他狠狠地說道：「你別裝蒜了，站起來！」

那年青人沒有望他一眼，他留意的，反而是另外一些人。

那是大漢的同黨們，最少還有三個人，正在虎視眈眈。

此外，那受到驚擾的女子，正悄悄舒了一口氣！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年青人的身上來。

年青人只好尷尬地說：「你叫我嗎？」他用手指了一下自己的鼻子。

大漢「哼」一聲，也不再打話，已撲過去，企圖伸手揪住年青人的衣襟。

那年青人竟然也不會反抗。

大漢一手揪住了他的衣襟，可惜無法將他揪起來，只有改用雙手。

但是，雙手仍然無濟於事。

看熱鬧的人，目睹這情形，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就在衆人的注意力集中這一角之際，那女子悄悄溜了出去。

人們似乎沒有留意到她，只有兩個人例外，那兩個人正是那醉漢的同伴，他們也離座，想跟出去。

在此之前，年青人已留意到他們的一舉一動，他們有刀劍在身，目露兇光，彷彿隨時準備衝過來，接應他們的同伴一樣，現在有兩個人却改變了主意。

再看看那個正以雙手揪住年青人衣襟的大漢，他已弄得滿面通紅，一看就知道化了很大的氣力，他明知無能爲力，正打算棄手用刀。

突然之間，年青人却騰空飛起，彷彿被他扔了出去似的，輕飄飄地，直飛向門外。

只有那出手的大漢，他自已心裏最明白，他不但未有用盡氣力，而且正打算收手改用他腰間的刀，豈料刹那之間，那年青人却打從他的頭頂飛過去，凌空跌出了門外。

兩個正待跟踪那女子的大漢，頓然感到背後起了一陣風。

「蓬蓬」兩聲，二名大漢的背脊，給狠狠地踢了一脚，二人亦不由自主地，往前仆倒。

年青人却反彈站立起來，笑嘻嘻地說：「對不起，是你的同伴扔我出來的，我實在無意開罪兩位大爺。」

二名大漢跌了一下「餓狗搶糞」，心裏有氣，反而拔刀相向。

年青人左閃右避，衣袖帶風，有如穿花蝴蝶，二名大漢竟然無奈他何。

茶室內的人，又一窩鋒的湧了出來。

年青人看看那女子已走遠了，也無心戀戰，左一幌，右一幌，一名大漢手中的刀已被他奪到，再頓足反彈，凌空飛掠，另一把刀也在他的手中。

看熱鬧的人固然看也未看得清楚，就是當局者也莫名其妙，他們只感到手腕被握了一下，整條手臂頓覺痳木，手中刀任由取去，整個過程，只不過是刹那之間的事。

當他們四下裏找尋那年青人之所在時，年青人已落在數丈以外，屹然站立。

突然有兩度寒光，掠空而過。

「察察」兩下，茶室門外兩棵樹身之上，分別插了兩把利刀——那是二名大漢被年青人奪去了的刀。

× × ×

「你幹嗎要追踪我？」茶室中被醉漢欺負的女人。

救過她的年青人笑道：「你太過沒有人情味，怎麼竟然見死不救？」

「你怎會死？」

「四個人都有刀劍，不死只是我够運，我替你解圍，你却沒有半點同情心，未免太過份了呀。」

「我明知你死不掉的，何況我還是要趕路呢！何必阻時間？」

「你要往何處？」

「你呢？」

「你往何處，我也往何處。」

「想不到前門拒虎，後門迎狼。」

「只因爲你太美麗。」

「這與你何關？」

「與我無關，但與其他的人就有關係，剛才你也見到了呀。」

「你想做保鏢？」

「恐怕沒有這種福份，只不過想盡點力而巳。」年青人又說：「像你這麼漂亮的女人，肯定會到處惹痲煩，你怎麼可以獨個兒趕路？」

她笑了笑：「如果沿途上不斷遇上像你這種男人，還有什麼可怕？」

「可惜，像我這種人不多呢。」

「你貴姓？」

「姓劉，小姓劉。」他反問道：「你呢？」

「小姓梅。」

「你可不是就叫梅花吧？」

「嗯，你怎麼知道的？」她睜大了雙眼。

「我只是隨便猜猜。」他看看她身邊掛住的一方手帕。

在那手帕之上，綉了一朵粉紅色的梅花。

「你很聰明，」梅花輕輕一笑，「如果我沒有猜錯，你應該就是劉郎。」

「你也很聰明，」劉郎也笑了。「只有劉郎最愛管別人的閒事，也只有劉郎最不喜歡隨身携備武器。」

「聽你口氣，姑娘也是江湖中人。」

「不，只是充內行而巳，事實上，閣下的大名我早巳有所聞。」

這時候，後面突然傳來一陣陣蹄聲。

劉郎回頭張望，只見大路之上，塵頭大起，數乘快馬急馳而來。

劉郎忙道：「先躲一陣，來者可能是我們開罪過的人。」

話未說完，人影巳離地冲起。

劉郎飛身上樹，梅花却躲到路邊一處矮林後面去。

轉眼之間，幾匹快馬疾馳而至。

總共是四匹，也就是那四名鬧事的大漢。

本來他們巳一掠而過，朝住大路那邊奔馳而去。

劉郎正由樹上躍下，他正要找梅花，梅花却不知躲到何處去了。

突然之間那四匹快馬又折了回來。

那四名大漢是到了前面分岔路之後，分別往兩條路上張望，却見不到一個人影，覺得奇怪，於是有人認爲，他們不可能走得那麼快。

亦有人以爲劉郎和梅花二人可能躲在樹林之內。

最後有一人提議：回頭到樹林中再搜索。

× × ×

四匹馬四個人，在樹林之中東奔西竄，目的只爲找尋那一男一女——劉郎和梅花。

他們很有把握可以找到那一男一女，因爲他們目睹二人由此方向走來，而這條路上，就只有那一處樹林可供藏身之用。

此外他們有馬匹代步，而對方只憑雙脚走路，不可能快得過他們的。

因此，四個人分兩組，分頭在樹林之內搜索。

驀地看見樹影一動，二名大漢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們小心翼翼地拔刀在手，策馬衝過去。

他們沒有看錯，人就在那矮林後面，而且迅速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那人手一揚，有些東西自手中飛出，直朝住二名大漢飛過來。

他們想避，但馬兒正在前衝，以其說來不及躲避，不如說對方出手奇快。

二名大漢悶哼兩聲，額角和咽喉分別鑲進了一些東西。

那是兩枝銀簪，每一枝的末端都有一朵銀雕的梅花。

梅花自樹叢後面竄出，一手扯下其中一名大漢，翻身上馬，疾馳奔出了樹林外面去。

蹄聲驚動了其他二人，立即策馬追去，也替劉郎解了圍。

剛才的情形，劉郎在一棵大樹之上居高臨下，看得一淸二楚。

樹林中還有一匹馬，是另一名大漢死後遺下的坐騎。

劉郎自樹上躍下，策了那匹馬，也沿住大路追去。

× × ×

這是城裏最大的一間妓寨。

只要提起「萬花樓」，人們就會想起最冶艷的妓女。

這裏夜夜燈紅酒綠，陶醉在嬉笑聲的人們，簡直就不知人間何世。

這裏有一擲千金的王孫公子，也有江湖人物，只要對女人有興趣的男人，只要付得起錢的男人，都希望在這裏玩一晚。

有些人甚至在這裏逗留了幾晚以上。

駱大耳就是其中一個。

× × ×

「駱老兄，終於找到你了。」有個人匆匆闖進了萬花樓的二樓。

當時駱大耳正在擁美共飲。

「什麼事？」駱大耳哈哈笑地瞥了來人一眼，「坐，坐，坐！讓我給你找個伴兒……」

「不，不，有件事找你談談。」

「什麼事？有什麼事要緊得過與姑娘們共飲共笑？」

「最近江湖出現了一個女魔頭的事，老兄可曾知道？」

「什麼女魔頭？」駱大耳還是玩世不恭地，輕吻着他身畔的一名年輕妓女：「我只知道萬花樓有的都是可人兒，却不知道什麼女魔頭。」

「那女魔頭出沒無常，濫殺無辜，我們三兄弟之中，已死了兩個，都是不明不白的，死在她的毒手之中。」

「會不會是老二，老三對不起女兒家，欠下了人家的情債？」

說完他又格格大笑。

來人很不高興：「這不是開玩笑，你可否跟我談談？我們必須商量對策！」

「有話你就在這裏說好了！反正都是與女人有關的，馮老大，對女人不能太過沒有良心的，否則因愛成仇，什麼悲慘的事，都可能發生。」駱大耳又吻着身邊的女人，嘻哈大笑。

那個叫馮老大的人，原是「河東三傑」之中的大阿哥馮森。

他有二個弟弟，一叫馮林，一叫馮木，最近都死得不明不白。

殺死馮林和馮木的，是一個女人——一個用梅花絲巾掩面的女人。

馮森也聽過有個神秘女殺手四出殺人的事，但想不到禍事竟延及他的兄弟。

他滿以爲找到好朋友駱大耳，總可以有個人爲他分憂，但是，眼前所見，以及耳中所聽，盡是令他無法忍受得住的。

馮森很生氣，轉身就走。

但是，只走到了房門口，就被人推着折回房間裏來。

那是馮森的另一位好朋友章力行。

章力行面上雖然擠着笑容，但却不難看得出十分免强。

章力行一邊勸着馮森，一邊與稍爲清醒過來的駱大耳招呼。

駱大耳酒醉三分醒，也覺得剛才未免太過份了，所以匆匆離座，一邊熱情地招呼兩位好朋友坐下來一邊叫人加菜添酒。

然而章力行却道：「酒不喝了，女人我也沒有興趣。」

駱大耳看見他面色凝重，忍不住問道：「你可不是又有什麼麻煩吧？」

「如果真的有麻煩的話，難道你可以帮我麼？」章力行道。

「嗯，——」駱大耳望望他身邊的女人：「今天晚上我已答允過要陪……」

馮森又拂袖欲行：「章兄，我們還是不要浪費時間，算我們找錯人。」

然而章力行却一把將他拉住：「等一等，讓我先告訴大情人一件事，我們再去也不遲。」

然後章力行把駱家發生了事——駱嬰被殺，以及駱陳氏受傷的噩耗，告訴了駱大耳。

只見駱大耳面色由紅變了青，再又由青變了白，難以置信地，瞪住章力行：「我家中真的發生了慘事？」

「同是一個女人幹的，如果嫂夫人沒有說錯的話。」章力行道：「所以我才急於找你回去，讓我們大家商量商量。」

駱大耳的臉上，再也沒有了笑容。

他輕輕推開身邊的美女，留下銀両，跟他的兩個朋友，走出了萬花樓。

× × ×

駱大耳剛踏入家門，就聽到了陣陣哀鳴！

大廳之上，正在辦喪事。

駱大耳早已知道他唯一的兒子死了，只是想不到他妻子竟然會埋怨他！

駱陳氏要生要死的，抓住駱大耳，力斥他不該在外玩女人玩到家破人亡！

駱大耳被罵得狗血淋頭，若在平時，他一定會把他妻子推開。

但是，駱陳氏這時却身負重傷，整條手臂都被包紮起來。

駱大耳很傷心，也很同情他的妻子。

他沒有反駁她，也不敢生氣。

只是他內心暗暗地想：他儘管風流成性，却不致會糊塗成這樣子。

他沒有强迫任何女人和他相好，又怎會有女人憎恨他？

何況在他記憶中，也從來未見過一個如此狠毒的女人。

那女人究竟是誰？

單從章力行和馮森口中，已知道她絕不平凡，但是，任駱大耳搜盡枯腸，也想不到她到底是誰。

爲了平息他妻子的怒火，他終於把二名好朋友拉過一旁。

駱大耳道：「我風流成性，你兩位却是正人君子，但我想問你們一句：爲什麼你們也跟那女魔頭結怨？」

章力行和馮森二人，自然明白了駱大耳的意思。

他們一齊向駱陳氏解釋。同時說出他們也是「受害者」。

× × ×

夫妻之間的爭吵停止了，然而屋內的悲慘氣氛仍未消散。

還有就是無數的疑團，這些疑團不但留在駱大耳的心中，也留在章力行和馮森二人的心中。

他們一直在想：那女人是何方神聖？那女人爲什麼會對他們如此殘酷？

女人，任何一個男人都會在他們的生命中有過一兩個女人，有些甚至更多，就像駱大耳這種男人一樣。

即使是出家人，說不定他們也有他們生命中最難忘懷的女人。

然而，那些令他們難以忘懷的女人，都是十分溫婉可愛的。

只有，這一個——這一個不知所謂的神秘女郎，爲什麼會令他們失去了他們身邊最親至愛的人？

於是三個人立刻商量對策。

他們不但要找那個女人，也要查出她的一切有關資料。

× × ×

「胡氏四覇」是統稱四個具有好武功的人，他們自然都是姓胡的。

但是，他們並非是親兄弟，只有胡金，胡鐵才是同胞兄弟，然而，他們都已經死了。

他們是在追殺一個女人時死去的，那個女人就是：梅花。

他們看不起梅花，調戲她，追殺她，想不到死掉的，却是他們自己！

另外兩個姓胡的，一個叫胡艮天，一個叫胡水，就是現在繼續追殺梅花的大漢。他們要爲同宗兄弟報仇。

他們已追了一日一夜，仍然無法追到那個看似平凡的女人——梅花。

胡水終於忍不住對他的同宗兄弟說：「我想，我們還是不要再追了。」

「爲什麼？」胡艮天問。

胡水吶吶地說：「你想想看，我們四個人尚且不是她的敵手，何況現在只死剩兩個？」

「你太過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胡艮天自負地說：「有我在着，你還有什麼可怕？」

胡水道：「我有個主意，不如先去找些朋友帮帮我們。」

這時候，他們來到了一處農舍外面。

胡艮天道：「別令人見笑，這是我們胡家的事，只有姓胡的弟兄關心，來呀，先讓我們入去借點茶水喝，再問個口訊，然後趕路上鎮裏去，她無論如何也逃不了的。」

二人來到農舍門口，胡艮天突然感到有些兒不大對勁。

那老婦表情呆木之中，帶有驚惶，她顯然不是因爲胡氏兄弟二人，她的目光不斷望向門後，彷彿故意給胡氏兄弟一些啓示。

胡艮天突然拔劍直刺向門板，「察」地一聲，劍鋒直穿過門後，假如那兒有人躲着，相信一定無法避免。

胡艮天是「胡氏四覇」之中唯一用劍的人，也是武功最好的一個，他的反應非常敏捷，一劍落空之後，急忙抽身倒退了幾步。

與此同時，他的同宗兄弟胡水已飛身登上了農舍的屋頂。

胡水清清楚楚地聽到了一陣瓦片破碎之聲，然後跟住有條人影出現在屋頂之上，那人分明是被胡艮天剛才那一劍迫了上去的，由此亦可見，對方必然是個反應敏捷的人。

胡水担心對方先發制人，所以率先騰身登上了屋頂！

但是，對方冲破了瓦面之後，轉眼之間，人已在二丈以外。

胡水定神一看，差些兒就要退回地上去了！

那是一個女人！

胡水絕對熟悉的女人。

她，正是梅花。

× × ×

梅花竟然有如驚弓之鳥，沒有跟胡水爲難，匆匆逃去，令到胡艮天更加自大。

胡艮天跳上屋頂，也看得出那女人的身形正是梅花，所以他嚷着要追上去！

胡水欲待阻止，也來不及！他惟有尾隨而去。

「有道窮寇莫追，算了呀！」胡水一邊追住胡艮天，一邊說道。

胡艮天道：「你應該看得出，她是膿包，胡金與胡鐵眞不知怎麼會栽在她的手裏，嘿！只要讓我追上她，我一定可以爲胡家兄弟報仇。」

「老實說，我很担心……」

「你担心什麼？」

「喂！你還記得那個赤手空拳的小子麼？」

「當然記得，胡金的酒瓶給他用花生彈破了。」

「我懷疑他仍在帮助那女魔頭。」

「嗯——如果他也出現的話，我正好把他也一併殺掉。」

胡水不敢作聲！

然而他心裏總會明白：那赤手空拳的傢伙，可眞不容易對付呢！

不過，胡艮天這麼說，也是自有他的理由，因爲在茶室內外，他一直沒有動過手。

當時動手的，只是其他三個姓胡的，所以，他並未知道劉郎究竟厲害到什麼程度。

胡艮天眼前只見到梅花一個人，根本見不到劉郎，所以，也難怪他的口氣更大了。

× × ×

這是個小鎮。

鎮雖小，却是到大城去的必經之路。

鎮上唯一的客棧，樓下入門處是食堂，樓上都是客房。

門口懸掛着的招牌，只刻了兩個字：「高朋」。下面並無客棧二字，大概是取意「高朋滿座」，同時因爲它不但是客棧，還是食店，所以只刻上字號就够了。

即使如此，許多人也知道這是小鎮上唯一可以投宿的地方。

天已將黑，所以胡艮天與胡水不得不在此住一晚再說。

訂了房間，他們就在樓下飲酒吃飯。

這一回他們不敢鬧事，第一因爲沒有了胡金和胡鐵那雙喜歡鬧事的兄弟。

第二，他們現在的心中只想把那女子捉到，把她殺了。

故此，當他們飲食時，不斷留意座上食客，看看有沒有梅花或者劉郎的影子。

然而令他們十分失望。

他們惟有問店家，有沒有見過一個單身女子前來投店？

得到的回答很奇，較早時有個單身女子到這兒吃過東西，但沒有投店。

於是他們想：梅花吃過了飯之後，繼續趕路去了，還是在這小鎮上有親友居住？然則，她顯然住到親友家去了。

前面很遠也沒有地方可以渡宿，所以

走這條路的人，一定要在這裏住一晚，否則就要睡在路邊，或者通宵達旦的趕路。

看此情形，梅花的確有親友在小鎭之內。

看情形，她的目的地是大城。

於是他們決定明天一早，到小鎭外的大路口等候着。

他們想像中，梅花一定會出現。

× × ×

胡水剛想睡去，突然聽到一個女人的聲音自下面傳來。

彷彿有人在跟掌櫃的交談。

但掌櫃的告訴對方，房間都住滿了。

胡水立刻奔出房外。

房外是一條走廊，走廊有欄杆，居高臨下可以看見樓下入門處的情形。

胡水看見一個女人的身形，分明就是他們要找的梅花。

他又驚又喜。

驚的是他絕非梅花的敵手，萬一給她發覺，自己就會性命不保。

喜的却是：這個人根本就是他們要找的人，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來得全不費工夫。

胡水立刻折返房間裏去，把睡着了的胡艮天推醒。

「她出現了，快些起來。」

「在那裏？」胡艮天彷彿從噩夢中驚醒！一手拔劍，整個人跳了起來。

胡水指指房門外：「低聲點！她在樓下跟掌櫃的談……」

胡艮天也沒有等他說完，已竄出了房門之外。

胡水也接踵而至。

但是，當他們的視綫雙雙望向樓下時，却再也見不到那女人。

連那女人的影子也見不到。

「你發夢吧？」

「不！我發誓剛見過她！」胡水一邊衝向樓下，一邊說道：「快跟我追出去，我想她不會走得太遠。」

胡艮天看見他同宗兄弟那副認眞的態度，也相信他不是發夢。

× × ×

時已入黑！

街道上只有星光暗淡。

胡艮天和胡水都可以及時看見一條人影在街口彎角處消失。

那是一個女人的背影。

他們立刻飛奔過去！

然而，當他們到了那處街上時，那人影又消失得無影無踪。

胡艮天不敢再說胡水發夢。因爲剛才他也親眼見到了。

那的確是個女人的身形，而且絕對是他們要找的人——梅花。

然而現在她去了何處。

憑他們的經驗，只有兩個可能：第一，對方已及時發覺被人跟踪，於是躲了起來。

第二，她就住在附近，所以及時進了某一戶人家裏去了。

但是，如果她有地方住的話，又何必到客棧去找房間。

胡艮天靈機一觸，雙足一頓，立刻登上了附近一處屋頂。

他要居高臨下，看清楚四周圍的環境，希望再次見到梅花。

果然，梅花又出現了。

那絕對是梅花的影子。

她正在一處庭院之內。

她究竟是住在這裏，抑或是偸進人家家裏去的？一時之間，眞難估計。

胡艮天正待跳進那戶人家的庭院去，梅花已閃進了屋內去了。

胡水道：「她可能就住在這裏。」

「不！裏面已是烏燈黑火，她怎會住在這裏？」胡艮天又說：「但無論如何，這一次我也不會放過她！」

× × ×

胡艮天剛跳進庭院之內，屋子裏的燈光突然之間亮了起來。

胡水轉身想逃。

但是，他背後却多了一個人。

他們面面相對，即使在星光之下，雙方也看得出對方不懷好意。

「你們是什麼人？」一個目露兇光的男子，挺刀質問。

胡水倒退兩步。

胡艮天還未打話，屋內已湧出了另外一股人潮，那些人個個手執武器，一看便知道來意不善。

有人手持火把，亦有人口裏不斷嚷着：「有刺客！」

靜悄悄的一間大宅之內，較早時還是靜得有如一座墳墓。

然而剎那之間，屋內似乎發生了什麼大事似的，到處都是人，而且都是絕對不尋常的，帶着刀劍的人。

× × ×

胡艮天和胡水被困在人叢之中，根本沒有可能逃出重圍。

人多與人少不是問題，問題是他二人的武功都在別人之下。

如果他們的武功好過對方的話，早已殺出了一條血路逃之夭夭。

但是現在，他們被重重圍困。

他們見不到那女子——梅花。

再想起剛才有人嚷着「有刺客」，他們就吃驚起來。

× × ×

爲了避免誤會越來越深，他們一邊揚聲解釋，一邊放棄抵抗。

然而對方顯得十分憤怒，二名年紀在三四十歲之間的男子，左一劍，右一刀，配合得有默契，也恰到好處。

他們根本不聽胡艮天的話，也沒有將他們放在眼內。

劍似游龍，刀若狂風，胡艮天和胡水二人彷彿被困在一場風暴之中。

胡艮天忙叫道：「閣下可是刀劍雙雄——利氏昆仲？」

「既是明知，怎會故犯？」持刀的人，含怨反問道。

胡艮天道：「我們只爲追踪一個女人而來，並非存心冒犯。」

「女人？」持劍的怔住了！

「是的，一個女人，」胡艮天停住了手，因爲對方不再攻了。

「誰說過好像見到一個女人的影子在裏面出現過？」持劍的人回身去問。

庭院之內圍繞着的人之中，有人回答

道：「是的，我的確見到一個女人的影子，隨即聽到夫人大叫一聲！」

持劍的人顯然是這裏的主人，他獲得所有人的尊重。

所以，當他停下來之後，所有人都不敢再動手。

他就是有「喜劍」之稱的利喜。

另一個與他年紀相若的，持刀的男子，當然就是「怒刀」利怒了。

「喜劍」與「怒刀」同是武林中聞名一時的兵器。亦同屬利家的傳家之寶。

利所在生下兩個兒子之後，決心傳授他們武功，同時準備把「喜劍」與「怒刀」遺傳給這兩個兒子，於是連改名也遷就了刀劍。

利所在死了，這對兒子總算爭氣，最少至今仍可以擁有「喜劍」與「怒刀」。

「喜劍」與「怒刀」都可以獨據一方，但是，當他們連手時，威力更大。

兄弟二人一向敬愛的母親——寡婦利夫人，却在較早時不明不白的，被一名潛入屋內的刺客殺死了。

沒有人知道那刺客是誰，也沒有人見過那個刺客，只是聽到了夫人一聲低沉的尖叫聲之後，有人見到一個女人影子在屋內奔竄，於是有人立刻向利氏兄弟報告。

「眞是黑狗得食，白狗當災，我們來得不合時，」胡水道：「那女魔頭原來一直在裝蒜，如果不是她的武功了得，我們又怎會跟不上？她又如何能在神不知鬼不覺中摸入來？」

胡艮天也承認梅花的武功和輕功必然相當了得，否則，他又怎麼會「中計」？

但是，胡艮天不會說出那一番話，只有胡水那笨蛋才會說。

過份誇張梅花等於貶低利氏兄弟。

果然，利怒含怒地瞪住兩個姓胡的，分明是遷怒於他們。

於是胡艮天和胡水二人，立刻又被一陣狂風罩住。

那是「怒刀」刮起的狂風，如鬼哭，似神號！

利怒失了理性，只有他的兄長利喜還有幾分理智。

利喜擋煞了「怒刀」幾招，連聲喝住他。

胡艮天與胡水二人，已被嚇得魂不附體。

× × ×

胡艮天和胡水二人，被綑綁起來，這樣總好過被殺。

胡艮天費盡唇舌解釋，無奈對方正在悲憤交集之際，又如何聽他說話？

利家之內，正籠罩住一片悲慘氣氛。

利夫人被刺殺。

那刺客何時進來，根本就沒有人知道，惟有在利夫人死前一聲叫，才驚動了宅內的人，隨即有人發覺兩個陌生人在庭院內。

在這種情況底下，如果說胡艮天他們不是刺客，利氏兄弟當然很難入信。

但是，如果說他們是兇手，爲什麼他們不逃走？

而且，他們似乎未見過胡艮天和胡水這兩個人。

「太可恥了，爲什麼他們要向母親下手？」利怒很生氣地頓足道。

「很簡單。」利喜道：「因爲他們明知無法刺殺我們兄弟二人。」

「到底是誰主使他們來的？」

「這應該問問你自己，你常常殺人，難免結了不少的仇家。」

同是同父同母的同胞兄弟，但性格却不相同，利怒很易生氣，動輒以「怒刀」大開殺戒，但利喜却不易動粗。

利怒呆了一陣。

他在想：仇恨他的人是誰？

女人！

利怒因爲聽說有女人出現過，立刻就不由自主的，想起了一個人。

那是他喜愛過的女人。

於是利怒立刻闖了出去。

利喜連聲叫住他，但他沒有理會他的兄長。

× × ×

利怒性格暴燥。

像他這種性格的男人，很難獲得女人們的歡心。也因此，他不止一次的，跟女友鬧翻了。

他最要好的女友叫章珊珊。

章家與利家是世交，所以利氏兄弟一向有跟章家往來。

章珊珊因此結識了利氏兄弟。

但不知怎的，珊珊只喜歡利怒，雖然利怒人如其名，她還是喜歡他。

不久之前，他們吵架了。

那一次吵得非常劇烈，所以雙方一直沒有再見面。

利怒很衝動，他以爲一定是章珊珊賭氣，做出這種傻事。

他要找她問明白。

既然有人見到一個女人，偏偏珊珊不但有好武功，她的輕功更了得，所以利怒想起她是有理由的。

× × ×

鬧了大半晚，利怒也走了不少的路，但是，天還未亮。

利怒的怒火已降。

他來到了章家門外。

門外懸了一對藍燈籠！

利怒差些兒以爲找錯了門口；然而這是他熟悉的地方，怎會找錯？

不會錯的，那藍燈籠之上，也寫上了斗大的「章」字。

怎麼一回事？

根據民間習慣，只有家有喪事，然後才會懸出藍燈籠。

章珊珊家裏也出了不幸的事？

利怒在猶疑！

他正想：應該進去嗎？

突然之間，背後傳出了一陣細碎的步聲！

怒刀立刻挺起，狂風已捲起了一陣塵埃！

天色未亮，但星光之下，利怒總可以辨別得出對方是個女人——他一直想見到的少女章珊珊。

「你怎麼會在這裏？」利怒吶吶地問她。

「你問得太出奇，這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因爲這本來就是我的家。」章珊珊呶着小咀道。

「嗯——」利怒呆了呆。「你家中發生了什麼事？」

「你一點也不知道？」

「……」利怒搖搖頭。

「嘿！我還以爲你前來奔喪呢！原來你不是爲了向我兄長行禮而來。」

「令兄他——」

「他死得很冤枉！簡直就是不明不白。」章珊珊呻了一口氣，「家裏辦喪事，我睡了一會就起來，再也睡不着，所以出來散步，想不到會在這時候見到你。」

「他被人殺死的？」

「是的。」

「眞奇怪！」

「奇怪什麼？」

「家母也死得不明不白。」

「也是被人刺殺的？」

「不錯啊！」

「那眞的奇怪了。」章珊珊問：「刺客可有留名？」

「沒有。」利怒心直口快，「我還以爲是你做的呢！」

「什麼？」章珊珊氣得睜大了雙眼，「你想到那裏去了？我再兇也不會做出這種事情來，何況我與你又無怨無仇！」

「是的。不過——」利怒又吶吶地說，「當時有人見到一個女人的影子。」

「女人？又是一個女人？」章珊珊好像見了鬼魂出現一樣，回頭張望。

利怒也身不由主地，挺刀戒備。

當他們確定四周並無第三個人時，利怒才問：「令兄也是給一個女人所殺？」

「是的。」

「那眞奇怪！她是誰？」

「這不會是偶然的事。」章珊珊又說：「除了我們之外，還有許多人死得不明不白。」

「都是她幹的？」

「我怎麼知道？聽說都跟一個女人有關。」章珊珊怔怔地說：「奇怪！她到底爲什麼要胡亂地殺人？」

「家母一向不與任何人結怨，她不該死得這麼慘的。」

「我想你最好去見家父一次，他正找各受害者詳談。」

「這個時候去見他老人家？」

「怕什麼？就當你趕來奔喪好了。」

「我想……還是明天再說好嗎？」

「別這樣婆婆媽媽，走！」

章珊珊像押解犯人一樣，把利怒推進了她的家門去！

冷艷宛似梅花　凶狠猶如毒蠍

所有受害者都是武林中人；即使不是，也是他們家庭中的成員。

於是「女刺客」的名字，立刻在武林中震動了起來！

武林中本來已經够多事，利那間死了那麼多的人，自然更可怕。

有人明查暗訪，也有人向武林長輩投訴。

沒有人知道「女刺客」的身份。

然而，那絲巾，那梅花標記以及梅花銀簪，却代表了「女刺客」的特徵！

那可怕的女人，被形容爲獨來獨往的女刺客；但是這概念很快又被人否定了。

× × ×

胡艮天和胡水二人，本來被利家兄弟囚禁起來。但是，由於利怒找到了章珊珊，會見了章力行之後，交談之下才明白利夫人之死可能又是「女刺客」另一傑作。

事後證明「胡氏四霸」之中也死了兩個人，所以這場誤會才冰釋。

就是從胡氏弟兄的口中，知道了「女刺客」並非獨行獨往的。

她可能有個男人。

那男人是赤手空拳的。

提起「赤手空拳」，人們自然而然就會想起了劉郎。

當然，胡艮天和胡水二人爲了加深各方面對他們的諒解，更加加鹽加醋，將劉郎說成「女刺客」的拍檔。如此一來，更加容易令人產生錯覺。

於是，劉郎亦成爲各方面追尋對象。

× × ×

其實劉郎本身也正在找尋那個女人。

他見過她，也救過她；但他絕不相信她不懂得武功。

同時他也不相信她眞的就叫梅花；「梅花」只不過是她的標誌而已！

她到底是什麼人？

她爲什麼在茶室中衆人的面前裝蒜？

在樹林中，劉郎見過她出手殺人。就憑當時的出手，她肯定可以擊敗「胡氏四霸」；但是，結果她只擊斃其中兩個。

她留下另外兩個姓胡的去追殺她；然後又在小鎮上引誘胡艮天和胡水二人進入她的「圈套」。

她顯然要令到胡艮天和胡水二人蒙上不白之冤；讓利氏兄弟以爲殺死利夫人的兇手就是胡姓的人。

當時劉郎也目睹一切，只是來不及阻止！等到劉郎知道宅內發生了命案之後，劉郎才警覺過來。

可惜，梅花身手的確不凡，轉眼之間，她已逃得無影無踪，連劉郎也被她騙倒了。

當劉郎發覺她已離開利家時，爲時已晚，但劉郎仍然希望找到她，其他事情，劉郎可不管了。

× × ×

那是靠近利家附近的一棵大樹。

那棵大樹有一匹馬栓着，似乎沒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只有劉郎一直在想：她爲什麼把馬匹栓在這兒？

於是劉郎也將他的馬栓在附近的另一棵小樹上。

當劉郎要找梅花時，自然就會先到她栓馬的大樹那處去。

但是，馬匹已經不在。

劉郎立刻回到自己栓馬的地方，還好自己的馬匹仍在那裏。

他立刻策馬追趕上去。

那是一條到大城去的官道。

在這深夜時份，官道上原是一片沉寂，爲什麼會有人？

那人馬一定是梅花；除了她之外，還有誰有這一股傻勁？

此去大城，最好由清早開始趕路，大約黃昏之前到埗。

然而現在却是深夜。

劉郎快馬加鞭，終於追上了她。

她似乎無意迴避，否則的話，她有足够的時間逃去。

她不止一次回顧，直至發覺來者是劉郎，馬匹才慢了下來；她可能要找一個伴兒。

「又是你！」她嫣然一笑，「我們眞是有緣！」

「不！這不是偶然的事，是我一直跟踪着你。」劉郎開門見山地說，「你今晚做了很多事，我都見到了。」

「眞的？」她側過頭來，笑了笑，「你一定滿腹疑團，是不？」

「是的，爲什麼要這樣？」

「你也說過，我今晚做了很多事情，我怎麼知道你問那一件？」

「首先是殺人。」劉郎很認眞地問：「爲什麼你摸入利家去殺人？」

「你錯了，我只是想發財，並未有殺人。」

「但我肯定利家之內，有人死掉。」

「你進去看過了嗎？」

「嗯——如果我進去，就無法追得上你了。」

「爲什麼你要苦苦追踪我？」

「也許因爲你太漂亮，與你的手段似乎互不配合。」

「我奇怪！像你這種人才，應該有許多事情可以做的。」

「我也奇怪！爲什麼我偏愛管閒事？」劉郎笑道，「尤其是對你，我太有興趣了。」

「你要往何處去？」

「你到什麼地方去，我也會到什麼地方去。」

「我去死！」

「那就讓我陪你一齊去死吧！」

梅花又無可奈何地笑了。

她說：「你很賴皮！」

「聽說這是對女人最高明的一招！」

「你是否想討債？」

「什麼債？你並未欠我的錢；除非是情債。」劉郎說。

「不！我與你既無情債，亦無錢債，有的只是人情之債，因爲你救過我。」

「不！我只是做了一次傻瓜，被你巧妙地利用了一次！」劉郎又說，「你根本有能力對付他們，但你却很會裝蒜！」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而且，我明知當我被人調戲時，必有男人爲我出頭，那又何必我自己去動手呢？」

「這也算得上是『精人出口，笨人出手』呀！就算我做了一次笨人！」

「你的確很笨！」梅花的聲音忽然變得很冷，「在這三更半夜時份，你竟然不顧一切的，赤手空拳地追踪我。」

「我這一生人，從來不喜歡帶武器，如果你打算殺我，也該動手了！」

兩匹馬本來併肩前進，梅花在左，劉郎在右；突然之間，左邊的馬兒彷彿受了驚，馬背上的人正扭腰伸臂，兩度寒光正刺向劉郎胸前。

劉郎挺腰翻身，馬兒頓然受驚，嘶叫了一聲，人也彷彿離開了馬背。

梅花一擊落空，急忙雙腿一夾！馬兒急急往前狂衝。

她以爲劉郎儘管避過了她的險招，却來不及再翻身上馬追來！

但是，當她回頭張望時，却暗自吃了一驚。

劉郎人在馬背上。

馬兒正急急追來。

她終於明白了，劉郎當時並未掉落馬下去，他只是將身子吊在馬背的另一邊而已，這種罕見的騎技，只有北方人士最擅長。

梅花感到有些啼笑皆非。

× × ×

兩匹馬又併肩兒前進。

劉郎並未因剛才被襲而生氣。

他笑道：「你一定用同樣手法，把不少男人殺了。」

「殺了一千個一萬個又有何用？就是殺不了你。」梅花又問：「你到底想怎麼樣？一是殺了我，一是離開我！」

「除此之外，難道沒有第三種選擇麼？」劉郎又一派正經地問：「請告訴我，你的眞姓名是什麼？」

「梅花。姓梅名花。梅是梅花的梅，花是梅花的花。」

「這不是你的眞姓名。」

「你怎麼知道？」

「我喜歡猜謎，所以一開始我就猜中你叫梅花。可惜，想深一層，就不難發覺，這只是一個代號而已。」

「你這個人眞的太過多事，江湖上有許多事情等你去理，何必苦纏住我？」

「最初是因爲你的美麗外貌，現在却是由於你的狠毒手法！」

「難道你一點也不怕？」

「如果我怕，我就不會來！」

「但是，僥倖的事，只可能偶然一次，我再出手，你會死得不明不白！」

「就憑你腰間一雙短劍？」

「是的，剛才我只不過故意手下留情，目的只是阻止你再策馬追來，想不到你的騎術這麼厲害！」

「看來我還要感謝你不殺之恩！」

「但是，如果你迫得我緊，我也無可奈何！」梅花眼往前望，似乎對身邊的劉郎，根本放不在眼內似的。

「算你對我仁慈，現在我却有個小小的要求。」劉郎說，「可否跟我返回小鎮一次？」

「對不起，我還要趕路！」

「天亮後，我再陪你趕路。現在先回小鎮去一次！」

「有這必要麼？」

「當然有，利家的事，你要去交代清楚！」

「如果我說不呢？」

「那對你以後的行動，肯定有妨碍；我會纏住你。」

「好呀！」

梅花輕嘆了一口氣！

她無可奈何地，回過頭來。又對劉郎道：「交代清楚我就走，而且，不許你再跟住我。」

「是的，只要證明利家之事，沒有人被你殺死，你就可以走……」

豈料那個「走」字也未說出口，劉郎已見兩度寒光自梅花的腰間射出！

他急忙將馬首一抽，欲待避過二把短劍的突襲。

馬兒狂嘶一聲，雙前蹄高舉，劉郎差些兒被摔落馬下。

劉郎人馬驚魂俱未定之際，對方已叱喝一聲，策馬狂奔。

劉郎也重整韁繩，雙腿一夾，催騎追趕。

梅花彷彿胸有成竹，不斷回首張望。

劉郎全力催策，馬匹却力不從心。

突然雙足一跪，人翻馬倒。

梅花在十丈以外，縱聲狂笑。

劉郎在星光之下，發覺馬兒已倒斃在大路中央！

馬兒已中了一劍，牠做了劉郎的替死鬼。

劉郎回轉頭來一望，梅花人馬已渺。

× × ×

「姑娘，你要找誰？」

「我要找你家少爺。」

「少爺今天不見客。」

「請代通傳，就說梅玉兒找他。」

「對不起，少爺早已吩咐過，任何人均不接見。」

「我是唯一的例外！」梅花輕輕一笑，「你不通傳，你會後悔！」

「好呀！請你等一等，讓我進去先問一下。」

門又閉上了。

× × ×

莫家富甲一方。

自從老主人莫參死了之後，這裏的少主人莫奈何便是莫家的一家之主。

莫奈何只有三十左右，樣子還生得不錯；像這樣有錢的年青人，即使未成家立室，身邊也不愁沒有女人。

偏偏他的身邊就是沒有女人。

不知是什麼緣故，這些日子以來，他還鬱鬱寡歡的，不見客。

莫家一名下人正要進來向這位少主人報告，但剛才仍在門外的梅花，這時已落在階前。

莫奈何疑幻疑眞地怔住了：「怎麼會是你？玉兒。」

數名帶着刀劍的護院莊丁，紛紛戒備，只因爲這女人來得太過突然！

莫奈何輕輕一揮手，所有的人都退下了。

梅花含笑走了過去：「你不是說過不見客的麼？」

「是的，我那有心情見客？」莫奈何情深地瞪住她：「自從你嫁進了千歲府之後，我已心灰意冷，什麼人也不願見。」

「你太不長進！如果我是你，我一定挺起胸膛，跟他爭過！」

「俗語說得好，貧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家父雖然有不少錢財遺下，但人家却是千歲爺的兒子。」

「那又怎樣？眞情難敵假愛，只要你眞的喜歡我……」

她情深欵欵，他渾身發抖。

她雙瞳似水，他心如鹿撞。

經過了片刻的沉寂，她才輕輕地說：「我爲了偷偷跑來看你，已經趕了一日一夜的路。」

「我發夢也想不到，你還記得我。」

「我怎會忘記你。」

「玉兒。」他捉住她雙手，瞪住她。

她垂下了頭，吶吶地說：「我還未吃飯。」

「讓我叫人預備酒菜。」

× × ×

莫奈何簡直連發夢也不敢想，他懷抱中的女人竟然是梅玉兒。

梅玉兒不但陪他喝酒，還陪他上床睡覺。

這種事如果發生在數年以前，倒還順理成章一些。

然而數年後的今日，玉兒已是花千歲的賢媳婦了。

梅玉兒三個字幾乎可以代表「天下間最漂亮的女子」。最低限度在兩個男人的心目中有這種想法。

那兩個男人就是他和花如錦——千歲爺的獨生子。

事實上，除了莫奈何和花如錦之外，所有認識梅玉兒的人，不管男人或女人，都承認她是個美得出奇的女子。

數年前的梅玉兒，有一股令男人無法抗拒的魅力。任何男人被她瞥了一眼，都會感到渾身血脈奔騰。

然而一般男人却又不容易讓她瞧上一眼；當時就只有「有財有勢」的花如錦和「富甲一方」的莫奈何有機會追求她。

一直以來，都是莫奈何佔盡了優勢，許多人都一致認定梅玉兒是莫家婦了。

豈料一個晴天霹靂，梅玉兒竟然嫁進了千歲府去了。

前塵往事，莫奈何如今想起來還覺陣陣心痛。

溫馨軟玉抱滿懷，酒意、倦意，睡意更濃！

× × ×

馬死落地行。

劉郎在黑夜中，摸到一戶農家去。

他不想驚動熟睡中的主人，所以悄悄地在柴房中躺下。

他打算先在這裏睡一覺，天亮之後才走。

但是，他竟然睡不到天亮。

也不知道睡了多少時候，只知道一陣輕微的聲音剛响起。

劉郎立刻就從噩夢中紥醒。

他的眼睛還未及睜開，已感到一陣寒風直迫胸前。

劉郎急忙就地一滾。

「察」地一聲，有些鋒利無比的東西，已刺進了稻草堆裏去！

劉郎挺腰彈起，黑暗中循聲探手，及時抓住了一支禾叉的柄。

沉臂肘擊，「蓬」的一聲。劉郎半句話也沒有說，已將對方擊出門外。

星光之下，那是一個女子的身形。

又是梅花？——劉郎心裏想的與眼前所見，完全是兩回事。

那女子不是梅花。

梅花習慣了使用一雙短劍的，但現在劉郎手中的却是一支鋒利的禾叉。

× × ×

那女子是這農家的女兒。

她又吃驚、又尷尬。

從地上爬起之後，她一直担心劉郎再施毒手把她殺死。

但是，劉郎却把禾叉扔掉了。

「你是誰？」劉郎問。

「這話應該由我問你。因爲這本來就是我的地方。」

「是的，對不起！」劉郎想想也是道理，「你一定以爲我是賊，是不？」

那女子點點頭。

「未徵求你們的同意，只是不想吵醒你們。」劉郎抱歉地說：「但你這麼樣一下子就出殺手，很容易殺錯好人的。」

「你如何能證明你是好人？你來得這麼突然，家裏又只得我們母女二人，萬一是壞人，我們就完了。」

「如果我眞的是壞人，你也眞的完了。你不應該對我說，你家裏只有母女二人。」劉郎又問：「你父親呢？」

「他快要回來了。」

「他是做什麼工作？爲什麼會在這個時候返家？」劉郎忍不住笑了，「你太天眞，偏偏又不會說謊。」

「我並未說謊，他嗜賭，幾乎每晚非賭至通宵達旦，不會回來。」

劉郎半信半疑。

「天也快亮了，無論如何，我也得感謝你讓我在這裏睡了一覺。」

劉郎說完，轉身就走。

但是，他只走了幾步，就有人將他叫住：「請等等！」

劉郎回頭一看，只見那邊門緣站了一個人。從身形看是個女人。

那農家女匆匆忙忙走了過去，將她扶住。原來那是她母親。

劉郎也走了過去。

他看得出，那婦人有病，他不想她再走來跟自己說話。

「請問你貴姓？」農婦瞪住劉郎問。

雖然天色未亮，但天幕之下，憑住月光，仍然可以看得見對方的表情。

「小姓劉。」

「看你出手，聽你語氣，一定是武林中人，而且可以看得出，你是個正人君子。」農婦又說：「剛才我已看得一清二楚了，你絕對是個好人。」

劉郎苦笑道：「好人與壞人，很難在外表分別得出的。」

「我活了幾十年，身體雖然不好，眼睛並沒有盲，如果你心術不正，剛才你已有機會做出許多壞事，例如殺了少女，或者侮辱她，但你沒有，反而顯得內疚，這當然不是故意做作。」

劉郎苦笑一下。

「現在我有件事拜託。」農婦道：「希望你憑住一副俠義心腸，爲我辦到。」

「什麼事？」

「我只有一個女兒。你可否替我將她護送到一個人的手上去？」

那農家女忽然哭了起來：「媽，我不去！無論如何，我一定要留下來陪你。」

農婦也在流淚：「若蘭，聽我說呀！其實我早已想到他必有此一着！輸乾輸淨之後，就賣田賣地，現在連你和這間爛屋，也要賣掉了。你再不走的話，只有苦了自己。」

「但是，我如何忍心留下你呢？」

「你走了，他可奈何我不得。」

「不！我不會留下你。」

「別這樣，我又老又有病，即使活着，也不會活得多久了。」

母女二人正在爭論之際，那邊突然傳來一陣交談之聲！

那聲音儘管並不响亮，甚至這農家母女也沒有聽到，但劉郎却聽到了。

他立刻向農家母女發出警告。

那農婦道：「一定是那死鬼回來了，既然帶了人回來，說不定今晚就動手要人。若蘭你快些跟這位大哥去，去找你舅舅，他一定會照顧你的……」

農婦話未說完，人已走了入屋內。

她撥開她女兒扶住她的手。

她很有決斷，令到劉郎也感到有些感動。

那邊已出現了三條人影。

劉郎急忙一把扯住那農家女若蘭，往屋旁竄去。

× × ×

「不要吵醒她們！」三個人影之中，其中一個說道。

「放心好了，這時候，沒有人會醒來的。」另一個說。

然後，三個人影鬼鬼祟祟的走進了屋內。

劉郎和若蘭，一直躲在屋旁，靜觀其變。

屋旁有窗，他們可以望進屋內去。可惜裏面沒有燈光。

劉郎和若蘭只能憑屋內傳出的聲浪，想像出黑暗中的情景。

果然不出農婦之所料，他帶人回來，原來是要趁女兒熟睡之際，將她帶走。也許是由於他女兒也懂一些武功，恐怕日間當她醒着的時候，難以令她就範所致。

二名大漢，在黑暗中被指引到房間裏去，合力用一個大布袋將床上躺着的人套住。

一個女人的聲音在掙扎，只是隔住布袋，她彷彿在夢囈！

二名大漢很有默契。他們很快已將袋口綁好，抬出了屋外！

若蘭焦急萬分！她明知她母親做了她的替身，她想叫！

但是，劉郎掩住她的咀吧，然後匆匆將她帶離現場。

× × ×

「你太無禮！」若蘭瞪住劉郎。

劉郎苦笑道：「我只是受人所託。」

「我差點給你弄得窒息了。」

「我怕你叫。」

「母親將會怎樣？」

「當他們發覺不是你之後，自會找你父親算賬。」

「他眞狠心！」

「你舅舅住在何處？」

「莫家莊。」

「他很有錢？」

「不！有錢的只是他的主人。」

「你舅舅幹什麼的？」

「一直替莫家做下人。」

「那麼，他如何能照顧你？」

「我怎麼知道？」

「除了他，你還有些什麼親人？」

「沒有。」若蘭搖搖頭。

「嗯——」劉郎在估計她的前途：「也許他有辦法，否則，你母親又怎會想起他？」

「試試呀！」

「你懂得去莫家莊麼？」

「當然懂。」

「以前你去過了？」

「是的，我常常去找他。」

「那麼，你帶路呀！」

× × ×

若蘭較爲安定下來。

他們一邊走，一邊談，逐漸變得十分熟絡。

「莫家很有錢。」若蘭告訴劉郎，「他們富甲一方……」

「而且，他們還有個很英俊的少主人，他叫莫奈何。是不？」

劉郎不等若蘭說完就搶先說了下去，令到若蘭驚奇的睜大了雙眼。

但後來若蘭想深一層，人家既然「富甲一方」，自然有不少人認識，劉郎乃江湖中人，就算知道也不足爲奇。

劉郎道：「如果你舅舅安置妳在那兒做個婢女，妳會怎樣？」

「嗯——」若蘭怔怔地說：「我現在已經無依無靠，即使做下人，婢女也沒有辦法。」

「莫奈何那個人如何？」

「我怎麼知道？」

「剛才你不是說，你常常到莫家莊去麼？」

「是的。」

「那你一定認識莫奈何。」

「我才不認識他，我只找我舅舅。」

「你舅舅是他的下人，他才是莫家莊的一家之主。」

「那又怎樣。」若蘭很不耐煩地說：「你爲什麼會問起他來？」

劉郎笑了笑！

× × ×

莫家莊外來了幾個人。

這些人都帶了兵器前來，任誰也可以看得出他們不懷好意。

於是有人奔告莫奈何。

莫奈何當時正跟梅花在一起。

莫奈何問下人：「他們是什麼人？有沒有報上姓名？」

下人說：「其中有利氏兄弟——利喜與利怒二人在內！」

梅花一聽到這裏，面色頓然一沉！

莫奈何也覺得了。

「你也認識利氏兄弟？」他問身畔的梅花。

梅花輕輕一點頭：「他們全是千歲府內的常客。我巳想到他們此來究竟所爲何事了。」

「千歲府。嘿！」莫奈何悻悻然道：「大概又是花如錦的鷹犬！」

他一邊吩咐下去，叫護院莊丁準備應變，一邊帶劍見客。

梅花亦步亦趨，却勸着他不要生氣，只要讓她回到千歲府去，一切事情自可解決。

但是，莫奈何却沒有聽她的，只叫她不要跟他到外面去。

梅花果然沒有跟出去。

× × ×

「莫公子，我們無意開罪你。」代表着那班不速之客說話的，是章力行。

章力行早巳認識莫奈何。

他又說：「我們知道有個叫梅花的女刺客，躲在府上。」

「梅花？」莫奈何怔了一怔！

他只知道他喜愛的女人叫梅玉兒，爲什麼却偏偏要加個「花」字？

他對花如錦恨之透骨，所以即使聽到「花」字也很不開心，何況還把「梅花」二字拼在一起，聽來更覺不順耳。

莫奈何面色一沉：「我不知道什麼梅花。你們這麼樣帶刀佩劍來找我，究竟算是什麼？」

利氏兄弟交換了一個眼色。

利怒含怒衝前：「姓莫的，別再裝蒜了，我們此來並非與你爲難，只要你說清楚一句，是否有個姓梅的在這裏？」

「是又怎樣？」莫奈何答得爽快！

「那麼，請你立即將她交出來，以免我們動手！」利怒很不客氣。

就是因爲利怒太不客氣，所以莫奈何忍不住更加生氣！

「你要動手就隨便好了，姓梅的女子的確是在我這裏，但我決不會把她交給你們！」

莫奈何這番說話說得清楚明白，也令到在場的人爲之大吃一驚！

後面一班護院莊丁巳排列陣勢，刹那間有如暴風雨之來臨。

莫奈何決心要全力維護梅花，自然亦令到這班不速之客感到不滿！

利怒叱喝一聲！有如猛虎出洞，刀風虎虎，刹那間有如狂風驟雨。

利怒刀法雖然厲害，但莫奈何的劍亦非弱者，莫家莊前，頓覺風雲變色。

莫家一班護院莊丁，雖然按兵不動，却一直在旁虎視眈眈。

與利氏兄弟同來的這班不速之客當中，除了章力行之外，還有胡艮天和胡水等人。

利怒刀風稍緩，巳被莫奈何乘虛而入，眼看劍鋒刺至脅下。

驀地「錚」一聲。

利喜劍似游龍，及時擋煞了莫奈何那致命的一招！

莫家一班護院莊丁眼看勢色不對，立刻一齊加入戰圈，搶救主人。

與利氏兄弟同來的人，自不甘心，紛紛挺身而出。一時之間，殺聲震天！

× × ×

喜劍出鞘，蕭蕭作响。

怒刀橫揮，如泣如訴。

莫奈何能抵得住喜劍怒刀的夾攻，却無法消除這班不速之客的怒氣！

這班人都抱住「志在必得」的心情而來！

這班人都是爲了自己的親人而來此追尋兇手的，而且那些被殺的親人又是至愛至親！

因此，他們的力量便加倍！

× × ×

彷彿是一場風暴過後，整個莫家莊充滿了血醒味！

宅內宅外，血漬斑斑，屍體遍地！到

處一片凌亂！

劉郎帶着麥若蘭進來，巳嚇得口呆目瞪！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麥若蘭吃驚地問。

她不知向誰發問，身邊只有劉郎一個，然而劉郎也是剛進來的。

劉郎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躺在地上的人，絕大部份巳經死去。

劉郎匆匆到處走了一遍，只發覺有個人輕輕轉動了一下身體。

他蹲下去！

那人受了重傷，氣如游絲！正免强睜大了雙眼，委屈地看住劉郎！

「莫少爺呢？」劉郎首先關心這宅中的主人的安危。

「……」躺在地上的人只搖搖頭。

「誰來過這裏？」劉郎又問。

那人微張咀巴，他分明在說話，只可惜劉郎聽不到。

劉郎把耳朶凑得貼近他的咀巴。

隱約可以聽到他說：「……劍……刀，他們……還有……」

劉郎無法聽得明白，而且也不能再聽下去了！

那人雙眼反白，雙足一蹬，死了！

劉郎只好和麥若蘭分頭去找人——在死人堆裏找他們認識的人。

他們認識的人只有兩個，一個是莫奈何，另一個是莫沛——麥若蘭的舅舅。

劉郎也認識莫奈何，他在這裏却找不到他的屍體。

麥若蘭在那邊也失望地說：「他不在這裏，可能逃走去了。」

劉郎發覺不少屍體還是暖洋洋的，他說：「如果我們早來一步，也許可以知道這裏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麥若蘭却說：「如果我們早來一步，說不定也一齊躺在這裏。」

「看情形，可能有人逃出去！」

「現在我們怎辦？」

「你母親吩咐過我，我當然要帶你繼續去找你舅舅。」

「到那裏去可以找到他？」

「找到莫公子，可能會找到他，他們也許一齊逃出去！」

「好呀！」麥若蘭道：「希望我不至令你生厭！」

劉郎苦笑了一下！

× × ×

眞是無可奈何的事！

利氏兄弟，胡氏兄弟和章力行等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動武，結果雙方一發不可收拾，演變成一場大屠殺！

一方爲仇，一方爲愛。

爲仇，爲親人報仇，爲愛，爲了愛梅玉兒，所以莫奈何不顧一切。

利氏兄弟等人無心與莫奈何爲難，但他們一定要找出梅花——那個殺人不眨眼的女刺客。

莫奈何要維護他心愛的人——他不知道梅玉兒何故要改名梅花，更不知道她殺如人麻的可怕事實。

他只以爲對方借故前來，並非爲千歲府辦事。他想像到花如錦利用千歲府的財勢，偪用了這班人！

誤會終歸是誤會，偏偏又沒有解釋，根本就沒有機會解釋。

刀劍無情，動起手脚來，當然死傷難免！

莫奈何担心梅玉兒再落入情敵的懷抱中，捨死爲紅顏！他帶了幾名心腹，突圍而出，因爲當時有人告訴他，梅玉兒剛逃出了莊外。

莊內巳不像一個有人居住的地方，亂糟糟的死傷遍地。

有人追殺莫奈何，也有人喝住不要傷害他，他就在這情況下，逃之夭夭！

沒有人知道他逃往何處，但追殺他的人可以證實一點，就是見不到梅花。

彼此的目標同爲了一個人——一個女人。但是，到頭來那女人却不知所踪！

無論她逃往那裏，總之她一定未死。

無論她逃往那裏，追殺他的人誓不罷休。

若非痛恨入骨，利氏兄弟這班人決不會跟莫奈何過不去！

莫奈何有「孟嘗客」之稱，他的人緣一向不俗，但這些日子以來，他隱居不出，跟江湖上的朋友變得陌生了。

他絕難想到，這次竟然爲了一個女人而毀了他的家。

儘管如此，他絕不後悔！

他發誓要把梅玉兒再找回來。經此一役之後，他以爲梅玉兒巳回心轉意了。

他不相信他鬥不過花如錦！

× × ×

在章家大客廳之內，有許多人。

章力行父女二人就是這裏的主人。

其他人包括了駱大耳，利氏兄弟，胡氏兄弟和「馮老大」馮森。

五家人同是被害者。

五個被女刺客梅花光顧過的家庭，先後死了七個人。

七個都是他們至親至愛的人。

五個家庭的成員，同是武林中很有名氣的，認識他們的人都曉得，他們誓不罷休！

現在他們集中在章家，無非爲了共商對策。

他們儘管同在武林中有點名氣，却不可能「隻手遮天」。

武林中還有其他高手。

江湖上還有同情莫奈何的人。

正因爲這樣，他們這一次的會晤，也就變得更爲重要了！

× × ×

「有沒有人見過梅花出現在莫家莊？」章力行以主人的身份問。

席上有人答：「雖然一直沒有人見過梅花在那處出現，但莫奈何不是巳親口承認了麼？」

「是的，如果梅花不在，他們又何必多此一舉？」利喜道。

章力行道：「那麼，爲什麼我們找不到她？」

「她可能聞風先遁。」利怒說。

馮森則道：「我花了幾十兩銀收買這訊息。決不會錯。」

駱大耳道：「不管怎樣，我們一定要繼續找她，直至找到爲止。」

其他人也贊成這決定。

爲了儘快獲得梅花的行踪，他們同意懸賞！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不錯，只要肯出多些錢，不怕江湖道上的人不爲我們効力。」

「但是，梅花可能只是個假名。」

「名可以假，人却不能假；我們之中，最少也有人見過她！」

「對了，我們認人不認名。」

「不過我有個提議，盡可能不要再開罪武林中人。」

「是的，我們這班人本來就不想鬧事，爲什麼會招來橫禍？」

「女刺客到底是何方神聖？她會不會受別人利用？」

「既然她出現於莫家莊，會不會是莫奈何主使她？」

「不可能，莫公子一向與世無爭，這次我們似乎太過份了。」

「不錯，過去我們亦沒有跟他過不去。我想，那女刺客是別有用心。」

這時候又有人怪利氏兄弟太快動手，否則他們會先向莫奈何問個明白，也許那樣更易了解那女刺客的身份。

「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再埋怨也沒有用。」章力行道，「我們一方面要找那號稱『梅花』的女刺客，另一方面也要向武林中人解釋清楚這件事。」

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

他們分頭進行。

× × ×

莫奈何帶住幾名心腹手下，朝住京城方面走去。

他要去千歲府。

他要找他心目中的女人——梅玉兒。

他以爲梅玉兒又回到千歲府去了。

但是，他的心腹手下勸諫他：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此去無疑去送死。

於是他心裏想：是的，目前正是元氣大傷，如何能獨闖千歲府。

千歲府是重門禁地，要去必須找些人帮手，否則便是送死。

莫奈何感到非常傷心，也萬分痛苦。多少日子以來，他已逐漸忘記了那心愛的女人——即使未曾眞正忘記，也千方百計不再去想她，以免自己陷於痛苦的境地。

豈料却在這時候，她竟然又送上門來。而且，還跟他親熱。

幾乎就是夢境一樣，不可能發生的事；但事實上却發生了。

他很希望那「夢境」永遠保持，可惜，好夢最易醒。

好夢如今巳變成了噩夢。但是，他從不懊悔。只要讓他再重溫舊夢，即使家園被毀又如何？他恨的，只是利氏兄弟那班人。

沒有利氏兄弟那一班人，梅玉兒可能就此與他生活下去；生活在夢境一般的境界中，那是多麼美妙的事啊！

然而現在，他家毀人亡，心愛的人兒又不知逃往何處去了。

雖然他假定梅玉兒重返千歲府，但事實是否如此也難預料。

他終於聽了心腹之言，先去找一些人——那是武林中人。

× × ×

農家女在震抖，在嘆息！

劉郎以爲她倦了，想找個地方，讓她休息。

但是，麥若蘭却悄悄地抹了一把眼淚：「我們何時才能找到他們？」

「我也不知道。」劉郎說，「想不到你這麼掛念你舅舅。」

一個人從未離過家，少女的心情是不難理解的。可惜這只是表面的事，劉郎却不明白麥若蘭心底深處的事。

她已不止一次提及莫公子。

劉郎以爲只因爲那是她舅舅的主人。找到莫公子自然就可以見到她舅舅了。

但是，麥若蘭彷彿有着另一種情懷。

劉郎感到前途茫茫，眞不知道到何處去找莫家的人。

麥若蘭再也忍不住，她傷心地哭了起來。

劉郎頓感手忙脚亂！

他很少遇上這種場面，雖然這兒四野無人——當時他們正在一棵大樹之下。

劉郎想勸解她，她却伏在劉郎的肩膊上放聲大哭！

劉郎更加尷尬！

「你傷了？」他問。

她搖頭！

「你倦了？」

她還是哭着搖搖頭。

「你想返家？」

「不！」麥若蘭抹了一把眼淚，「你猜，莫公子他們會不會死了？」

劉郎終於明白了：「爲什麼你不問你舅舅的生死，却問莫公子？」

「嗯——」

她眨着淚眼，瞪住劉郎。

郎笑道：「除非你們有特殊的感情，否則，我勸你還是死了這條心！」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坦白告訴你，我也認識莫奈何，他很花心，幾乎任何女人，他都很容易就喜歡她。這樣的男子，到頭來也只有令你傷心而巳。」

「不！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難道你就知其二麼？」劉郎笑道。

「是的，我知道，我眞的知道！」麥若蘭惆悵地嘆了一口氣！「他心裏一直有個女人。」她幽幽地說。

「你怎麼知道？」劉郎半開玩笑地問：「那少女可是你？」

「不！不會是我。」若蘭又說，「我只是憑我舅舅的關係，才認識了他，而他却並未因爲我是他家的下人的親戚，而看低我。」

「那麼，他心底的女人又是誰？」

「我不能說，也不想說。因爲那女人很有地位，說了出來，一定影响重大。」

「你舅舅告訴你的？」

「不！是莫公子親口告訴我的。就是爲了他永遠得不到那個女人，所以他有時變得很隨便，希望有其他女人可以代替他心底的女人。可惜——」她又嘆氣！「可惜一直沒有別的女人可以代替她！」

「其中自然包括你在內？」

「是的，不怕告訴你，我也希望可以代替她！而且，他也試過。但是，事實是不可能！」

劉郎至此，更進一步明白了！原來他們也曾有過一段情。

「那女人有什麼了不起？」劉郎眞不服氣，「那女人眞的好到沒有人可以代替嗎？」

劉郎退後兩步，很認眞地自頂至踵的，看了麥若蘭一遍！

連麥若蘭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了：「你幹什麼？」

她羞愧的垂低了頭，粉頰通紅！

「其實，你也不錯。」劉郎說，「我在想，莫奈何心目中的女人究竟是怎麼樣的？美艷得有如天仙化人麼？還是有些什麼吸引住他？」

「情人眼中出西施，男女間感情這回事，非身歷者難以理解。」她又在透着大氣！

「照你這麼說，我知道的，可能眞的只是皮毛。」劉郎又說，「現在我也明白，爲什麼你媽要我送你到莫家去了。」

麥若蘭低垂着頭，不再說話。

× × ×

路邊一間茶寮。

許多過路人都會在此駐足。

當劉郎和麥若蘭由此經過時，也曾稍留片刻，喝了一些茶水才趕路。

當時茶寮中巳有三個人。

那三個人蛇頭鼠眼。

劉郎發覺這種人之後，心裏也在戒備。他在江湖上的日子不淺，他看得出這一類人是好是壞，只是表面上仍像似不知。

他心裏想：可能是一些江湖敗類，在這裏選擇下手的肥羊吧！

所以，他只喝了一碗茶，又帶住麥若蘭匆匆離開。

那三個人果然立刻低聲交談。

「不會錯的，一定是他們！」

「他們雖然是一男一女，未必就是我們要找的女刺客。」

「如果是，這一百兩我們賺定了。」

「何不試一試他們？」

「如何試法？」

「據說，女刺客身手不凡。男的更加厲害，他雖則是赤手空拳，等閒人都不易接近他。如果一切正如我們想像中一樣，那麼，我們三個人自然不是他們的對手。過了幾招之後，就佯作敗退好了！回頭我們去向馮老大報告。這一百兩，便由我們三個人瓜分。」

「不！這樣試法未免太危險了。」

「是的，這樣做法我們好容易連性命也不保！」

「嗯——無論如何，我們可不能白白喪失這發財的機會。來呀！先跟踪他們再說！」

五派高手圍攻　四面殺機重重

「如果有人跟踪我們，你會怎辦？」

劉郎這突如其來的問話，令到麥若蘭感到萬分驚奇！

她怔怔地問：「有人跟踪我們麼？」

「不！我只是感到無聊，試試你應變的能力而已。」

「如果有人跟踪我，我一定抓住他，問個明白。那可能是一些鼠輩。」

「如果他們只想找些肥羊來劏，又何必花時間跟踪？他們大可以立刻動手。」

，「然則，你以爲他們另有企圖？」

「這是想當然的事。」

「想起莫家莊恐怖塲面，我至今仍有餘悸！」麥若蘭又說，「萬一眞的有人跟踪我們，十九與毀去莫家莊的人有關。」

「你這想法，反而有些接近了。」劉郎又笑道，「不過，我只是假設而巳，根本就沒有人跟踪我們。」

麥若蘭很聰明，她鑑貌辨色，早巳感到有些不大對勁。她說：「有你同行，我才安心一些。」

她回頭張望了一下，會意地說：「你說的一定是指那三個人。」

劉郎只聳聳肩。

那三個人的脚步很慢，根本就沒有意思跟上他們。

再走一程！

後面那三個人仍然亦步亦趨！

麥若蘭感到很不耐煩。

「讓我們走快一些好嗎？」

劉郎道：「沒有用的，省回一些氣力吧！他們是跟定我們了。」

「那麼，何不問問他們想怎樣？」

「路是大衆的，又不是我你二人的，我們可以走，人家也可以。」劉郎道，「我們質問對方，似乎沒有理由。」

「那怎辦？」

「當作不知好了。」

× × ×

那三個人是江湖上著名的「三小」，是名符其實的小人物。

他們的武功平平，但却不時被各方面的人善加利用。

他們分別叫小洪，小二和小用。

他們並非親兄弟，各有不同的姓，但比起一般親兄弟更親切。

這一種人，正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也算得上是江湖中的夾縫中人物。

現在他們分頭進行——三個人分三方面去「依計行事」。

小洪去通知僱用他們的人。

小二負責釘梢——他繼續跟踪劉郎和麥若蘭二人。

小用去找他相認的人。

這是經過他們再三商議之後，才決定下來的做法。他們不想失去劉郎他們的踪跡，却又不想跟他們正面接觸。小用有他更佳的辦法。

× × ×

「肯定是肥羊。」小用對他的朋友說道。

他的朋友問：「既是肥羊，爲什麼你不下手？」

「老兄，別開玩笑呀！這是你的地盤嘛！」小用道。

「算了！只要你來關照一聲，隨便動手呀！老朋友，我不怪你就是了。」

「不！不！」小用焦急起來，嬉皮笑臉的說，「老實告訴你，我根本沒有這種本事。所以，寧願分少許的甜頭。」

「嗯——」他的朋友終於問：「那兩隻肥羊在何處？」

「住在福來客棧。」

「好呀！事成後，就給你二成回佣。」

」

「謝謝你。」

「你先帶我去，點個相。」

× × ×

入黑了！

劉郎和麥若蘭，分別租了兩間房。

「福來客棧」並不怎麼好生意，人客並不多。劉郎他們打算在這裏住上一晚就走！

劉郎剛入睡！

他走了一天的路，實在太倦了，所以倒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即使他的人是睡着了，頭腦却是清醒的，所以少許的聲響，也可以令到他從夢中警覺起來！

他聽到房內之外傳來一陣細碎的步聲，然後又有人用指節輕輕地叩門。

劉郎立刻翻身離床。

小偷輩又怎會大胆到敲門？

「誰？」

劉郎走到門後，低聲問了出去。

出乎意料之外，是個女子的聲音。也是低聲的回答：「是我。劉大哥。」

當然是麥若蘭。

除了她之外，還有誰？

劉郎認得她的聲音，所以開了門。

「什麼事？」

「我感到有點不妙。」麥若蘭一進來，就將門掩上了，「我一個人，無論如何也睡不着，我實在很怕。」

「有事你叫我好了，我們兩房相隣，很易呼應的。」劉郎即說。

「不！我寧願睡在地板上。」麥若蘭道：「你是正人君子……」

話猶未完，劉郎突然在黑暗中伸出手來，掩住了她的咀巴！

與此同時，劉郎又低聲道：「不要作聲！」

相處了一個時期之後，麥若蘭絕對相信劉郎的爲人。

假如換上了別人，此時此地，她可能有另外一種想法。

然而現在，他們非常有默契，一齊竄至窗緣後面去。

窗外果然有人影。

他們分別各據一旁，伏在窗後，靜觀其變！

有兩個人。

那兩個人，他們身穿夜行衣，正摸進劉郎的房間裏來。

但是，他們剛進來就感到不妙！

其中的一個想退出去，可惜已經太遲了！

劉郎掌風如電，一名黑衣人連人帶刀倒了出去！

麥若蘭根本沒有動過手，另一名黑衣人已被劉郎反手抓住。

只是刹那間的事，事情似乎來得突然，也結束得很快！

被劉郎擊中一掌，倒出門外的人，急急遁去。

被劉郎反手抓住的人，幾番掙扎，也沒有辦法獲得自由。

雖然在黑暗之中，窗外仍有少許星光透入來，只要習慣環境，總可以看得見一個輪廓。

劉郎伸手摸向黑衣人的腰間，取去了一把鋒利的刀。

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利刀架頸，沉聲問道：「你想做什麼？」

那黑衣人道：「只想順手發財。」

「今天跟踪我們的，可是你？」劉郎想起那三個人。

「不！我們並未跟踪你們。」

「那麼，爲什麼這麼賞臉？偏偏揀中了我們？」劉郎問。

「我們只是隨便走走。」黑衣人道：「算是有眼不認泰山，開罪了！」

「隨便走走？」劉郎冷冷地說，「太簡單了吧？」

「我講的全是實話，信不信由你。」

「要我信你才難。聰明些，告訴我，你們究竟要什麼？」

「要錢。除了錢財之外，我們全無興趣！」黑衣人說。

「既然你不肯講眞話，我也沒有辦法！」劉郎說着，刀鋒已自頸項之間移向黑衣人的耳畔：「給你留回一條性命，也留回一點小小紀念……」

就在這一刹那間，有個人影在窗外掠過。

劉郎急忙將手臂提起，順勢一推！

那黑衣人身不由主，飛出了窗外去！

與此同時，劉郎急急低聲警告房中的麥若蘭：「你躲在這兒別隨處走動。」

話也沒有多說半句，人已離地飛起。

一條黑影穿窗而出！

劉郎翻身站起，已見人影幢幢！

× × ×

劉郎一時之間也想不通，刹那之間怎麼會來了這許多人？

「果然是好身手。」

「能够赤手空拳走遍大江南北的，除了劉郎之外，還有誰？」

「我也早已想到一定是這傢伙！」

「人家都說，劉郎是個正人君子，誰想到一切只不過是外表。」

「人非草木，見了女人心動不出奇，奇就奇在竟然會給一個蛇蝎女人牽着鼻子走……」

來自四方八面的聲音，有如銅鑼一樣吵耳，聽得劉郎很不耐煩！

「你們究竟是何方神聖？」劉郎終於忍不住問了。

左角一個高大的身形道：「狂龍派駱大耳。」

「天蛇帮利氏兄弟。」另外右邊又有兩個人揚聲道。

然後又聽到：——

「靈猴帮馮森！」

「飛鷹派章力行！」

猛虎帮胡艮天和胡水二人，也分別報上了他們的名字。

「原來全是前輩。」劉郎笑了笑，「江南五大帮派，刹那間怎會如此齊全？」

「別裝蒜了！」胡艮天道，「大既你不會這麼快就忘記在樹林中殺我胡姓兄弟的事呀！」

劉郎冷冷地說：「江南五大派之中，誰不知道胡氏四霸正道不足，邪派有餘？樹林中的事我只一知半解，但飯店中當衆調戲艮家婦女的事，你們一定也不會忘記

吧！」

「你這渾蛋！什麼正道邪派？什麼艮家婦女？也虧你說得出口！」胡艮天氣得呱呱大叫，「那女魔頭究竟在何處？快些把她交出來……」

豈料話猶未完，兩條人影已分別射進了兩間房間去了。

劉郎正替麥若蘭担心。

但是，很快又聽到房間裏有人叫了出來：「那女魔頭溜掉了！」

劉郎悄悄舒了一口氣！

× × ×

這班人心目中的「女魔頭」自然不會是指麥若蘭，而是指梅花。

他們以爲劉郎一直和梅花在一起。

因此，他們分出了一些人去找那個女人。

他們相信她不會逃得太遠。

另外一些人却留下來，包圍住劉郎。

劉郎苦笑道：「劉郎一向與世無爭，請各位前輩別聽人擺弄。」

章力行道：「只要交出那個女人，我們保證不傷你皮毛。」

「什麼女人？」劉郎還是故意問。

「你一定知道她是什麼女人。」章力行道，「那女魔頭，殺了很多人，你不該再維護她！」

「我看這只是一場誤會，所以我實在不想找你們打架。」劉郎又說：「剛才那女人，只是一名農家女，我受人所托，帶她找她的親友！」

「既然如此，你又何必鬼鬼祟祟？」駱大耳道，「那女人殺了我們五大帮派的人，但你却偏偏維護住她，這分明是存心與我們作對。」

「劉郎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存心與各位前輩作對。你們所指的『女魔頭』，大概是另有其人，但我敢發誓，絕對不是那個。剛才那個是個姓麥的農家女。」

「那你更加要把她交出來。」章力行道，「只有如此才可以證明你清白。」

劉郎道：「如果我早知你們要找她，我當然把她留着。但是，她有手有脚，她要逃走，我也沒有辦法。」

利氏兄弟回來了。

「找不到她！」利怒生氣地說，「她分明不敢面對我們！」

「姓劉的，我想知道你如何向我們交代。」駱大耳嘿嘿地說。

劉郎苦笑道：「這件事根本與我無關；在樹林內殺死胡姓兄弟的，也絕不會是我。」

胡艮天也在這時候回來了。

他朗聲道：「如果不是你，我們已將她制住！」

劉郎道：「我只是路見不平，出面相助。要不是你的兄弟急色，當衆侮辱她，我又怎會看得反了胃口呢……」

胡艮天也不待劉郎說完那句話，挺劍飛身，勁射而來！

劉郎手裏本來還把持着一把刀——那是自小偷腰間搜出的利刀。

但是他却棄而不用。

他不慣使用武器，也是有心要讓胡艮天瞧瞧顏色！

儘管那利刀被他棄而不用，他却沒有讓它「浪費」！

手一揚，刀光閃動！

正待一齊動手衝過來夾攻劉郎的，自然就是「胡氏四霸」中的另外一人——胡水。

胡水身體還未移動，衣袖帶風，就待挺刀殺上！

豈料「察」地一聲！刀光閃動下，他的衣服竟被釘在牆上。

這一邊，胡艮天持劍狂刺，陰招連發！星光之下，但見人影飄忽，劍光閃閃，看似混戰一團，其實不着邊際！

胡艮天手中劍由快變慢，不一會已是氣喘如牛，大汗淋漓。

劉郎身形瀟洒，挺腰反彈，離地飛起，落在數丈以外。

「潑潑潑」幾條人影，三縱兩跳，幾乎在同一時間搶了過去。

劉郎雙手一拱，苦笑道：「各位前輩，何必苦苦相迫？在下實在跟那女刺客毫無關係，剛才房間中的女子，也絕對不是她！」

駱大耳道：「要我信你，除非你把人交出來。」

劉郎道：「她有手有脚，又不是我老婆，就是我老婆，我也不能整天把她帶在身邊，你們有本事爲什麼不去抓她？」

利氏兄弟怒道：「你這麼說分明是諷刺我們沒有本事？」

「豈敢！」

劉郎又待拱手爲禮，豈料刹那間刀劍齊揮，利氏兄弟的長劍怒刀雙雙迫來。

劉郎左竄右避，輕縱急跳，雙足一頓，又待凌空而去！

飛鷹帮的章力行與狂龍派的駱大耳，一聲不响，不約而同地離地飛身，兩條人影直射天空！

劉郎凌空翻滾，避重就輕，只接了一招，已借力反彈而去。

站在地面上的人，仰首但見夜空之上，人影飄忽，難分彼此。

靈猴帮的馮森，似乎看得比較清楚，雙足一頓，躍上一棵大樹之上。

劉郎氣也未透得過，又要在枝葉之間翻翻滾滾，避過馮森的追擊。

天蛇帮的利氏兄弟，死纏爛打，雙雙搶登大樹之上！

劉郎數面受敵，眼看無法可以擺脫這帮人的糾纏。

突然之間，樹上多出了一條人影，宛如游龍，矯若猿猴，香風過處，利氏兄弟首先被打落大樹下面去！

馮森在黑暗中及時避過了一劍，若非他的靈猴身手，及時抓住橫枝，早已從樹頂墮下。

章力行驀地揚聲叫道：「我們要找的女魔頭終於出現了。」

聞者既喜且驚。

喜的自是「得來全不費工夫」。

驚的却是對方竟然會在這一個時候送上門來。若非自視甚高，又怎麼會有此一着？

焦急的反而是劉郎，他暗咒梅花不該在這時出現。

人家正懷疑他與梅花是同路人，他既否認了，現在這情景豈非百詞莫辯？

梅花高來高去，如履平地。

各派高手在昏黑之中，難分敵我。

樹上「沙沙」作响，樹下叱喝連聲。

突然傳來一聲尖叫，駱大耳連翻帶滾，自樹上墮下。

駱大耳面帶血痕，眼尾被劃了一劍。

利氏兄弟與胡氏弟兄正待搶登樹上助攻，一條人影飄然落下！

一看身形是個女人，四個人紛紛撲上去。

樹上接連射出幾條人影，目標全在那女人的身上。

香風髮影，雙劍掣電，猶如狂風過境，五派高手出盡九牛二虎之力，竟然無法將她圍困，更難傷其分毫。

梅花嬌斥一聲，轉眼人在數丈以外，連聲帶笑道：「本姑娘有要事趕回京城，後會有期了。」

各人雖感疲於奔命，仍然窮追不捨。

梅花身輕似燕，黑夜中的身形如鹿似兔，急縱急跳，轉眼已消失於郊野之上。

各人心有不息，四下裏張望，才見一騎絕塵而去，這才想起剛才一聲馬嘶聲原是梅花的坐騎隱蔽於樹林背後。

各人回頭再找劉郎，劉郎亦不知所踪，想是乘機遁去。

但經此一役後，這一班人更加深信胡姓兄弟的話，劉郎與梅花結夥，存心與各人爲難。

× × ×

麥若蘭在恐惶中，跟隨着一個女人逃走。

那女子告訴他，五大派高手雲集，如不及時逃出那客棧，她是死定了。

麥若蘭也看得出形勢十分險惡，所以便身不由主地跟她走了。

她沒有問那女人是誰，只是相信她一片好心。

江湖上有許多奇人異士，其中自有不少女的，那女子可能是存心扶助弱者。

當時的麥若蘭就這樣想，以爲那突如其來的女子是什麼女俠士。

麥若蘭只是「村女」，從未見過如此驚險的場面，難免感到吃驚。

那女子帶住她朝南方走。

走了一程，她驚魂甫定才問：「你是誰？」

「奇怪！爲什麼到現在才懂得問我是誰？」那女子陰森森地一笑。

「早問遲問，究竟有什麼分別？」

「分別可大了。如果你早些問，你一定不會跟我走。」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要明白一點也不難——」

一隻纖纖玉手突然抓向麥若蘭的咽喉之間，嚇得她急忙仰首揚臂，僅可擋煞了那致命的一招。

麥若蘭還未站穩雙足，一個女子的身形已凌空飛騰而起，黑影直罩向麥若蘭的頭頂，就像貓頭鷹一樣。

麥若蘭雖懂武功，到底功力不深，臨陣經驗又少，刹那之間，接二連三地遭到襲擊，難免又感到手忙脚亂。

麥若蘭感到天靈蓋被人重重地擊了一下，頓覺眼前一黑，人也昏倒過去。

那是飛鷹帮的招式，那女子並非別人，正是章力行的女兒章珊珊。

× × ×

章珊珊呆在一旁。

她一直以爲眼前這女子是梅花，但是她用不上三招兩式，已把對方弄得昏倒地上，這種女子又豈會是殺人不眨眼的女刺客？

章珊珊正待俯首彎身將麥若蘭扶起，突然有人從背後叱喝一聲。

聲剛至，人亦到。

一個女子的身形，直向住章珊珊的背後疾射而至。

章珊珊反手一掌，兩手碰個正着，兩個身形同時反彈開去。

兩個人各自倒退了數尺，兩個人亦同時怔了一怔！

「同是女人，你怎麼會如此狠毒？」那女子瞪住章珊珊說。

章珊珊嬌橫地說：「關你什麼事？」

男子冷然道：「當然關我事，否則我也不會理，聰明的就快給我滾，否則我對你不會客氣。」

章珊珊笑道：「假如她是你老婆，那你這隻烏龜是做定了。」

男子一躍衝前，章珊珊轉身便走。

麥若蘭不是她要找的女刺客，所以她懶得節外生枝。

× × ×

麥若蘭像發了一場噩夢。

她感到有點頭痛，渾身乏力。

睜開雙眼，眼前的環境十分陌生。

「你終於醒過來了，」身邊一個男子的聲音對她說。

「你是誰？」她只見到那人的背影，所以她吃驚地問。

「我是將你救回這裏來的人。」那男子的聲音聽來似曾相識。

麥若蘭想起那個男子，便感到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感覺。

他轉身過來！

果然是他——莫奈何！

麥若蘭難以置信地怔了一怔！

她以爲在做夢，但身邊的一切又如此眞實。

「你覺得怎麼樣？」莫奈何問她。

她吶吶地說：「還好，我以爲自己已經死去了。」

「飛鷹帮的毒招很多，只是奇怪，爲什麼那女子對你未施毒手？」莫奈何又說：「那女子是你什麼人？」

「我並不認識她！」麥若蘭回憶起當時的情形，「我只是不想捲入漩渦才跟她走，想不到她這麼狠心。」

麥若蘭想想又問：「我舅舅呢？」

莫奈何道：「我們爲了避免被人追殺，分頭逃走。已約好在一處地方見面。」

麥若蘭坐了起來。

莫奈何關心地伸手去扶持她，她感到陣陣溫暖，臉兒也紅了一陣。

「還好你所傷不重，否則我眞不知如何是好。」莫奈何道。

「這是什麼地方？」

「朋友的家裏。」

麥若蘭又問：「你如何發覺我的？」

「嗯——」莫奈何欲言又止，他終於還是說了，「我一直希望找到一個人，昨

夜朋友對我說，她在附近出現，所以我趕去看看，果然發覺兩個女人在黑夜中奔馳，於是我跟踪你們。」

「那麼，你要找的，當然是個女人了。」麥若蘭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受。

「是的，我幾乎以爲你就是她！」莫奈何輕輕嘆了一口氣。

「結果，我却令你失望。」麥若蘭也在輕輕地嘆息。

「不，即使你不是我要找的人，我到底也認識你，我怎會見死不救？」

「謝謝你！」麥若蘭黯然說道：「我眞希望我就是她，那你現在的心情可能兩樣！」

「算了，反正我遲早總會找到她的。」莫奈何又關心地對麥若蘭道：「你好好休息，待我辦好我的事情之後，我就帶你去見你舅舅。」

「十分感謝你，我現在沒事了。」

外面傳來人聲。

有人一邊叫着莫奈何的名字，一邊說着話走了入來。

「莫兄，我的消息並沒有錯，昨夜也眞熱鬧，聽說五幫派高手困住了劉郎，却被一個神秘女子救了出去……」

說話的人終於進了房間裏來。

當他見到麥若蘭坐在床緣之後，止住了說話，陪上了笑臉，用另一種語調道：「姑娘，你終於醒來了？」

莫奈何居中介紹。

來者正是這間屋的主人范三柏。

范三柏的年紀與莫奈何不相上下。

他剛才那一番話還未說完，莫奈何忍不住問：「你所講的神秘女人是誰？」

「嗯——她可能正是你要找的梅玉兒了。」

「你怎麼知道？」

「與她交過手的人說，見過她的梅花香帕，以及聽她提及要返回京中去。」

「她要返回京城去？」

「是的，她眞了不起，說來便來，要去就去，五大派高手竟然也無奈她何。」

「……」莫奈何木然。

他雙眼望住窗外，動也不動地怔住。

麥若蘭固然無法了解他的心事，就是范三柏也惘然。

莫奈何把范三柏帶到房外，表示有話要跟他說清楚。

× × ×

莫奈何離開了范家很久還未見回來。

麥若蘭若有所覺地問范三柏：「他去了那裏，爲什麼去這麼久？」

范三柏道：「他不會回來了。不過你放心，他已吩咐過我，明天我會帶你到一個地方去，屆時你會見到你舅舅。」

麥若蘭心裏若有所失，問道：「莫公子要到何處去？」

「京城。」

「又是爲了找那個女人？」

「大概是的。其實那女人不知有什麼好，竟然令他如此失魂落魄。」

麥若蘭不等范三柏說完，已衝出了門外去。

范三柏連聲叫住她，她也不加理會。

范三柏心裏想：她到底要到何處去？也許她也到京城去。

不管她要到什麼地方去，范三柏也有責任保護她，因爲他答允過莫奈何。

萬一麥若蘭出了事，莫奈何一定會怪他。

× × ×

劉郎心裏無數的疑團，例如他正在追踪的「梅花」爲什麼要以「女刺客」的身份，以狠辣無比的手段，去殺死這許多人呢。

五大帮派之中，有正有邪。

但無論是正是邪，他們在江南一帶都極具名氣。

爲什麼梅花偏要跟他們作對？

最初見到梅花，是在那茶室之中，當時梅花正被人調戲。

劉郎回憶起當時的情形，還感到無限驚奇！

爲什麼她有這一副好身手，偏要在衆人面前裝蒜？

若非親眼看見，劉郎也不敢相信梅花有這麼驚人的好身手。

五大帮派絕非等閒之輩，但梅花却不當他們是人，要來就來，要走就走。

劉郎當時躲在樹上不動，靜觀其變，却看得目瞪口呆。

直到梅花走了。

直到五大帮派的高手們，紛紛追去，劉郎才由隱蔽處出來。

劉郎知道由此上京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捷徑，一是大路。

如果是一般人，當然會走捷徑，但是，梅花絕非「一般人」。

如果他是梅花，他又會怎麼想？

既然明知被人追踪，人家自然選擇捷徑，希望快些追上她！

所以，劉郎認爲她可能一反常理，騎着那匹快馬由大路上京。

尤其是在這種星夜裏，沒有明亮的月亮，快馬走大路總比小徑安全得多。

於是，劉郎試取道大路追去。

× × ×

午間。

小鎭可能適逢「墟期」，人很擠。

墟期就是附近鄉民默認爲公開交易的日子，有些地方隔日便是墟期，但大部份是隔兩日才是一次「墟期」。

例如有些例行「一，四，七」，有些則「二，五，八」或「三，六，九」等。

每逢墟期，四鄉之民便把他們的農作物帶到市場來。

或者要購買日用品或食物的，便前來「趁墟」，所以每逢墟期，便份外熱鬧。

劉郎打算先吃一些東西，再去市場購買一匹馬，以便趕路。

但是，當他經過一處路邊時，却看見有匹馬拴在路上一處飯館的門口。

有人正在餵馬。

他於是過去問餵馬的人：「這匹馬可以出讓給我麼？」

餵馬的人苦笑搖頭：「對不起，這馬是不能賣的。」

「爲什麼？」劉郎實在太須要一匹代步的馬。「即使價錢貴一些也不成問題。」

「對不起，這馬不賣的，先生……」豈料餵馬的人還未說完，便插進了另一個人的聲音，「賣，這匹馬是可以賣的

，只怕你出不起價錢！」

劉郎還沒有回轉身來，已感到渾身一凜。

那聲音太熟悉了。

那聲音竟然還是個女人。

她，果然是梅花！

× × ×

梅花含笑走過來。「你想買馬幹什麼呀？」

「這匹馬是你的？」劉郎怔怔地說：「我眞糊塗，竟然認不出這是你的馬。」

「你實在認得這是我的，只不過裝蒜而已，因爲一開始我已知道你會帮着他們追殺我。」

「你以爲我會帮他們？不，我不是那種恩將仇報的人。」

「那麼，爲什麼你會像鬼影一樣跟住我？」梅花帶嗔地瞪了他一眼。

「也許因爲我太過喜歡你。又或者，因爲你救了我。」

「你很狡猾。」

「你比我更甚。」

「何以見得？」

「本來那一塲架我並未打輸，也沒有人請你來帮手。」

「你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梅花斜睨他一眼：「多謝也沒有一句，居然還說這些風凉話。」

「我這麼說，無非想識破你的詭計。」劉郎又說，「你無非要人家認定我你原是一夥。」

「嗯！──剛才你不是說很喜歡我？我們既是一夥，豈非正合你心意。」

「你有沒有聽過句老話？不吃羊肉也一身羶，現在我已更難向五大派交代。」

「你怕了他們？」

「如果我怕的話，我就不會跟他們動手了。」

「你跟他們動手，無非爲了我，我又怎可以袖手旁觀？」

「你住在京城？」

「你怎知道？」

「親耳聽到你對他們說的，」劉郎忍不住問：「爲什麼你讓他們知道？」

「明人不做暗事。」

劉郎又好氣又好笑。

這句話以前還中聽一些，因爲以前劉郎還未知道「女刺客」所做的事。

但現在，他已經知道了，而且，知得太多。

「明人不做暗事，太動聽了，」劉郎冷然一笑：「殺人難道很光明正大麼？不是比武，不是聲討，只是刺殺，偷偷的，三更半夜，乘人不覺，如此這般的殺人，請問算是光明正大麼？」

「嗯──」

她的表情十分尷尬。

她咬咬咀唇，終於還是說了：「我這樣做，自有我的理由。」

「你可能有一千個，一萬個理由，但是，這一回你肯定闖下了大禍。」

「我明白。」

「五大派高手林立，他們之中，有正有邪，但你却不分好歹，照殺可也，你說你明白，我眞有點懷疑。」劉郎嘆氣道。

「你現在來教訓我，還是追殺我？」

「我要殺你，應該不是現在，最好在他們面前，當你與他們交手時，我動手殺你，不但可以表示我的淸白，還可以顯示出我的功力。」

「那麼，你是來教訓我了？」

「那又不敢，只不過，我想明白這件事，爲什麼你跟五大派結怨？」

「嗯──我不想解釋。」

「你的武功很不錯，但第一次見你時，你却任人欺負。」

「算了，過去的事，何必多談，我不想引人注意，惟有裝蒜。」

「所以，你寧願忍到後來在樹林中殺死胡氏兄弟二人。」

「那是他們自討苦吃。」

「除了他們之外，其他四大派的人，又如何解釋？」劉郎問。

「我剛才巳說得非常淸楚，我不想解釋。」梅花似有滿懷心事，搖頭嘆氣。

「你不該告訴他們，你要進京。」

「告訴他們又如何？你猜他們敢殺我麼？」

「這話怎麼說？不敢殺你？是因爲你武功比他們高，還是因爲別的？」

「非迫不得巳時，我不會坦白說出我自己的身份。總之，我知道你是江湖上的一等好人，爲你好，我勸你還是少管閒事吧！」

「聽了你這話之後，我猜你可能是一位公主吧？」劉郎如夢初覺地瞪住她。

「對不起，我要趕路了。」

他們談話時，餵馬的人退過一旁，現在看見梅花正在招呼他，餵馬的人又走了過來。

梅花賞了一點銀両給他，然後上馬。

劉郎道：「你眞的要上京？」

「難道你也以爲我說謊？」梅花巳在馬背之上跟劉郎說話。

「那麼，我趕來並非爲了趁熱鬧，而是爲了看一塲好戲。」

梅花不在意地輕輕一笑。

轠繩一抖，馬兒開步走。

劉郎沒有追上去，反正他很有把握可以追上她。

在此之前，他沒有馬匹，剛才也一樣可以追及她，何況現在他巳決心買一匹馬，她大概不會躲起來，也不會走得太快！

所以，劉郎覺得，他的信心是有根據的！

儘管如此，劉郎心裏的疑結還是沒有解開。

× × ×

太奇怪的女人！

她果然走得很慢！

在大路之上，在陽光之下，不少快馬紛紛過了她的頭。

她却一點兒也不焦急！

如果說她在逃避什麼，如果說她怕人追殺上來，誰相信？

劉郎策馬趨前，直至與她併肩爲止。

她漫不經心地側過頭來，嫣然一笑！

這一笑，任何男人見了也會感到心裏凉透了！

她的確是個很有魅力的女人；美艷，成熟，像盛放的鮮花，像熟透了的葡萄！

像這麼樣的一個女人，應該在富貴之

家享着清福。

像這麼樣的一個女人，誰會相信她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刺客？

劉郎若非親眼看見，親耳聽到，絕不會相信一連串的事實。

「你似乎若有所待！」劉郎對她說：「你好像一點也不担心他們會追上來！」

梅花輕輕一笑，道：「如果我怕，我又何必說出我往何處？」

「那你是等他們追上來吧！」

「也可以說：等你追上來！」她又笑了，笑得像鮮花朝陽：「你到處想買馬，自然是希望追上我呀！」

「但是，你這麼悠閒，決不會是等我！」劉郎又說：「我想知道，如果他們追上來，你如何應付？」

「一切盡在我意料之中，所以我一點也不怕。例如，第一，明知你會來，最少多了一個高手助我一臂之力。第二，他們未必信我上京。就是信了，也不會想到我取道大路，多數會以爲我走捷徑！」

「你的確很聰明，不錯，却偏偏被我猜中了。」劉郎得意地笑了。

「你比我更聰明，所以我也特別喜歡你。」

「還好我不是第一次見女人，否則，現在巳暈倒馬下了。」

「你跟着我幹什麼？」

「第一，準備看好戲。第二，隨時動手捉人。」劉郎面上的笑容忽然消失得一乾二淨！

「你的意思是──」

「除非你回答我幾個問題，否則，我不但不會帮你，還會抓住你，向五大派交代！」

「嘿！」她感到意外，而且有些生氣：「你有這種本事？」

「未必有本事，但我很想試一試！」

「那你隨時動手好了，我不會回答你任何問題的。」

梅花的態度十分强硬！

劉郎也毫無憐香惜玉之意！

二人眼看就要動手，突然之間，劉郎暗叫一聲「不好」！

陽光之下，銀光一閃。

路邊樹林中射出了一支箭！

箭鋒寒氣迫人，直透向梅花的背後！

然而梅花當時正面對住劉郎。她顯然一無所覺；劉郎也來不及通知她了。

劉郎一股勁的狂衝過去，去勢比那支箭還要快了一步。

利那間劉郎巳離開他的坐騎，與梅花雙雙滾落馬下！

馬兒狂嘶一聲，一支鋒利無匹的冷箭掠過梅花的坐騎，射向了劉郎的坐騎。

劉郎那匹馬於是就做了他主人的替死鬼！

從那支箭的來勢，可以想像得到，對方是從高處射出。

那支箭的目標是梅花！萬一梅花避過了，也會射中劉郎下半身。

然而現在，死去的只是那匹馬。

不過，攻擊才剛開始！

劉郎也不難想像得到：對方一箭落空之後，很快就會射出另一支箭。

對方顯然是居高臨下，所以一定看得很清楚。

於是劉郎也顧不了這許多，摟抱住梅花，直滾向大路的右邊。

假如梅花早巳明白到她正被攻擊，她當然與劉郎很配合，很有默契！

無奈當時他們雙方正準備打架。

儘管如此，梅花仍想不到劉郎果然眞的「動起手來」！

所以，她首先就被劉郎「佔了上風」──她當然不明白劉郎當時原來是爲了救她，不讓她中箭死掉。

當二人雙雙倒落馬下之後，一般打架的人會怎樣做？

如果雙方都是高手，決不會如此「摟作一團」。

所以，梅花當時心理上又有了誤會；她以爲劉郎志在揩油！

於是她正待掙扎時，反而給劉郎死摟住不放，還就地打滾。

劉郎越是發覺她想掙脫他，他用的氣力也就加倍！

劉郎將梅花抱得越緊，梅花對劉郎的誤會就更大！

但是，無論怎樣也好，那只不過是刹那之間的事。

當二人雙雙滾向路邊時，發箭的人自然亦因爲劉郎的反應如此敏捷，而感到驚奇，而感到手足無措！

儘管如此，箭還是相繼射出。

射向路邊，射向二人所到之處。

可惜箭雖快，劉郎的動作更快；每一次，若非射差了幾分，就是凌空掠過！

× × ×

劉郎爲了保住梅花的性命，一直沒有

讓她離開自己。

因爲他不難想像得到：梅花至今爲止，仍以爲劉郎在「襲擊」她！

所以，只要讓她掙脫之後的後果，亦不難想像得到：她一定分心對付劉郎，可能不知道有人要暗殺她！

直至滾向路邊時，劉郎挺腰反彈而起，飛身衝向右邊的樹林中去。

整個過程，只不過是電光火石間的事。因此，劉郎連解釋的時間也沒有。

她終於從他的懷抱中掙脫了！

她也終於明白了剛才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情，所以她根本亦無須他再解釋。

她只帶嗔地瞪了他一眼，含怒似笑地說：「明是想揩油，却說帮我！」

話猶未完，劉郎已向她遞了眼色：「小心！」

劉郎人在樹上，說話的餘音猶在梅花的耳畔。

梅花回頭一看，二個人影正閃進了樹林中來：「察察」兩聲！

銀光閃爍，兩支利箭又告落空。

劉郎一上一落，快如猿猴！

二名放冷箭的人還來不及伸手到背後放出另一支箭時，劉郎已站立在他們的面前。

二名大漢急急棄弓拔刀！

但是，刀未出鞘，劉郎已揮拳踢腿，疾如閃電，被打得跪地求饒！

× × ×

梅花也想動手對付這兩個來歷不明的人；但是，她還沒有機會，劉郎已是勝劵在握！

「你是什麼人？」劉郎問其中一人。

梅花站立一旁。

她一方面監視着四周，以防還有其他隱蔽着的人向他們偷襲；另一方面則盯住另一名跪地求饒的大漢！

「我們只想發點橫財！」那大漢對劉郎說：「想不到你們如此厲害，我們惟有自嘆倒霉！」

劉郎冷然一笑：「你這笨蛋，你以爲我會相信麼？想發財的人，决不會用冷箭傷人。」

「嗯——」那大漢眨着眼，望望另外一個。「我們以爲……殺了其中一個，你們之中的另一個就會乖乖的將錢財奉獻出來。」

「對了！殺了其中一個，另一個就——」劉郎故意頓了頓，又說：「多謝你提醒了我，我眞是笨得很！」

劉郎取過利刀，架向那大漢的頸上。

「察」的一聲，刀鋒驀地向下一掠。

那大漢雖然嚇得揚聲求饒，但劉郎出手奇快，竟將那大漢胸前的衣襟已劃破了一大幅！

那大漢頓然嚇得魂不附體，另一名目睹的也差些兒暈了一陣！

劉郎將刀鋒在他眼前亮相：「我做人和用刀一樣有分寸，剛才一刀未傷你分毫，但下一刀我可不敢担保了！」

大漢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劉郎並未誇張，剛才那一刀，如果要殺他，實在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劉郎却突然將刀鋒向下掠去，並未在他的頸項之間順勢拖去！

否則，他的咽喉早就斷了。

現在他僥倖還會說話：「不瞞你說，我們是奉命行事。」

「奉誰之命？」劉郎問。

「大王之命。」

「大王？」

劉郎和梅花互望一眼，彼此難免會想到「山大王」方面去。

山大王也就是山賊首領。

劉郎終於想起來了：「你們是季峯的人？」

那二名大漢同時點了頭。

其中一名說：「季大王是飛鷹帮中人，他也只是爲了馮森和章力行兩位大爺，他們是朋友，大王決爲他們出頭。」

劉郎知道章力行和季峯除了是朋友之外，二人還屬飛鷹帮：他們學的也同屬飛鷹派裏面的武功。

劉郎再問下去，才知道章力行和馮森二人較早時拜唔過季峯；他們自然是走捷徑到鶴咀山去的。

劉郎於是想得到前途可能還有危機重重。

質問下，二名大漢果然承認除了他們二人之外，季峯還派出了其他人「沿途恭候」。

劉郎靈機一觸，道：「我可以一刀殺了你們兩個，但是，我不想，因爲你們只是奉命行事。不過，不殺你們也有條件。只要你們答允我的條件，我就放你！」

「什麼條件，你說好了。」大漢只求劉郎手下留情。

劉郎道：「你只要回報季峯，就說我們二人雙雙中箭身亡。」

「嗯——」那大漢感到爲難。

但是，在利刀要脅下，他也只好點點頭。

劉郎又說：「當然，你活着回去，可能說這是我迫你說謊；不過應該想到，當季峯曉得你們二人的伏擊失敗了之後有些什麼後果。季峯一定殺死你兩個——！」

劉郎這番說話，果然有點生效！二名大漢你眼望我眼。

他們終於也同意了劉郎的話，點了點頭。

只是其中一名大漢却說：「萬一你們再被其他人發覺，我們的謊言豈非不攻自破？」

「你放心好了。」劉郎道：「我們會小心迴避，決不輕易讓你的同伴看見。」

大漢道：「這仍不能保證我的同伴們找不到你二人的踪影。除非——」

另一個大漢機靈地眨了眨眼睛：「除非你們改過了另一副容顏。」

其實劉郎也早已有此打算，只是沒有說出口，以防被識穿。

如今既然由對方口中說出，可見二名大漢亦有意隱瞞，以免季峯責怪他們辦事不力。

雙方就此獲得了協議。

× × ×

二名鶴咀山派出的殺手，正從路上一匹死馬的身上將一支箭拔下來。

那是他們第一支發射的箭，原本是射向梅花身上的。

現在明明落空了，但上面的箭咀却染滿了鮮血。

那只是馬血，但他們準備回報季峯時說是梅花的血。

劉郎去追截另外一匹馬：那是梅花策騎過的馬。

梅花趁這時候，走到一名大漢身邊，對他們二人說：「別聽劉郎的話，否則，你們回去只有送死！試想想，像季峯這麼聰明的人，又怎會分不出人血和馬血？」

二名大漢呆了一陣！

梅花趁劉郎未回來，又對二人道：「你們回去只要對季大王說：你們只射死了一匹馬，我的人却被劉郎救走，這巳經够交代了。因爲季大王一定明白，你二人的武功怎樣也比不上一個劉郎。他一定諒解你們。」

二名大漢想想也是道理。

這時候，劉郎巳拖住一匹走脫了的馬過來。

梅花於是催促着二名大漢離去。

二名大漢於是就帶着一支血箭走了。

× × ×

劉郎和梅花二人只有一匹馬。

如果一男一女共乘一匹馬，一定引人注目。

於是劉郎利用那匹馬，跟一名過路客商，換了兩套男人的衣服。

梅花扮起男人來，樣子倒還英俊。

他們安步當車。

劉郎滿以爲經此安排後，一定會平安大吉了。他並未想到梅花的內心另有一種奇怪的想法；自然更不會想到梅花巳偷偷向二名嘍囉作了另一番教唆！

× × ×

梅花表面上十分合作，所以劉郎很有信心讓她安然進京。

但是劉郎如此維護她，反而令梅花感到有點驚奇！

梅花忍不住問他：「萬一他們知道你如此帮住我，你猜後果如何？」

「劉郎做事從來就不計後果。」

「你似乎巳找到答案了。」

「什麼答案？」

「我知道你內心有許多疑問。」

「是的，本來想逐一問你，但我知道你也不會一一答我，所以，我用另一種方法去找答案。」劉郎說。

梅花吃驚地瞪住他：「什麼方法？」

「我不會告訴你的。屆時你自己會明白。」

梅花不會懷疑劉郎，他的確是名不虛傳！

也正是因爲這樣，她才感到忐忑不安；她担心劉郎的聰明能幹，會令她功虧一簣！

× × ×

「前面路邊有一間茶寮。」劉郎說：「但是，等會兒我們最好不要進去，繼續走路好了。」

「爲什麼？」梅花香汗淋漓，「我口乾喉渴，喝杯茶才走豈不更好？」

「你有沒有想過，茶寮中一定埋伏了鶴咀山的殺手？」

「正是因爲這樣，我們才更加非停留一下不可。」梅花說。

「爲什麼？」

「你試想想，每一個趕路的人，到了那茶寮必然停留一下，只有我你二人例外，這樣是否更易引起人家的注意？」

「嗯——」劉郎終於同意了梅花的見解：「好呀，我們就留下來喝杯茶水再走。但進去時，加倍小心啊！」

梅花點點頭。

× × ×

茶寮之內，坐了一些人。

從他們的打扮看，他們都是過路的行人和客商們；除了供應茶水的人之外。

一般而言，這些茶寮，是由隣近一些鄉民所設立，目的是爲了方便行旅客商們；有些規定收若干代價一碗茶。但是亦有不少任人解囊，多少無拘。有時後者賺得更多。

劉郎和梅花進來之後，立即引起座中三名男子的注意。

他們表面依舊若無其事地喝茶，但劉郎巳從他們的眼神中窺出了殺機！

於是，劉郎暗中向梅花遞上了一個眼色。

梅花有意無意之間，悄悄向那三個人瞥了一眼。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其中一名大漢肩膊稍動，手中一碗熱茶巳迎着梅花的臉上潑了過來。

梅花阻於環境與地勢，因爲茶寮之內，地方並不太大。她根本無法可以走避，惟有順手將一方絲帕一揚。

茶水潑在絲帕之上，落回地上去了，梅花身上臉上保持乾凈！

但是，絲帕之上的梅花標誌，却令劉郎爲之暗吃一驚！

三名大漢迅速離座！

梅花伸手腰間，罩在外面的一件男人衣服揚開，劍光閃動下，巳有一名大漢血洒當場。

其他二名大漢刀劍齊揮，劉郎扔碗踢櫈，他雖然手上什麼武器都沒有，但是什麼東西一到了他手上之後，也都變成了十分厲害的武器。

只見破碗過處，一名大漢捧頸倒下！「呀」然慘叫之際，鮮血自他的指罅之間滲出。

最後一名大漢眼看處境堪危，梅花又擋在門前。

大漢雙足一頓，連人帶劍，衝破了茶寮頂端的茅草。

梅花手動劍飛，她那雙短劍之中，巳有一把插在那大漢的身體之上。

那大漢當時剛穿過上面的茅草，中劍身亡後，身體却懸掛在上面。

梅花飛身上去，取回了她的短劍，再在另一名大漢的屍體上，將血漬抹掉。然後才與劉郎雙雙離開了茶寮。

× × ×

突然烏天黑地！

劉郎十分焦急，希望在未下雨之前，找到一處可以讓他們避雨的地方。

可惜放眼四望，只見樹木，連人影也沒多一個，何來屋宇？

下雨了！

雨下得很大！

劉郎和梅花惟有硬住頭皮，讓雨水照頭淋個飽！

天有不測之風雲。這眞是無可奈何的事。

劉郎在心裏想：他們的處境，就彷彿風雨來臨之前！

但是，當大風暴眞正到來之後，又會變成怎麼樣呢？

沿途上即使有再多的障碍，也只不過是風雨來臨之前的前奏而已；眞正的「大風暴」，可能在京城之內發生！

劉郎一想到這裏，整個人也就僵住了一陣！

× × ×

雨還沒有停，而且越下越濃！

天色快黑了。

路上早就沒有了其他行人，只留下兩個孤獨的影子。

如果眞的只得他們兩個，劉郎和梅花最少就不必担心有人伏擊他們！

但是，誰曉得等一會兒還有些什麼人出現？鶴咀山派出的殺手，可能就在前面不遠處。

劉郎和梅花唯有繼續往前走。

他們不怕風，不怕雨，也不怕有人伏擊，最怕黑夜的來臨！

但是誰能阻止黑夜的來臨？

他們終於發現了一間破屋。

他們先爬上一棵頗高的大樹，趁住天未黑之前，找到避雨的地方。結果總算沒有令他們失望！

屋子雖然十分破舊，不少地方仍在漏水，但總有些地方可以避一陣。

這裏當然沒有人住；有誰願意住到這種地方來？即使這間是一間又新又大的庭院，恐怕也沒有人願意住在這種荒僻的地方來！

這裏沒有左隣右里。剛才要不是劉郎居高臨下，恐怕也不易發覺它的存在。

儘管如此，劉郎和梅花也心滿意足了，因爲黑夜終於降臨了。

假如他們還找不到這破屋的話，就惟有睡在大樹底下。讓雨淋，讓風吹！

× × ×

破屋之內，一片漆黑！

外面風大雨更大。

明明是夏天的天氣，但衣衫盡濕之後，再加上又餓又倦，梅花竟然在發抖。

劉郎即使看不見，也不難想像得到。

因爲梅花一直都在埋怨他沒有隨身携備火石。破屋之內有殘破的傢具，收集那些爛木，可以生火取暖。但是沒有火石又如何能生火？

不少人都會隨身携備竹筒，紙媒和火石等生火器具。

但是劉郎是個怪人，他幾乎連穿多一件衣服也覺得負累。

所以他自出道以來，既不帶刀，也不佩劍，一直以來就是這樣赤手空拳的；他覺得這樣才够自由自在。

刀劍可以自衞，可以保存自己的生命，他尚且不帶，何况是火石呢。

所以儘管梅花不斷埋怨，劉郎也惟有在黑暗之中苦笑！

他明白對方的心情，所以沒有去反駁她。

劉郎默默地獃在一旁，任由梅花埋怨，任由她咒罵！

豈料到如此一來，梅花更加生氣！

她在黑暗中問：「你幹嗎不作聲？」

「讓你罵够了，你自會收口，我又何必浪費氣力？」

「你可知道我一直在發抖？」

「我當然知道。」劉郎說，「只因爲你說得太多了。如果你學我一樣，你就不會覺得凍，自然也不會發抖。」

「你有什麼秘訣？」梅花眞不想自己硬生生的冷病。

「並非什麼秘訣，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

「爲什麼你不告訴我？你眞黑心，難道你想我病倒嗎？」

「我不敢，即使我敢，你也不會依法去做，何必呢！」

「我們現在也算得上是風雨同路，患難與共，你不該見死不救！我實在很凍，再這樣，我會病倒。」

劉郎終於說道：「其實辦法很簡單，首先你少說話。」

「嘿！原來你反咒我，怪我罵你不帶備火石。」

「非也！事實是說話會浪費氣力，自然覺得更加凍了。」

「好，我依你，我少說話。」梅花抖聲，「但是我仍然覺得很凍，爲什麼？」

「因爲你的衣服濕透了，濕淋淋的貼住身體，自然覺得凍。」

「那怎辦？」

「脫掉它呀。」

「嘿！去你的。」

劉郎一派正經地說：「信不信由你，脫光了，身上沒有濕衣服貼住皮膚，你自然不會覺得凍。這是經驗之談。何況現在又不是冬天。」

「嗯——」

梅花在猶疑。

沉寂了片刻，劉郎又聽到她說：「你背轉身呀。」

「四周伸手不見五指，我背不背轉身又有什麼分別？」

「……」梅花又沉默下去。

劉郎又說：「明天，我們還要趕路上京，怎可以穿着一身濕淋淋的衣服，剛才進來之後不久，我已將濕了的衣服，涼在破椅子之上，明天可能乾了。」

「你眞會說話！剛才還教人少說廢話呢。嘿！」梅花在黑暗中嬌嗔。

「好，好！我不再教你了，最好由現在起，你不要再跟我說話。」劉郎呵欠着說，「我也要睡了。明天見。」

劉郎眞的躺了下去。

黑暗中，他隱約聽到梅花脫下濕衣服的聲音。

然後，梅花又摸索着，四下裏找地方將濕了的衣物掛起來涼乾。

毫無疑問，她依足劉郎教她的方法去做。然則，現在的梅花，應該是一絲不掛才對。劉郎閉上了眼睛。

其實在這種環境底下，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閉上眼睛與開着雙眼根本就沒有分別。

不過，睡覺是要閉上雙眼的。

劉郎眞的想睡了。

梅花也想睡。

只是她不知睡到那裏去才好。因爲屋子裏有許多地方漏雨，可以躺下來的地方不多。

她又凍又怕。女人就是這樣。她殺人不眨眼，但在這種環境下難免感到害怕。

終於，她躺到了劉郎的身邊去！只有這樣，他們兩個人都會同時感到溫暖……

湖海波濤起伏　京城鷄犬不寧

雨過天晴，又是晴天！

陽光普照之下，梅花容光煥發。

昨夜那場雨，彷彿是老天爺作弄她，也好像是替她和劉郎製造了一次機緣。

不管是緣也好，孽也好，今天他們表現得比以前更親切。

他們默默地走，好像忘記了身邊隨時可能發生的危險。

劉郎心裏雖然仍有許多疑問，但經過昨宵風雨之後，他對梅花已產生更多的同情之心，也有了幾分愛意。

他說：「你仍主張走大路入京？」

「是的。難道我不怕，你反而怕？」

梅花說着，笑了笑。

「如果我怕，我就不會一直陪住你！」

劉郎苦笑一下：「不過，我覺得奇怪，爲什麼你要明知故犯？」

「什麼明知故犯？」

「例如：你明明可以輕巧地避過他們的追殺和埋伏，但你却故意迎着刀鋒闖去！爲什麼？」

「你又來了！嘿。」

「你別生氣，我只是爲你好。」

「多謝了，我根本無須你這麼好心！對於宵來的事，我們就當作發了一塲夢好了。」梅花輕輕嘆了一口氣！「當我返回京中之後，以後我們就無機會再見。」

「爲什麼？」

「不怕告訴你，我已是名花有主。」

「這點，我早已想到了。所以我才奇怪，爲什麼你做出這些殺人種禍的事。」

「也許，我太寂寞了。我想找些刺激；有什麼事情比殺人更够刺激？」

「你可能出自富貴之家，但絕非就只爲了找刺激。我猜你另有苦衷。」

「你喜歡怎樣猜都可以。總之，當我們進了京城後，也就是我們分手之時。」

「但是，我想我們還未入京，就快要分手了。」劉郎突然說。

梅花驚奇地問：「爲什麼？」

「你瞧——」

路旁突然之間閃出了幾個人。

儘管他們心理上早有準備，這班人畢竟還是來得太過突然。

× × ×

五個人之中，最少有兩個是劉郎和梅花都見過了的人。

那兩個人就是飛鷹派的章力行和靈猴派的馮森。

其餘三個人之中，有一個劉郎聽過其名，未見過其人的季峯。

季峯是這兒附近一個山寨的寨主；他盤據鶴咀山已有不少時日。

三個人一字兒排開。

劉郎趨前道：「聽說這是季大王的地界，是否須要我們留下一點兒買路錢？」

季峯冷然一笑：「我們今天不收買路錢，要的只是人。」

劉郎聳肩笑道：「如果各位認爲我也能值幾分錢的，隨便拿去好了。」

章力行道：「劉郎，你這吊兒郎當的傢伙，我們與你之間，本來就沒有什麼過節——。爲什麼偏要跟我們作對？」

「各位老前輩，這話從何說起？」

「別裝蒜了，你身邊的人是誰？」

「他？」劉郎笑了笑，「我怎麼知道我們只是各走各的路。」

「一路上，你們都在一起，還有誰比你更加清楚她是誰？」

馮森作勢道：「脫下頭巾，你當然不會是個男子漢。」

季峯也說：「你們化裝企圖混過我們視綫的事，我早已知道了。」

「知道了又如何？」梅花一手把頭巾扯下，一把秀髮散了開來，「姓季的，你不該跟他們一夥，派嘍囉埋伏，企圖暗殺我！你知道我是誰？嘿。」

季峯冷傲地說：「我不管你是誰，我只知道這是我們的地方，我只知道他們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有事求到，自然就要盡力而爲。」

「你錯了！」梅花說道：「如果你乖乖的就此收手，向小姑娘陪個罪，倒還免强有幾年光景在這裏收點油水。否則的話，嘿！……」

季峯也不等她說完，身體已離開了原來站立的位置。

劉郎暗自吃了一驚。

他正待向梅花發出警告，豈料銀光一閃，那正掠空而來的身形，突然停住，重壓壓地在中途墮了下來。

那身形來勢如箭，能够令到一支箭在勁射途中落下，自是不凡。

那支「人箭」是季峯；令他當場暴斃的，却是一枚「梅花銀簪」。

銀簪是屬於梅花的。劉郎竟然未發覺她是何時拔下頭上的銀簪，亦未發覺她出手。

她本來扮男裝，剛才不久之前還是將一把秀髮束起，戴了一頂頭巾；後來有人要她露出本來的面目。

當她露出本來面目時，也就有人須要付出最大的代價——生命。

× × ×

季峯的屍體橫陳路中，額角中央插着一枚銀簪。

那死狀雖慘，却沒有人去多瞧他一眼，即使是兩個前來求助於他的人。

剎那之間，又見兩團人影分左右同時飛躍過來。

轉眼之間，彷彿兩堆烏雲自天空中直壓下來，梅花和劉郎除了硬碰之外，似乎沒有別的選擇。

梅花手上還有兩把短劍，劉郎却手無寸鐵；這點凡是認識劉郎的人都知道，梅花當然也非常清楚。

剎那間她不知何故，居然也十分担心着劉郎的安危。

只聽得她招呼了劉郎一聲！右手一劍已扔了過去。

原來她看得清楚，那二個飛躍而來的大漢手上都有一把利刀！於是她想到劉郎

手無寸鐵時的危險。

也許是梅花認識劉郎的日子太淺，她竟然忘記了劉郎是習慣了赤手空拳的。

他當時正待將腰帶解下，突然看見陽光之下銀光一閃，再聽梅花的招呼，便暗叫了一聲「不妙」。

劉郎爲人雖然隨隨便便，看似吊兒郎當，但做事向來有分寸。

在二名大漢未動身飛來之前，他已看得清楚，也算得老準。

他身上雖無武器，但每一樣東西到了他的手上之後，也可以在刹那之間變成爲厲害無比的武器。

那布製的腰帶，是他準備應用來對付那大漢的武器。

假如有時間讓他們交談的，他當然會叫住梅花，切不可把她一雙短劍的其中一把扔過來；但事實上他們那有時間多談半句？

眨眼間工夫，人與劍在同一時間奪到了他的跟前。

人是要殺他的人。

劍是要救他的人送來的。

劉郎在這電光石火的刹那之間，揮臂揚腿，只見腰帶帶風，有如毒蛇吐舌一般，捲向那團黑影的面部。

揚腿踢劍，猛烈陽光之下，短劍回航，劍鋒直指梅花的頂上；當時梅花正矮身仰首，以另一把短劍迎敵。

驀地慘叫一聲！

一陣血雨自她的頭頂洒下，濺污了她罩在外面的男裝衣服。

「叭」的一聲，那團黑影墮在地上——那是季峯的左右手郝威。

郝威腰間插着一把劍——那是屬於梅花的劍。

但是，即使是死去了的郝威，也敢肯定那並非由梅花動手將劍插進他身體而令他致死的。

所以，也就難怪在陽光照射之下，郝威睜得雙眼大大的——他死不瞑目。只因爲他根本就未曾與梅花交過手。眞是死得不明不白。

× × ×

劉郎手中那條軟綿綿的腰帶，捲在那大漢的臉上，竟然有如刀割。

大漢忍住痛楚，雙足着地，反手刀有如狂風疾吹而來。

劉郎身形一轉，腰帶隨風捲起，當劉郎揚臂之際，却又硬生生地扯直了。

大漢手腕一緊，也暗自吃了一驚。

他拚命運勁，無非想將手中刀拚力向劉郎砍去。

但是他越用力，手腕越覺痲痹，終於棄刀——他的手臂巳失去了知覺，他是身不由主的非棄之不可。

腰帶一拉一拖，「勒」的一聲。

大漢隨即慘叫一聲。

他手腕的骨骼接駁處巳經分離。

他忍受住痛入心脾的痛楚，捧住手臂，回頭就走。

連墮在地上的刀，他也不敢檢回。

× × ×

「走呀！看情形，我你絕非他的對手，還不如留回性命，將情形告訴駱大耳他們。」

說話的人，就是站在路旁較遠處的馮森。

他身邊的章力行沒有說什麼，匆匆地回頭飛奔而去。

他們的馬還就在附近的路邊。

× × ×

武林中人都在紛紛談論兩件事：——

五大派高手，聯手將莫家莊毀了。只因爲莫奈何不允交出「女刺客」梅花。

另外一件更聳動的，就是劉郎竟然不分好歹的，保護着一名女刺客進京。

熟悉劉郎的人，都明白他的爲人；他們不相信劉郎會是個不分好歹的人。

然而五大派高手却異口同聲地證明了這是千眞萬確的事。

因此，他們正召集五大派的所有弟子們，兼程趕上京城來，分頭去找劉郎和梅花這兩個「狗男女」算賬。

於是江湖上那些喜歡趁熱鬧的人，也紛紛趕來了。

× × ×

劉郎不明白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但最令他惆悵的，却是目前這一件：

梅花突然失了踪。

他明知這日子會來的！不過，他想不到來得這麼突然。

那是他們雙雙進入京城那天。

他們明知終要分離，但梅花却答允劉郎，再與他相處一晚，明天才分手。

明天，劉郎心裏自有分寸；他不會就此讓梅花離去的。

但是，梅花却等不到明天。

他們就在一間小食店內吃東西之後，梅花借故到店後去。

當時她那一碗麵還未吃，就嚷着肚子痛，劉郎當然不會想到她在那時候偸偸的溜掉。

一句話也沒有說，未免太絕情了。

她不可能有意外的；她必然是存心欺騙劉郎。也許，她早巳看得出，劉郎帮着她是別有用心的。

× × ×

無論梅花逃到那兒去，劉郎也發誓要找到她爲止。

劉郎要找梅花，並非爲了向五大派交代，而是要解開心中的疑結。

他們那一段霧水情緣，儘管一度令劉郎爲之意亂情迷。

但是，劉郎的眞正想法，也只有他最明白。

劉郎所以要護送她入京，無非爲了澈底了解她的身世。

她究竟是什麼人？

她爲甚麼要跟五大派結怨？

像她這種年紀的女子，不可能在江湖上跟這許多人有仇的。

那麼，她極有可能是受人慫恿。

誰主使她殺人？

從她對劉郎所講的一番說話忖恻，她可能生活於富貴之家。

既然如此，她更無可能與湖海中人結下什麼仇怨。

再看她的武功，她的出手，分明又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刺客，與她的高貴身份，似乎並不配合。

劉郎左思右想，想不通的事情實在太

多了。

連日以來，劉郎走遍了城中的大街小巷，仍然找不到梅花。

他眞想找個人問問，但是找誰呢？

「梅花」，可能只是一個代號而巳。即使他去問人家，人家亦未必知道她的下落。

左闖右撞，劉郎又發覺連日京城之內，似乎多了許多人。

那些帶着刀劍的人，連當地人也出奇地瞪住他們。

最令劉郎感到奇怪的，就是有不少人在他的眼中似曾相識。但當劉郎要想清楚他們是什麼人的時候，又非常之困難。

劉郎自己也明白，由於他在江湖上混的日子不淺，所以自然而然就見過不少江湖中人；有些只是一面之緣，有些却招呼過之後，以後再也沒有機會再見了。

如此一來，許多人在他的想像中，雖有印象，却不深刻。

然而現在，却遇上了一個令他印象難忘的人。他就是莫奈何。

莫家莊被毀了之後，劉郎一直希望見見這位富家公子。

當時劉郎和麥若蘭曾到莫家莊，目睹被毀的慘況。

但是，他們却見不到莫奈何的影子。所以他們想像到莫奈何一定巳經逃脫了。

想不到現在却在這裏異地相逢。

劉郎和莫奈何總算得上是朋友，最少過去他們巳經見過了許多次面。而且，雙方也談得來。記憶中，雙方的印象是不錯的。

可是現在，劉郎發覺莫奈何對他的態度非常之冷漠。

劉郎招呼莫奈何，對方却絕不友善。

莫奈何面色沉重，冷冷地問：「你身邊的女人呢？」

劉郎苦笑一下：「我身邊的女人很多，就是不知道你究竟喜歡那一個。」

「別裝蒜了，那姓梅的女子現在何處？」莫奈何盯着他。

「哦！我明白了，你原來也是爲了找梅花而來。」劉郎笑道，「你既非五門派中人，怎麼也要找梅花？」

「這是我的事，只要你將她交出來，其他的事你不必管了。」

劉郎往四下裏張望了一番，苦笑道：「你一眼見盡了，除了我之外，這裏再無別人了。你以爲女人是玩偶嗎？我又怎可以將她收藏？」

也就是「玩偶」兩個字太刺耳了，莫奈何面色一沉。

劉郎也可以清楚看見，他那握劍的手，像面上的肌肉一樣綳緊。

劉郎也想不通這是怎麼一回事。剛才他只是開玩笑似的。

但是現在，他知道莫奈何非常認眞。他想解釋，但莫奈何的劍巳經出鞘。

劉郎急忙閃避。

莫奈何曾從他朋友范三柏那裏聽到，知道劉郎和梅花被五大派高手圍攻。

於是他不難想像到；五大派高手追殺梅花是有理由的，爲什麼要把劉郎也扯在一起？難道二人又有什麼私情？

想到這裏，妬意更深，劍也刺得更急更勁，迫得劉郎又要伸手頻頻摸向他腰間的腰帶。

劉郎是個怪人。他打架從不用武器，如果他要傷害對方，只要解下腰帶就巳够了。

然而每次解下腰帶時例必有人受傷。他眞不想傷及莫奈何，只是對方也實在迫得他太緊。

他正將腰帶解下，那邊突然出現了一個女人。

那女人不但招呼着劉郎，也招呼着莫奈何。

劉郎和莫奈何同時怔了一怔！也同時倒退了幾步，各自分開。

來者並非別人，正是村女麥若蘭。

麥若蘭走過來道：「你們怎麼會打作一團？」

她又問劉郎：「你不是說過，認識莫公子的麼？怎麼打起來啦？」

劉郎苦笑道：「我手無寸鐵，如何會跟人打架？只是你這位莫大少爺欺人太甚罷了！」

莫奈何狠狠地瞪了劉郎一眼：「欺人太甚的只是你，你不該把梅花說成玩偶，她是比起梅花更加聖潔的女人。」

「果然你也認識梅花。」

「你所講的梅花，只不過是個化名，她的眞姓名應該是梅玉兒。」

「不管是梅花也好，梅玉兒也好，總之現在我身邊就沒有這個女人。」

「但是，有人見到你們一直都走在一起。」

「在一起又怎麼樣？進了城之後，她就鬼鬼祟祟的逃掉了。」

莫奈何道：「她爲什麼要逃？」

「我也不知道。」劉郎說。

麥若蘭看見雙方住了手，也舒了一口氣：「好了，你們其實都是好人，何必爲了小事而大打出手？我們可以坐下來慢慢談。」

莫奈何這時又問麥若蘭：「爲什麼你不去找你舅舅？」

「聽了范三栢先生的話，我爲你担心，所以舅舅我可以不找，却不能讓你去送死！」

「送死？」莫奈何一直都以小主人對下人的態度對麥若蘭，但是想不到自從這一次救了她之後，她竟然自己將地位提高了。

他怪她說話不分尊卑，瞪了她一眼。

但是，麥若蘭却道：「聽說你爲那女人毀了家園，我還以爲她一定又美又好，否則又如何能令你神魂顚倒？但是，後來我才知道，那叫梅花的女子，並非什麼了不起的女子，只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刺客而巳。」

莫奈何聽到麥若蘭如此批評他的心上人，十分生氣。

他狠狠地盯了她一眼：「你有什麼資格批評她？」

「我當然沒有資格，但許多人都這樣說，決不會是存心詆譭。」麥若蘭道。

莫奈何「哼」一聲。

一頓足，生氣地走了。

麥若蘭要追上去，但是却給劉郎叫住了。

劉郎並不太清楚莫奈何痴戀梅玉兒的事，剛才聽了一連串的什麼「梅玉兒」亦即「梅花」，他弄得糊塗非常。

因此，他希望從麥若蘭那裏知得較為清楚一些。

其實麥若蘭所知也不會很多。她除了從莫奈何的朋友范三栢那裏聽到之外，在追踪莫奈何進入京城的途中，無意中又聽了不少有關「女刺客」的故事。

在進京的途中，有許多武林人物和江湖中人，他們也正在紛紛趕進京城裏來。

這些人都不約而同的，紛紛談論着正被五大派追殺的一名女刺客。

在趕路的官道上聽到，在客棧中聽到，在茶樓飯店中，也可以聽到，奇怪的却是，所有人都在談論着同一個人——一個女人。

因為那個女人太過惹人注目，因為那個女人與莫奈何的關係太過密切了，所以，她份外注意這個人。

她終於進一步知道她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刺客」。

她又知道這些紛紛趕上京去的人之中，並非完全是為了看熱鬧的。此中不乏五大派中的高手，他們奉命追殺梅花。

麥若蘭於是默默地想：莫奈何如果找到了她，以後眞不知是禍是福，如果他們在一起，後果就更難想像了。

麥若蘭也從范三栢那裏，知道劉郎是江湖中較正派的好人。所以，她一方面將所聽到的事，告訴了劉郎。

另一方面，她也希望劉郎設法勸服莫奈何，別讓他再沉迷下去。

劉郎道：「要勸服他可不容易，我亦自問沒有這份功力，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一定要查清楚這件事，包括梅花的眞正身份，以及她殺人的眞正目的。」

麥若蘭又將她從范三栢那裏聽到有關梅花這個女子的一些前塵往事，告訴了劉郎。

「其實她並非叫梅花，眞名叫玉兒。」麥若蘭道：「梅玉兒據說巳嫁給了花千歲的獨子花如錦。最近她不知怎的，竟然走出了京城，到處殺人，然後又去投奔莫大少爺，害得他家散人亡，誰說紅顏不是禍水。」

「花千歲？」劉郎怔了一怔！

與此同時，劉郎也記起了梅花一些暗示來。

梅花曾向劉郎暗示，她出自富貴之家，所以才有「以後可能永無機會再見」這說法。

花千歲是皇室中人，當然也就是大富大貴之家。

麥若蘭又說：「另一個有力的證明，就是她本人姓梅，她夫家姓花，所以她改了『梅花』這假名在江湖中闖！」

「不管她是梅玉兒也好，梅花也好，我只想知道她為什麼要殺死這許多人。」劉郎說。

「不但你想知道，相信許多人也想知道。」麥若蘭又說：「相信除了五大派之外，江湖上許多人也恨她刺骨。」

「任由你們怎麼樣恨她也沒有用。」劉郎若有所思地說：「千歲府門禁森嚴，高手林立，任何人要闖進去也不容易。怪不得她有所恃了。」

麥若蘭想了想。

她說：「你猜，其他人也知道了她是花千歲的媳婦麼？」

「我也查了不少江湖中人，由於梅花並非什麼有來頭的人物，所以江湖中人知者不多。」劉郎又道：「不過，五大派既然恨之刺骨，相信他們一定也知道了。」

「花千歲是什麼大人物？」

「皇上稱萬歲，千歲是皇上御賜的榮銜，一般大都是皇叔輩，也有些是前朝元老，受皇上封賜的。」

「那麼，死者肯定是死不瞑目了。」

「那又未必！看近日來京城中人頭湧湧。相信五大派的高手們巳紛紛進了京城來，好戲可能快要上演！」

× × ×

范三柏為了要向莫奈何交代，他也苦苦追踪着麥若蘭。

他明知二人都要上京，所以他也兼程趕來。

范三柏也是江湖中人，所以沿途上，他未找到莫奈何和麥若蘭，反而遇上了不少江湖道上的朋友。

莫奈何許多時也靠范三柏探聽消息，正是因為范三柏的人面夠熟。

這一次，范三柏知得更多了。

他知得越多，就越加替莫奈何担心。

從五大派為了迫莫奈何交出梅花，而施辣手，毁家園這點看，可見事情絕不簡單。

因此，范三柏萬二分焦急。

他希望最好先讓他找到莫奈何，反而麥若蘭變得不太重要了。

終於皇天不負有心人。

進了京城之後，就憑着范三柏的交遊廣闊，很快就讓他找到了莫奈何。

范三柏根據江湖中一些朋友的提供找到了一間客棧裏去。

但是，莫奈何當時正好外出未返，范三柏一邊在那裏喝酒，一邊等他回來。

連日以來，范三柏巳在京城中的大街小巷見到不少江湖中人，也從他們口中知道了不少；現在就只等莫奈何回來告訴他了。

× × ×

莫奈何也知道范三柏在江湖上認識許多人。他對范三柏的話絕不會懷疑。

正因為這樣，莫奈何才更加焦急——他急於要找到梅玉兒。

雖然他不明白玉兒何故來去無踪，但當他們舊情復熾那晚，他從她的語氣中，聽出她仍在愛着他。

多少日子以來，夢寢難忘！夢境既巳成眞，所以莫奈何十分珍惜那一晚。

那一晚梅玉兒所講的每一句話，至今仍然歷歷在目，言猶在耳。

范三柏雖然巳將武林中人務求找到「梅花」的事盡告了他。但是，莫奈何始終覺得，玉兒一定另有苦衷。

只要讓他找到了她，她一定會將眞相告訴他。

那時，莫奈何就會拚死轉告五大派，想他們放過她。

那可能是「絕不可能的事」，但莫奈何一定要試一試。

他巳為她毁了家，再為她賠上這條性命又何妨？

范三柏的忠告似乎沒有用，他反而後悔讓莫奈何知得更多。

他非常担心莫奈何會摸進千歲府去會見玉兒。

假如莫奈何眞的要去試一試，那就只有死路一條。

范三柏也惟有寸步不離的，釘實莫奈何。

× × ×

千歲府的高牆之上，又一次出現了人影。

那些高來高去的人，自是武林高手，他們每在午夜之後出現。

那些人影令到千歲府內的護衛們，疲於奔命！

幾乎每一晚最少也有兩三次，雖然這些人明知無法闖得進去，還是不斷的來了一個，又走了一個，有時一次出現幾個之多。

他們盡是高手，每次當闖不進去之後，就急流湧退。

千歲府巳因為這班不速之客而加强了守衛，但是，夜探千歲府的神秘人物，只有越來越多，似乎永無止境！

有時他們在黑夜中三五成羣的來，甚至成功地闖過了外圍的守衛，也刺殺了一些阻攔他們的人。

但是，千歲府的高手們，也曾令到不少的來犯者死的死，傷的傷，只是為數不多。

× × ×

那人影急竄而去。

這兒巳是千歲府內的第二道防綫，最少他巳成功地闖了一關！

但是，就在他輕縱急竄之際，巳經有人發覺了他的行踪。

那是千歲府內的一名護衛。

那護衛正待張弓搭箭，突然被人低聲喝住：「不要動他！」

喝住他的，是他的夥伴。

「你瘋了嗎？于總管今晚巳下了一度密令，要我們放一個入去！他巳安排了天羅地網，要生擒活捉！」

那護衛稍為呆一呆，那黑影立取就失去了踪影。

然而他們絕不担心，因為千歲府之內，不少隱蔽處巳有人躲了起來，有些居高臨下，有些伏在牆隅，一直在監視着。

他們巳改變了策略，要生擒活捉，問一個明白。

× × ×

「又來了另一個。這一個似乎輕功更加了得，快得出奇！」

「嗯——放他進去吧！只准入，不准出，任他插翼也難飛！」

× × ×

先前進去的人影，東奔西竄，仍然不知道自巳的處境。

他似乎要找一些什麼，却又找不着，於是越來越焦急。

千歲府很寬大，他只是剛到了第二道防綫，人家巳將「袋口」收緊。

那人影想找個下人問話，但他在黑暗中找了很久，竟然未見過一個下人。

他感到不妙！

就當他想退出去的時候，他巳被人重重圍起來。

他很害怕。

但這時候害怕又有什麼用？

較早時明明是沒有人的地方，現在却可以見到人頭湧湧。

帶刀的護衛，一步一步的，向他迫近來。

他並非別人，正是莫奈何！

范三柏倒沒有猜錯，他是眞的「沉迷」於兒女私情。

這傻瓜竟然深信着梅玉兒至今還是「念念不忘」他的舊情，所以拚死他也要入來。

范三柏一個疏忽，就被他有機可乘，漏夜溜了出來。

范三柏不忍着他死在千歲府之內，所以也追來了。

他希望及時帶莫奈何出去，可惜為時巳經太晚了。

× × ×

莫奈何揮劍突圍，但千歲府內，高手林立，一名看似普通的帶刀護衛，經交手後才知道功力深厚。

雙足一頓，莫奈何騰空而去，以為可以由高處逃出去。

但是，屋頂上有人突施「天網陣」——一幅巨網迎頭罩下，令到莫奈何手足無措，連人帶劍墮落天井中。

數名大漢，一湧而上。

莫奈何毫無反抗，因為他巳跌傷了。

× × ×

梅玉兒在熟睡中被吵醒，外面好像發生了什麼事。

她身邊的花如錦也不見了。

她急忙翻身下床。

就在這時候，花如錦已從房外進來。

花如錦的面色十分沉重。

他瞪住玉兒問：「前一些時，你是否到過江南一帶？」

「是的，我出京南下探親，你是知道的。」玉兒道。

「那麼，你有沒有去探望過你的舊情郎莫奈何？」

「沒有。你怎麼會提起他？」

「我問你，當然大有道理，你先答了我的問題再說其他。」花如錦又問：「你有沒有用梅花這化名，殺過人？」

「更加沒有。」玉兒柬眉反問：「我爲什麼要去殺人？」

「不但殺了人，而且不止一個。」

「誰說的？」

「今晚，我們抓住了兩個人，一個就是你的舊情人。』

「他爲什麼會到這裏來？」

「爲了你！」

「我早巳忘了他！」

「但是，他忘不了你，而且，他供出不久之前，還跟你舊情復熾！」

「見鬼！我南下探親，從未見過他，想也沒有想過他！」玉兒又說：「我幾乎每行一步，也有婢女和侍從陪伴，從未單獨行動，你應該相信我。」

「是的，我一直都相信你。但是，連日以來，半夜三更發生的怪事，已弄得我們鷄犬不寧，要不是總管想出這個辦法，抓一兩個生口問個明白，我也想不到一切禍事由你而生。」

「這話從何說起？」

「除了你那個舊情人之外，我們今晚還抓了一個姓范的，范三柏在江湖上認識不少人，他供出最近江南發生的事，原來你先後刺殺了五大派的高手。」

「簡直見鬼，我那有這種本事，就是有，我也不會！」

「無論如何，各路人馬巳紛紛進了京城，爲他們的人報仇，你這女刺客成爲他們追殺的唯一對象。」

「那眞是無辜！我根本從來未做過這種勾當，任誰我也不怕，甚至我敢跟他們當面對質。」玉兒叫寃道。

「本來我也相信你，玉兒，但事情既然發展到這地步，我担心父親要親自插手處理，他就未必相信了。」

「那眞是寃枉。」梅玉兒嘆了一口氣！「究竟是誰人從中靠害？」

「聽說近日以來，京中塞滿了江湖中人，各派高手雲集，假如我們不澈底處理這件事，千歲府就永無寧日了。」

梅玉兒委屈地淌着淚。

花如錦，惟有安慰她。

× × ×

京城裏面，正流傳着一個令人感到不安的消息，五大派高手，準備跟千歲府攤牌。

各路人馬從四方八面而來，他們打算跟千歲府過不去，已不是什麼秘密了。

但是，由於三番四次派人進入千歲府刺探失敗，各派一再商議後，決定公然派出代表到千歲府去要人。

巳有人從中證明，千歲爺的兒子花如錦，他的妻子梅玉兒，樣子正與女刺客梅花一模一樣。

所以各派高手認爲：明人不作暗事，先禮而後兵倒是合情合理的做法！

他們打算先要求花如錦交出梅玉兒，當衆審問她。

假如千歲府拒絕他們的要求，大規模的對抗行動立即展開。

× × ×

消息傳到劉郎的耳裏去。

劉郎覺得，這件事有太多可疑之處。

例如，梅花殺人，往往故意留下證據，表示是她做的，所以五大派中人，很易就知道兇手是誰。

即使一個具有更高深武功的人，這做法也跡近「自討苦吃」！何況她開罪的還不止一派，而是五大派，這是極不合情理的事。

後來梅花與劉郎一起，劉郎發覺她許多時也有故作顯耀，全無避忌，甚至要人知道她的目的地就是京城，這一點也不合理。

結果現在就結集了大羣人，弄得京城之內，彷彿被武林中人佔領了一樣，由此證明，梅花的做法，屬於庸人自擾——假如梅花亦即梅玉兒的話。

劉郎有個很奇特的想法。

他覺得所有的假設之中，就只有這一個最合情理。

但是，他可不能憑空構想，也不可能令各派相信下來。

除非，他找出了證據和事實！

當時劉郎沒有立即抓下梅花，是由於當時劉郎覺得梅花只是受人主使，所以也放長綫，釣大魚。

後來梅花不辭而別，劉郎這才如夢初覺！

現在，劉郎決心要試試他的辦法了。

× ×

「眞是紅顏禍水！」花千歲又氣又怒，對他的兒子花如錦說：「我早就叫你不要迷戀這種女子，你偏偏不聽我的話。」

花如錦連日以來，已從他的心腹的口中，證實他妻子梅玉兒南下探親，並未做出越軌行爲，當時他儘管未有陪她南下，但這班男女僕人都是自己的心腹，他們的話應該靠得住的。

然而在老父面前，花如錦眞不知從何說起！

花千歲終於說道：「今晚有人向我密告，五大派明日將會有所行動。我先要你有所準備，假如他們要求交出玉兒的話，我會依他們的說話，將玉兒交出。」

花如錦焦急地說：「這怎麼可以？她明明是無辜的。」

「可惜我們沒有證明，但人家却是鐵證如山，這件事如果再鬧下去，只怕終歸會鬧到皇上也知道了。那才麻煩。」花千歲又說：「現在夜深了，你先回去休息，有事明天再說吧！」

花如錦無話可說。

他退了出去！

就在走廊上，花如錦遇上了千歲府內總管。

他問道：「有什麼事嗎？」

總管道：「今晚似乎很平靜！」

「就是太平靜了，我反而更加担心，」花如錦嘆了一口氣：「這彷彿大風雨即將來臨了，叫大家小心啊……」

豈料話猶未完，一條人影巳由屏風後面飛竄而來！

那人影不但來得突然，行動也是快得出奇，事前竟無半點跡象。

這是千歲府最中心的內部，也是護衛最森嚴的地方。

任何外人要進入這裏都不容易，他必須通過三重防綫。

然而要通過三重防綫，眞是談何容易，只因爲千歲府內高手林立。

但是眼前這個人——

這個人巳沿住走廊過來，嚇得那總管立即拔刀在手。

「來人是誰？」總管一邊護衛少主人，一邊喝問過去。

「江湖上的無名小卒，劉郎求見花大少爺。」那人影停住脚，雙手一拱。

花如錦態度冷靜。「劉郎這個名字好熟！」

「在下見過其人，先讓我辨認一下。」總管于萊正想走過去。

但被花如錦叫住：「不必了！」

花如錦又說：「能够在這時候突破重重守衛，入到這兒來的人，即使不是劉郎，我也很應該見識見識。」

劉郎走了過來。

他身上沒有任何武器，這是最能令花如錦放心的。何況他實在很仰慕劉郎。

劉郎表示有要事密商，於是花如錦將他帶進了內堂去。

對於女刺客殺人的事，劉郎知得最清楚。所以由他口中說出，花如錦更加容易入耳，加上劉郎並不屬於任何帮派，他的地位自然也容易受到花如錦的尊重。

× × ×

花如錦言聽計從地，漏夜把兩個人帶了過來，一個是他妻子玉兒，另一個是階下之囚——莫奈何。

劉郎很大胆地，仔細端詳了梅玉兒一會兒，再與她交談了幾句，他巳是心中有數。

劉郎又問莫奈何，眼前這女子是否他的所愛玉兒？

莫奈何點頭表示，她確是玉兒。

但是，他無法肯定不久之前，在江南與他「重拾舊歡」的女子，是否眼前的玉兒。因爲當時他巳喝過了一點酒。這些年來，他許多時都會借酒消愁的。

他只能够說：很似！

但玉兒聞言，却是羞愧得垂首否認！

劉郎經此一役後，覺得他自己的想法，已十分接近！

不過，他還要詳細地和花如錦夫婦一談。

花如錦雖然是第一次認識劉郎這江湖浪子，但在此之前，已聽過了不少關於這個人的奇行。

眞是聞名不如見面，花如錦覺得劉郎的分析十分合情理。

因此，他終於也答允了劉郎的要求。只因爲那「要求」不但合理，也對他們十分有利，何況爲了避免他父親埋怨，花如錦也希望此事能早日解決呢！

× × ×

連日以來，在京城之內，彷彿波濤洶湧！

武林中人，紛紛磨拳擦掌，要求千歲府把「梅玉兒」交出來。

不少元老輩亦巳紛紛出頭，希望將這件事化解，以免釀成巨災。

但是，花千歲父子之間，正在爭論不巳！做父親的，爲息事寧人，要大義滅親，做兒子的，却要維護妻子。

正當各方面議論紛紛之際，突然傳出「玉兒自殺身亡」的噩耗！

當時留在京中的江湖中人與武林中人，還以爲這只是千歲府要出的花招。

但是，千歲府果然在辦喪事。這當然不會是假的了。

五大派心有不甘。因爲較早時，經元老輩出頭與千歲府談判時，千歲爺還答允把元兇交出，讓各方面對質的。

現在却傳出「玉兒自殺」的訊息，似乎太過兒戲了。

因此，他們要求開棺檢驗！看看棺中人是否玉兒。

此刻，花如錦無可奈何，惟有將實情奉告：——

原來花如錦扣押了玉兒的舊情人莫奈何和他的朋友范三柏之後，一夜，突然又來了一個劉郎。

劉郎自認有辦法從中調解這件事。因此花如錦信任他，讓他自由出入千歲府。

劉郎就是利用這種方便，佈局將莫奈何和范三柏二人救了出去！

與此同時，梅玉兒竟然做了他的內應，與他們一齊逃出了千歲府。

這件事發生了之後，花千歲父子覺得難以向各方面交代，即使說出全眞相，恐怕亦難令人入信。

因此，幾經商量，他們才當玉兒自殺，以爲如此一來，便可以一了百了。豈料假局還是被人識破！

元老輩覺得事情發展至此，五大派亦不應該再苦苦相迫花氏父子，否則就可能驚動朝廷方面出面干預。

於是「劉郎潛入千歲府救人」的事，只有暗地裏流傳。

各方面爲了令到彼此易於落台，還是同意了「玉兒自殺」這活劇，讓事情順理成章了結！

× ×

一輛馬車，正離開了京城南下。

馬車內不知坐了什麼人。

三名騎士，分明就是護着那輛馬車的人。

他們的行動，似乎並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直至到有一隊人馬由後面匆匆地趕來！

那隊人馬約有十多人。

其中一個年青人策馬趨前，與三名護車的騎士交談了幾句話之後，年青人乘馬鑽入車內。好一會兒才離去。

然後，馬車才在三名騎士護送下，繼續南下而去。

一切看來並未異樣。

×　×　×

但是，自從那年青人會過馬車中人之後，有一乘快馬，一直釘梢着他們。

可惜，三名護車的騎士，似乎一無所覺！

×　×　×

黃昏時份，馬車到了一處小鎮！

三名騎士分工合作，一人走進客棧去租房，另外二名則小心護衞着馬車中人。

從他們如此小心翼翼看，馬車中人一定是個重要人物。

不久，房租妥了，馬車中人也閃閃縮縮的，走進了客棧中去。

三名騎士一直送到那人進了房間中去，這才舒了一口氣！

憑刹那間的印象，由馬車中出來的，共有兩個女人，她們顯然是主僕關係。那麼，那三個男子當然就是保鏢。

×　×　×

月夜。間中會有一塊浮雲把月亮遮蔽，大地又變得黑暗了。

客棧外面，那輛馬車突然起火。

三名保鏢和馬夫紛紛趕來查究，客棧中人也幫着他們救火。

這時候，似乎沒有人想到，客棧一間房中已出了事。

一名黑衣人偷了入去，正待揮動手中雙劍刺殺床上人。

躲在蚊帳中的，竟然是劉郎。

劉郎一聲叱喝，自床上躍下，房間外面已是一呼百應。

刺客是個女人。

她並非別人，正是梅花。

梅花一直跟踪他們，所以她知道馬車中的女人是玉兒和她的近身婢女，怎麼現在玉兒却變成了劉郎？

她知道上當，回頭就走。

但是，刹那間，客棧四周，火光熊熊——那不是梅花放火燒馬車的火，而是火把的火！

火光照耀下，還出現了五大派的高手；他們眞不知從何處來的，簡直嚇呆了梅花。除了武林中人之外，還有花如錦和他的人；他們明明已騎馬回京城去了，怎麼也在這裏？梅花更加想不通。

×　×　×

這是劉郎安排的妙計。

劉郎早已想到梅花一定不是梅玉兒，但梅花的所作所爲，却分明又是存心靠害玉兒的。

她爲什麼要冒充玉兒？——她雖然沒有化名「玉兒」，却故作玄虛地，取用了「梅」姓和「花」姓，串成了「梅花」作爲她的代號，這分明是故意引起江湖中人的注視。

爲了證實自己的想法是對的，劉郎找玉兒談過。從玉兒口中，知道她有一個孖生姊姊梅青麗，與她甚是相肖。

但二人雖是孖生姊妹，性格絕不相似，玉兒溫婉嫻淑，青麗粗手粗脚，野性刁蠻。就是因爲這樣，每次有人來說親，總是玉兒佔了上風。青麗總是耿耿於懷。

花如錦曾以平民子弟的身份，南下求偶，同時結識了梅花姊妹倆。結果，他却喜歡了玉兒，娶了她進京。

青麗看見妹妹享盡榮華富貴，心裏不是味道，早已存心不良。

青麗平時已喜愛武功，有此計劃後，悄悄將武功學得更好。

她以爲這樣一來可令到花如錦夫婦永無寧日，二來亦可以滿足她的變態心理。想不到，千算萬算，難逃劉郎這一算。

當劉郎明白了玉兒的背景之後，再分析「梅花」的做法，他就肯定「梅花」必然就是青麗。

但是，如何引她出現——這才是最大難題。劉郎就是要充份利用她的心理反應：她一定不滿五大派與千歲府和解。

劉郎也算準她一定相信他放出的烟霧，於是，設下了這陷阱，引她自投羅網。

果然，梅青麗一直在暗裏跟踪他們，她目睹劉郎把玉兒由千歲府後門用馬車偷走，也見到花如錦依依不捨地，追出城外「話別」……

其實，一切只是劉郎佈下的局，目的要做給「梅花」看。梅花殺人成性，加上妒火如焚，所以就連親妹也要殺。

可惜，她的過份做法，只有令她加速了自己的死亡，她是罪魁禍首，她是罪無可恕的。

她是五大派要找的女刺客，所以最後她還是交由五大派將她處死！（完）

水滸補遺——武松傳／鐵翅．文圖

武松殺嫂

（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西門慶發現潘金蓮，驚爲天人，便思染指，但苦於無計可施，於是央求王婆設法撮合，如果能成其好事，許以重金致酬。王婆看在錢的份上，便答應爲其牽針引綫。王婆將勾搭計劃說明，西門慶即回去準備一切。翌日，西門慶着人將綢緞絲綫等成衣布料送到王婆處，王婆即照原定計劃進行，以借皇曆、做壽衣爲名，請潘金蓮帮忙裁剪、縫紉。潘金蓮不敢擅自答應，就商於武大郎，武大郎以人情難却，遂允王婆之請，因而墮入彀中……

萬惡淫爲首　到頭終有報

誘奸成功

苦啊！西門興這一夜，簡直像守靈。爲什麼？西門慶那裏睡得着，一會兒叫與兒看刻香，一會兒叫與兒看銅漏，再不是，大叫起身。說什麼陽光普照，與兒是哭不出，只能笑道：「主人！是月光！」總而言之，西門慶這一夜等於在跳老鼠！但是，你是爲了女人，虛火上升，可憐西門與這一個年才十五的小孩子，睡與正濃，讓你這樣的山嚷鬼叫啊，一夜不睏，到了明日，人就像瘦了一亮！連走路，他也最好瞌一陣了。

天不亮，吃早點，其實，他是二頓拼一頓，結果，正是沒有吃，還得守，守到紅日滿窗，這個畜生推開午飯。要死，人家才吃早飯呢？與他說，他把眼一瞪道：「奴才，我不是已吃過了早點！」嘿嗨！正是他的理長，下人們無可奈何，鼻子一捏，你要吃，就吃呀！這簡直是像活祭，一個人對住一桌菜，可是動也不動的，再收，廚房頭兒恨得將這一桌子的碗碟傢俱擲了。天下竟有這樣個混蛋。畜生——

在西門慶的意思又如何，這個畜生以爲，我認爲是夜，就是夜。我認爲吃過午飯，就是午後時分，實實在在，他是一心在王婆茶坊。他只記住一句話：午後前去！現在，我午飯已吃，就是午後時分矣！哈！換了一身簇嶄齊新的袍帽，千萬千萬，今日得帶銀子。帳房中取五十兩碎銀子，一把扇子往頸後一插，踱了方步，出宅門。西門興實在倦得連眼也睜不開，再說今日之事，與他無涉，免他相伴，西門興是恨不得叩三個响頭，因爲，他總算耳根清淨，總算可以睡個安穩大覺了。

西門慶又如何，踱着他四方正步，搖了搖，搖出了大門，一個轉彎，這個畜生，不顧身份了，脚下是竄縱奔跳，直奔紫石街而來，幾個轉折，人已來到了王婆門首。有些氣喘心跳，不得不免强立一立，順一順這口氣。然後，先用一眼往門縫子張，不見動靜，無法可忍，他是用兩隻手指，輕輕的在門上彈了二彈！

金蓮可曾來了？早來了，王婆呢，陪着金蓮有一搭沒一搭的說話，說自己守寡

，說兒子不成材，說那個大官人好處。而門外彈指聲響，王婆一嚇，她可明白，當然明白啊，那個火燒鬼來了！嗨，我是千叮萬囑，叫你午飯後才來的啊，這個時候，要死，中飯還未開頓，你來作死啊。既然來了，不開門，他眞能把門也掮了下來，因此，她是叫了聲：「來了——」

王婆到門口了，去門開門：「唉！」她是嘆了口氣。「大官人，難道老輿他睡得忘記了，沒關照你！」

「乾娘早！」

「是早，太早啦！」

「太早？」

「老輿沒關照你，千萬千萬，吃過午飯再來！」

「我已吃過了啊！」

「呃！出色！你吃過就算了，你可知別人早飯還未吃呢？」

「何不早些！」

「眞是大官人，唉！好吧，既來之，則安之，老實說不讓你進門，我怕這大門也得讓你砸爛了。不過，我還是一句話，你啊，萬不能急躁！你該明白，她實在不是什麼花街柳巷的人，她是個清清白白的住家人啊，你見了她面，須當穩穩正正，規規矩矩，萬事以禮爲先，如果有什碰傷挫損，那就與我無涉，知道嗎？」

西門慶現在可眞是乖啊，比她十八代的灰孫子還要乖，果然是規行矩步的跟隨了王婆進門。人在院落，他是落足眼光往明間裏望，一個劈面相，爲什麼？金蓮聽見敲門聲，王婆出門半晌未回，她也在奇怪，什麼人啊。所以停了針向外望，突然，她看見來人，啊咦一聲，面色飛紅，沉頭不語，噯！不是糟蹋潘金蓮，前一截，實在不怪潘金蓮，根本是王婆這老虔婆存心不良，貪財陷人。下一截，金蓮之該遭殺身之禍者，是孽由己作，爲什麼？金蓮如果一見西門慶，她當可明白，王婆是有意引其入彀，她就該有所警惕，明日絕足不再登門，那麼，焉有後來慘事連連。就因爲她一見西門慶，她是應了武松之說話，她是心猿難栓，意馬難緊，自貽伊戚。造成不可收拾之場面矣。

西門慶看潘金蓮，啊呀……心中朝思暮想，今日得窺全貌，幸何如之，而金蓮又如何？唉，原來是他啊，當日失手墜叉，遞杆柔情，我心中就有了這個人，今日在此相逢，莫非是天緣……你想，兩人一見已經如磁引針，至於王婆什麼五字十光，不說也罷。

可是，王婆現在又如何？大獻殷勤，大要貧舌，讚得西門慶天上少有，地下難生，是大財主，更是大施主，潘金蓮是人巧、心巧、手巧，還加多情多義，是個千金難求的好佳人，又是自己的小施主，因爲，她的死人壽衣，就由她一手包辦，順勢敲了個竹槓，要西門慶出錢沽酒買看，代娘子澆手——酬勞。西門慶是無有不應，而王虔婆也老實不客氣，五十兩銀子成了她腰中物。留這一對孤男寡女在樓上，因爲明間有作枱成衣，房門一關……試問，這一對狗男女還有什麼好事做出來？

可是，就在這一對狗男女寬衣解帶之時，這老賊婆是說去就去——去換酒，說來就來，來捉奸，一掀門窻，鬼叫山嚷的：「你們在這裏做什麼？靑天白日啊，我這個守寡清正的床舖啊，你們就在做這種事啊，啊呀，野花上床，家敗人亡啊……」你們看！這個惡賊婆厲害不厲害：「大娘子啊，我承你情，請你來做我壽衣是不錯啊，可是，這樣一來嘛，我老太婆是變成了狗屁了啊，一文不值啦，你們啊。叫我怎樣對得起大老爹啊。不！我只能全盤托出……」

「乾娘不可，如你稟明大郎，奴家性命休矣……」金蓮是可憐，她被人當作木偶那樣擺來弄去。

「乾娘，望乾娘救命——」

「哎！」老賊婆換了一副悲天憫人的神態：「話也不錯！眞的如此，唉！人命關天呢！我這個人心最軟，你這樣苦苦哀求嘛，我可是有點於心不忍了。莫忙，莫忙，我，成全你們可以，可是，你們可聽我的說話……」

「只求無事，無不聽你老之吩咐！」

「嗯，要叫我老媽媽不開口，不對大老爹說，可以！不過，你們這兩個人從今日起，要天天到我家中來，日日到我家中來，風打也要來，落雨也要來，一天不能斷。一天不能閑。如有一日不來，對不起，我找大老爹去！你們看看……能應不能應……」

西門慶本就明白這賊婆子的奸計，因此他是毫不着急，也不在意，如今問他來不來，爲了潘金蓮，他那會不來，因此，他是一口應允！

「你呢！」問潘金蓮了，金蓮也是千願萬願，當無異議，好，從此之後，可憐武大郎的綠帽子是戴定了局，而王婆的連環勾搭之計，將個西門慶、潘金蓮勾得緊緊的，爲什麼她要如此做？爲銀子，這一來，哼哼，她這個坐主，就等如開了妓寨收花捐，你看可惡不可惡。

從此之後，西門慶與潘金蓮奸情已成，只等大郎出門，金蓮立即到茶坊，西門慶果然是風雨無阻來相會。一聲大郎回來，他們也就各自分手，武大郎怎知妻子已生外心，每日裏依然埋頭營生！木而覺之，如此說來，這件事就沒人知？那個說的，所謂「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紫石街上，除了武大郎，可以說是人人皆知，只是怕只怕這西門慶勢大滔天，大家與大郎又無深交，更且又是外來人。但得不理會，何必惹火上了身，因此，無人敢，甚或肯管這件閑事。

這件事就該長期瞞下去了，不，出事之期近了。

常言道得好，微風起於頻末，而任何事的挫損，往往是一個小不黠的漏洞，照顧不週，好，亂了大局，王婆這個賊老太婆事事精明，那想到一個疏忽，引出了滔天之大禍來！

這個引禍的主角是那一個？可憐，一個拎籃賣水果的孩子，姓喬，名鄆哥，今年十五歲，生得又瘦又乾，又黃又黑，如果拎一根討飯棒，叫化子是不必扮。說來可憐，這孩子不是本地人，乃是山東鄆州人氏，三年前隨父母逃難到此地的，逃到半途，他母親挨不住流離之苦，死在半途，他父親更可憐，一急一哭，鬧了個瞳人反背，瞎了。到得此地，滿擬可以尋親覓

戚，不料投親不遇，只得在南關城脚根租了間草屋，十來歲的孩子就得背起了家庭的活擔。喬鄆哥就拎了個籃頭賣水果，混幾文養活這個瞎眼老子。這孩子是天賦的聰明，再加上沿路顚沛，養成了他口靈咀巧，尖刁捉狹，別說孩子，那怕大人，甚或長了鬍子的老人，也弄不過他。所以，不少人稱他爲「炒熟黃豆」，試想黃豆炒熟，焉能做種再生，人們是咒他絕種，又有人更惡，稱他：「因爲太促，難過十六。」唉，可憐啊，窮人孩子，爲求苦捱日子，不甘受人之欺，却受到了如此之歧視。不過，孩子又如何？他啊，你們罵你們的，他依然是有便宜就佔，有錢就賺，那怕你罵他龜兒子，灰孫子，只要有錢收，他是照樣應承，決不眨眼。

今日，三月之廿九，他却來找西門慶了，喬鄆哥這樣個人那會也認識西門慶的，當然認得，非但認識，西門慶還應允過他一件事。上文已說過，鄆哥是只求有錢，他什麼也不計較，就在去年的十一月邊，西門慶還未到小屯村時，他在荳蔻巷的妓院中留宿，這年雪下得早，可憐，賣水果的，做小生意的，最怕這個翻風落雪天，買了果子沒有人買。沒辦法，他就走到了荳蔻巷，希望那些沒魂的嫖客，撒嬌的姐兒帮襯帮襯，鄆哥只求有便宜，他的口就甜，那些門戶中的龜爪子却是喜歡這個孩子，因爲他是伯伯叔叔的亂叫，所謂窮人看顧窮人，其中有個龜爪子，代他將托籃拎了進去向西門慶告苦告難。西門慶聽說一個十四歲的孩子混錢養父，心中不免有所感動，叫了進來，看了看水果花式，不太好。隨口問了一句：「可有櫻桃？」西門慶素性最喜歡吃櫻桃，可是，十一月隆冬，那來這個水果？除非蜜餞，喬鄆哥照實講了，西門慶隨手賞了幾錢銀子，並說道：「既然立夏才有櫻桃，記住了，一上市，即刻帶來敬鮮，我多有打賞！」就因爲這個道理，今日，喬鄆哥要找西門慶了。

今年潤二月，立夏時令早，三月廿九櫻桃還眞不多，借了隔壁張嫣嫣處，千說百講：乾嫣嫣叫了上千聲，才算借了條裙子，當了三錢五分銀子，稱了斤把櫻桃，摘了幾張葉子，順手取了張白紙，朝籃子下一墊，白紙上鋪開了葉子，中間放了鮮紅櫻桃，實在是美得很，連鄆哥也看得垂涎欲滴……

在他以爲一見西門大官人，這一籃櫻桃，少說點，五兩銀子的賞號是穩準的！現在，他是興冲冲的向西門宅第走來，一見門公，他又是唱喏，又是作揖，希望老門公將這一籃櫻桃遞進去，不料，門公回一句：「不在家！」那裏去了？不知道，幾時回來，不清楚，這一來孩子可急了，可憐，他這籃櫻桃清本錢三錢五分銀子啊，不見準主，讓旁人吃了，寃也沒處伸，怎麼辦，找……

鄆哥他那會想到西門慶在紫石街茶坊中？他本來知道西門慶好色，免不了到行首門館去找他，有幾個他走慣走熟的門口去一問，西門慶自從見過鄆哥一面之後，就此失踪，先前聽說弄了個鄉村婦女，現在，連聲息也全無。

啊呀，上文你不是說，紫石街無人不知，唉！紫石街是有人知，他們又有誰會向外傳播？還有呢，又有誰會到紫石街去打聽，就因爲這樣，喬鄆哥在打聽不出正主兒在那裏！小孩子現在可急了，急得眼睛也紅了，心如火燒啊！爲什麼？賣水果，賣一個新鮮，現在，時已近午，孩子走了那麼多地方，是該有這些時候了，太陽已開始發了威，如果，再不賣，一蒸一等，苦矣！這個櫻桃你大可自己受用了。三錢五分銀子還在其次，將張家乾媽媽的裙子當了，還不出又該如何？難怪鄆哥急得幾乎哭了出來。嗨，天無絕人之路啊，鄆哥突的眼前一亮，好了，救星來了，你看，前頭來了個人，咀裏還在哼哩哈啦的，你好得意啊！「伙家！」誰是鄆哥的伙家？西門興！什麼？西門興與他相識？非但相識，還有些交情，二年前，西門興還姓王的時候，他們是隣居，大家也拎過提籃，膀靠膀的做過小生意。現在，他是西門慶的貼身僮兒，他算是上了天，而自己，唉！櫻桃幾乎得連本爛了，既然見了他，還不求他，因此，他是大聲叫伙家！

「伙家！留步，留步……」

捉姦案發

「是那一個，啊，是你啊鄆哥兒，什麼事啊？」

「有事拜託！」

「自己小兄弟，說不到拜託兩字！」

「好，大官人在那裏？」

「啊，你問這個。」

「不問這個問那個？」

「不曉得，」西門興一聲不曉得，別轉身就想走，現在喬鄆哥已發了瘋，那肯由得你走，一個箭步，一把，就將興兒拖住了：「伙家，你這不是不曉得，你是不肯說，你是車吊子，唉，老興啊，可憐可憐我呀，你是一步登了天。吃好着好住又好，我是落難啊，還得養活個瞎老子啊，你就算不看僧面，還得看看佛面呢！你就忍心理害，你看我死！」鄆哥是說得聲淚俱下，西門興却是心中有事啊，西門慶是再三關照，決不可對人洩漏半點風聲，如果爲其發覺，那麼皮鞭子下打死，你想，這孩子可敢胡亂發言。

喬鄆哥實在是求銀心切，再看看籃中的櫻桃開始皺了皮，如果再找不到西門慶，這以後……鄆哥是出盡心機，許了興兒六個櫻桃，更代其出了個主意。「老興，我不問你大官人的住處，就算你我瞎扳談，呃，你從那裏來？」

西門興不是呆虫啊，他是明白了鄆哥的聲東擊西之法，他是可以借故示意而不落得個罪名，所以接口道：「我出來的巷口，你不是親眼目睹的？」

「啊，是紫石街，紫石街……」鄆哥見興兒在點頭，心中已是一凜，不好了，紫石街中，全是周正的良民，那來什麼扯皮條、馬泊六，啊！王婆！小孩子想到這裏，心花大放，「在王婆家！」興兒又點了點頭，又是一個凜然，鄆哥响不出了，爲什麼？西門大官人看上了誰啊？那麼多日子不回家，這個對手又是誰，紫石街上幾時有了暗門子？他哭喪了臉，看了看興兒，意思是老興啊，我可猜不出了。

你猜不出，興兒却也好，起身似坐了個馬步，把右手向左背一拍，矮了身形走二步，看了看鄆哥。一聲驚叫道是他，興兒點點頭道：「伙家，我可是半句沒說過，你不能害我！」

「我如害你，我還算個人，老興，我多謝你，眞的見了大官人，我又能得到幾個錢，老興，我請你吃酒！」

「吃酒免了，能不讓我吃鞭子，我就謝謝了。」

兩個孩子你打我一拳，我推你一掌，嘻嘻哈哈的走開了。至於鄆哥呢，現在，他是渾身是勁，背一直，腰一挺，跨着大步，向紫石街王婆的茶坊門走來，如此說來，鄆哥已知道了潘金蓮，當然知道，爲什麼？興兒的暗示，正是武大郎的特徵，由大郎當然得聯想到潘金蓮，不過，鄆哥有些奇怪，大郎是同行同當，你挑炊餅担，我拎水果籃，或者，你貪圖個龜公錢，但是，武二爺，打虎的英雄，衙門口有名的好人，他那會也來這一行？嗯，得打聽打聽，好了，鄆哥可把自己當作了幹辦，這神氣是不對了，連下來語氣也不像話了，唉，就這樣，鄆哥得挨打了。

喬鄆哥來到了王婆婆茶坊門口，起手照準這大門，「噹」！的一聲，在他以爲，哼哼，王婆！你這老媽媽子，你倒舒服，手中你是有幾文錢了呀，今日我來者是來分賍的。要死啊，他來分賍了，還有呢，我得查個清楚明白，果眞是勾引成奸，王婆啊，你不好好孝敬我喬大爺還不成呢？他是想得高興，王婆又如何，起先，着實一嚇，這個時候，又有那個來打門，怕有事，她是先一聲暗號，叫上面的奸夫淫婦避入後面，然後，她是準備來開門了！

「是，那一個啊！」聲音也有些顫！

「是我大爺！」鄆哥任提高了嗓門大喊！

王婆一嚇，不好，聲音太硬，可能不是好相與，再一看，暗號已現，曉得兩人已轉入了後面，稍有風吹草動，老太婆只要去天井中一跳脚，一阻一攔，西門慶可以走潘金蓮可以做，做什麼——壽衣啊！

「來了，」王婆應了一聲，一眼睁，一眼閉向門縫一張，王婆幾乎氣得厥過去，要死快了，這個人我認得，喬鄆哥啊，什麼？你十四五歲的孩子已經自稱大爺，並且跑上門來打門，你把我當作了什麼？喔，我明白了，這個短命小鬼聽到些風聲了，曉得我有些錢，他來敲竹槓了，蠻好，我不打你個滿天星斗，昏天黑地，你老娘就不姓王！

現在，王婆是一腔怒火，門一開，她是預有準備兩個手先將兩扇門把住，並未放開，喬鄆哥是毫無提防，始終以爲王婆心中內怯，由得自己橫衝直撞，因此，左手拎了個籃子，右手想推開王婆，「叭」的一聲，可憐，鄆哥到現在水米未沾牙，並且，興冲冲只往好的地方想，那料到對方一個偷襲，一個滿臉花，打得他兩眼發黑，人，自然而然的一退步，頭一縮，本來未進門，現在變成落在階下了，鄆哥一手搗住了臉，「啊唷哇！乾媽媽！」這小像伙馬上改口了：「你的手頭可眞辣呢！這一個巴掌，打得我面上火辣火辣的，哈，乾媽媽，你這一招別人認不出，我認得出，這一招叫『烏龜守門把爪揚』。」

「放你娘的屁！」

「不相干，不相干，說說玩玩而已，不要扳面孔啊！哈哈！算是打得對，對，我應當來拜門，我不應當來闖門。好了好了，我們已闖了，耳光也吃了，算是我不對，算了，我也不必再進門了，勞駕你，櫻桃拎進去，銀子帶出來，謝謝你！」

「什麼？托我代你銷櫻桃，小子，你聽清了，風雨還不洒寡婦門呢！」

「不，乾媽媽，你弄錯了，難不成你當我喬鄆哥窮昏了眼睛？櫻桃銷給你乾媽媽？唉，你還不要歹心，別又是一巴掌，老實說，我這個櫻桃價錢大吶，你也吃不起！」

「吃不起拉倒，滾！」

「別心急啊，我還有下文了啊，你雖然吃不起，裏廂可能有個把人，他吃得起啊，哈哈！乾媽媽，就算是我請你穿針引綫，你把籃子拎進去，說幾句好話，銀包保證拿出來，一定一定……」

「越說你越混賬，我家有什麼人？你個砍頭鬼！」

「啊，如此說來，乾媽媽，你是不買我這本帳了？我把個底給你，老實說，螞蟻不鑽沒縫的蛋……」

「簡直是滿咀噴糞，看我不打……」

「你眞的如此的不講情理，你逼急了，我就喊……」

「小畜生，你喊什麼？」

「我就喊大官人，大官人之後，我就潘……」

苦了！王婆一聽如此說法，明知這件事無法可瞞，那麼，你就該有個打算，那想這虔婆算是不算，打却是眞，一把將個喬鄆哥抓過來，一頓痛打，這一打，就此打起了喬鄆哥的恨心，第二日，他找到了武大郎，說明了奸情，喬鄆哥意思，請大郎捉奸，拆散這一對野鴛鴦。當然，最好等武松回來清舊帳，可憐，大郎是一個氣不憤，提刀捉奸，讓個潘金蓮說動西門慶，將武大郎兜心一脚 踢得三竅見紅，黑心啊，當夜在王婆之唆擺之下，由西門慶送來砒霜末藥，硬生生將個武大郎毒斃！

爲求毀屍滅跡，由西門慶出面，假託死了個老傭人，逼命仵工何九叔架炭火燒，奸夫淫婦滿以爲天衣無縫。安心淫樂，更且打他們的如意算盤。武松不知也罷，知道了憑自己財勢，哼哼！說得好，將個嫂子嫁過來，結交一門親戚，說得不好，文打官司，武鬥手，朋友！隨你挑，西門慶簡直是忘記了天高地厚了。

這件寃情難道眞的無人曉得，哼，那個說的，可以說一些也沒漏，有個人在暗中看了個清清楚楚，誰，喬鄆哥啊，自從大郎捉奸，小孩子就如欠了大郎的情，夜夜等在武宅門口看情形，聽動靜，王婆與金蓮謀殺武大，他聽見，西門慶轎班抬屍，他看見，出南城，何九火化，他也看見，總而言之，一情一節，他全過目，他全知情，他在等，一等武松解費回來，他出心的想帮武松打這件人命官司。

武松可曾回來，那有不來之理，四月之十五，武二爺已辦妥公事，領了回文，及老爺家信，趕回陽穀縣了。一直以來，武松對衙門上的弟兄和氣，因此，今次他

回來個個是上來迎接，可是，縣衙門口的一班手足，發覺武松滿眶是淚，心中全已明白，武大爺這件案發了，再問問四個伴當，才知道武二爺已厥過去好一陣子。原來，是城關外的弟兄一個不愼，說出了口，至於其中勾奸引奸，捉奸，被傷，毒殺等等情由，尚未清楚，不過陽穀縣中全已清楚，看來這件事遲早得掀起個大風潮。

武松當日回了公事，立即請求假期，史文奎實在喜愛武松辦事之精幹俐落，非但准假，並還親送「賻禮」。武松又如何，可憐他一見其兄靈位，已是淚如雨下，唉，想我出門，再三叮囑，不可太過辛勞操心，現在，好！你這不是苦死了……突然，發現靈柩不在，一問嫂嫂，說什麼託人所辦，棺木不好，屍臭外溢，引人討厭，不得已燒了，這就引起了二爺的怒火與疑心，我家兄長又不是兒童，又何況武門中只他爲大，是個主喪，豈有主喪不停靈，未滿七期立即火化之理……

消息越來越多，略一整理，武二爺不禁傷心萬分。更且，訪何九，找喬鄆，將前日之事由全弄清，現在，有了人證，物證，那有躭擱，立即奔赴衙門，找那衙門前之代筆先生寫狀紙，預備告狀，請官伸寃，那想到衙門口那些代筆先生，誰也受過西門慶的銀兩，這就是這個畜生的陰狠厲害，他非但結交官府，連那些代筆作狀詞的，也有個收買……武松突的想起了任狗兒的說話，這惡霸果然是笑面老虎陰閻王……

自己大字識不滿幾担，寫狀子難啊，常言道：「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對付這樣個惡徒，如果沒個好文才的狀師，這官司看來難打……

突然，他想起一個人來，誰？陳洪陳鳳山……我與他有交情，而且，這位老先生看來深藏不露，其實，乃是個肝胆漢子，對，找他去！一上衙門，一問之下，原來，陳洪已退卯了，照現代詞彙是退休了。說實在，他是實在該退休靜居了，年已七十開外，家財也已够了，更有一樁好處，他兒子陳興，自從武松代其平債，重新進門之後，這孩子變得規行矩步，一心向上，陳老是歡喜得幾乎連睡夢中也得笑醒了。

他是由心中的感激武松，由於退了卯，他是嚴囑門房，他是不願敷衍應酬那些並無深交的朋友，因此，武松聞得陳洪退卯，只得親身赴陳府求見，却也吃了個閉門羹。武松以爲陳洪出門，爲了兄仇，他只能等在府門外，等陳洪歸來，也是巧，陳興由鄉下視察田畝歸來，一見武二爺，他是興高采烈的迎上前去：都頭，「你幾時回來的。」

「昨日回來……」

「咦，你那會在門口……」

「等令尊歸來……」

「啊，陳吉！」那個門房被陳興嚇了一跳。「你難道不認得他，他是我家的福星，他是武松武都頭，你敢阻他進門，你敢胡言亂說……」可憐，這個門房是嚇得面無人色，曉得闖了大禍，陳洪不敷衍的是泛泛之交啊，至於武松，他依稀聽說過，此人是陳洪老主人最爲心愛，最爲着重的知己之交，我那可怠慢於他。

武松不是個量小之輩，雖然他性如烈火，他恨不能立即告狀出牌，拘拿一併人犯，但是，他原諒這個門房。所以，當他見到了陳洪時，只笑叫一聲：「老先生，晚輩經已家敗人亡了……」

陳洪可知道這件事，他並不詳細，因爲，他是退了卯，根本不理會衙門中事，安居納福嘛，也就難有訊息，傳入耳中，但當武松一五一十將這寃情說出時，他嘆了口氣道：「唉，都頭府上出件偌大的一件公事，枉空啊，我可是一些也不知道，可慘，一家人平平安安，是個福，不想，好好家中坐，這禍從天上來，當然，有如此大事，都頭心中難免急躁，不，都頭，你可千萬不能急躁啊！急躁不能解決了事，你得代你兄長報仇雪寃……」

「我就是爲此，特來請求先生，實不相瞞，依晚生的脾氣，我就該一刀——」

「唉！請恕我阻住了你的話頭，其實，我就是怕你這樣做，你要明白，這實在是非但不能解決了寃情，反而累己累人，爲什麼？你如殺了人，我眞怕縣太爺的印把子是保不了，連你的人頭也難保啊，這又何苦！」

「大丈夫視死如歸。」

「錯了，都頭，目下此事實是個順事，並非逆事，順事而逆辦，就是兩個字罪名『違法』，別人尚可，你這身入公門之人，豈能知法而犯法，這就更得了個『罪加一等』四個字批語，都頭，你可明白，依我看來，你得先禮而後兵……」

「我本擬告狀！」

「這就好！」

「可恨這西門慶財勢滔天，連張狀紙也無人敢寫……」

「鼎頭有我啊！」嗱，這就是肝胆相照的朋友，陳洪當然明白西門慶與縣令的關係，也明知，以自己的筆墨，寫這張狀子可說是水都不漏一滴，縣太爺不敢不准，但是，以後與西門慶就結下了大仇，可是，自己與武松的交情。他是無論如何不可推卸，因此，命武松再將案情，從頭再說一遍，爲什麼？前後覆一覆，希望其中有什疏漏，可補一個妥當，草稿打好，又再詳細對查，這是人命的官司，他一定要萬二分小心謹愼，明知武松文理欠順，他是直接的唸給他聽：

告狀人武松，年二十九歲。爲謀奸鴆命，焚屍滅跡事。——按這就是老公事的用字有力，鴆乃至毒之鳥。鳥羽爲天下第一毒品，隱示武大因奸情而爲人下毒身亡。死了不算。還落得火燒靈柩，毀屍滅跡。如果照這八個字辦，哼哼，就算西門慶有天大的家財，也保不住這頸上人頭——

職祖籍清河，移居縣治，住居紫石街坊。家有胞兄名植，娶妻潘氏。職充士兵都頭，去歲蒙恩，遣差外出，家中忽遭淫棍西門慶，買串隣婦王婆，將嫂勾誘茶坊，與淫棍通奸。兄知此事，憤怒不能忍，舉刀捉奸，遭淫棍毒打，致受重傷，而半死抬回。三人串計，暗下毒藥。致兄爲彼等毒死，淫棍代備棺具，收屍入殮。停棺在本家，未滿二七之期，淫棍着家丁西門與將棺柩送至於北門外土工何九處打麥場上，架火焚燒，滅沒其形跡，有喬鄆哥見證。職昨日回家，祭奠亡兄之靈，三更托

夢告訴冤情，按，此事是强加以實其情而已——次晨問明見證喬鄆，火工何九，均證實兄係毒死，如此又奸又殺，若不起訴，冤沉海底，伏乞恩座大老爺台下，賞差究惡究奸，生者感恩，死者瞑目。哀哀上告。

年　月　日。

「都頭！你看如何？」

武松想還要怎樣？這一篇狀紙，可以說是情理並具。無懈可擊。起身作揖：「多謝前輩！」

「不！唉。」陳洪嘆了口氣，為什麼，他想起一個破綻了：「都頭，狀子嘛，我已代你寫了，可是這個見證還得商榷商榷。」

「為什麼？」

「我聽聞這孩子年紀不大！」

「才十多歲。」

「唉，這就該担心了啊，如果這孩子生得高大强壯，報大個一歲二歲不妨事，我知喬鄆哥看來枯小。就算報他十五，還是不如，怎能報大？都頭，這可是個極大的關鍵，事關人命關天，十五歲的孩子尚未成丁，所謂未冠之年是謂頑童，頑童豈能上法堂做人命案的見證？老實說，縣太爺與西門慶實在有交情，不過見到了我的狀紙，諒他不敢壓下，不過抓住了這個錯處，你就有被壓下的可能。都頭啊，切記切記，萬事欲速不達，事寬則嚴，依我之見，立即回府，備幾份帖，請左右緊隣，多則五位，少也須三個，全得年長有望，忠實可靠，作為隣證。補入狀紙之中，都頭，這件事就天衣無縫，就可如你之願…：切記切記！」

武松可佩服，當然佩服，這才是老公事，眞朋友。他是接過狀紙，跪在地上，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頭，然後回頭就走。陳洪也不虛假，不留飲了。不過，送出大門口，只見武松一拱手，別轉身子，身法如風般去了，以為他是回去備酒，請隣居，補隣證名字。一看武松走法，似乎去衙門，陳洪有些不放心，立即叫個家人前去打探武松之動靜，如果武松入衙門，不遞狀詞，回家請隣，好，不必大驚小怪。萬一有其他變化，命其隨時來報，唉，越報，陳洪越嚇，越報陳洪越坐不住，結臬。他直接來到了近衙門的一個酒樓中坐等消息了。

武松出事了？對啊！他不佩服陳洪？不是，那麼，怎會變得如此厲害？唉！也可能是冤孽啊！該應要大開殺戒！原來，他之所以回到縣衙是叫伙計代他辦事，不料班房中並無伙計，那裏去了？老爺坐堂，他們全去站班了。武松問清情由，原來，老爺還在審案，武松一聽，啊呀，這可巧了啊，何不乘此時機，將狀紙先遞上，萬一眞個因證人年小，我口上帶一句有隣證，即使沒有名字，也實在沒有人，我大可事後再補，免得今日不告，我嘛補齊了隣證等項又得等告期，那不是夜長夢多，還有西門慶財勢滔天，稍有風聲就會對我不利，對，先告是理長，武松這才變卦，上堂呼冤了。狀紙可准，唉，事事不出陳洪所料，史文奎將狀紙看了七遍，越看越驚，也清楚代筆者是陳洪。這樣的狀詞別說捉坌，連個字也不會白用。為了千方百計想將這件事善了，就從其他地方着眼。好，為其抓住見證年齡不够這個藉口了。老爺心中高興，我這個准而不審之計可行了。而且在這個時間中，希望西門慶出面，堂外和解，他自以為是一片好心呢！

「武松！這件事是人命大案，本縣焉能不准，只可惜這喬鄆哥見證年輕不够，十五歲乃未冠之頑童，頑童豈能上堂作證。武松，你也算是公門中人。不會如此疏忽，本縣念你心切兄仇，不來怪你，狀紙取回，好好去補幾個隣證之名，以補見證之不足，但等下次告期遞上，本縣定當代你伸冤理枉，退堂。」史文奎是連武松聲述之機會也不給，一聲痰嗽，老人家早已走入暖間，走了。

唉！大老爺在你以為是好了，兩方面全照顧到了，那想到武松是英雄氣被激發了，好啊！到今日我才算眞正領略到西門慶這個笑面老虎陰閻王的手段了。現在，縣太爺分明是偏袒西門慶，即使我補了隣證，而你又准了狀紙。將來你是依然會帮助於他，哼哼，我又何必要你代我伸冤理枉，一切事，我自己來——

從現在起，武松立定主意，自己辦！

他依然命伙計辦一席葷的，一席素的，素齋是祭席，葷席請鄉隣。可惜，那些鄉隣個個心中明白，武府今日這個酒不好吃，弄得誰也不敢來，還算余七會辦事，東奔西走的，逼出了三位老人家。第一位是武松對面的胡正卿，他是個退卯書辦。一位是姚文淸是武宅左隔壁，還有一個趙值明。並且三人之出現，還是經過了公議，由胡正卿分析，解釋之後，他們是甘心來做隣證的。胡正卿是公門中人出身，武府這件案，他當然早有所聞，也知道武大死得冤，王婆害人害得慘。至於奸夫淫婦不必問，終歸是罪魁禍首，在他們以為，不必將衆坊隣全帶上，有了三個老人必就够了。他們那裏想得到，一進武府大門，哼哼，鐵鍊子立即鎖了門，三老全知，今日要出大事了。

現在，武松是白孝在身。不打束腰帶，為什麼，因為內裏有刀，武松祭罷武大，哭聲中：「大哥，你生前忠厚，你死後可千萬不能忠厚，你要陰靈抓住這賤婢講！」一回頭，對胡正卿道：「胡老爺，你別怕，唉，世間上有句俗語。說什麼生死有命，可惜我大哥！唯獨不能！」

「喔，為何令兄不能？」

「呔！就是這王婆，她勾串謀奸，和這賤婢害死我胞兄。老虔婆，你這狠狽為奸的老賤人，你實是我家中的起禍根苗……」武松這句話，可讓罵了個準而又準，但是，這個王婆出了名利口，她會認罪。

「都頭，你要打聽清楚了，你不要血口噴人啊，我老媽媽在府上是萬事照應，百般的體諒，什麼？好話沒聽一句，落得你這一番謝承啊。大娘子啊，你可要說公話啊！」

「二叔！」可憐，這淫婦也已發覺不對，聲音是抖得可憐：「大郎因病亡故，何嘗有什麼奸情啊。」

「好賤婢！」閃的一聲，刀光耀眼，嚇得在塲人，連三個老年人也目瞪口呆了，「對着三位隔隣，你要好好的告訴眞情，胡翁，桌上有紙硯筆墨，請你錄下了口

供。」

好，胡正卿定了定神，想想此事實在重要，不得不重操故技，做了書錄。

「賤婢，你如再圖狡賴，武松的鋼刀難容。」手起刀落，在金蓮的面上一卸而過，叭的一聲，可憐金蓮幾乎嚇得暈死了過去，一面抖戰着：「二叔，奴……奴家願招了。」這句話一出，那個王婆可急死了，這件事怎可招，一招，自己也脫不了身，她想來個搗亂，然後乘機就走，你看啊，這個賊婆娘那個跳法啊：「啊呀呀！不好啦，三位高隣啊！你們都養兒育女往上長的啊，你們可要說句公道話啊，他家的嫂子何嘗有私情啊，她是清清白白，端端正正的好寡婦啊。這是武二爺硬栽贓的，為什麼？他是骨子裏看中了嫂子年輕貌美啊，而今二爺還沒娶親，他們年貌相當，他想叔接嫂，就湯卷餅。可是他家嫂子不答應啊．所以就死命的冤枉大娘子啊，你們要講句公道話，你們不講，我去叫人來評理啦。」她是想乘機拔脚，唉，門上有鐵鍊子呢，你那能走得了。其中田四越聽越火。他是追上一步，一把將個老賊婆拖了過來，老婆子還想使潑，這幾個伙計個個恨極這個害人精，你在那些活手公門中人手下，那有好處？連吃了三下陰打，老太婆曉得了，不老實不得過門，只能乖乖的被扣在鍋門口。

金蓮也看見這個情形，可憐，她是到了現在算是清楚了，自己已無可閃避了。胡正卿怕武二爺一時火盛，殺了潘金蓮，弄得順事變逆事。於他們不利。所以，他是勸武二爺暫時不可動刀，讓她好好招供，一面對潘金蓮道：「大娘子，你且慢招供，我胡正卿有片言奉告。你心裏萬萬不要生疑，你家小叔子昨日歸來，今日，却已將這案情原原本本的全已掏摸清楚，你別以為是我們隣居搬弄是非，其實，你家這件命案，非但我們三個老人清楚，所有街坊更是明白。更且是：我相信有不少人在街上議論紛紛呢。唉，大娘子，你就從實招，但有一綫生機，小老是無論如何，帮你過關，你看如何？」

事到如今，潘金蓮還有什麼說的，一五一十的招。自挑帘誤打西門慶，王婆串計，自己飲了藥酒，這是她想脫身，將個罪名全推給王婆，這一來不好了，這叫做狗咬狗骨，王婆是橫竄的竄出來，將潘金蓮如何有心西門慶，如何戀奸情熱，如何敎唆西門慶踢傷武大，如何硬灌毒藥，壓被制死武大，招了個更清更楚。

武松越聽越難過，想不到大哥這一個便宜，將條命給便宜掉了。虎目含淚，滿面含怒。「賤婢！你好！」右手一抬，發覺為六隻手抓緊，一看是三個老人，胡正卿是急急的道：「都頭，你無論如何要息怒，令嫂她是年紀輕，她是碰到了壞人，她是一時之愚，受人之騙，作此錯事。都頭！你饒她一次，下次不可！」要死了。胡老人說話說得忘其所以了，這種事還有下次的。

「哎依！太爺，此話怎講？你老當過刑房書爺，律例通透，難不成青年的婦女，就可以不守家規？這不守家規，是不是該處一死？又何況另有奸情，親夫捉奸，她非但不心有怯懼，還敢叫奸夫打，這豈不更是該死，打了不算，還用砒霜謀殺親夫，死後更把棺柩燒毀。天下焉有如此狠毒無良之婦人。她是罪該萬死。讓晚生把她殺了，代我大哥報仇雪恨！」這一頂調大喊，可憐啊，三個老人已嚇得嗦嗦亂抖，也不費力，只一抖，三老人是跳出老遠。而武二爺已左手抓住金蓮髮髻，右手刀光一閃，很好，這個頭離了頸，可憐！連聲也未出呢！轟通一聲，屍骸倒下，武松一揮刀，將金蓮胸口剖開，一陣亂掏，取出人心，放在靈桌上，披上祭袍，雙膝跪下：「大哥，小弟已代你殺了淫婦，也算替你報了一半大仇，大哥，望你老屈死之冤魂，早升仙界！」

武松說報一半大仇，胡正卿心細，一想壞了，看來還有下集呢。我們是隣證，殺一個，已經揹上了血海的干係，再來一集，這便如何得了，三個老者還想阻住二爺，不料二爺却是先開了口：「三位太爺，今日武二為兄報仇，常言道，殺人償命，我是決不會連累三位太爺。不過，現在，我還得有件事得辦！」

「尚有何事？」

「等一朋友，討一筆債。」說到這裏，有人敲門，武松心中高興，好，來的是時間，早，我尚未殺了這賤婢。遲，可能他們三位老人等不及，現在，可以說是正是時候。外面來的是誰？是武松暗中命他去打聽西門慶下落的小伙計。原來，還有這一半仇，就是西門慶。小伙計可曾打聽到？當然打聽着西門慶的消息，不過，這個消息不太好，為什麼？西門慶也知武松已來，他怕武松會聽到風聲。他不怕打官司，老實說陽穀縣還欠他幾萬銀子，如果眞的打官司，諒他也告不入，說不定史文奎還會從中作調停。自己大老官，有的是錢，化個三千五千，名正言順的將武二嫂子接過來，未嘗不是件好事，怕就怕武松來個武門，自己雖說有功夫，聽聞武松精拳捕虎，這可有些內怯。為了這個道理，他立即請了天罡行打手卅六名，圍護左右。他又認為武松公門中人，於律例，捉奸捉雙，撒手不成奸，你武松也不能捉，不可捉，又要向其示威，所以今日他是帶了三十六打手，包下了此地最有名的獅子樓，請卅六打手飲酒，在他以為萬無一失。唉！我看是難保險，武二爺要來了。武二爺聽小伙計說明情由，他是回身對三位長者道：「本擬與三位長者同赴衙門投案，實因朋友欠債未清，今日一定得有個了斷，請三位先行一步，你我衙門口再見！」

鬥殺西門慶

三位老人家是不能不信，因此，三個老人，四個伙計，還押了個形如癱瘓的王婆走了，武二爺一門心思的，向那獅子樓走去。

列位看官，今天武二爺上獅子樓殺西門慶，却是萬分的困難，第一，獅子樓是個有名的酒樓，酒家飯東一批進，一批出。武松是個熟面，誰見到，誰也會招呼，一招呼就會壞事。為什麼？西門慶就得風聲，豈有不溜之理？即使不溜，他有卅六手下，就算動手，也有遷遲，再要來個車輪戰，嘿嘿，自己反主為客，豈非受制於

人，第二，自已根本未見過西門慶，實有可能是誤殺別人，令正兇逍遙法外。第三，因爲不識其人，可又不能問訊，自暴形跡，試問我該如何認淸正兇。第四，萬一，我到獅子樓，他巳走了，非但徒勞往返，時間也不許可啊。爲了這個原故，武二爺一步一担心，來到了獅子樓前，一看，好，西門慶在，怎見得，人人全說西門慶的轎子是錫頂綉窻，並有四個轎班，其中一個是癩痢，轎子在，那個觸目的轎班也在，西門慶尙未離開。

再看看獅子樓的賬枱邊擠滿了幾批人，原來在惠賬，有一批還在你爭我奪。好機會，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他是一手微掩面部，一個閃身，揷身而過，一個騰步，巳上了樓。樓梯比較陰黑，武松又算過了一關！現在先得尋正主西門慶了。他輕步走上樓梯，約莫還有三級到梯頭時，他一個彎身，先將身形隱住，然後，慢慢的將個頭伸出梯面，向前一望，不錯，樓上雅座全讓西門慶包了，你看坐在那裏的，全是一式的密門緊身衫褲的打手，有幾個還透露出幾分令人厭惡的匪氣。武二爺可眞好耐性，他並不上樓，爲什麼，聽他們說話……

這些人的說話，個個是言不及義，你說你狠，我說我兇，其中有幾個在討論着武松，到底是怎樣一個脚色，就是沒人招呼西門慶，大官人什麼的。武松心中雖急，却也無可奈何，他又慢慢的，將個頭伸出來，看到樓面上，噫，有一桌，坐了三個人，看來兩個是打手行中的頭頭，一個穿戴闊綽的男子，巧了，隔壁有個人叫「大官人。我們還有幾個大菜！」

「還有二個！」這四個字可就證實了，此人乃西門慶也。爲什麼？因爲在座人全是短衫褲，陪那個男子的兩個，雖是有大敵，也是鈕子解了，分左右的敞開着，只有這個傢伙，生得唇紅齒白，衣着光鮮，氣度不凡，他不是西門慶，還有那個？現巳見到了仇人，武二爺雙眼通紅，頂調一聲吼：「西門慶！」孝袍一卸，人如瘋虎一般，竄了上來。

西門慶又如何？他自以爲有卅六個打手助陣，不必自己動手，但是，他弄錯了，今日武二爺一露面，手中刀先行對準了西門慶，兩個打手頭一見光刀，兩個人面面相覷而互打眼色，爲什麼？大家肚中明白這個可犯不着。說話保鏢、包打，可沒提說動刀動槍，現在武松出面，鋼刀在先，我們肉拳頭對鋼刀，沒這種事，最好不過，打退堂鼓。嗨！這倒好，雙雙一個蜺身退步，其中一個還對武松道：「你這賊徒休走，待爺們取了傢伙再與你相交！」

至於那些打手又如何？一見武二爺形如天神，勢如瘋虎，心中全是一凜，再聽見自己的阿頭也借幾句門面話走了，誰還肯代人墊刀？走，大家一齊向樓梯口湧了下去，至於撞跌了小二，甩脫了傢俱，那是另外一件事，並且，樓上的傢俱被毀的更多呢！爲什麼，西門慶氣急了，將個碗盞傢伙，當作了暗器。

西門慶是氣昏了，出了錢，請了這些個口上威風的沒胆人，再見武松鋼刀落下，被逼無奈，扮鬼跳牆，心神一振，一個脫袍讓位，先避過了武松的頭一刀，隨手抓起一隻醬油碟，手一抖，擲了過去。然後，將身上的青花直擺卸了，一陣緊絞，一件直擺變成了一個長長的布捲。啪，這就是武功訣門中護身八式中的「束衣成棍」法。現在，西門慶是以衣棍來鬥武松之單刀了。

上文巳說過，西門慶的武功着實不弱，今日他之所以吃虧，在兩個地方，一：心有內怯，二：到底是奸人嫂子，人家是挾憤而來啊！不過，爲求活命，却也逼使西門慶不得不施展渾身解數，來對付武二爺了。

武松見西門慶實非一般的花拳綉腿，心中就加了幾分小心，左手腕子一抖，啪的一聲响，一件東西向西門慶左太陽穴打來，西門慶側頭一閃，面上依稀爲幾條繩掠過，癢癢的！而肩頭有些濕，一看淸是血，而那個東西巳因肩力一阻，掉了下來，在桌面上一滾，啊，西門慶連頭皮也發了脹。爲什麼，雖然血漬糢糊，他還是看得淸楚，是潘金蓮的人頭啊！

啊呀，武松巳犯了大罪了啊！他旣殺了嫂子，好！就得打一場人命官司，我西門大官人又何必與他蠻纏，對！走！他是看見了人頭，就想一走了之。可惜，你走不了，二爺在金蓮的頭一作引路的尖頭，身形如風，順勢進襲，一招進門大三拍，向西門慶的五宮直逼進，西門慶見刀巳來，雙脚一個旋轉，雙手執住衣棍，向上一兜，希望將武松的單刀捲住奪過！不想武松刀勢一轉，刀鋒突轉上，來得極快，一個翻手式，刀鋒斜飛，向西門慶貼面削到，西門慶一聲叫，人一側，還好，貼住在欄杆前，好個西門慶，背一有靠，就勢用力，右腿一拎，一個彈跳，一張枱桌挑起，乒砰、嘩啦，碗碟卸了一大片，而武二爺脚下未免受阻，又見枱面來，本能中，一刀橫劈，不好！劈住了桌面，用力太大，入木太深，好在西門慶只顧跳樓逃命，不來反擊，否則，武二爺還眞能捱了下重的！

西門慶是一轉身，墮了樓，爲什麼說墮了樓？西門慶本想跳，不料心急慌忙，忘記酒樓的欄杆前還有一行飛來椅，他是一脫足，想跳，爲飛來椅一阻一頂，好，跳樓式變成了墮樓式。更可憐是，他脚穿厚底粉鞋啊，一個重力相擊，左脚受了傷，免强走得幾步，經巳疼得他冷汗直淌，還想跨過獅子橋，擠入人羣中避禍，武二爺巳如煞神般跳下樓來了。

武二爺一時失愼，刀劈桌面，但是，他臨危不亂，又何況西門慶下樓，他是左腿一起，頂住桌面，一聲喊，雙臂用力倒拔，左腿全力向前一挺，桌與刀立即分開。然後飛身先上欄杆，一看西門慶墮地，不敢怠慢，刀前人後，一個雲裏翻，人如隼鷹擊兎般飛下，一到西門慶身後！喝一聲：「那裏走！」刀光如虹，向西門慶摟頭蓋頂的砍下！

西門慶心中慌亂，一聲叫，還想將衣棍反迎，可憐他一墜地時衣棍巳鬆，神亂智昏，用左手想奪刀，嗨嗨，這一來，西門慶的死期近了，左手雖向刀背上抓，武松的刀法有個名堂叫「滾龍刀」，刀似龍不算數，更善於滾刀。你不拿他刀，他也招招如意流轉，你一搶，好，滾刀出手，

一陣劇痛，西門慶痛得兩眼發黑，爲什麼？左手這四隻手指，除了大拇指全讓武二爺的刀鋒滾斷。所謂十指連心，這一痛那得不令個酒色掏空的西門慶眼前發黑！

武松一刀得手，那會客氣，第二刀順勢一個反砍！現在，西門慶非但神智巳昏，連眼前什麼也看不見，還不是等砍，察一聲响，咕咚，察是前胸被剖，咕咚是身倒地。現在，看熱鬧的人巳有不少，差不多異口同聲叫好，實在西門慶今日之死，可說得上「惡貫滿盈」了！

武松是去了西門慶的帽子，一手抓髮，一手起刀，將西門慶的頭割下。再找到了潘金蓮的頭，用兩個頭的頭髮打了個結！這個時候，三個隣證，四個伙計加個王婆全到了。他們明白了，討債討債，原來是討命債。也不必再說其他，走呀！可是在哄鬧中，突然傳來哈哈一聲笑。這種事有什麼好笑？剛想看看此君尊容，不想，他老人家突然捧了面孔哭起來了，並且闖出人羣，飛也似的向橋上奔去，什麼人？什麼事？又哭又笑的？下文自有交待。

武二爺現在與衆人一齊向衙門奔來，胡正卿是搖頭嘆息，爲什麼？唉！如此一個人才，看來性命難保了。其實代武松可惜還有一個人，簡直，此人更是心神焦躁，滿面愁容，有時擊桌，有時長嘆，此人是誰？陳洪陳鳳山是也。

就在這個時候，那邊走來了一個地保打扮的人，此人是獅子橋的地保名叫王開。陳洪一直坐在那裏，一見王開，就知是王開上堂報案，此人對武松一案大有關連，因此，他馬上將個王開叫住了。王開一見是以前衙門中有名的文案陳洪。他本來對這個告狀有些疑惑不決，一見是他，正是求之不得，立即進來：「陳老師，我有事啊，我不能陪你啊……我……」

「爲了什麼？」

「唉！武二爺武都頭擺了件大案在我身上了啊！獅子橋上，殺了西門大官人。唉！如在橋下，是紫石街的事，就是走上了幾步，我倒了霉了！」

「笑話啦！這種事當地保的難免要遇到，啊！你手中拿的是什麼？」

「是報呈！」

「喔，我也閑着，看看你的報呈！」

「正好，正好，我本來是有些疑惑不決，望你老斟酌，更改！」

陳洪邊看邊問：「呈報上報的是什麼字眼啊？」

「我！我巳同個先生商量了半天，只有兩個字可用！或者報『仇殺』，要嘛報『刦殺』！」

「你想報仇殺？」

「啊，老師，這兩個字可能用？」

「哼哼哼！能用，當然能用！」

「你老別這樣笑啊，這樣笑，我……我汗毛全豎了起了。你，你可不能與我行險啊！」

「我素來不善行險，並且，我有話還不作與不講，你說報仇殺，用當然可用，不過，二百小板子嘛也打定了。」

「啊呀！無緣無故，打我二百小板子幹什麼？」

「就爲這仇殺兩字，見官報仇殺，太爺問你，怎麼樣的仇殺？」

「這個！老師啊！你我私下說，武二爺殺西門慶實在爲了替兄報仇！」

「哼哼哼，王開啊，你說武都頭替兄報仇？也就是說你是個見證了。」

「不，我，我那能作見證。」

「不能做見證，如何報仇殺？二百小板子是嫌輕了呀！」

「啊呀！如此說來，報刦殺吧！」

「報刦殺，這一個『刦』是白日『行刦』的『刧』？還是前世一『刦』的『刦』？如果是白日刦殺，嘿嘿！連官府也有處分，你又何苦將太爺朝水裏拖？太爺也不肯應，你只好報前世一刦的刦了呀！可是前世刦數中了，老爺一定會問：前世裏你可曾做了中，沒有，好，加打二百！」

「要死了，我裏外不得過了！那又如何是好？老師，你救我一救！」

「唉！王開，看你平時對我恭敬，辦事也很小心，我代你來更改一個字！」

「只要一個字？」

「嗯，改獅子橋『鬥』殺西門慶！」

「鬥殺，鬥就不問了！」

「哈哈，說明了是爭鬥的鬥，還有什麼可問的！」

王開大爲高興，果然由陳洪代其改了報呈，地保以爲是陳洪帮了他的忙！其實，陳洪在帮武松啊！須知，武松這條命就全仗這一個「鬥」字呢！

王開想走！又來了一人，誰？就是那位又笑又哭的仁兄！他是誰？紫石街地保張奇。他爲什麼笑？因爲武松殺死西門慶時，他看見，並且一看屍身橫臥之處正在橋上，他是心中一喜，因爲在橋下歸他的地面，在橋中。是獅子橋地保之事。因而哈哈一笑，不想又一眼看見了潘金蓮的人頭，他一急，他明白，紫石街也出了命案，還得上堂。還得受訓斥，所以一哭，發脚狂奔。來到紫石街，雖然武家大門緊閉，門縫中依然可以看到金蓮這沒頭的屍身！無可奈何，他只能找先生寫報呈來上衙門。陳洪明知紫石街的報呈無關重要，反而是這件人命官司的後事如何！須得立即代武松打點。武二爺是自首入公門，史文奎嚇得目瞪口呆！爲什麼？這件案太大啊，一個不得法，連自己的前程也有窒碍的啊！想想武松，唉！你爲何這般的烈性，想想西門慶，唉！好一個財主，聽說你妻美妾嬌，還做些沒出豁的事幹什麼？雖然，了了我一件心事，至少你是無法來向我追討欠銀，但是，想想也有些捨不得啊！

陳洪辯罪

不得不升堂啊！苦主方面可有人出面？有！西門慶妻子胡氏的兩個兄弟。一個叫胡起龍，一個叫胡起鳳，一對迂夫子。兩個窮秀才。肚裏有點墨水，辦事實在幹才。陽穀縣還想雙方不損情面，又何況武松方面有人證，有物證，分明是謀奸殤命，焚屍滅跡！可憐這一對迂夫子無論如何不認有奸，因爲一有奸，對姊丈不利，所以矢口不認奸，弄得個陽穀縣大爲光火。胡起龍更矢口不認西門宅中有個西門輿？好，就此將個縣令僵住了。事實俱在。三造六面。每個人的口供離不開個西門輿！西門輿不出面，這件案有無法打下去！

爲了一個西門興，史文奎與胡氏弟兄較下了勁，立即密令三班頭兒，明訪暗查這個西門慶生前最貼身的書僮。其實，你老爺不下令，這些班中伙計，已經用了心，這一下令，試問，你這兩個迂夫子又怎能與公門中的老手鬥狡詐。即使你胡氏兄弟再三與姊姊提說這個孩子之重要性，但是架不住公門中的人東勾西搭，略加施計，好！非但一個西門興抓到了堂，連四個轎班也弄進了衙門。

現在，此案可以開審了。胡氏弟兄還以爲西門興未被發現，縣令只能照武松妄殺人命來判案。那知道一到大堂發覺西門興已是眼淚汪汪的在等審訊了！胡氏弟兄落一個啞口無言。因爲，即使還想狡辯，也辯不出個所以然來，只有任憑史文奎在接審喬鄆，問王婆，再加三個隣證，西門興是小孩子，有喬鄆哥一個人的頂證，還不是一瀉無遺的招了供。西門慶因奸謀夫，王婆串謀定計，四個轎班也有了罪，抬棺柩去燒了，火工何九總算別有打算，留有骨殖爲證，免了罰，一應人等，全部收監候發落，史文奎對胡氏兩弟兄道：「二生員！現今案嘛，算是定了，可是，二生員回去，可以告訴令姐，叫你姐姐嘛，放明白些，啊哈——啊哈哈，二生員請回，早晚再見。」

這是什麼話？這是暗搭機鋒，明白要錢。嗱，案情已清，罪名已定，但是，要辦武松死罪啊！老實說，你們不辦死武松，你們心裏不得滿意。不過，你們要滿意麼，我吶還得下些成本！要拿個人辦成死罪啊，七道通詳，紙筆費，着實得化不少錢吶。你如明白，可以送上來了，史文奎他是高高興興的退了堂，心中大爲高興，爲什麼？欠帳可以不還，以西門府第的財勢，這一次，沒有三千，至少有個二千——這個銀子眞好！哈哈哈——用了也不傷脾胃……老爺在做他的夢！

至於胡氏弟兄又如何？他們回到姐姐家中，只是跳脚，數說姐姐的不是，將個重要人物脫了手。現在，可好了，這個仇就難報了，因爲，姐丈自己也有錯嘛！我們不理了，再也不理了！

「兩位兄弟，可憐你姐丈死得甚慘，無論如何，你們總得代他報仇伸寃啊！」

「沒法啦，案已定啦！」

「案定也得置武松於死地……」

「唉，這狗官他要錢啊！如果，你想武松置於死地，非得貼他紙筆費不可！」

「什麼？狗官要錢。」

「就是要錢！」

「啊哈，我就怕他不受賄。如果他肯受賄，我就肯納賄，只求武松判死，銀子我有！依你倆看，大概須多少？」

「唉，姐姐，不是我獅子大開口，像姐丈這個人，外面是出了名的財主，少了，老實說，反而引人不滿，倒不如不送，要送嘛，起碼二千兩——」

「二千兩？不過二千兩！你家姐丈掙下來的家私有二十萬。爲了這一件事，化個三二千兩算得了什麼？就算是爲他傾家蕩產也是理所當然啊！但有一件，化了二千兩。可靠得住把武松辦成死罪……」

「這是當然啦，錢化了。還能不辦死他？」

「好！」胡氏大娘立即命帳房撥二千兩銀子，交給了兩個兄弟，並派人隨着胡氏弟兄去……

列位看官！上文我已說過胡氏弟兄是一對窮秀才，又是迂夫子。這一次他倆的姐姐交付他們這大一筆銀子，胡起龍是由心底都泛出個笑意來。家人担了銀子在後，胡起龍在前引路：「左轉彎！」「進巷子！」「再轉彎，」「再進巷子！」幾個一繞，家人看出不對頭了：「舅老爺再走下去。要到舅老爺的府上啦！」

「本就該到我公館！」

「我們這銀子！」

「住口！你們懂什麼？那有青天白日，抬了成筐銀子往衙門跑？簡直是額頭上貼明了『我來納賄』，掛了招牌上進呈了。天下有這種道理？我們要將銀子換成了票子。然後，再去拜會縣令，暗中送過，才能成功，你們明白了否？」

家人們也响不出，只能將銀子抬到了胡起龍的公館，銀子一倒，籮筐扁担一拿，走了！胡起龍是關上了門，笑哈哈的與兄弟對面而坐：「兄弟！」

「大哥！」

「剛才我對姐姐說話，你可明白！」

「原是不明，所以不敢胡亂插咀！」

「哈哈……好！我且考考你，兄弟，依你之見，這二千兩銀子送是不送？」

「依小弟之見嘛，哎，這個武松啊！他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又何況即使姐丈因奸情被殺，屍分兩地，律例有立，撒手就不成其好了，武松就算有兩顆頭也不經殺啊！」

「如此說來，銀子可以不送？」

「送是死，不送也是死！不送……」

「大可你我分而用之，哈哈……通啊！通啊！姐姐素來手緊，不如死鬼姐夫闊綽，以後，要問她取用銀子啊！難了啊！這大一筆銀子，你我何不分而用之，哈哈……」

兩弟兄相互歡笑，銀子是不會送去了……那想到，這一對兄弟可帮了武松個大忙。老實說，二千兩眞的到了史文奎手中。武松的死罪決決難逃！你們中飽了，好，就容得陳洪在其中代武松策劃打點了。

第四日，陳洪先到牢中探望武松，且規勸又教訓了武松一頓，大意是：你辦事太性急，即使要殺人，也得與他自己商量商量。你要假扮出差在外，然後摸黑回來，那時一切奸夫淫婦決不提防，你一刀兩人，殺了也不必問死罪，現在屍分兩地，有奸也難稱奸，這不是你的不是？雖說是廿年後又是一條好漢，犯不着啊！好了。事情已經過去，不必再談，我已代你籌下個活命之路。如此長，這般短，與武松說了一大輪，英雄不禁跪地請罪，心中萬分感激。

陳洪又如何？到了第七日，他已將武松家中的細軟——還有西門慶送給潘金蓮的不少首飾珠寶，賣了五百兩銀子。今夜他是上衙門來代武松辯罪，還有通關節。

陳洪是退了卯了啊！可是，他與史文奎這賓主之情尙在啊。今日，史文奎正在爲難呢！現在正在看一角公文，什麼公文？就是武松的詳文。什麼詳文還未出？當然未出，銀子未到，他那肯輕輕發出？老

實說，他已壓了三天，再壓，也太不像樣了。可是銀子還沒來，老爺正在那裏愁呢！一見陳洪來到，他由心底裏笑出來了，唉，以前有他在啊，這件事早就辦妥了啊！現在，唉！不談了，幾句客套話說了再說，不料陳洪他是狠啊！開門就見了山。

「小老一則來請安，二則我是來道喜的？」

「本縣有何喜事啊？」

「小老聽說西門慶之夫人胡氏在九日前孝敬了老爺二千兩白銀，託胡氏弟兄經手……」陳洪敢一見面，就提這些事？有什麼不敢，本來老爺有許多事，就是托他經手的啊。可是老爺一聽此言，大爲煩惱，怎麼？二千兩，我是一分銀兩還未看見呢。「這個……陳洪啊，不瞞你說，直到今天，還未見來。」

「什麼？還沒來，嗨嗨，如此說來，恐怕不會來了！」

「不來，我……我也不要了！」太爺可動了氣了。其實，縣太爺！即使你想要也沒有了啊！

「二生員是看得透啊！以爲武松這案情太重，決無活命之望。所以，不送銀子你也無奈其何，其實這是二生員的淺見啊。公事是千變萬化，武松案情雖重，太爺如居心成全武松，他是依然有活命之望。太爺，你就揀活的救吧！」說畢，陳洪是深深的一恭到地！

「啊，我明白了，你是來代武松辯罪了！」

「不，我是代太爺官聲着想，何以見得，太爺你是坐在衙內，怎知二生員之可惡！他們將銀子剋用了還在其次，居然還在茶坊酒肆，見人就說太爺已得他姐姐二千兩銀子……在他們是遮遮姐姐的耳目，可是，太爺啊！他們用銀子由你担罪名，如果眞的問成武松的死罪，太爺啊，反而坐實了你，是用了胡氏的銀子了……」

要死啊！史文奎氣得鬍子也翹了起來。這二個狗頭，如此可惡，用了我銀子，還要我代你倆做走狗？不能！不能！無論如何的不能！再回頭一想，唉！武松的罪名實在太重，怕的是無能爲力，救其出生天啊。

「大老爺如眞的要救武松，這詳文稍爲更改幾個字，就可以了！」

「嘿！這詳文該如何寫法？事實是屍分兩地啊，事實是武松鹵莽。身入公門而知法犯法！又何況是白日持刀殺人呢？」

「大老爺如果改爲『見奸殺奸，殺奸趕散，追奸殺奸，故而屍分兩地。又兼替兄報仇』，如此呈報上台，一定會成全武松的了！」

「可是，這明明是鬥殺的啊，並不是見奸殺奸啊！」

「奸情是眞，追奸而鬥，更近情理，當然，你我全知武松並不是見奸殺奸，就因爲這樣，二生員才敢剋用了你的銀子。否則，他倆那有這天大的胆子……」

「對，對——」想到二千兩。史文奎悶心悶肺的氣。半晌，他突然嘆了一口氣道：「依你之見，照你寫法。武松是得出生天了，可是，這死鬼西門慶在陰曹地府，也得埋怨本縣的不是了！」

「大老爺，西門慶如眞有靈，怨是該怨，不過，絕不會怨大老爺，他只會怨他的兩個舅老爺！」

「這個……呃，對，有理，有理！哈哈……」到了這個時候，陳洪是手一拱脚那麼一移，移什麼？來的時候帶來了五百兩銀子，在枱子下面呢，現在該送了，巧的這一移，五百兩已移近了史文奎，史文奎可發覺，那有不知之理。可是，他不知多少，也不明其由，但是，陳洪却已說明：「大老爺！這五百兩銀子，乃在武松變賣家產爛業，悉心孝敬大老爺的！」

大老爺眞不好意思要，可是，他明白，重甸甸的銀子，又是黑漆烏暗，叫陳洪一脚高，一脚低的再帶回去，自己也不捨得，收罷，唉，不收白不送，二千沒有，收個五百，却也不無小補——

陳洪代武松辯罪之後，史文奎次日就將公文發出，陳洪是立即派人，趕奔省上，有封信並附二百兩銀子，幹什麼？託他朋友從中照應。並將此事來龍去脈說明，二百兩銀子則是略作筆敬而已。省中文案與陳洪本有聯繫，那有不允之理，因此，隨手寫信，說明，自當遵囑辦理，那下人是馬上趕回陽穀，向陳洪稟明一切。列位看官，於此可見，老公事之所以可尊可貴，與可怕可怖處就在此。常言道，有錢能使鬼推磨，有道是：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今日，陳洪是爲救武松，他可以說是做了件極大的好事，萬一，回過頭來，這豈不是舞文弄墨，而有濫用刀筆之嫌？又何況他的城府深密。爪牙四佈，在他是吃得開，對無辜小民來說，這豈不是深可戒懼之事。

光陰迅速，果然上面回文已到，其實史文奎未看，陳洪已知其中之詳情。武松定蒙恩准，發配充軍而已！可是史文奎却不得不佩服，陳洪之眼光銳利也。當時定時審決定案，並逦知胡氏兄弟前來聽審。胡氏弟兄應時而至，在他們以為，今日之武松勢必是斬立決。相互以爲二千兩用得舒服，那裏想得到，史文奎先將隣證釋放，事實三老是無罪無過，不過爲命案牽連而已，一直住在衙門代租之客房中。說是軟禁，其實，除了不能在家過夜外，毫無其他不便。現在之釋放，表示結案而名正言順而已。其次又放了見證喬鄆，西門興是判了個管教，四轎班各打廿板。火工何九被申斥。王婆呢！唉！已死了。死好幾天了，那會死的，一入獄中，她是個主使犯應派入獄，試問老賊婆既無人緣，又無人情，人人同情武都頭，將個老王婆算活活的糟蹋死了。最後宣判：「武松！」

「大老爺！」

「你可知上台大人格外施恩，今天你是問軍罪發配河南孟州。配軍起配，本該責四十——」老爺看了看二生員，今天索性氣氣你倆「——故念路遠，格外成全，免責！」

一面叫文筆匠爲武二爺刺了字！好在堂上下全是自己伙計，因此，這個字啊，將來一治即退。然後武松回來叩謝老爺，由史文奎傳命朱凱，趙培兩名長解。陪解武松。並將武大之骨殖也發還了！

他是退捆了，二生員是呆住了，眼光光的看着武松在二長解之相陪下，走上充軍路，太陽尙未落山呢……

（完）

浪子奇行錄

情債血償（下）

馬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畢基來到醫院探望艾莉莎，並答應艾莉莎若是無處可去的話，就到他的家去，艾莉莎欣然答應，另一方面畢基得到劉福帮忙，查出艾莉莎以前是位舞小姐，這使畢基覺得艾莉莎有什麼事瞞着他，在畢基再三詢問下，艾莉莎說出因借債太多而受人控制：畢基根據一些綫索，前往一處橫街窄巷尋找黎洪，由黎洪處得知到醫院送花的人是黑鬼成，而黑鬼成正在醫院中，畢基趕忙去醫院，但遲了，鬼黑成已死去了，顯然有人殺人滅口：：：。

巴黎五號

艾莉莎吃吃地笑，笑得花枝亂顫的。

「我可以做明星了，是不？」當笑聲稍停下來時，艾莉莎就說。

「你不但可以做明星，還可以得金像獎！」畢基又好氣又好笑地動手去搔她的胺窩。

艾莉莎左閃右避，笑個不停！

床上只是方寸之地，艾莉莎根本亦避無可避，終於兩個人就像摔角似的，扭在一起！

突然「砰」的一聲，房門關上了。

床上二人的動作稍爲停頓一下，不約而同地，將視綫望向房門那邊。

門關上了。

不知道是否被風吹上的，還是被人將它拉攏的。總之是關上了。

× × ×

門外是劉福的助手們。

剛才他們也担心有事，所以尾隨着畢基入來，後來發覺艾莉莎只是胡鬧，又看見二人如此親熱，於是匆匆爲他們把房門關上了。

又再重現

他們不但把房門關上，還將別墅的大門也順手關上了。

最後，他們才開車返回市區去。

× × ×

一塲虛驚，緊接着的是一塲歡喜，床上一男一女還有什麼事情好做？

他們樂極忘形了。擁吻、狂歡……

直至最後倦極睡去。

× × ×

畢基彷彿從夢中驚醒。

如果那是一塲夢，夢境中却充滿了驚惶與甜蜜的回憶。

他伸手摸向枕邊，但那兒却巳一無所有。

他再向另一邊摸索，還是找不到他希望找到的。

於是他睜開了惺忪睡眼，再把床頭燈拉亮了。

床上只有他一個人。

「莉莎，莉莎？」他輕輕地呼喚，因爲他以爲她在洗手間之內。

但是，四周一片沉寂，半點人聲也聽

不到。除了他自己的之外。

畢基急忙翻身落床，由二樓一直叫到樓下，由屋前叫到屋後，再由裏面叫到外面去，還是聽不到艾莉莎的回音。

他感到陣陣空虛，陣陣驚惶失措，彷彿世界末日到了。

畢基從未試過這樣害怕！更驚更險的塲面，他這一生人之中也不知見過了多少，但從未像今天晚上這樣感到失望。

屋外不但沒有人，連他的車子也不見了。

步出屋外，往斜路下面張望，連劉福那班助手和他們的車子也不見了。

畢基既然巳回到別墅裏面來，劉福的助手們當然也可以走了。

畢基頹然回到屋內，拖着疲乏的身子，返回二樓臥室。

他燃點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大口。

他極力令到自己冷靜下來！然後才可以決定他自己應該怎麼樣去做。因爲暫時他還想不通，爲什麼艾莉莎會不辭而別？

他終於決定先撥一個電話到市區去。就當他再次回到床頭几的時候，看見了一些東西。

那是一張字條。

字條壓在床頭几的電話機下面。

畢基好像發現了新大陸一樣，急忙抓起那張字條細看。

燈光之下，只見字條上寫着：——

「疑是夢，夢裏眞眞。

情到濃時愛亦愍。

緣盡之時去如塵。

是愛是恨？

莫問莫問！」

毫無疑問，這是艾莉莎的筆跡。儘管沒有上下欵，畢基也明白到這是艾莉莎給他留下的。

他感到一陣惘惘然。

他還想不到應該怎樣做才好，更想不透她爲什麼突然要走。

如果她眞的要離他而去，她是該走了，她應該趁畢基未回來之前走。

也許她要見畢基最後一面，也許她早巳知道劉福的助手們正在門外監視她。

無論如何，她到底還是走了。

她雖然留下了字條，但畢基仍然無法知道她爲什麼要走。

字上能令畢基感覺得到的，只是輕輕的嘆息！却看不出眞正的原因。

畢基獃在那裏，極力回憶着。

他要回憶他今晚跟她說過一些什麼話，以及什麼事情會令到她突然之間如此傷感？

畢基終於想起了。

他曾經告訴過她：他去找過她的丈夫林哲，林哲仍然很愛她。

畢基又告訴她：林哲只是爲了她好，而且，他名下的許多財產將來都是屬於她的……

然而，就爲了「財產」問題，她似乎有了反感，她好像對錢並不重視。

她反而告訴畢基，她所須要的，只是愛！只要畢基能愛她，即使吃粥也是開心的。

畢基到此亦無話可說了，因爲她很固執。

畢基本來還想勸她以後無論跟誰在一起都好，最重要的，還是戒賭，如果以後她還繼續賭博的話，他將會很失望！

但是，轉眼之間，她巳呼呼入睡。

他不知道她有沒有聽到，總之他沒有繼續說下去了。

不久，他也倦極睡去，直至到他像噩夢一樣醒來，她巳不知所踪。

他眞想不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能是她終於回心轉意，決定回去她丈夫林哲那裏，也可能是她受不了畢基的教訓。

無論如何，畢基私心底下總有些後悔，他不該教訓她。

他應該知道一個像艾莉莎那麼任性的女子，要改造她必須給一些耐性。

那眞的有如一場夢——就像她留下的新詩所說的一樣，只是夢境太短暫了。

畢基環顧四周，再看看手上的紅汞藥水，一切都是那麼的眞實，又怎麼會是夢呢？

畢基若有所失地，呆呆的躺在床上，怔怔地瞪住天花板。

他想到當初結識艾莉莎時是那麼的富於傳奇性，二人定情後又是那麼的富於羅曼諦克，在醫院裏充滿了驚險，以及今晚回來時她竟然想辦法把畢基嚇了一跳……

看來她的確是個多姿多采的女人，她好像永遠不喜歡讓別人控制，也永不讓別人猜到結果似的。

畢基希望另一次奇蹟的出現——就像今晚黃昏時候她裝着「割脈自殺」一樣。

畢基眞的很希望那是喜劇性的發展。

於是他閉上了眼睛，希望電話响起來，也希望聽到屋外傳來汽車的馬達聲。

能見到艾莉莎回來固然好，否則聽聽她的聲音也不錯。

總之，只求她再次出現，畢基就心滿意足了。

他默默地祈禱，暗自祝福。

他眞誠地希望她不要再走上歧途，無論她回來這裏，抑或重投她丈夫的懷抱。

奇蹟果然好像就要出現了。

一陣陣汽車馬達聲，首先隱約傳來。

畢基起初還以爲只不過是自己的幻覺。但後來那陣陣馬達聲却越來越明顯。

畢基內心感到萬二分的興奮，他以爲心目中的「奇蹟」終於出現了。

他睜開眼睛時，那車子彷彿就在門外停了下來。

畢基一個翻身下了床。

他走到窗前，往下俯視，是一輛汽車的影子，絕非他的聽覺出了錯，只不過在這麼昏暗的環境底下，好像不是他那一輛汽車。

也許艾莉莎半途把他的車子撞毀了，所以改乘別人的車子回來。

也許……

畢基再也按捺不住，衝出了房門，奔下了樓梯，趕去開門。

豈料大門剛打開，畢基就整個人呆住了。

他並沒有迅速將大門關上，因爲出現在門外的人並非陌生人。

最少有些是畢基也認識的。

胡德警司，以及他的朋友劉福。此外還有三名警方人員。

「發生了什麼事？」畢基一看他們的面色表情，就知道一定有事發生。

「你大概也想像得到，我們並非爲了找蔴將搭子而來。」胡德警司一邊說着，一邊走了入來，「你自己做過的事，自己應該明白。」

畢基很少看見胡德警司的面色 麼難看。

再看看緊隨着胡德警司入來的劉福，面色也十分凝重。

畢基忍不住又問劉福：「到底出了什麼亂子？」

劉福似乎很尊重胡德警司，所以一句話也沒有說。

胡德警司道：「你去找過林哲？」

「嗯——」畢基想了想，終於也承認了：「是的。」

「你勾搭了人家的老婆，這還不够，還要殺了他。這是否太無道義？」胡德用責備的目光，盯實了畢基。

畢基怔了一怔：「你說什麼？」

劉福這時候才輕輕告訴他：「林哲死了，警方在現場找到你的指紋，而且有人證明你去找過他，所以警司要我帶他們到這兒來找你。」

胡德警司道：「你對女人未免太過認眞，其實，像你這麼英俊，有許多女人供你選擇，你又何必偏偏惹上一個有夫之婦呢。」

「感情上的事我暫時不想談，可否告訴我，林哲是什麼時候被殺？他又是怎麼樣死的？」畢基問道。

胡德警司瞪住他：「你眞的是一點兒也不知道？」

「我何必隱瞞？」畢基道，「我們相交多年，我的性格你應該知道。」

「那麼，你去找林哲幹什麼？」胡德問。

畢基道：「就是爲了艾莉莎要跟他離婚的事。」

「你去要脅他？」胡德問。

「不！我不會這麼笨。」畢基又說，「主要還是爲了一個電話——有人致電艾莉莎，叫她切勿和林哲離婚！」

「艾莉莎呢？」胡德警司轉頭望望那條梯階。

二名警探和胡德警司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登上二樓去了。

就在這刹那間，胡德警司好像又發現了一些什麼。

他叫畢基把雙手伸出來。

畢基一下子也眞的攤開了兩隻手板，上面却是染滿了紅色。

連劉福也給嚇呆了。

胡德警司面色一沉：「現在你還有什麼解釋？」

「解釋什麼？」畢基反問道，「你們一定以爲這是血。」

「不是血又是什麼？」胡德警司正待小心看畢基手上的「血」。

樓上却在這時候傳來一陣急速的呼喚聲。

「警司，請你上來看看！」一名警探大驚小怪的，彎着半截身子，由梯間叫」下來。

各人相繼登樓。

畢基自然也上去。因爲他心裏早已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果然，二名警探向胡德警司報告：床單上染滿了「鮮血」。

胡德警司和劉福都顯得十分緊張，只有畢基却是氣定神閒的。

胡德警司道：「你幹掉了她？」

畢基忍不住笑了起來：「別把我看成殺人狂好嗎？」

「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胡德警司拉長了面孔，「人命關天，你快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畢基無可奈何，惟有把艾莉莎如何「詐作自殺」的情形和經過告訴各人。

胡德警司半信半疑。他問畢基：「艾莉莎呢？」

「她不知什麼時候離去的，總之我醒來時已經不見了她。」畢基照實說了，「她開着我的汽車走的，我想，她可能出了市區吧！」

警探和劉福都仔細分析床單和畢基手掌上的「血」。

紅汞水和血很容易分辨的。前者乾涸了之後，就會起一層水銀，而且還隱隱有陣陣藥水的氣味。

後者乾涸之後，會呈瘀黑色。劉福和警探們都是這方面的專家，自然一看就可以分得出。

他們終於相信了畢基的話。

胡德道：「最毒婦人心，相信她極有可能趁着你熟睡之際，悄悄溜了出去，然後將她丈夫林哲殺死！」

畢基道：「我並非帮她，只是我覺得這種可能性也不大。」

胡德道：「也許她不想林哲阻止你們的來往，也許他們爲了離婚問題，而發生過口角，以至在糾纏中錯手殺了他。」

畢基不敢否認這種可能性。何況兇案現場的情形，他根本還未清楚。

胡德道：「現在我們先要通知全港九的巡邏警車，希望能找到你的汽車。另一方面，你最好能保持與我們警方連絡，如果有她的消息，立刻通知我們。」

畢基自然也答應了。

但是，畢基無論如何也不敢相信艾莉莎就是殺人兇手。

× × ×

林哲是在他的辦公室之內被別人殺死的。

他是被人以利刀刺殺。

警方發覺他的財物並無損失，因此，警方相信是仇殺的成份居多。

辦公室內的物件雖則稍見凌亂，但警方仍然相信是一個熟悉死者的人所爲。因爲當時寫字樓已經下班了。

如果不是熟人，死者又如何會放他入內？

警方在現場上展開了一連串的偵查，發覺許多可疑的指紋。

此外，偵探人員又在案頭的日曆上，發現了死者生前的筆跡。

那是一頁當日的日曆。

上面寫着：—

「五時正：畢基約。」

畢基的名字正是偵探人員所熟悉的，於是有人立即通知胡德警司。

胡德警司自然很了解畢基的爲人，怕只怕畢基意亂情迷。

若言殺人動機，表面上看來，也確實很似是一宗「情殺案」。

因此，胡德警司立即把劉福找來。因爲他親耳聽過畢基找過劉福，也知道畢基暫時和一個女人躲在劉福的別墅之內。

劉福是畢基的知交，更加不會相信他殺人，只想把這件事弄清楚而已。

× × ×

畢基在胡德警司等人的陪同下，親自到兇案現場看了一遍。

他不相信這是艾莉莎做的。

他並非偏袒艾莉莎，他自然有他的見解，只是他沒有對胡德警司說出來。

首先，他也希望警方盡快把艾莉莎找到。

其次，他覺得艾莉莎沒有必要來此殺死她的丈夫，因爲林哲並非值得她去殺的人。

她要離婚，林哲並未强留她。

再說，林哲會見畢基時，態度又是那麼的誠懇，他決不會令到艾莉莎生氣。

艾莉莎更加不像個兇手。最低限度畢基就有這種感覺。

艾莉莎在畢基的心目中，只是一個受了委屈的可憐女性。

無論畢基怎麼想都好，胡德警司已下令把艾莉莎找回來。

× × ×

畢基雖然沒有被警方扣留，却要答應胡德警司「隨傳隨到」。

他的車子被一輛警察巡邏車找到了。

那是一處高尚住宅區。不過，那一帶並不接近林哲的住所。

畢基於是默默地想：艾莉莎跑到這兒來，到底找誰呢？

林哲說她浪漫成性，她會不會另外還有「秘密情人」？

她這次躲起來，到底爲了逃避什麼？

畢基就憑林哲和艾莉莎的口供，他自然而然的，想到高利貸方面去。

黑社會中的高利貸，廣東人又叫他們爲「大耳窿」。他們那種「利叠利」的複利計算法，簡直就是不可理喻的。連本帶利往往在一年之間高達天文數字。

艾莉莎以前欠下他們的錢，會不會到了「無法自拔」的地步-

林哲儘管愛她，供給她金錢和物質上的享受，也似乎無法滿足她。

她會不會被黑社會中人牽着鼻子走？

畢基於是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那是艾莉莎曾經親口告訴過畢基的，就是化裝舞會那一晚，她之所以赤裸裸地成爲男仕們的「獎品」，是爲了「代夫還債」。

但後來經畢基了解，林哲似乎並未欠下什麼債項，眞正欠人家錢債的却是她自己。

艾莉莎如此這般的說謊，也是不難理解的，她本來就是個不大正經的女人，否則，又怎麼會在那種舞會中出現？

至此，畢基又想起了那天晚上舞會中許多事情來。

包括了那個槍手和一個神秘女郎。

一名突然在舞會中閃出的神秘槍手，曾企圖在混亂中殺死艾莉莎，如果不是畢基及時制止他的行動，艾莉莎可能已經死了。

他究竟是誰？爲什麼要殺死艾莉莎？

事後畢基未加追究，主要是因爲那是一次瘋狂派對。

在那種派對中，男仕們往往喝多了酒。他們亦經常做出一些不可理喻的事情來。何況當時在昏暗的環境底下，他也無法肯定那男仕手中握住的，究竟是眞槍還是假槍？

但是現在回憶起來，這件事却大有研究的價值。

此外就是曾經頻頻和畢基共舞的白衣女郎——那個渾身香味的冶艷女郎，她身上散發出的香水氣味，畢基判別得出是「巴黎五號」。

畢基是個脂粉叢中的風流浪子，一生之中接觸的女人難計其數，自然對香水也十分有研究。

他知道「巴黎五號」香水很貴，非一般女性所能購買。

本來這也不值得如此重視，既然有像艾莉莎這樣的女人，自然也有「白衣女郎」這種女人。問題却是她後來竟然會在醫院中出現。

畢基記得那天他在醫院的走廊中遇見了她，只是當時發覺得太遲了，來不及招呼她。

後來，畢基又發覺「巴黎五號」香水的氣味一直保留到艾莉莎的病房裏去。

畢基當時曾問艾莉莎剛才是否有人來探望過她？艾莉莎竟然否認了。

這件事畢基本來亦早已淡忘。但現在想起來，同樣值得研究。

爲什麼艾莉莎要否認？

那白衣女郎分明是她的朋友。她本來可以大大方方的承認。

唯一的理由就是：她不想畢基知得太多。也許她担心畢基是個「女人湯圓」，她不想畢基見了又心動，索性否認了。

假如實情眞的如此，畢基當然會原諒她。但是實情未必如此。

根據林哲生前對畢基說，艾莉莎嗜賭，經常與一些手帕交通宵達旦的打牌。那麼，那個白衣女郎說不定就是蔴將的「戰友」。

畢基胡思亂想了一陣，決定去找一個人。

那是介紹他參加當晚那次化裝舞會的人。他叫張佐治。

他是一名保險經紀，整天在街上跑，所以畢基要一下子找到他絕不容易。

首先畢基要用電話通知一個「傳呼中心」，再由「傳呼中心」知會張佐治，叫他覆電話給畢基。

即使如此麻煩，畢基仍然決定等他的電話。

× × ×

張佐治終於在電話中出現。

畢基很熟悉這種人的「興趣」和性格，所以，在電話中表示要跟他談談保險的事。

張佐治已經不止一次找過畢基，介紹

他「買保險」，但畢基總是沒有興趣。現在難得畢基自動找上門，張佐治於是立刻就答應了他的約會。

× × ×

這是九龍一個下午茶座。

茶座就設在酒店的地下，在此出現的人都是穿得十分光鮮的。

張佐治首先來了，然後才是畢基。

畢基還未坐下，已發覺張佐治頻頻和茶座中的茶客們招呼。

像張佐治這種人，認識各種各類的人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

畢基爲了吸引他，先問了一堆關於購買人壽保險的事。

張佐治很「熱心」，又搬出了以前常常在畢基面前提起的一套，什麼「儲蓄保險」啦，什麼「生命要有保障」啦……等等。

其實，這些畢基早已聽過，現在爲了達到目的，他還是要忍耐一下。

等到張佐治稍爲住了口，畢基才說：

「坦白告訴你，我並無什麼親人，我死了之後一切都完了，還要錢來幹嗎？」

畢基又狡猾地笑了笑：「其實我今天把你找出來，是爲了找一個人，如果你能替我找到她，我包保你可以接上許多大生意。」

「找一個人？」張佐治自然也領悟到畢基的花花公子性格。

他神秘地放低了聲音：「女人？」

「是的，就是半山區化裝舞會中出現過的一個女人。」畢基說。

「你對那次的舞會，仍感餘味無窮？」張佐治笑了笑。

「嗯——尤其是那個白衣女郎。」

「你還有興趣嗎？」

「我只對她感到興趣。」

「那麼——」佐治神神秘秘的，左張右望，然後壓低聲音道：「本周末又有一次集會，要不要買一張入場劵？」

畢基知道張佐治有「通天經紀」之稱，除了老本行是「保險經紀」之外，還兼任其他見不得光的經紀。例如介紹一些電視、電影的女明星，給一些出得起錢跟她們「做朋友」的人。

畢基道：「我不想參加，只想問你，認識一個曾是舞小姐，那晚也有參加化裝舞會的治艷女郎嗎？她慣用『巴黎五號』香水的。」

「我的天啊！我怎麼記得這許多，什麼五號六號，什麼巴黎倫敦？其實，像那晚你參加的色情派對，來來去去還不是同一班人麼，你又說不出她的姓名，叫我如何去找？」

畢基心裏想：也是的，無姓無名，叫他如何去找？

畢基又問：「你有沒有參加那晚的派對？」

「你以爲我不想麼？」張佐治道，「五百元一張入場劵，我才沒有資格。」

「但劵是你賣給我們的。」

「有沒有聽過賣花之人插竹葉這句話？我只不過代朋友推銷。」

「周末。是不是明天晚上的周末？」

畢基看看手表上的日曆。

「是的。」

「那麼，給我一張吧。」

張佐治立刻打開他的「百寶箱」——那個占士邦式手提箱。

畢基付出了五百元，換來了一張入場劵。

「老地方。」張佐治神神秘秘的說：「這次有幾個脫星參加，有一個大闊佬一次購了幾張，送給這些毛髮艷星的，你眞福氣了。」

畢基却志不在此。

他說：「如果你能爲我找到那個女人，我除了介紹一些大客戶給你之外，保證你有好處。」

「你這樣子叫我如何去找？」

「先去買一支『巴黎五號』香水來嗅它的香味，小瓶庄的不會花你許多錢，做生意當然要落些本錢。」畢甚笑了笑：「當你向我領功、領獎金時，你說不定一本萬利呢。」

「好吧！我儘管試一試。」

× × ×

又是一個色情的集會。

那些打扮得鬼五馬六的男男女女，到這兒來無非爲了尋求刺激。

他們借「化裝」爲名，其實每一個人都不想以眞面目示人。

畢基這一次顯得更愼重。他不但戴上了眼罩，還貼了一撮假鬚，看上去更加性感。

夜越深，人越多。

每一個男人都像猥狗一樣，到處找尋他們的「獵物」。

畢基更像一頭思春的大猥狗。

他到處嗅着，只希望嗅到那一股清幽的香水氣味——「巴黎五號」的香味。

然而一直都令畢基十分失望。因爲他的鼻管中所能嗅到的，只是陣陣的庸俗脂粉。

雖然彼此都無法看得清楚對方的眞面目，但畢基目光銳利，最少他已認出了一些「毛髮片」的「脫星」。

本來這是一個化裝舞會，每個人都不願別人認出自己的眞面目，但是，那些「脫星」却惟恐別人不知道她們是「大明星」，經常在有意無意之間，在男仕們面前賣弄風情。

畢基對她們根本就不感興趣，偏偏又給其中一名「脫星」纏住了。

「先生，我似乎在那裏見過你。」這是十分公式化的開場白。

但在畢基聽來却未免有些滑稽。因爲他當時已是另一套面目。

畢基忍不住笑起來：「是不是在荷里活？」

「哦！對了，你是奇勒基寶，尤其是那一撮鬍子，我不會不認得的。」

「天啊！我的瑪莉蓮夢露，想不到又在這裏見到你。」

畢基做了一個求愛的姿勢，引得在旁的仕女們哈哈大笑。

奇勒基寶死了，瑪莉蓮夢露亦已早作古人。他們不是演戲還是什麼？

那脫星頓感忸怩，因爲畢基實在有些令她意外地尷尬。

畢基是存心令她打「退堂鼓」的。於是他又對那「脫星」說：「聽主人說，等

會兒有小電影看，可是你做女主角？」

圍繞住他們的男男女女，又是一陣哄笑。

「脫星」好像感到自尊心受損，竟然動手要摑畢基。

幸好畢基手急眼快，事先把她的手臂捉住。

「你原來還是武打女星，眞是萬能佬倌。」畢基冷笑道，「可惜今晚老子沒有胃口，否則你有福了。」

說完用力一摔，「脫星」退倒幾步，差些兒倒跌在人叢中。

「脫星」在衆目睽睽之下，下不了台，登時破口大罵！「三字經」連珠炮發，即使男仕們也會感到難以啓齒。

畢基只是付諸一笑，便隱沒在人叢之中。

他本來不想多事，所以才會對這種潑辣女人避之則吉。

豈料他的去路突然被人攔住：「小子，乖乖的回去向你的毛髮媽媽叩個响頭道歉。」

畢基呆了一呆。

出現在他面前的，是兩個年青人，但都留了鬍子。

畢基冷然一笑：「到底她是你們之中那一個的乳娘？」

看熱鬧的人又是一陣大笑。

二名青年立刻擺開了陣勢！畢基自然也不甘示弱。

看熱鬧的人惟恐天下不亂似的，紛紛散開，以欣賞的心情等待着好戲上演。

二名年青人一聲吆喝，一齊衝上！畢基未看清來勢之前只有閃避。

但是，當他左避右閃幾次之後，已看出了對方使出的只不過是一些花拳綉腿而已。

於是他揚聲叫了起來：「音樂！放點音樂助慶吧。」

音樂果然响徹全場。

人們也在拍掌叫好不已。

音樂的作用果然甚大，有些人甚至以爲這三個人在表演——「科騷」。

畢基也眞的以「油脂」舞步配合着現場那瘋狂的音樂。

二名對手也不由自主地受到影响，在進攻中，竟然也很有「節奏」。

畢基若非勝劵在握，當然也不會表現得這麼輕鬆愉快。

二人四臂，分左右向畢基夾攻。

畢基早已看清對方的來勢，只見他揮拳踢腿，就好像正在表演歌舞一樣，兩個年青人已經被打得東仆西倒。贏得掌聲如雷。

音樂突然停止了。

人叢中閃出幾名彪形大漢！他們一聲不响，就朝住畢基包圍過來。

畢基勢成騎虎，惟有繼續與對方周旋下去。

但是，對方人多勢衆，畢基即使有三頭六臂，亦感到難以應付。

圍觀熱鬧的人担心場面無法控制時，就會殃及池魚，紛紛避之則吉。

因此秩序亦頓然爲之大亂。

畢基趁勢混入人叢之中。無奈對方得勢不饒人，各大漢苦苦追來。

畢基正感到走投無路之際，燈光突然熄滅了。

人們嘩然。

秩序亂上加亂。

黑暗中，畢基感到有人捉住了他的一條手臂，但是他沒有反抗。

因爲在此之前，他可以清楚地聽到一個人在他身邊對他說：「快跟我走！否則你會性命不保。」

那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朋友們常常取笑畢基，說他「命帶桃花」，只因爲他的生命中總是離不開女人。畢基本來也不相信，但後來却不由他不信。

事實上許多時他不去惹女人，那些女人却常常跑來惹他。

剛才的情形已是一例，現在又是另外一個明顯的例子。

他只好在黑暗之中，被那個女人拖住他走。

那女人似乎很熟悉這兒的環境，他們很快已穿出了人叢，到了一處梯間。

畢基差些兒以爲自己頭腦昏亂了，因爲憑記憶，這兒已是地下，並非二樓或三樓。

但是，那女人帶着他沿住梯階步向更下一層去。

那麼，下面應該是「地牢」了。

他根本不知道這兒有地牢。

上一次，他也參加過同一樣的集會，同樣來過這裏。

那女人小心翼翼地，一聲不响地，帶他到了梯間之後，示意他「停一停」，然後他感到她正把入口處封閉。

然後，他們又沿住梯間步下。

最後才到了一度門。

那女人開啓了門，讓畢基入去之後，又輕輕把門關上了。

畢基感到無限驚奇，因爲像這種地牢，還要重門深鎖，很容易會被窒息的。

然而，他的呼吸並未感到困難。

正由於畢基那一下深呼吸，立刻又令到他感覺到無比的興奮。

「巴黎五號」的清幽香味又出現了。

「是她！」畢基頓然感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 × ×

「得」地一聲响。

畢基以爲她開燈，但燈光並未放亮。

只是有了光綫。

所有的光綫都是由電視機反射出來的；那是一排黑白的電視傳眞螢幕。

「你可以安心休息一下了。」那女人示意畢基在一排大沙發上坐了下來。

畢基未注視電視傳眞之前，先打量這裏面的陳設。

這是一間地牢密室。

光綫儘管昏昏暗暗，總也可以令到畢基看得清楚這裏面的環境。

從那些關閉了的門竟然多達三個，而且方向不同這點看，可以忖測得到，這裏的主人不但設想周到，而且深謀遠慮。

毫無疑問，除了剛才入口之處，還有另外的出口處。

地牢之內，佈滿了地毡。

表面看來，這兒很像一個王老五的新

潮的居室，客廳與睡房混在一起。

大沙發對住一排電視傳眞螢幕，按掣就在沙發的扶手之上。

沙發前面是一張几子，那是一個小型的活動酒櫃，十分精緻。

那一排黑白電視螢幕不大，畫面只有十六吋左右而已，但却有十二個不同的畫面。

下面有另外一排較大的螢幕，但一直未見開啓。

從黑白的小螢幕看，最少有一半的畫面是靜悄悄的。

另一半「動」的畫面，正顯示出客廳中人頭湧湧的情景。

毫無疑問，這裏有如一間電視台的總控制室，不但可以看到客廳裏不同的角度，還可以偸窺二樓和三樓房間中的情形。

那是一個個紅外綫鏡頭，否則在黑暗中很難看見一切景物。

畢基在這刹那之間，感到又好氣又好笑：不是嗎，他竟然做了「明星」也不自知。

他曾經和艾莎莉在其中一間房做愛，人家却可以在這裏「觀賞」他們的「精彩演技」，他不是「明星」又是什麼？

× × ×

她伸手到沙發旁邊的扶手上一按掣，沙發立即變成一張大床。

畢基事前絕無準備，只注意那一排排螢幕中的情形。因此，他整個兒往後一倒，人也仰臥床上。

那女郎竟然主動地壓向他的身上，吻他，撫摸他。

畢基又驚又喜。

驚的是後果問題，喜的却是眼前的發現和享受。

「這裏保證安全，解衣吧！」那女郎的呼吸越來越急促。

畢基有些身不由主。

就在他解脫身上的衣服時，那女郎又伸手過去，按了另外一排機掣。

畢基感到眼前一亮，下面一排較大畫面的電視機竟然是彩色的。

都是一些床上的情景。此中有「大特寫」，有「遠鏡」，也有「近鏡」。

那女郎彷彿一名技術老練的電視編導，正在「選擇」鏡頭和調整角度。

畢基這一生人之中，什麼古靈精怪的花式也玩過了，就是從未試過面對這許多「美妙」鏡頭。

他差些兒也忘記了此行的眞正任務。

他極力令到自己的大腦神經冷靜下來，悄悄地細心視察。

由於電視機差不多全部開亮了，螢幕上的反光，令到室內光綫並不昏暗。因此，畢基也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果然是她——第一次畢基來此參加化裝舞會時認識的白衣女郎。

無論從身型，面部輪廓，都可以肯定就是這女郎。

她的反應就像螢幕上的反應，一樣熱烈。

儘管這兒有空氣調節，畢基仍然可以觸覺得到她已香汗淋漓。

「我眞喜歡你，尤其是你唇上這一子撮鬍子。」她伸手撫摸着。

但畢基極力避開她的手。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那鬍子是假的。

當她熱烈地擁吻他時，畢基已小心翼翼，這時候更加如履薄冰。

畢基忽然開聲問她：「請問你芳名貴姓？」

「問來幹什麼？」

「留個紀念。」

「逢場作戲，何必認眞？」

「那對不起，我不甘做洩慾的機器。」畢基企圖推開她。

她正進入緊張關頭，拚命擁抱着畢基不肯放手。

畢基道：「你是這裏的女主人？」

「是的。」

「那麼，還有什麼秘密？我要查你的身份，實在易如反掌。因此你也不必故作神秘。」

「並非故作神秘，而是無此必要。」

「我猜猜你的身份好嗎？」

「你可以試試看，但我敢打賭，你一定無法猜到。」

「你是個寡婦。」

「嗯——」

「你死了丈夫才不久。」

「胡說。」

「我絕非胡說八道，而是有根有據的。」畢基又說，「你開這種色情派對，只因爲你死了丈夫，找不到做愛的對手。」

「你的幻想力十分豐富。」

「我們似乎十分配合。」

「所以我才這麼喜歡你。」

「可惜過了今晚之後，我們又各散東西，如同陌路人。」

「如果你能令我盡歡，我會給你一個連絡的電話號碼。」

「嗯——光綫太亮了，你也覺得嗎？」畢基靈機一觸，「我想，把所有的電視機關了，情調可能會更佳。」

「好吧！」她似乎開始尊重她的對手，「現在我依了你，等一會兒，你就要依我。」

她果然把所有的機掣都關掉了。四周頓然變成一片漆黑。

畢基減少了心理上的威脅，心也定了許多。

正是無聲勝有聲！畢基的目標直指向下一次的約會。

× × ×

畢基一點也沒有猜錯，那地牢密室的確是四通八達的。

那女郎在心滿意足之餘，指示畢基由另一度門出去。

當畢基由另一條樓梯上去之後，才發覺那是停車的地方。

出入處是個假山。

山洞口有花草掩飾。

畢基由洞口穿出去，然後找到他自己的汽車。當時是凌晨三四點之間。

× × ×

畢基還未醒來。

突然有人把他臥室的窗簾拉開了，光綫照射着他的眼睛，令他無法張開。

「誰？」

他一邊用手遮住額頭，一邊問室內正在活動的人。

「你水浸眼眉還不知道。」是劉福的聲音。

畢基當然認識這好朋友的聲綫。

他逐漸習慣了光綫，半張着眼睛問：「什麼時候了？」

「下午一時正。」

「警方有什麼消息？」

「仍然找不到你的心上人——艾莉莎。」劉福說，「但是，你的失車之上却找到了她的指紋，證明車子是她開走的。」

「這點我早已確定了。」畢基道，「林哲呢？有人認屍嗎？」

「還沒有。聽說他沒有親人。」

「是的，看來他最親的人應該是艾莉莎。」

「但警方至今仍未找到她。」

「她遲早也會出現的。」

「你怎麼知道？她一定告訴過你什麼」劉福道，「昨天晚上整夜找不到你，你大概與她秘密約會吧？」

「不。」

「那麼，你去了那裏？」

「你眞的有興趣嗎？」

「是的。爲了你，也爲了向胡德警司交代一下，我非有興趣不可。」

「那麼，請你帮帮我的忙。」

「上次爲了帮你，借一間渡假別墅給你，結果却惹來一身麻煩。」

「這次不會有麻煩，放心吧！」畢基翻身落了床。

他燃點了一支香烟，故意讓劉福爲他焦急起來。

劉福果然催促他：「別吞吞吐吐了，到底怎麼一回事？」

「有兩件事要你去查，相信你一定有辦法。第一，半山區有間三層高的花園洋房，我要知道它的主人是誰。」

「主人是誰關你屁事麼？這個時候，難得你還有興趣置業。」

「我當然有理由，但不便太早告訴你。你要神秘爲我查。」

「查到又如何？」

「靜靜把一切資料交給我。」畢基又說，「第二，給我追查一個電話號碼之所在。」

「什麼電話號碼？」

「下午三時以後，我會告訴你辦事處的秘書小姐，你大約在三時半問問她吧。目前我還未知道那個號碼。」

「除非一切與這宗命案有關，否則，我不會再爲你利用。」

「告訴你，這兩件事不但與一宗命案有關，可能是好幾宗。你不帮我，你會後悔。」

「幾宗？」劉福呆了一呆，「我看，你又在故作驚人之語。」

「信不信由你。」

「好呀！」劉福咬咬下唇，「這是最後一次給你利用。」

畢基忍不住笑了。因爲同一句話，同樣出自劉福的口，已經不知多少次了。

劉福忍不住又問：「你昨夜到底去了何處？」

「天機不可洩漏！」

「你查到了一些什麼？」

「我沒有查過什麼。」

「但你剛才那一番話，好像你已發現了什麼大秘密似的。」

「我只是憑感覺而已。」

「就只憑你的幻想，要我爲你去賣命嗎？」

「你似乎忘記了，許多時當你和警方都毫無辦法之際，我顯得最有辦法。」畢基得意地笑了笑。

劉福無可奈何。

畢基看看腕表，道：「我有約。」

「又是女人的約會？」

「是的。」

「我們一齊出去呀！」

「不！最好你先去！」

「既然向我下逐客令，好呀！那麼，我便先走了。」

「下午三點半之前，記得與你的女秘書連絡一下。」

劉福一聲不响地走了。

× × ×

畢基早已有了那個神秘電話號碼。

那是昨夜那個白衣女郎留下給他，作爲日後連絡之用的。

既然早已寫好，爲什麼畢基又「故作神秘」，不立刻交給劉福？

畢基並非故作神秘，他只是担心劉福誤了他的大事。

因爲電話號碼萬一交到了劉福之手，他一定立即展開調查工作。

在調查工作進行中，說不定就會一再撥那一組神秘電話號碼。

所以，畢基先要賣弄一下關子，待過了這兩小時之後，再把號碼告訴劉福。

爲什麼他一定要過了兩小時？原來畢基現在就要去約那個女人。

電話接通了！

「認得我嗎？」畢基當然首先認得對方就是那白衣女郎。然後他才會這樣問。

「我心目中的白馬王子，我怎麼會不認得？」她的聲音十分性感！

「你是白馬，但我並非王子，只是騎師。」

她在那邊吃吃地笑。

「怎麼？還未睡醒？」

她發嗲地說：「令我倦極睡去的是你，把我吵醒的又是你！」

「像你這麼睡法，好容易會在夢中餓死的！」畢基說。

「有了你之後，我再也不會餓了！」

「起來呀！我們一起喝下午茶。」

「在什麼地方？」

「玻璃屋，好嗎？」

「嗯！情調可不錯。」

「那麼，三點正，我先留位。」

「我怕我認不得你。」

「留座牌上寫住畢先生的枱子就是了。我是那兒的熟客，我會靠窗。即使我先到，名牌也不拿開。」

「好極了，我準時到。」

「我最喜歡守時的女人。」

「我對時間觀念一向重視，你一定明白。」她會心地笑了。

「那麼，三點見。」

「三點，一定！」

× × ×

畢基又撥了另外一個電話號碼，那是

一個傳呼電台的。

他要找張佐治。

張佐治配上傳呼機隨處跑，自然又要等！

還好畢基梳洗完畢之後，已收到了張佐治撥回來的電話。

「我想介紹一個大廠家給你，他要爲他們工廠購保險！」

「好極了。」張佐治高興地說，「吃過了午飯沒有？」

「還沒有，正想找你請！」

「我一定請，現在出來好不好？」

「不！只是開玩笑，不必你請，也輪不到我請，大老闆請。」畢基道：「兩點正，我約了他去鐵樹大酒家的二樓。」

「好極，先多謝你。」

畢基把電話掛斷時，已是下午一時三十分了。

× × ×

張佐治未够兩點，已經到了。

畢基只有一人來。

張佐治出奇地問：「你的朋友呢？沒來嗎？」

「快要到了。」畢基故意看看腕表，「大老闆當然有大架子。」

張佐治一邊爲畢基斟茶，一邊笑問道：「昨晚玩得開心麼？」

「如果不開心，你休想我爲你介紹大生意。」畢基說着，慢慢地從口袋中取出了大叠名咭。「這些全是我的好朋友，只要我開一句聲，你的生意一定做到忙個不了。」

張佐治看看上面那些名咭的銜頭，要不是什麼大公司的總經理，就是什麼企業公司的董事長！有些更將銜頭排得密密麻麻的。

張佐治也不是第一日認識畢基，自然知道他有名氣，也認識不少大老闆。

只是，他過去他從不肯爲自己介紹生意而已。

畢基一邊喝茶，一邊說道：「這一次，我是有意思確確實實的介紹你去做幾單大交易，但是，我要先問你：我有什麼好處？」

「你肯帮忙，我當然會給你回佣，你放心好了。」張佐治道。

「我怕廉政公署干涉。」畢基笑了笑，「回佣可以免了，我只是有些事求你帮個忙。」

「別客氣！」張佐治說，「有事儘管說好了，做朋友，當然要互相帮忙，否則要朋友做什麼？」

「我託你查那個『巴黎五號』你查到了沒有？」畢基問。

「怎麼會這樣快。你昨天才提及這個人。我又不是神仙。」

「你儘管不是神仙，我却肯定你必然認識她。」

畢基一邊說，一邊把一方手帕掏了出來。「先嗅嗅這香味，再想想看！」

那是「巴黎五號」香水的氣味。

那是畢基趁住黑暗中，將這女人手帕偸了過來的。

張佐治嗅了嗅，說道：「是她，何小姐。」

「其實，我早已知道，她就是託你推銷入場券的女人。」

「嗯！那麼，你爲什麼還要我查？」

「我只想證實一下。」

「她是個寡婦。」

「是的，她剛死了丈夫才不久。」畢基其實一切只憑推想。

「不！快一年了。」

「那麼，領到了保險費沒有？」

「你怎麼知道她丈夫在我們公司購下了巨額的壽險？」

「我當然知道。」畢基道，「還有一個叫林哲的人，你可認識他？」

「也是我的客戶。」

「同樣也購了壽險，是不？」

「是的。」

「那麼，我想舊事美提，如果我也買一份，萬一被人殺死，如何賠法？」

「自然死亡，買十萬賠十萬，意外死亡則加倍賠償。」

「何謂意外死亡？」

「例如被車撞死，或者是被人謀殺等等。」

「那麼，何小姐的丈夫，是怎樣死的呢？」

張佐治「嗯」了一聲，欲言又止！

「被人謀殺？」

「不！」張佐治放低了聲音：「馬上風！」

「死在女人的懷抱中？」

張佐治神秘地笑了：「如果你眞的也認識何小姐的話，我勸你還是小心點，朋友。」

畢基又出示了那一叠咭片：「這裏有七張名咭，每一張我都簽上了我的名字，你只要依照上面印好的電話連絡，包你有生意。」

「謝謝你——」張佐治伸手過來。

「等一等！」畢基把手縮了回來，「我一問，你一答，每個問題獎一張，但一定要答到令我滿意才有得獎。」

「那麼我剛才應該先得一張了呀。」

畢基也很大方：「好吧，就先給你一張。」

張佐治看看，上面印的是一間工廠，名咭上的主人是老闆。

畢基道：「這是新廠，明天星期一，你可以先去找他。」

張佐治高興極了，他曉得畢基的個性，不易出面介紹；只要他肯出面，對方一定給回他幾分薄面的。

畢基又問：「何小姐的丈夫，叫什麼名字？」

「金家銘。」

張佐治伸出手來，畢基又遞了另一張名咭給他。名咭後面有畢基的簽名。其他所有咭片都有他的簽名。

張佐治高興得難以形容。

「他購了多少保險？」

「一百萬美元。」

畢基給張佐治第三張咭片。

「那麼，這位何小姐是否唯一的受益人呢？」

「是的。」張佐治再獲得了第四張名咭。

「收了錢麼？」

「公司方面的調查快要完成了。相信

錢也快要到手。」

畢基給他第五張咭片。

「林哲呢？」

「他只購了幾十萬美金，詳細數目我要回去查查看。」

「你只答中了這問題的一半。」畢基遞出了第六張咭片，「但我仍然給你『補』的機會。」畢基笑了笑，又問：「林哲死後，他的保險費直接受益人是誰？」

「他的妻子。」

張佐治取得了第六張咭片之後，仍對最後一張咭片目灼灼。

畢基道：「他的妻子是否艾莉莎？」

「是的。」

畢基依足諾言，把全部咭片都給了張佐治。

張佐治喜極忘形。他又問：「你剛才不是約了一個人嗎？」

「不！我只想吸引你出來。」畢基笑了笑，「不過，如果你做成這七個人的生意，保額相信也必然超過千萬以上。」

「謝謝你。」

「別客氣。」畢基又笑道：「我還有一個問題，可惜我已沒有了咭片。」

「別斤斤計較，我們是朋友啊！」

「你的意思是——』

「以下的問題是免費的——送給你。哈哈……」張佐治笑了。

「那麼，請你告訴我，何小姐現在的住址，可以嗎？」

「當然可以。」

張佐治打開手提箱，取出了紙筆。

忽然他又問：「你準備找她？」

「是的，你也知道我喜歡各式各樣的女人。」畢基笑了笑。

「你千萬不要提及我，否則人家會怪我的。明白嗎？」

「我當然明白，你放心呀，我不會害你的。」畢基道。

張佐治於是把何美美的電話號碼和地址都寫給畢基。

畢基又問：「林哲的遺孀，有沒有跟你們取得連絡？」

「還沒有這麼快。但肯定會！」

「你怎麼可以肯定？」

「因爲林哲也沒有親人，他妻子是唯一的受益人。」

「如果有她的消息，記得通知我。」

張佐治恍然大悟地笑了笑：「你原來想掏古井。」

畢基沒有答他，只是輕輕一笑。

× × ×

三點了。

玻璃屋咖啡座的茶客並不擠。

可能時間還早，也可能這兒是價錢越來越貴的緣故。

一個三十歲左右的艷婦，走了進來之後，四處張望。

侍者走過來招呼她：「一個人嗎？小姐。」

「不！」她的視綫朝露台一排座位掃了一遍：「畢先生留了座，是嗎？」

「是的，畢先生留座，就在那邊，請過去！」

侍者很有禮貌。

玻璃屋咖啡座的設計，是名符其實的。由天花板以至向街的一列牆壁，分別用透明的綠色和茶色的玻璃構成。

因此，坐近露台那邊，可以透視街上的情景。而街上的行人，却無法窺見這裏面的情形。

那女人坐下之後，要了一杯混酒的咖啡。

她一邊吸着香烟，一邊望向街上。

她希望看得出誰是她今天要約的那一個男仕。

但是，她看了好一會兒，直至吸完了那支烟，還是失望。

咖啡來了。

她呷了一口，又含上了另一支烟。

她正要扳燃着打火機，一隻手已伸了過來。

她以爲是侍者爲她點烟，但後來定神一看，竟然是個陌生人。

她怔了一怔。

「對不起，要你等得太久了。」來者並非別人，正是畢基。

「你是誰？」

她打量着畢基，因爲畢基唇上沒有了那小撮的鬍子。

「你心目中的白馬王子。」畢基毫不客氣，就在她對面坐了下來。

「你可能弄錯了。先生。」

「不！你是何美美小姐，我怎會弄錯？」畢基慢條斯理地，把一支香烟燃着。

侍者過來，畢基要了一杯啤酒。

何美美怔了怔：「你如何知道我的名字？」

畢基把一條女人手帕掏了出來，放在鼻端上一掠。

然後輕佻地笑了笑：「這是昨夜我們定情之物，有了它，你何必再懷疑？」

「但是——」她指指唇上的部位。

畢基笑道：「你忘記了嗎？那只不過是一個化裝舞會。」

「原來你化了裝。」何美美笑了笑，「算我有眼不識泰山，畢基先生。」

「你果然厲害，居然也認識了我。」

「我不是傻瓜，昨夜上不過意亂情迷而已。」何美美呷了一口咖啡。

「你的朋友呢？」

「誰？」

「林太太，或者是稱她艾小姐也是一樣。」

「我怎麼知道？」

「金夫人，你知道的，你一定知道，因爲我早已看出了你們是同一夥。」

「你這是什麼意思？」

「帶我找到了艾莉莎之後，我自會告訴你。」畢基又說，「其實，你尊重我，你總有好處。否則我們可能兩敗俱傷。」

「畢先生，你眞了不起！」何美美把最後一口咖啡喝光。

畢基却盯着她笑。

× × ×

畢基坐在何美美的身邊。

這是何美美的車子。

何美美已答允帶他去找艾莉莎。

畢基似乎很信任她，也好像急於要見艾莉莎似的。

車子開入一處高尚住宅區。

畢基更加相信何美美，因爲：第一，

畢基那輛被艾莉莎開去的車子，就是在這裏附近的街道上被找到的。

第二，畢基從張佐治手中取得的一個地址——何美美的住所，就是這裏。

第三，較早時，畢基已悄悄地開了車，到附近視察過環境。

那時只是二時四十五分左右。

畢基甚至親眼見何美美由這兒一幢花園洋房開車出來。

於是畢基也匆匆開車抄捷徑，趕到玻璃屋去「赴約」！

基於上述幾個原因，畢基更相信艾莉莎也在這屋子裏。

車子開入一幢兩層高的花園洋房。

這兒雖然沒有半山那幢三層高的花園洋房那麼大，但環境也不差。

何美美一邊把車子停好，一邊問畢基：「你找莉莎幹嗎？」

「我十分掛念她。」畢基往外張望，看見一名女傭在裏面出來。

何美美落了車。

畢基也由另一邊出來，這兒很靜。

女傭迎着何果美走過來，並未招呼畢基。

「阿好，有什麼事嗎？」何美美彷彿想到一定有事發生。

女傭附耳不知跟她的女主人說了一些什麼。

從何美美的表情看，她似乎很高興。

她對女傭道：「你上樓把艾小姐請下來，就說有位畢先生找她！」

女傭應聲進入屋內。

就在這刹那間，畢基彷彿見到一個人影在二樓窗前一閃。

他還來不及看清楚那人是誰，甚至是男是女也未分得出，那人影已消失了。

何美美很客氣的，把畢基招呼進屋內去！

× ×

女傭給畢基奉上香茶。

畢基一口也不敢喝，他知道這兒是危機四伏的地方，若非爲了急於要找到艾莉莎，他也不會親自找到這兒來。

不過，就算畢基再小心也沒有用。因爲這兒是人家的地方。

梯間響起一陣步聲。

樓上有人落來。

畢基急忙站了起來，把注意力集中到梯間那邊去。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一把利刀不知從何處伸出，迅速抵住了畢基的太陽穴。

「乖乖的，不要動！」一個男子在他背後出現，他的腦袋感到一陣陣冰冷。

畢基果然不敢動。

上面有兩個人落來，一男一女。

女的正是艾莉莎，她走在前面。

男的是「飛仔洪」——黎洪。

黎洪用利刀要脅住容顏憔悴的艾莉莎。最後來到畢基和何美美的面前。

畢基笑道：「你們眞會演戲。」

「這不是演戲，是你們最後見面的時刻。」何美美說道，「你們這兩個大傻瓜，死了入地府，閻王也不會發給你們通行證。」

畢基仍然在笑：「你以爲你又很聰明嗎？」

「最少我比你聰明。如果我是你，我才不會送上門來。」何美美說。

「莉莎。」畢基望向了另一邊，並不理會用刀要脅着他的人，「你不但寫得一手不錯的新詩，還會演戲。」

「嗯——」艾莉莎竟然流着眼淚，「我不知應該向你怎樣解釋才好。」

「容易了。」畢基道，「只要你承認兩件事，就是：第一，你是何美美的同黨。第二，你與林哲結婚，目的志在騙取一筆可觀的保險費。這不就够了嗎？」

「嗯……」艾莉莎似乎只會流淚，却說不出半句話。

站在一旁的何美美却道：「你不必理會他，他快要死了。」

畢基笑道：「你也快要完了，我只担心你那些保險費領不到手，已落入警方之手。」

「你死到臨頭還這麼咀硬？」何美美很生氣地說：「你應該想像得到：目前這情形，我決不會放走你們。」

「我並非咀硬，只是覺得你太過自作聰明：第一，你這種方式很易露出馬脚，因爲保險公司往往要查上一年半載。」畢基又說：「第二，我替你們担心，在調查期間，死者的親屬紛紛出現，爭取遺產承受權。」

何美美笑道：「多謝你的關心，你以爲個個像你這麼多情麼？我們選擇對象之前，也經過一番調查的，所以，金家銘和林哲，都肯定沒有任何親人，否則，我們又怎麼肯和他們註册結婚，正式成爲他們的合法妻子？」

「當你們與他們結了婚之後，就千方百計的，處心積慮地，用盡種種方法，刺激他們的色慾，務求令他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不？」畢基問。

「正是如此。畢基先生，你眞聰明。」何美美又說，「現在你總明白了我們開色情舞會的目的了？」

「不！我還不大明白。」

「在你死前，你可以發問。」

「例如說，艾莉莎爲什麼要作賤自己呢？」

「坦白說，我們縱慾的結果，也有多少害苦了自己，所以，我們往往爲了滿足自己的慾望，只好把你們這班傻瓜引誘！」何美美又說，「本來艾莉莎想利用你去刺激她丈夫。因爲她也太蠢，她無法學我一樣，令到她丈夫也死在床上，只好改用另一種方法，物色一個好槍法的男人。」

「於是你們就想出了色情活靶子的成人遊戲。是不？」畢基笑了笑，「那我明白了，企圖開槍射殺艾莉莎的『刺客』，自然又是一個假局。」

何美美點點頭。「不錯，我們的目的，要你覺得艾莉莎既可憐，又值得同情，然後因愛生憐，遷怒於她的丈夫。最後，艾莉莎應該是慫恿你去殺死她的丈夫。只可惜……」

「可惜艾莉莎沒有依原來計劃去做，我也不甘受利用。」畢基道。

「我並不打算利用你變成情殺案的兇手。」

艾莉莎飲泣着說：「因爲我發覺我在不知不覺中愛上了你。可惜你到今爲止，仍然不信！」

畢基問：「那你爲什道麼要離去？」

「美美派人通知我，如果我再不依她的話，她就派人去殺林哲，然後嫁禍於我和你。」艾莉莎道：「我怕害了你，只有離開你，希望與美美取得協議。想不到，她却翻了臉！」

「太蠢了！」何美美破口大罵，「我們多辛苦才佈成一個如此完美的局，只要按步去完成，大筆財產便可手到拿來。怎麼可以功虧一簣？」

艾莉莎道：「我已答允過你，只求你放過我們，我願意補償你的損失……」

「你這笨蛋！」何美美生氣地說，「我有了錢，決不稀罕你的，但整個計劃是互有關連的，萬一你出了事，也就等於我失敗。我一定會被你間接影响，因爲調查仍在進行。」

畢基對艾莉莎道：「你太天眞，其實你早對我說得明白一些，我有更好的方法對付她！你何必自作自爲？」

「我只是不想害你。」艾莉莎哽咽流淚道。

「把他們推過一旁！小心監視。」何美美命令着那兩個持刀的男子。「我要先撥個電話，然後決定如何處决他們。」

畢基和艾莉莎在利刀要脅下，被人推過一旁。

何美美獨自去打電話。

電話是撥到保險公司去的。

原來剛才那女傭與她耳語，就是保險公司不久之前有電話找她。要她立即回電話。

何美美講了幾句，便喜形於色！

畢基離遠看見，也就猜得到，一定是保險公司的「調查程序」巳告完成了。否則她不會喜不自勝！

果然，保險公司通知她立即去簽字，辦理應辦的手續！

艾莉莎不斷向畢基打眼色！

畢基無法理解她的心事。

何美美把電話掛上了。

艾莉莎再也沒法忍耐。

「畢基，動手啊！否則你永遠也沒機會了！」艾莉莎發了狂似的，突然發難。

畢基終於也明白了她的意思，原來她巳洞悉了何美美的企圖。

她知道何美美爲了她自己的計劃不受影响，必然會殺死他們二人。

於是艾莉莎拚命地用雙手捉住身邊黎洪的一隻手。

黎洪那隻右手正握住一把刀，給艾莉莎出其不意地一咬，痛得他殺豬般狂叫起來。

另一名站在畢基身邊的男子，立刻就想衝過去協助。

畢基眼明手快，一脚踢向他的腰部，令到他身不由自主地跌了出去！

畢基正待衝過去。

因爲艾莉莎和黎洪二人正糾纏在一起，他担心黎洪會傷害莉莎！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有人吆喝一聲！

「不要動手！再動我開槍！」

那邊握住一支手槍的，正是何美美。

畢基看得出，那是一支實彈手槍！

他剛擧起雙手。

「砰」的一聲！

槍聲响過，倒地的却是艾莉莎！

艾莉莎手上正執住一把刀——那是她剛從黎洪手中奪得的利刀。

她企圖把利刀飛擲出去，以免功虧一簣，但却遲了半步！

何美美先發制人，先殺了她！

畢基看得冒了火，他正待有所行動時，「砰」的又是一聲槍响！

畢基以爲這一槍終於輪到自己了。但是，他並未倒下去！

當他再看清楚時，何美美手中的槍却飛墮地上。

外面湧了一隊人入來。

爲首二人正是胡德警司和劉福。

畢基還來不及埋怨劉福，因爲他實在來遲了一步！

畢基匆匆撲過去，把倒在地上的艾莉莎抱了起來。艾莉莎胸部中槍！

胡德警司指揮警方人員召來十字車！

一批警方人員迅速採取行動，控制了現場。

何美美的手部也受了槍傷，是胡警司看見勢色不對，及時制止她發射第二槍的，否則，畢基早巳非死即傷。

何美美雙手雖然受了傷，警探還是替她加上了一副手鐐。

× × ×

艾莉莎在畢基的懷抱中流淚！

雖然她流淚，却彷彿在對畢基含笑盈盈：「也好，我總算能死在你懷抱中。」

「你太任性，你不該聽何美美那女魔頭的擺佈。」畢基難過地說。

「一失足成千古恨，誰叫上帝安排我先認識她，最後才認識你？」艾莉莎嘆了一口氣，「過去我的行業太腐化了，我們的錢來得太容易，所以也去得更易。

「我花慣了錢，漸漸變成不足開支，於是再加上賭輸的，數目可觀，迫住向何美美想辦法。

「辦法她是有的，但是，却附帶了許多條件，我要受她的擺佈！

「我一直希望結識一個眞眞正正能帮助我的人。我終於想到了……」

這是救傷車！

救傷車正在開往醫院的途中。

胡警司的助手，沿途錄音，一邊錄下傷者艾莉莎的每一句話。

畢基一邊讓救傷人員爲她止血，但却無法阻止她說話。

艾莉莎明知傷勢十分重，她輕輕地笑了！流着眼淚的笑，雖然免强，也有三分眞誠，看得在旁的人都心酸了。

她終於不再說話！她死了！

她死在畢基的懷抱中。

她在含笑中閉上了雙眼。

畢基忍不住也滴下了眼淚。

他俯吻着她！

他希望她感覺得到這最後的愛意。雖然她巳默默地閉上了眼睛。

「莉莎，安息呀！天主會原諒你！」

畢基哽咽着，在她耳邊輕輕地說。

艾莉莎不會回答他，無論他在她耳畔再說盡千言萬語。

他希望她死後能上天堂！

因此，他又爲她默默祈禱……（完）

精選俠情中篇故事

雲海雙英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奔上天姥山

新雨後的天姥山，松間照明月，石上流清泉。

當月上中天的時候，一座高峯峯脚的流溪下游，有條人影，凌波飛渡，到了峯脚，像一朵雲般地冉冉上升！

假如眞是一朵雲，則這朵雲的上昇速度，並不太快，總過了頓飯光陰，才到達高峯腰際。

峯腰怪石嵯峨，山勢極陡，這人影一聲清嘯，突展神奇身法，躍起四丈來高，伸手撈住絕壁之間的倒垂籐蔓！

雙手倒援十來把後，這人影業已立足在一塊長有兩株奇形矮松，人跡難到的突石之上！

這人影對四周景物，略一顧盼，喃喃自語說：「我終於前來踐約了，但願能够一雪三年之恥！」

初出語時，神情沉鬱，說到末後，却變得豪氣干雲！

一陣風來，雲開月朗，中秋團團月的聖潔光輝，照清了這條人影的身材容貌，他是位西挺瀟洒，年才二十四五的白衣書生。

峯腰怪石嵯峨，山勢極陡，這人影一聲清嘯，突展神奇身法，躍起四丈來高，伸手千住絕壁之間的倒垂籐蔓！

白衣書生仰頭望月，略計天時，俊目雙張，神光電射地，又復引吭長嘯！

嘯聲清亮高亢，歷久不絕，但等四山回響，漸漸消失以後，却仍然是一片沉寂，毫無異狀！

急赴銷魂約

白衣書生劍眉雙挑，愕然說道：「對方何等人物，怎會失……」

怎會失約的「約」字尚未出口，烏雲蔽月，天地一暗，隨即電光閃閃，雷聲隆隆！

就在電閃雷鳴以下，揷天絕壁，轟然中開，在白衣少年身右八尺之處，突地現出一個黑黝黝洞穴！

白衣書生略吃一驚，眉宇間的疑惑之色頓除，帶着滿面傲然淡笑，微閃身形，竄進黑洞！

由明入暗，自然難免有點伸手不見五指之感，但白衣書生略一凝神，捫壁緩行，經過了兩重轉折，却已瞥見前面有五色光華，微微閃爍！

人到近前，方知洞頂倒垂無數鐘乳，而鐘乳之間，又有不少與外相通的小小玲瓏孔穴！

月光透孔而入，再經鐘乳加以反射，遂形成光怪陸離的五顏六色！

走完這個黑洞，出口處是一片小小山谷！

迎面的石壁上，鐫着兩行字跡，寫的是：「君誠信人，恕我因事失迎，壁間鑿有三洞，請自行量力而入！」

白衣書生搖頭冷笑，略一揚目，果見陡立如削，光滑如鏡的石壁上，在離地三丈來高，四丈來高，及五丈來高之處，各自鑿有一個洞穴。

白衣書生自恃絕頂輕功，一式「潛龍騰壑」，轉化「紫燕穿簾」，便即向那離地足有五丈三四，最高的一個洞穴之中竄進！

洞口僅可容身，洞內則漆黑一片，白衣書生略運神功，舉手微揮，從自己所發空氣的迴旋排蕩之中，覺出此洞異常寬大，但却並不深邃！

白衣書生試出了洞勢，他剛一舉步之間，忽然聞得洞中大起異聲，如龍吟，如熊咆，如狼嗥，如虎嘯，如蛇虫嚙屍，又如山鬼夜哭！

初聞之下，白衣書生不禁微吃一驚，但隨即依舊傲然舉步，心中暗忖任憑對方埋伏下刀山劍樹，猛虎毒蛇，自己也甘歷千艱，必踐此約！

正在忖間，那洞內忽然大放光明，光源來自洞頂，是以一粒奇大夜明珠，嵌鑲石中，適才不知是用何物遮蔽，使之不露光華，如今，也不知是如何把遮蔽之物取去？

黑暗既除，那令人魂搖心悸的各種異聲，也隨之寂然而止！

周圍死寂之中，白衣書生看清楚自己身立所在，不應該稱爲石洞，却是一間石室！

石室極爲寬敞，四壁光滑如鏡，彫刻着不少武功招式的人像圖解，右壁有張石榻，榻頭掛了一柄古劍，榻旁長方石桌以上，則放着一張焦尾七弦琴，及一具奇異書匣！

書匣是用通體晶瑩的整塊冷玉所彫成的，隱隱約約地可見匣子之中盛有三卷小書！

白衣書生緩步走到石桌之前，目光微瞥，不由心頭一陣騰騰亂跳！

原來晶匣之中，正是武林人物夢寐難求的三卷「無爲眞經」，也是他仗以自詡「三陽神功」的大大尅星！

這等異寶當前，周圍又毫無人跡，白衣書生忍不住伸手欲取！

但是，手指尚未觸及玉匣，便立即惴然縮回，一身冷汗地，暗自責道：「我『離垢書生』司馬彥，是磊落丈夫，三年前，即在武林中獲有『堂堂君子，巍巍出塵』之譽！怎可見利忘義地，妄取他人之物？何況今夜是爲踐約而來，此書主人亦即與我訂約之人，難道我在指望湔雪前恥的三年以後，還要自取其辱，再受他二度訕笑？」

義利一明，天君自朗「離垢書生」司馬彥方瞥見「無爲眞經」的晶匣之下，壓有一角紙條！

抽出紙條，祇見上面寫着：「君誠能人，竟入此室，特贈古劍一柄，並請更進一步！」

字學羲之，秀勁無比，顯然這個石室的主人，除了善於武技之外，並頗精於文墨！

司馬彥見字以後，不覺微愕，暗忖這石室四壁渾然，別無洞空，却教自己如何「更進一步」？

惑然莫解之下，祇得走到石榻頭前，遵照紙條所示，伸手取下對方贈送自己的那柄古劍！

誰知劍才入手，便覺脚下一空，又復墜入無邊暗影以內！

司馬彥微凝眞氣，一手持劍，另一手護住胸前，拿定了主意，給它來個見怪不怪！

他足下所立，是根可以上升的圓形石柱，等到石柱不再下降之時，驀然一震，向右一搖，司馬彥順勢飄身，進入了另一石室以內！

方才那座石洞，應該是間石室，如今這間石室，却應該是座石洞！

因爲石室是圓頂，頗爲深邃轉折，足下並係泥土！

前面微見天光，也傳來一種彷彿正在痛苦呻吟的低低獸嘯！

「離垢書生」司馬彥滿腹好奇，連新獲古劍都顧不得拔出觀看地，便自飄身往洞勢轉折之處趕去！

眼前所呈現的，是一副奇詭無比的局面！

一隻在浙江一帶，從來罕見的金毛猩猩，被人用鍊條倒吊洞頂，肩上釘着兩枚猙獰萬分的死人頭骨！

那兩枚死人頭骨，血肉淋漓，尚未腐盡，看去比白骨骷髏，更爲可怖！

四排利齒，深深嚙入金毛猩猩雙肩，遂使那隻罕見異獸，不時自喉間迸出一種痛苦的呻吟聲息！

聽得司馬彥的足聲以後，那隻金毛猩猩竟勉强掙扎地，昂起頭來，投過了一瞥乞憐眼色！

司馬彥目光注處，見金毛猩猩的頸項之間，竟懸有一塊竹簡！

遂閃身近前，取下一看，簡上字跡，雖係以銳物刻劃，異於筆墨所書，但是，仍可看出法宗「蘭亭」正是自己的對頭筆跡！

這些字寫的是：「堂堂君子，巍巍出羣，不欺暗室，不取奇珍！猩猩受刑，罪係天譴，救之是禍，愼莫行仁！」

司馬彥劍眉微蹙，暗忖根據沿途所見無不應驗的對頭留言，則自己若救猩猩，可能眞有奇禍？

心中動念，目光却又與那金毛猩猩的乞憐眼色相觸！

人獸之間的目光再觸，「離垢書生」司馬彥的胸中，立即自然而然地，充滿了一片惻忍之心！

這惻忍之心一起，司馬彥那裏還顧慮甚麼「救之有禍」？內勁暗凝，便向倒吊猩猩的鎖鍊，一掌拂去！

誰知這一拂之下，猩猩慘呼連聲，身形隨着司馬彥的掌勢蕩開，那條鎖鍊竟未被他的內勁拂斷！

司馬彥又驚又愧地，細一注目，方看出那條倒吊猩猩的鎖鍊，非金非鐵，竟是堅靱無比的「鐵綫蛇筋」所製！

離垢書生見聞頗博，知道除了「崑崙」絕頂特產的「帝王草」以外，祇有自己所擅的「三陽神功」，方能把這「鐵綫蛇筋」煉化！

這時他的心靈深處，隱隱約約，似有似無地，響起了兩種聲音！

第一種聲音，便是適才所閱竹簡留書上的「……猩猩受刑，罪係天譴，救之有禍，愼莫行仁！」

第二種聲音，則是流傳武林，專門讚

譽「離垢書生」司馬彥的「三陽神功，蓋世無匹，堂堂君子，巍巍出塵」等四句歌謠！

這兩種聲音，起初是在司馬彥的心頭共鳴，但刹那之間，第一種聲音便被第二種聲音驅除得泯然無跡！

司馬彥滿面神光，哂然一笑地，自語說道：「禍福無門，唯人自招，飛災何懼？猩猩何辜？」

一面喃喃自語一面暗凝生平絕學「三陽神功」，雙掌合處，接連幾搓，便把那條「鐵綫蛇筋」，生生搓斷，並順手拍碎了釘在猩猩雙肩的兩枚死人頭骨！

那隻金毛猩猩得脫束縛以後，立即歡嘯連聲，跪在「離垢書生」司馬彥的面前，向他膜拜不已！

司馬彥藹然微笑，向猩猩擺手示意，一面心中充滿戒懼，準備應付任何突變，一面緩步從容地走往洞深之處！

再經兩個轉折，便到了洞口，但是，除了身後不時地傳來那隻金毛猩猩的歡嘯以外，毫無異狀發生，平靜得宛如一泓死水！

司馬彥心中雪亮，知道對頭的這番佈置，大概是在試驗自己惻忍之心？

洞口被一塊巨石封住，漏有尺許隙縫，爲這幽森古洞，略透星月之光！

司馬彥神功凝處，一足飛起，那巨石便告轟然倒下！

外面早已雲破月來，清光大朗，在蟬魄流輝，分外清明的中秋月色之下，看到巨石上，又復鐫有字跡！

字跡如前，清秀挺拔，鐵畫銀鈎！寫的是：「君誠仁人，仁可昧智，前有花陣，不妨一試！」

司馬彥看完以後，全身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心中驚悸不已！

他驚悸之故，並由於「仁可昧智」一語，而是石上字跡過於模糊，已爲青苔所侵！

司馬彥本來認爲自己踐約入洞以後，對方必在暗中，倚仗這極爲特殊的地理環境，操縱一切！

但如今見了石上字跡，已長青苔之後，方知對方是以一步步的精密推斷，預先料出自己的一切行動！

司馬彥萬分驚悸之下，不由對這尙未與自己正式見過面的對頭人，格外產生了一種發自內心的敬佩之意！

木然半响，驅散了心頭訝異，鼻中却又聞見了陣陣幽香！

司馬彥抬頭展目，瞿然失驚，面前竟是一片四壁插天的谷形草原！

循着陣陣飄來桂子天香，瞥見草原上種有數百株奇古巨大桂樹！

司馬彥尙未走到林口，便看出這座疏疏落落桂林，居然還是按着日月星辰的璇璣妙理佈置！

對於奇門生尅，陰陽變化一道，司馬彥向頗自詡，遂毫不遲疑地，飄動儒衫，進入這幽香醉人的桂林陣法以內！

司馬彥文武兼資，雅人深致，一面按着「三循四避，七折周迴」的天璇妙理，緩步前行，一面逸興遄飛地，隨口吟道：「綠裊枝蔽玉，黃飄粟綻金，天香行處滿，月窟望中深……」

一面緩步微吟一面抬頭望月，終於漸漸覺得桂花有色，星月無輝，而進入一種渾然忘我之境！

司馬彥無我無物，無思無慮的緩步前行，竟自然而然地，忘記了「三循四避，七折周迴」的天璇妙理！

這一來，眼前一花，不見去路，更不見來處地，便告陷身千鍾金粟，萬斛天香以內！

他懵懵懂懂地，不知在花樹之間，周迴了多少路程，彷彿這片桂林，居然無邊無際。

直等他在一株千年老樹以下，惑然止步，一輪明月，正照當頭，方自靈台之中，略生警覺！

他本是奇門生尅的大大行家，警覺一起，慧念立生，把面前花樹，細一觀察，便在白衣飄拂，面含微笑之下，走出了桂林花陣！

面前一片湖水，湖不很大，但湖心却有小島，島上幽篁叢中，燈光隱約！

司馬彥劍眉軒處，提聚了內家眞氣踏波緩步，走向湖心！

這時，對方似已不再賣弄玄虛，湖面水波，及島上竹林，都是純任自然，未加絲毫人工佈置！

叢竹之中，是一片空地，栽着不少經秋盛開的奇花異卉，並建有一幢潔淨的茅屋！

司馬彥俊臉以上，浮現了一絲自嘲微笑，暗忖：「我三載苦學，竟成了赶考士人一般，鄉試、會試，均已僥倖通過，如今已到登堂入室的殿試面君之際！」

司馬彥一面啞然失笑，一面緩步走過花圃，到了茅屋之前，舉手輕叩！

手方及門，門便自啓，司馬彥遂朗聲報出姓名，求見主人，以踐三年之約！

茅屋中寂然如死，久無回音，司馬彥祇得不請自入地，走進室內！

室中玳瑁裝書，珊瑚架筆，瑯環古翠，翰墨奇香，佈置雖頗高雅脫俗，但却令人覺得略有閨閣氣氛！

於是，深銘在司馬彥心頭的記憶，遂又浮現在他的眼前——

三年前的一個黎明，司馬彥爲了維護江湖正義，在安徽「小孤山」上，獨殲窮凶極惡，罪行擢髮難數的「皖北十三狠」，並重創了「黃山四虎」司馬彥因「黃山四虎」出道未久，雖與「皖北十三狠」同流合汚，但惡跡尙甚著，遂想本與人爲善之心，將其訓斥一頓，便即放走！

誰知他正滔滔不絕，向「黃山四虎」曉以大義之際，身後樹梢，却有人出聲冷笑！

司馬彥聞聲驚顧，祇見一條電掣人影，遁往江邊！

司馬彥當時年少氣盛，豪情百丈，自然隨尾疾追，但追到江邊，人影早渺，所見到的，祇是不知淘盡多少英雄的東流江水！

三年前，司馬彥便自詡輕功絕世，居然把人追失了，弱了一籌，那得不愧慚萬分？

悵然若失以下，目光一掃江邊，發現礁石之上，留有字跡！

留字語氣，極爲狂傲，竟譏稱司馬彥

此時功力過弱，不屑與較，可在苦練三年以後，再於中秋之夜，到「天姥山削成崖」腰，一分勝負！

司馬彥看完留字，一陣仰天狂笑，果然費了旦夕不懈的三年光陰，把自己的「三陽神功」，煉到了爐火純青地步！

三年一滿，身與心馳趕到了此間來赴約！

往事如烟，電逝心頭，司馬彥從記憶中回復到現實境界以內！

他目注含閨閣氣氛的室中陳設，不由大吃一驚，暗忖莫非這激使自己絕跡江湖三年埋頭苦學的茅屋主人，竟是一位巾幗奇女？

司馬彥微抑心頭的疑惑悃悵，緩步走到書桌之前，忽然瞥見桌上的鎭紙玉尺以下，壓着一封書信。

移開鎭紙玉尺，信封上赫然寫着：「留交『離垢書生』司馬彥！」

司馬彥見字，心中又不免淆惑萬分，暗忖這「留交」一語，是何意義？難道這茅屋主人，業已離此他去？

一面蹙眉思索，一面拆開信封，祇見淡絳色的「薛濤箋」上，寫着密密痲痲，但端正異常，宛如美女簪花般的「靈飛經」體小字。

這封書信，寫得好纏綿，好悱惻，幾乎把位一向多情的「離垢書生」司馬彥看得呆了！

信上寫的是：「你能見到這封信，應該是位智仁勇兼備的蓋世英雄，我在欽佩之餘，深表遺憾！

遺憾的是來人是你，不是他！但你若竟是他時，我却將更爲遺憾！

五年前，我和他在此合籍雙修，共修武林妙訣，方期神仙歲月，自在逍遙，誰知好景不常，變生肘腋！他受了『翠眉妖女』肉惑所誘，而改變了對我的純潔愛情，但我不甘心，我要天涯追踪！

天涯莽莽，海角茫茫，踏破鐵鞋，毫無覓處，我三數年來，萬里奔波，南北東西，足跡幾遍宇內，但却找不到負心人的半絲踪跡，回憶前情，祇像是作了一場婆娑春夢！

小孤山之夜，見你獨斬『皖北十三狠』，重創『黃山四虎』，不禁把我驚得呆了，我不是爲你的武功吃驚，因爲你當時功力太弱，不值一笑，而是爲了你的容貌，神情，身材等等，除了心地襟懷以外，都與我遍尋不得的那位負心人，長得完全一樣！

人總是情不自禁地，我在一種微妙感情之下，把你誘到江邊，定下了今夜之約，因爲這樣可以激得你夙夜匪懈，力求精進。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我又怎會知道我竟不及與你相見？

但我總算勉盡心力，留下一些佈置。

前三洞，是試你輕功，三年小別，發奮圖强，你在輕功方面，果然進步得已可與他互相頡頏！

但如果是他？石室中的『無爲眞經』，必被取走，因爲這正是他夢寐以求之物，而他也非一介不取之士！

當然，如果你的品行和他一樣，取走『無爲眞經』，則洞中埋伏，必然發作，你也將隨同那册武林奇書，一齊埋葬！

我眞希望你是他，一顆虛僞狠毒之心，和我的萬斛眞情，在這『天姥山』中，同歸於盡！但我更希望他能改邪歸正，變得不僅與你祇是形貌相似！

洞中懸吊的金猩，是我守洞神獸，因殺害兩名誤入此洞俗人，才處刑示懲，並盼那條『鐵綫蛇筋』，能够吊斷金猩的天生惡骨，使牠能够從此向善，修成正果！

你若是他，定然掉頭不顧，但你畢竟心地仁慈，對我所留警告，置若罔聞！

你知不知道，假如你不起這種仁俠的惻忍之心，先把那條『鐵綫蛇筋』弄斷，則在走過猩猩身傍不遠之際，便有另一條『鐵綫蛇筋』，會套在你的咽喉，把你高高吊起！

我眞希望來者是他，則我骨化成灰，灰飛上天，變成滿天星星，便可終夜長開眼地，透視着他被吊在洞頂的那副薄情嘴臉，看他在即將與齷齪紅塵永別之際，心中想的是我，還是那翠眉妖女？

『天香丹桂陣法』，是在他負我而去以後，我才無意中從一位隱士之處學來！

這種絕傳已久的陣法，極爲神妙，能够陣隨意轉，來人功力愈高，觸動陣法時的威力，也就愈大，你居然能够順利地通過，天啊，你的智慧眞太像他，所區別的祇是一正一邪而已！

直到如今，我在恨他入骨之下，仍然對他難免頗有所思，委實略覺靦覥，但這也正表示了自古男兒多薄倖，由來紅粉最痴情！

他負了我，你未識我，冥冥上蒼，委實弄人太甚，爲甚麼不讓他在未識我之前，先認識翠眉妖女？而讓你在五年三個月之前，我和……

我們在我死後結交，固然使你感到悃悵，但人間天上，兩意相通，我知道你定會極爲珍惜這『銷魂之約』！

最後，我有一樣務必請你做到的特殊請求，就是放把火兒，將我的軀殼焚化，因爲我不願意使我的絕代紅顏，腐爛成一堆骷髏白骨！」

在這封長信之末，並未落欵。

故而司馬彥在信內所說的「我你他」之中，祇知道「你」是自己，對「我」對「他」却均茫無所識！

他讀完長信以後，潸然淚落，濕透衣襟！

這一片英雄淚跡之中，包含了爲人爲我的兩種情思！

爲人的情思是悼惜茅屋的主人空負絕代才華，傾城顏色，而遇人不淑，收場結果，如此悽惻！

爲己的情思則是睥睨天下的「離垢書生」，居然敗在一位女人，尤其是一位已死去的女人之手！

俗語說得好：「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功力到了司馬彥這等地步，甚至不必伸手，也可以從其他方面，分辨出强弱！

今夜，司馬彥自到此踐約開始，無事不落入茅屋主人的預先推斷之中，雖然連過數關，得進茅屋，但仍不能不承認對方比自己高明不少。

悼惜萬分，頹傷不已之下，這位「離

垢書生」司馬彥，突然一舉衫袖，拭去滿面淚痕，並從俊目之中，閃射出了烱烱芒彩！

因爲他疑心大動，不相信茅屋主人眞會業已死亡，也許是對方故弄狡獪，戲弄自己。

但司馬彥疑念方起，却又漸漸平息。因爲他目光一觸桌上香箋，覺得這樣一個悱惻纏綿的動人故事，似乎決非憑空揑造得出！

而那香箋上的簪花小字，也絕對是位女子手筆！

「疑心」二字，具有無比的引誘力量之下，伸手推開了內室房門，並把門內竹簾，輕輕揭起！

未挑竹簾之前，鼻中已先聞得一片淡淡幽香，不由認定確是留書女子的香閨繡閣！

但揭簾以後，不覺失驚，因室中設一靈幃，幃前素幔高懸，供桌上的兩枝素燭，則已燒殘得祇剩兩灘燭淚！

司馬彥雙眉一蹙，舉步近前，把幃前素幔，伸手揭起！

但素幃才揭，司馬彥立即飄身後退數尺，滿面不悅神色地，抱拳說道：「離垢書生司馬彥來踐三年之約，請主人不必再弄狡獪！」

原來司馬彥揭幔所見的，是一幅美人春睡圖。

圖中人兒，淸麗絕俗，香肩上散披着烏雲般的秀髮，玉頰上現着笑意淒淸的兩個梨渦。

她分明是好夢方酣，司馬彥更敏感地似已聽見她低微而均勻的香息，以及聞得她身上散發幽雅而高華的芬芳！

故而他才帶着一份被捉弄的輕微憤怒，飄身後退，抱拳發話。

司馬彥這兩句話兒，雖非運用啓聵震聾的「獅子吼」，或無遠弗屆「傳音入密」，但含怒發言，語音頗重，仍使室內風生，連供桌上的一盞萬年油燈，也燈焰搖搖，幾乎熄滅。

燈顫復明，素幔以後，毫無反應！

司馬彥心中一凜，運起了內家絕學「天聽神功」！

這種「天聽神功」，可使耳音之强，無微不察！

但素幔後的酣睡佳人，却是毫無呼吸之聲傳出！

司馬彥傾聽好久，這才確定對方果已玉殞香消，遂再度緩步向前走去，揭開素幔！

此番，他不僅看淸了榻上躺着的人，也瞥見留在珊瑚枕旁的一張箋紙！

不忖可知，這張箋紙，定然又是留給自己閱看！

司馬彥略爲躊躇，緩緩伸手，把箋紙取到手內。

箋上字跡雖仍秀勁，但比外面所見，却潦草不少，可能是榻上女子在芳魂欲絕的彌留之際所書。

司馬彥憑藉燈光，辨認字跡，祇見箋上寫着：「端午之夜，峨嵋歸來，獨對良辰，難耐索寂！

我咬牙關，咬得累了，嚼相思，嚼得也厭了，突萌死志，想同這個齷齪塵寰告別！

死，本來是一了百了，但我却不能毫無牽掛地，說死就死，因爲我還與你訂有中秋之約！

於是，我忍死十日，利用此間的天然環境，爲你作了幾件安排！

女子幾乎都是萬分重視自己的風姿容貌，尤其是長得比較秀逸、嫵媚的所謂美女！

我既與你有約，彼此總該見上一面！我怎肯使你見第一面的印象，竟是一具猙獰可怖的醜惡屍體！

故而，我服食了『冬心九毒草』，這是當世中最毒之物，但據說却可保持屍體百日不腐！

你秉具智仁勇信，委實是位人間罕見的奇男子大丈夫，我願意把我那卷『無爲眞經』相贈。

怎樣取得『無爲眞經』，才不發生危險呢？我來不及寫明了，因爲『冬心九毒草』的藥力已發，我手顫，頭暈……最後，在我榻下堆滿乾柴，請你持燈……」

這封信，尚差少許，並未完成，顯然正是榻上女子的最後絕筆！

司馬彥看完信後，雙眉一挑，目中也射出了興奮光芒，因爲他倚仗自己的淵博學識，知道榻上女子並未全死，她還有一綫生機，不過這生機太以渺茫，渺茫得幾乎等於絕望而已！

沒有人死後數月，既未入棺，又未埋葬，而能把屍體保存過炎熱夏季，竟仍栩栩若生。

這祇是那種罕見毒藥「冬心九毒草」之力！

服食「冬心九毒草」後，人即宛如蛇虫之類，進入冬眠般，長睡不醒，假死百日。

但一過百日，仍未解毒，則將由假死變成眞死，屍體也立即開始腐化。

司馬彥一計時日，榻上女子是在端陽之夜，突萌死志，並因佈置這場約會，忍死十日，這才服食「冬心九毒草」！

五月十五，到這中秋之夜，恰好是三個月的時光！

三個月中，兩個月小，一個月大，共計過了八十八日！

換句話說，祇要能在十二日之內，替榻上女子，解去「冬心九毒草」的藥力，便能使她返魂復活。

這樣說來，榻上女子那裏是生機渺茫，豈不尙有極大生機，未曾泯滅！

但司馬彥目光凝注榻上那位暫時被奇草之力，停止呼吸的絕代佳人，却劍眉深蹙連連搓于，暗恨自己雖然爲她續命有心，怎奈返魂無藥？

原來，普天下能解「冬心九毒草」毒的神奇藥物，祇有「大還丹」！

「大還丹」是百年前空門奇俠百善禪師費盡心血所煉，據說如今祇剩一顆傳世，但誰知道這僅有的一顆「大還丹」，現在何處！

假如榻上女子，眞正死去，司馬彥可能會遵照她的遺志，在惆悵一番以後，便即移燈點火！

但如今他怎忍心剝奪對方的最後十二

日生機，而把這位絕代佳人，付諸一炬？

司馬彥又向榻上女子，細看兩眼，輕輕放下素幔，退出內室。

當他帶好內室室門以後，心中祇盤算着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當世中的絕無僅有一粒「大還丹」，是否尙存！屬於何人所有，此人現在何處？

第二個問題，榻上女子是誰？對她負心而去的那位薄倖男子，又復是誰？

盤算良久以後，司馬彥對於這兩個問題之中的五項疑問，連一項解答，都未獲得！

惆悵、惋惜的情緒交集之下，司馬彥搖頭一嘆，緩緩拔出對方贈送自己的那柄古劍！

由於劍上砭骨侵肌的奪目芒彩，這柄劍兒，顯然是斷玉切金的前古神物！

司馬彥目注古劍，遂自然而然地，想起那册也由對方許贈自己的「無爲眞經」來了！

「天姥山」赴約，獲得一册武林秘笈，及一柄前古神劍，任是誰也深覺喜悅！

司馬彥何獨不然，但他的喜悅心情，却被一種悼惜惆悵情懷，完全沖淡！

因爲那榻上女子，太繫人思！

論姿色，她傾國傾城，羞花閉月！

論武學，在三年前，便遠勝自己，高明莫測！

論文才，那一筆「靈飛經」小字，及羲之行書，業已深得鍾王三昧！

論機智，她在八十八日以前，便把自己今夜所爲，推斷得一絲不誤。

如此佳人，如此遭遇，怎不把位一向倜儻多情的「離垢書生」司馬彥，傷感得熱淚狂流，儒衫盡濕！

暗室昏燈，靈幃素幔，護花無計，唯覺魂消。

就在這種極爲悲涼，極爲靜寂的境界之中，驀然傳來一聲悽厲獸嘯！

嘯聲極熟，分明就是那隻金毛猩猩！

司馬彥聽出獸嘯過於悽厲，情知有變，遂閃出茅屋，凝目掃視！

小島寂然，湖水平靜，不見有絲毫異狀！

第二聲獸嘯又起，嘯聲更悲！

這回聽得淸明，彷彿是在湖水對岸，那片佈有「天香丹桂陣法」的桂林之中發出！

司馬彥提氣踏波，趕往桂林，立意察看究竟！

林中所見的，又是一樁悽慘景象！

那隻金毛猩猩，跪在地下，合掌當胸，似正膜拜！

但牠天靈蓋上，却被擊出一道深深傷痕，業已身遭慘禍地，倚樹裂腦而死。

司馬彥見狀，不禁大感意外，心頭冒火，劍眉雙軒，目光一掃四周，朗聲說道：「來者何人？請出來一會！」

桂林寂寂，那有應聲，但林外遠處，却彷彿聽得衣襟帶風的疾馳步履！

司馬彥勃然震怒，循聲急追，但一直追到最外層的那間石室之中，也並未見有絲毫的人影！

石室以內，珠光依舊，一切如常，祇是貯放在冷玉書匣中的那册武林秘笈「無爲眞經」，却已被人取走！

司馬彥怒極之下，不顧一切地，展盡身法，繼續向前窮追！

業已追出來時峭壁黑洞，除了松間明月，石上淸泉以外，仍是一無所見！

就在他滿懷驚怒，無法排洩之際，一陣隆隆巨響起處，身後峭壁黑洞，竟告自行閉死！

這一來，司馬彥的滿腹辛酸，因爲他已無法再到那座神秘悲涼得令人消魂蝕骨的茅屋之中，與那位與自己人間天上兩意相通的絕代佳人，見上一面！

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自己這趟「天姥山」之行，委實倘況迷離，玄奇若夢！

但事實又告訴了司馬彥，適才所經的祇是似夢而非夢，因爲他手中已比前進洞之前，多了一柄絕世古劍！

司馬彥掣劍出鞘，一陣龍吟，對着劍身奪目精芒，不禁復想起洞中的奇幻消魂境界！

就在他對劍沉思之際，有三綫銀芒，悄無聲息地，從他身下兩丈以外的一株老松葉之中發出，仰射司馬彥的丹田小腹！

司馬彥的「離垢書生」四字，騰譽江湖甚久，經這三年苦練，進境更高，故而那三綫銀芒，雖然悄無聲息，但射到離身丈許之處，也就被他發覺！

冷笑起處，微振手中長劍，一式「逕躍龍門」，「叮叮叮」三聲脆響，便把三綫銀芒，磕下了千尋絕壑！

這時，從那老松的虬枝密葉之中，騰起一條人影，矯捷無倫地，又復逸去！

司馬彥突見敵踪，那裏肯捨？舌尖暴綻如雷，一聲「朋友慢走」，竟自施展「天龍身法」，在這懸崖峭壁之間，甘冒奇險地，往斜下方，凌空屈去！

誰知身形剛剛撲過古松，方似乎瞥見在松葉之中，還坐着一位身材窈窕的綠衣人！

司馬彥自知中了對方的誘敵之計，不由內心一驚，暗叫不妙！

綠衣人一聲輕笑，屈指連彈，又彈出三綫銀色精芒，向司馬彥的後背射去！

司馬彥自知無法避開，祇得把一身神功，齊貫右臂，極爲勉强地，一側身形，使那三綫銀芒，完全打中右上臂的肉厚之處！

若是尋常鏢箭，司馬彥並不足懼，因爲他功力一凝之下，整條右臂，業已堅如鐵鑄！

但這三綫銀芒，不知是何暗器？體積雖小，却無堅不摧，根根打中司馬彥的右臂上端，貫肉而入！

司馬彥陡覺臂上一涼，跟着又是微微一麻，便知對方暗器，喂有劇毒！

首先是右臂的勁力全失，五指一軟，掌中新得古劍，便自一墜百丈地，落向絕壑！

然而人也立覺心神迷惑，全身發硬，倦然欲眠！

司馬彥仗恃深厚功力，强靜心神，在峭壁間滑落十來丈後，便已無法支持，腦際眩然，雙眼金花亂轉，知道一條性命，多半難保！

但人越到危機一髮之間，求生意念，

也就越爲旺盛！

司馬彥在由略感昏迷，進入完全昏迷的一刹那間，朦朦朧朧地，瞥見峭壁縫中，有根赤色籐蔓！

他那肯放過這唯一機緣？自然順手把那根赤紅如火的籐蔓抓住！

籐蔓才一入手，司馬彥便告完全喪失神智地，不知人事了！

不知過了多久，耳邊似乎聽得有天風松濤之聲！

司馬彥猛睜雙眼，頓覺一陣暈眩，不得不重又閉目！

就在這一瞥之間，他已隱約看出，自己是身臥一間潔淨茅屋的竹榻之上，榻旁並坐着一位黃衣老叟！

果然在他雙目重閉以後，耳邊響起一個溫和口音，笑聲說道：「老弟九死一生，所受傷毒太重，如今剛剛恢復神智，最忌煩怒衝動，縱有天大寃仇，也須暫置度外！常言道得好：『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老弟暫勿睜目開口，且先服我一杯『九轉益元玉露』，然後再敍述經過便了！」

語音了後，司馬彥立覺有根竹管，送入自己口內，遂含住一吸，頓時滿口清芬，精神增長了不少！

黃衣老叟等他吸完一大杯靈藥，又復伸手替司馬彥在胸腹之間，一陣按摩！

司馬彥祇覺對方掌熱如火，按摩在骨節穴道之間，舒泰已極！

約莫過了兩盞熱茶時分，黃衣老叟停手微笑說道：「老弟，如今可以緩緩睜目說話的了！」

司馬彥如言睜目，見自己臥身之處，果然是間寬敞潔淨的茅屋，屋內丹牀藥灶，四壁琴書，屋外瀑響如雷，松風如嘯！

面含微笑，坐在自己身畔的那位黃衣老叟，看去約莫五十來歲，貌相清奇，神情爽朗！

司馬彥先在枕上叩首，謝過救命之恩，然後問道：「老人家上姓高名，此處是甚麼所在？」

黃衣老叟微微笑道：「此處是『天台山華頂峯』……」

「天台山華頂峯」六字，與適才所服的「九轉益元玉露」，使司馬彥發生聯想，便恍然頓悟地，「呀」了一聲，接口問道：「老人家莫非就是號稱當世第一名醫的『青囊神叟』諸葛前輩麼？」

黃衣老叟說道：「老朽正是諸葛仁，生性愛習歧黃，略通醫道，『青囊神叟』四字，已屬浪得虛名，至於『當世第一名醫』之稱，更是不敢承當！老弟與我既無宗派淵源，彼此大可忘年論交，不必稱我前輩！」

司馬彥含笑地說道：「老人家妙術仁心，譽重當世，何必對後生下輩，過份謙抑？」

諸葛仁笑道：「老弟既然執意如此，我也祇好略爲托大，尚未請教老弟的姓名來歷？」

司馬彥含笑答道：「晚輩複姓司馬，單名一個彥字！」

諸葛仁「哦」了一聲，又復打量司馬彥兩眼，面含微笑，緩緩說道：「三陽神功，蓋世無匹，堂堂君子，巍巍出羣！幸會！幸會，司馬老弟原來竟是名馳八表的『離垢書生』！」

司馬彥俊臉微紅，愧然笑道：「諸葛老前輩莫要過譽，司馬彥若非前輩搭救，早就身爲異物的了！」

諸葛仁問道：「司馬老弟，你這次中了何人的暗算？總該知道是中了甚麼暗器吧！」

司馬彥慚愧得滿臉發燒地，再度搖搖頭！

諸葛仁見狀，毫不爲異，祇是微微一嘆說道：「老弟這種答覆，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因爲你所中暗器，是在武林內絕跡將近三十年的『閻王刺』！」

「閻王刺」三字，着實把司馬彥聽得大吃一驚，愕然目注坐在榻前的「青囊神叟」諸葛仁問道：「老前輩，『閻王刺』是不是三十年前『紅粉閻王』姬玉霞的獨門暗器？」

諸葛仁點頭說道：「是呀！老弟說得不錯！」

司馬彥驚奇萬分地，惑然又道：「據說『閻王刺』，是經『紅粉閻王』姬玉霞，採集十三種奇毒藥物煉成，爲數並不太多，連她本身都無解藥！祇要一絲見血，便告逐漸失去知覺地，茫然死去！」

諸葛仁嘆道：「這種暗器，委實太以厲害！假如單憑我所習醫道，及所煉靈丹，仍無法解除它的奇異毒力！」

司馬彥奇道：「老前輩這樣說法，司馬彥又怎會僥倖無恙？」

諸葛仁微笑說道：「此次解毒奏功，一半是靠了我的歧黃之術，另一半則是靠了老弟手中那半截『琥珀萬靈籐』！」

司馬彥訝然問道：「甚麼叫『琥珀萬靈籐』？」

諸葛仁「咦」了一聲說道：「『琥珀萬靈籐』是『天姥山』中特產奇藥，功能療治一切傷毒，但因性已通靈，蹤跡隱現不定，故極爲難尋！我屢遊『天姥』，均無所獲，不知老弟是怎樣到手一截？倘若整根弄來，眞足生死人而肉白骨了！」

司馬彥靈機一動，覺得自己傷毒已愈，遂緩緩坐起，向這位號稱當世第一名醫的「青囊神叟」諸葛仁，把自己中了「閻王刺」後，人劍同墜，在神智尚未完全昏迷之前，曾經順手撈住一根赤紅如血的奇形山籐之事，說了一遍。

諸葛仁嘖嘖讚道：「司馬老弟的緣遇眞好，這赤紅如血的奇形山籐，便是我適才所說的救了你半條性命的『琥珀萬靈籐』！可惜它受了這次重大驚嚇，又不知要到何時何地，才會出現的了？」

司馬彥含笑說道：「老前輩既有『神醫』之稱，應該善識百草！」

諸葛仁笑道：「我早就說過『神醫』之號，當不敢當！但對於藥物知識方面或許腹笥尚不甚儉？」

司馬彥聞言笑道：「請教老前輩，『冬心九毒草』的毒力如何？」

諸葛仁應聲答道：「倘若誤服『冬心九毒草』，人即假死百日！百日之內，人如熟睡，屍骸不腐，但一滿百日，毒力仍未解除，人便由假死變成爲眞死，屍骸也開始腐化！」

司馬彥繼續問道：「是否除了『大還

丹』以外，無藥能解『冬心九毒草』的毒力？」

諸葛仁搖頭說道：「大還丹太以渺茫難尋，風聞當世中僅餘一粒，尚不知在誰手中，已否用去？除了『大還丹』以外，整根的『琥珀萬靈籐』，大概也可解除『冬心九毒草』的毒力！」

司馬彥聞言大喜，心中暗道：「這樣說來，她還未必無救！」

諸葛仁含笑問道：「老弟莫非有甚友好，誤服了『冬心九毒草』麼？」

原來司馬彥大喜之下，竟把心中之語，說出口外！

諸葛仁既然動問，司馬彥遂臉上微燒地，接口說道：「司馬彥有位知己，確誤服『冬心九毒草』，老前輩若能一施妙手？則晚輩有生之日，全屬戴德之年！」

諸葛仁搖頭答道：「除了覓得『大還丹』，或整根的『琥珀萬靈籐』外，我無法解除『冬心九毒草』毒力！」

司馬彥一聲長嘆，面色立變，雙目之中，涙光隱約！

諸葛仁見狀笑道：「老弟眞是性情中人，但不必過份悲傷，令友也許還五行有救？」

司馬彥詫道：「老前輩方才說是無力解毒……」

諸葛仁接口笑道：「我雖然無力解毒，但可使那『冬心九毒草』的毒力，延長一些！」

司馬彥愕然不解，諸葛仁又復笑道：「我藏有一段『千年茉莉根』，以之研汁與貴友服下，便可長睡經年，靜待從容覓得『大還丹』，或『琥珀萬靈籐』等藥物，再加救治，不會拘泥於百日之限了。」

司馬彥大喜稱謝，諸葛仁含笑問道：「司馬老弟，令友現在何處，誤服『冬心九毒草』，已有多少時日？」

司馬彥答道：「敝友住在『天姥山削成崖』中一座別有天地的秘洞之內，她是於五月十五日誤服了『冬心九毒草』，距我中了『閻王刺』，昏迷墜崖之際，已經有八十八日了，祇賸十二日光陰，可以利用！」

諸葛仁搖頭說道：「天姥山削成崖，距此有兩日路程，老弟在我這茅屋之中，又已昏臥三日，我們應該趕緊前去，因爲到了削成崖後，百日之期，祇賸下僅僅五日了！」

司馬彥聞言，心內好生愁急，因「削成崖」秘洞的門戶已閉，必須要在五日之內，尋得出入的路徑，否則時限一過，秘洞主人玉殞香消，縱有「千年茉莉根」，或「大還丹」等靈藥，也將返魂無術，此恨綿綿的了！

諸葛仁見司馬彥愁急異常，遂立即攜用物，並交還他那柄被自己拾得的墜崖古劍，離開「天台山華頂峯」，向「天姥山削成崖」趕去！

途中，司馬彥因感激對方救命深恩，遂毫未隱瞞地，把此次所經，向「青囊神叟」諸葛仁詳細敍述。

諸葛仁聽得也自嗟嘆不已，訝然笑道：「我自信江湖見聞，尚不孤陋，怎的對老弟所說的秘洞主人，及對她負心男子，甚至造成慘變的『翠眉妖女』，均無所悉？此次若能勉盡棉薄，先仗『千年茉莉根』之力，爲秘洞主人，暫綰芳魂，再期來日機緣，獲得『大還丹』，或『琥珀萬靈籐』等罕世聖藥，爲老弟實現這件人間天上的奇絕交情，確可傳譽千秋，流爲武林佳話了！」

司馬彥聽得興奮不已，劍眉連軒，雙目中也充滿了希望光芒，但等他們趕到「天姥山削成崖」時，却又把滿腹豪情，化作了一腔愁苦！

原來司馬彥、諸葛仁在這五日之間，越澗翻山，窮盡心力，也尋不見其他可以進入秘洞門戶！

時值八月廿七深夜，碧空無月，夜黑如墨！

司馬彥站在初次來時，曾經現出門戶的峭壁之下，舉袖拭涙，向諸葛仁悲聲說道：「諸葛仁前輩，冥冥天心難測，人定似乎亦難勝天？如今距離她吞服『冬心九毒草』的五月十五日，整整一百天了！」

諸葛仁也緊蹙雙眉，以一種極爲惋惜的神情，扼腕長嘆說道：「假如這日期毫無錯誤，則祇等曙光一透，秘洞主人便將消失她的絕代紅顏，在刹那之間，化作一堆朽骨的了！」

司馬彥目中涙光一收，神光電射地，咬牙說道：「我還要繼續努力，不到曙光透後，決不甘心！」

話完，凝足內家眞力，便向那片曾經現出過秘洞門戶的峭壁以上，揮劍猛劈！

人是絕代英雄，劍是千古神物，祇見一塊塊散碎山石，應劍而落，電火星飛，形成一幅沉黑夜空的燦爛畫面！

諸葛仁看得黯然傷神，心中感觸頗大，暗想「離垢書生」司馬彥，與秘洞主人的這份情感，委實奇妙已極！

峭壁間被司馬彥劈得滿佈斑駁劍痕，但仍未現出秘洞門戶！

司馬彥漸漸有點力盡神疲，東方夜空之中，也漸漸現出了朦朧曙色！

諸葛仁長嘆一聲，脫口叫道：「此情可待成追憶，碧海青天夜夜心！司馬老弟不如停手，且把這椿無垢情緣，當作露電泡幻，或是一場婆娑春夢了吧！」

司馬彥見曙光已透，也知空勞心力，願望成灰，遂廢然一嘆，把那柄新得古劍，脫手向空擲出，化成一道奪目精虹，深深沒入山石，祇賸劍柄在外！

諸葛仁失聲問道：「司馬老弟爲何擲劍？」

司馬彥一陣傷心，忍不住地，把幾滴英雄珠涙，洒落衣襟，目光凝注壁間劍柄，神色黯然地，緩緩說道：「芳魂難綰，綺夢成灰，我不願再把這柄足以令人觸目愴懷的劍兒，留在身畔，終日爲它磨盡雄心，消沉壯志！」

諸葛仁撫掌大笑說道：「對！對！我說這椿事兒給司馬老弟聽聽，望你能把凄迷悵觸的兒女情懷，暫時撇開，而振奮起叱咤風雲的英雄氣概！」

司馬彥舉袖一拭涙痕，目閃精光地問道：「老前輩所說的是椿甚麼事兒？」

諸葛仁含笑道：「司馬老弟曉得近來崛起江湖，聲譽頗著的『雲夢三奇』！」

司馬彥點頭說道：「我未曾會過他們，但聽說『雲夢三奇』，武功雖好，爲人

却不大正派！」

諸葛仁笑道：「這三人說正不正，說邪不邪，他們久蟄無聊，不甘寂寞，竟訂於今年年底在所居『雲夢澤梁子湖』中，舉行一場『雲夢爭奇大會』！」

司馬彥問道：「爭奇二字，是否專指比鬥武功？」

諸葛仁搖頭笑道：「倘若專指比鬥武功，則也無甚趣味，他這『雲夢爭奇大會』，立有一條奇特規則，則是凡欲參與此會之人，必須先交一件公認珍奇之物！」

司馬彥訝然問道：「參與此會，有何好處？」

諸葛仁笑道：「雲夢三奇收集所有珍奇以後，標明主人，羅列台上，然後抽簽較技，勝者一方便可爭得負者一方所交出的珍奇之物！」

司馬彥軒眉笑道：「這個辦法，確實有趣！祇要眞能功力出衆，技冠全場，豈不可贏得無數奇珍異寶？」

諸葛仁點頭說道：「武林人物多半自傲，也多半性貪，故而今年歲末期間，定然舉世豪雄，齊集雲夢！尤其『雲夢三奇』首先懸爲爭奇標的的三件曠代奇珍，太富引誘力了！」

司馬彥問道：「他們是以甚麼珍奇之物，懸爲爭奇標的？」

諸葛仁微笑答道：「眇目仙翁岑大化是懸出一件入水不沉，入火不焚，能禁任何刀劍掌力的『天蠶軟甲』！」

司馬彥點頭說道：「這確是一件久爲江湖人物夢寐思求的武林異寶！」

諸葛仁繼續笑道：「長脚仙人康醉天是懸出一隻高才數寸，能施展一套『嵩陽大九手』的通靈墨猴！」

司馬彥失笑說道：「墨猴已是珍獸，倘若眞會施展『嵩陽大九手』，確屬罕世奇物，値得一爭的了！」

諸葛仁看了司馬彥一眼，含笑說道：「天蠶軟甲，通靈墨猴，雖已稱珍奇，但仍不及『雲夢三奇』中另一位『大頭仙子』紀西屛所懸出的爭奇標的，更爲引人注目！」

司馬彥業已深深聽出興趣，聞言接口問道：「這位『大頭仙子』紀西屛所懸何物？」

諸葛仁緩緩說道：「她所懸出的是一粒能使百歲童顏，青春不老的『萬妙駐顏丹』！」

司馬彥聽得皺眉自語說道：「奇怪？奇怪？」

諸葛仁見狀訝然問道：「司馬老弟覺得何事奇怪？」

司馬彥道：「自古英雄皆怕老，女兒誰不惜紅顏，紀西屛既有這粒罕世難求的『萬妙駐顏丹』，爲何不自行服用？」

諸葛仁哈哈笑道：「司馬老弟眞所謂聰明一世，懵懂一時，嫫母無鹽，何須惜貌？南國西子，才重紅妝！僅從紀西屛的『大頭仙子』外號看來，其人之醜，已可想見，她自然企圖用那粒對她毫無價值的『萬妙駐顏丹』，博取其他異寶！」

司馬彥恍然失笑，向諸葛仁問道：「老前輩告知我『雲夢爭奇大會』之事，是否叫司馬彥屆時參與？」

諸葛仁點頭一笑，誰知司馬彥却搖頭嘆道：「一來司馬彥經過這場『銷魂之約』以後，雄心已淡，二來我又無甚足以稱珍奇之物，故而我不想參與這場『雲夢爭奇大會』的了！」

諸葛仁似乎對他這種答話，早在意料之中，聽完便即微笑道：「司馬老弟，我要你參與雲夢爭奇大會』，是含有雙重用意！」

司馬彥愕然相視，諸葛仁又復笑道：「第一點用意是老弟置身舉世羣雄之中，叱咤風雲，當能以百丈豪情，冲淡胸懷鬱悶！」

司馬彥悽然一笑，搖頭示意！

諸葛仁繼續笑道：「第二點用意，既然舉世羣雄，皆聚雲夢，則那位與老弟相貌神似，而對秘洞主人的負心人，可能也在其內！」

這幾句話兒，聽得司馬彥精神一振，俊目閃光！

諸葛仁知他已被打動，遂微微一笑又道：「尤其那粒『萬妙駐顏丹』，定然引得甚麼『翠眉妖女』，也來與會。」

司馬彥聽到此處，軒眉叫道：「老前輩設想極高，我確實應該參與這場……」

諸葛仁不等司馬彥話完，便即接口笑道：「至於與會必須的珍奇之物，我也早爲司馬老弟準備好了！」

一面說話，一面自身傍取出一隻紫檀錦盒，向司馬彥遞去！

司馬彥接過錦盒，打開一看，見盒中是隻口耳眼鼻皆具的成形何首烏，不禁惶然說道：「老前輩，這……」

諸葛仁搖手笑道：「這何首烏的靈氣，早就被我採盡，配煉了其他藥物！如今雖然看去不凡，其實已無價値，老弟拿去騙騙那些對此無知的『雲夢三奇』便了，也許還能化腐朽爲神奇地，仗以贏回無數有用之物呢。」

司馬彥聽他這種說法，方稱謝收下，諸葛仁又取出一具製作極精的人皮面具，遞與司馬彥，含笑說道：「司馬老弟，由於你身中『閻王刺』之事，便可推測出定有絕世凶人，對你企圖不利！故而我再送你一具精製人皮面具，你可改變容貌，參與『雲夢爭奇大會』，甚至連『離垢書生』司馬彥之名，也索性不用，才能便於在暗中刺探有關『翠眉妖女』，及與你同貌的負心男子情形，設法爲秘洞主人報仇雪恨！」

司馬彥聽得連連點頭，收起那盒靈氣已失的成形何首烏，再戴上人皮面具，便變成了年歲更輕，彷彿只有二十一二歲的另一俊美男子！

易容之後，司馬彥向諸葛仁問道：「諸葛老前輩，你參不參與這場『雲夢爭奇大會』？」

諸葛仁笑道：「我因一爐靈丹，火候正緊，不能久離『天台山華頂峯』，故而能否參與，目前尚難斷言！但只要來得及時，定必趕去觀光盛會！」

司馬彥被諸葛仁提醒，覺得那「翠眉妖女」，及與自己面貌相若之人，必會參與「雲夢爭奇大會」，遂不覺有點迫不及待地，向諸葛仁恭身苦笑說道：「既承老前輩指點，司馬彥心急殲仇，如今便想前往『雲夢』……」

諸葛仁失笑接口說道：「雲夢爭奇大會之期，是在年底，如今才八月將盡，時間儘有餘裕！但老弟早赴荊襄，沿途覽勝，也可藉山川靈奇，略消積鬱，我們就此分別了吧！」

司馬彥身受諸葛仁活命深恩，自然萬分感激地，向他稱謝告別！

諸葛仁笑道：「司馬老弟，你準備用什麼美號代替你的『離垢書生』四字？」

司馬彥長嘆一聲說道：「人生愁恨誰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我就暫叫『銷魂客』罷！」

諸葛仁也自微嘆說道：「舉世橫行多魍魎，人間何處不銷魂？老弟這『銷魂客』的外號，起得甚好！但姓名也應預先擬妥，我送你『耿天心』三字如何？」

司馬彥劍眉雙蹙，點頭苦笑說道：「耿耿此心，可誓天日，這個名兒甚好！諸葛老前輩靈丹煉就，『雲夢』重逢之際，也許已把『銷魂客』耿天心的名號，在江湖間闖出些微聲望！」

諸葛仁點頭含笑說道：「老弟俠骨壯懷，必有成就！但在我們臨別之前，諸葛仁還想奉贈兩句話兒！」

司馬彥立即恭身問道：「老前輩有何金言？」

諸葛仁緩緩笑道：「逢人祇說三分話，未可全抛一片心！老弟若想達成願望，千萬莫提這場銷魂之約，及你『離垢書生』司馬彥七字！」

司馬彥恭身受教，此時早已晨光大朗，日起遙空，遂轉身又對祇露出一些劍柄，未見絲毫洞穴的銷魂峭壁之上，看了幾眼，帶着滿腹情愁，離開了身「天姥山削成崖」下。

由天姥山遄赴「雲夢」，祇要西行橫穿皖南，便到湖北！

但司馬彥一來滿腹情愁，無可排遣，二來在時間方面，太以從容，自然會如諸葛仁之言，到處登臨，沿途覽勝！

這樣走法，他那裏放得過五老巍峨，雲蓊霧鬱的廬山勝景！

廬山萬壑籠幽，千峯疊秀，高深奇大，景色絕佳，司馬彥果然騁懷游目，心醉神迷，略減胸中愁苦！

當他遊覽到「羅漢池」北之際，却遇上奇人，看見奇事！

在一塊形若人頭，面額鼻口宛然的石岩之下，對坐着一位鬚眉全白的年老僧人，及一位身穿藍衫，約莫二十八九的英俊書生！

老僧，書生，面對面地，坐在一塊平坦青石之上，在兩人身傍，却堆着五隻巨大酒甕！

司馬彥除了一身絕頂武學以外，文采風流，也是杜康知己，故而到眼便看出那些巨甕，每隻足盛三十斤酒，如今彷彿甕甕成空，則這白鬚老僧，與那藍衫少年，豈不成了酒仙酒怪？

他心中驚疑，遂在一株滿綻金粟，四溢天香的百年老桂之後，悄然駐足凝視！

這時那白鬚老僧，微睜雙目，向藍衫儒生，含笑說道：「崔施主，你我對飲三日，十甕成空，在互較酒量之上，又自勝負難分，可以一笑而止了吧？」

司馬彥聞言，方知二人業已對飲甚久，每日五十斤佳釀入腹，接連三日，神思未醉，也可算得上是酒中之豪！但聽老僧言內，似有弦外之音，莫非……

念猶未了，那藍衫少年也自雙目一睜，神光電射地，傲然笑道：「老禪師，既欲彼此一笑而止，是否把那件東西，送給我了。」

白鬚老僧搖頭嘆道：「老僧跳出紅塵，淡於世情，崔施主又何必一定要使我重新憶及那些血腥往事？」

藍衫少年冷笑說道：「老禪師，你也知道你昔年殺人殺得太多了麼？」

白鬚老僧點頭答道：「老僧昔日橫行四海，委實殺人無數，流血成河！」

藍衫少年雙目一翻，語氣咄咄逼人，冷然問道：「老禪師，佛家最重因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你既知一身殺孽，兩手血腥，則豈是遁入禪門，閑翻貝葉，靜禮空門，便能懺悔得了的麼？」

司馬彥聽到此處，不由暗覺這姓崔的藍衫少年，風采談吐，兩皆不俗！

這時，那白鬚老僧目中也自微閃精光，以一種異樣神情，看着藍衫少年，淡淡說道：「崔施主，聽你言中之意，莫非除了向我索取『萬劫金蓮』以外還要……」

藍衫少年搖手截斷老僧話頭，含笑說道：「老禪師如肯將『萬劫金蓮』割愛相贈，則你一身血債，全由我崔明桂代爲承當！否則我便要爲那死在你手下的無數寃魂，索點公道的了！」

司馬彥聽他們兩度提到「萬劫金蓮」，也覺這名稱好熟，但仔細想時，却又想不出是何人所有？及在何處聽過？

白鬚老僧靜待崔桂明話完，神色平和地，含笑說道：「崔施主自信有此把握，能够代替死在老僧手下的無數寃魂來索命麼？」

崔明桂劍眉一挑，傲然答道：「不信你就試試！」

白鬚老僧哈哈大笑說道：「崔施主你我對飲三日之間，曾較十技，雙方各勝五場，足見雖然後浪推前浪，英雄出少年，但我這塊老薑，也還不能算是不辣！」

崔桂明聞言，目中方自又射精光，白鬚老僧却自懷中取出一朵大如碗口的短柄金色蓮花，長嘆一聲說道：「這朵『萬劫金蓮』，曾經列名天下『七大凶器』之一，照說在我懺悔前孽，削髮空門之際，便當毀却，但因係費盡心血所造，始終捨它不得，誰知今日仍然懷璧招災，爲我又添煩惱！」

自白鬚老僧話中的「七大凶器之一」一語，聽得司馬彥暗自吃驚，心中疑雲更密！

崔桂明見對方業巳取「萬劫金蓮」，忽然又換了一副笑臉說道：「老禪師這有何難？既稱凶器，自應遠離佛門，你捨不得毀掉，不如贈給我，何必爲它多添煩惱呢？」

一面含笑發話，一面緩緩伸手向前，意欲接取！

白鬚老僧見崔桂明伸手向前，遂把那朵短柄金蓮，往後微撤，搖頭說道：「崔施主……」

（未完）



楚留香新傳

玉劍傳奇

古龍·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有一天晚上，絕命女藏匿在富貴客棧的屋簷下伺機殺人，一下子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偷襲烏氏兄弟，她殺了他們之後，隨即在烏老大的懷中掏出一把生銹的鐵鎖匙，又再縱上屋簷隱伏，這個晚上，富貴客棧發生了許許多多的事情，而且連烏氏兄弟在內，共死了四個人，都是被絕命女暗殺的，絕命女年輕漂亮，但武功超凡，行動迅捷，如果她要殺人，只在指顧之間便置人於死地，從無倖生，惟客棧伙計小六子例外，她年輕漂亮，爲何生性如此兇悍殘虐？請看下去便知。

走訪玉劍莊　拜會杜先生

何況，絕命女匿伏在簷瓦上，目的是還要殺人！

她凝視着院子裏窗內的一切。

她企圖殺櫻子嗎？

抑或胡鐵花？

甚至她要殺的是楚留香？！

×　×　×

胡鐵花一直在喝酒，不停的喝，直等到這位櫻子姑娘帶着一大包用三十萬兩買來的破木頭走出去，他忽然用力一拍桌子。

「好，好極了，現在我才知道這個世界上眞有臉皮這般厚的人，居然有臉當着這麼這麼多人來欺負一個小女孩。」

他紅着眼，瞪着楚留香，一副隨時準備要打架的神氣，甚至連袖子都捲了起來。

「我問你，你是不是已經窮得連臉都不要了，爲什麼硬要拿人家這三十萬兩銀子？你知不知道你簡直把我的人都丟光了？」

他是眞的在生氣。

我們的這位胡大爺一生中最看不慣的就是這種事，爲了這一類的事，也不知道跟別人打過多次少架了，不管對方是誰，都要打個明白，就算是楚留香也不例外。

楚留香却不理他，却對薛穿心說：「現在我就要請你幫我那個忙了。」

「你要我怎麼做？」

「我要你把這三十萬兩銀子拿去。」

薛穿心怔住，「銀子是你的，你爲什麼要給我？」

「銀子不是我的，我也不會給你。」楚留香說：「我只不過要請你拿去替我分給萬勝鏢局那些死者的遺族和黑竹竿。」

胡鐵花也怔住。

他心裏那一股本來已經要像火山般爆發出來的脾氣，忽然間就變得像是一團剛從陰溝裏撈出來的爛泥，本來他已經準備好好打一架的，現在他唯一想打的人就是他自己。

「黑竹竿已經盡了他的本份，所以他有權分到他應得的一份，我只怕他不肯收下來而已。」楚留香嘆息：「我很瞭解他這種人，他們的脾氣通常都要比別人硬一點的。」

薛穿心看看他，過了很久，才冷冷的說：

「這種事你不該要我做的，我也不是做這種事的人。」他說：「我這一生中，只懂

得拈花惹草，持刀殺人，從來也沒有做過好事。」

他的聲音還是那麼驕傲而冷酷，他的眼睛還是像釘子一樣盯着楚留香。

「可是爲了你，這次我就破例一次。」薛穿心說：「只此一次，下不爲例。」

× × ×

胡鐵花又開始在喝酒，花姑媽又在笑了，不但在笑，還在鼓掌。

「好，做得漂亮，這件事你眞是做得漂亮極了，除了楚香帥之外，天下大概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人能做得出這種事來。」她笑得比平時更甜：「只可惜我還是有點不懂。」

花姑媽問楚留香：

「那位東洋姑娘又精又兇，又能受氣，而且隨隨便便就可以往身上拿出三十萬兩銀子來，別人一輩子都沒有見過這麼多銀子，她卻連眼睛都不眨一眨就拿出來給你了。」花姑媽說：「像這麼樣一個小姑娘，從東洋趕到江南來，大概總不會是爲了要買那堆破木頭的。你爲什麼不把她留下來，問她究竟想來幹什麼？」

「因爲今天晚上死的人已經太多，我不想再多添一個。」

「你一問她就會死？」

「非死不可。」

「爲什麼？」

楚留香笑了笑，反問花姑媽：「如果史天王抓住了你，一定要問你爲什麼要找人去刺殺他，你是不是也非死不可？」

花姑媽笑不出了。



胡鐵花忽然又用力一拍桌子。

「姓楚的，楚留香，你爲什麼不痛痛快快的揍我一頓？」他大聲說：「你難道聽不出我剛才罵的是你？而且把你罵得像龜孫子一樣。」

「我是不是你罵的那種龜孫子？」

「你不是。」胡鐵花不能不承認：「是我罵錯了人。」

「你既然知道你自己罵錯了人，心裏一定會覺得難受得很，如果我眞的揍你一頓，你反而會覺得舒服些。」楚留香微笑：「你說對不對？」

胡鐵花用一雙已經喝得像兔子一樣的紅眼睛瞪着他看了半天，忽然大笑：

「你這個老臭虫，你眞不是個好東西。」胡鐵花大笑道：「從我認識你那一天，我就知道你不是好東西，只不過有時候你倒眞他娘的是個好人。」

× × ×

花姑媽好像也準備想溜了，想不到楚留香的目標又轉向她：

「我能不能請你帮我一個忙？」

「你要我做什麼？」花姑媽有點緊張了。

楚留香嘆了口氣：「你是胡鐵花的媽，我能要你幹什麼？我只不過想要你替我準備一輛車子而已。」

這個要求聽起來的確一點都不過份，大多數人都能辦得到的。

花姑媽總算鬆了口氣，臉上又露出了甜笑。

「你要什麼樣的車子？」

「我要一輛由葉財記特別監工製造的馬車，要車廂比普通馬車寬三尺，車輪比普通車輪寬三寸，行走起來特別平穩的那一種。」楚留香說：「我要你在車廂裏替我準備兩罈眞正二十年陳的女兒紅，兩罈兌酒用的新紹，七樣時鮮水菓，七種上好蜜餞，七品下酒的小菜，而且一定要用蘇州雪宜齋的七巧食盒裝來。」

他說：「因爲我想好好的喝點酒，喝完了好好的睡一覺。」

花姑媽雖然還在笑，笑得已經和哭差不多，想不到楚留香還有下文。

「我還要用四匹每個時辰可以走一百五十里以上的好馬來拉這輪馬車，要用快馬堂訓練出來的馬伕來趕車，每隔八百里就要換一次馬，馬伕當然也要先準備好替換的。」楚留香說：「我要你在一個時辰之內替我準備好這些事，因爲我相信你一定能辦得到的。」

「如果我辦不到呢？」

楚留香又笑了笑：「那麼我就要問你，爲什麼一定要殺我滅口了，而且一定非要問清楚不可。」

× × ×

花姑媽又笑不了。

「我要你這麼做，只因爲我要在一覺睡醒時，就已經到了一個地方，而且立刻可以看到一個人。」楚留香說。「這個地方當然是你知道的，這個人你當然也認得的。」



「什麼地方？」花姑媽問：「是什麼人？」

「玉劍山莊，杜先生。」

第十一章

(一)神秘的杜先生

山坡下的一片杜鵑已經開花了，遠處的青山被春雨洗得青翠如玉，一雙蝴蝶飛入花叢，又飛出來，庭園寂寂，彷彿已在紅塵外。

楚留香盤起了一條腿，坐在長廊外的石階上，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眞的已經到了玉劍山莊。

沒有人能輕易到這裏來，就算是那些身懷絕技自視絕高的高手們，也沒有人敢妄越雷池一步，近年來玉劍山莊的威名之盛，幾乎已超越了江南武林的三大門派和四大世家。可是現在他坐在這裏，看到的卻只是一片明媚淡雅的春光，完全不帶一點劍拔弩張的肅殺之氣，更沒有警衛森嚴的樣子。

楚留香用一根手指摸着鼻子，心裏已經不能不承認玉劍山莊的這位主人確實有他了不起的地方。

× × ×

杜先生確實是這樣子的。

他是非常神秘的人，就像是奇蹟一樣忽然崛起於江湖，從來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往事和來歷，除了他的親信外，也沒有人能見到他。但是每個人都知道，他在暗中培植着一股極可怕的勢力，他的下屬中有很多都是久已未在江湖中出現的絕頂高手，他們跟着他就好像一個痴情的少女跟着她痴戀的情郎一樣，隨時都可以爲他去做任何事。隨時都可以爲他去死。

——這位神秘的杜先生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究竟有什麼神秘的魔力？

× × ×

楚留香已經在這裏等了很久了，只有**他一個人在等，沒有胡鐵花。**



因爲杜先生只答應見他一個人。

長廊盡頭，終於傳來一陣輕緩的跫音，一種穿着曳地長裙的婦人，用一種非凡優雅的風姿走了過來。

她的年華雖已逝去，卻絕不願用脂粉來掩飾她眼角的皺紋。她的清麗與淡雅就像是遠山外那一朵悠悠的白雲，可是她的眼睛裏卻帶着種陽光般明朗的自信。

楚留香彷彿忽然變得痴了。

他從未見過這樣的女人，也從未想到一個女人在青春消逝後還能保持這種非凡的美麗。

「楚香帥。」她帶着微笑看着他，她的聲音也同樣優雅。

「前夕雨才停，香帥今天就來了，正好趕上了花開的時候。」

只可惜楚留香不是來賞花的。

「我知道杜先生一向很少見人，可是他已經答應見我。」楚留香絕不讓自己去看她的眼睛：「我相信杜先生絕不會是個言而無信的人。」

「我也相信他不會。」她嫣然而笑：「因爲現在你已經看到他了。」

楚留香抬起頭，吃驚的看着她。

「你就是杜先生？」

「我就是。」她微笑：「現在你總應該相信我至少還不是個言而無信的人。」

× × ×

光滑的檜木地板上擺着張古風的低几，瓶中斜插着三五朵白色的山茶，已經開出了有八片瓣的茶花。

楚留香沒有看花。

他在看着坐在他對面錦墩上的這個神奇優雅而美麗的女人。

現在他就算用盡所有的力量不讓自己去看都不行了，就算要他的眼睛離開她一下子都困難得很。

「我知道你一定覺得很奇怪，其實一個女人被稱做先生也不能算是件奇怪的事，男人有時也會被稱爲夫人的。」杜先生說：「戰國時就有位鑄劍的大師叫做徐夫人。」

楚留香又盯着她看了半天，忽然問：

「你從來不願見人，是不是因爲你不願讓人知道你是個女人？」

「也許是的。」杜先生淡淡的微笑：「也許只不過因爲我不願意讓別人像你這麼樣看着我而已。」

楚留香沒有笑，也沒有摸鼻子，可是他的臉却居然紅了起來。

如果胡鐵花看到他現在的樣子，一定會大吃一驚。

要楚留香臉紅，絕不是件容易事，簡直就好像要拉一匹駱駝穿過針眼那麼不容易。

幸好杜先生並沒有再繼續討論這問題，她只問楚留香：

「我也知道你一直忙得很，這次爲什麼一定要來見我？是不是爲了史天王和玉劍公主的婚事？」

「不是。」

楚留香決心要把自己的大男人氣概表現一點出來了，所以立刻大聲說：

「你就算要把八十個公主嫁給史天王，也跟我完全沒有關係。」

「什麼事跟你有關係？」

「我只想帮我個朋友找到他的女兒，一個曾經被人裝在箱子裏偷走的女孩子。」楚留香說：「我相信她一定在這裏。」

× × ×

廊外的春風溫柔如水，春水般溫柔的暮色也已漸漸降臨。

杜先生靜靜的看着瓶中白色的山茶，她的臉色看來也好像那一朵朵有八片瓣的茶花一樣，純雅、淸麗、蒼白，一片片一瓣瓣一重重疊在一起。

花瓣忽然散開了。

她的手指忽然輕輕一彈，花瓣就散開了，花雨繽紛，散亂在楚留香眼前。散亂了楚留香的目光。

她的兩根手指間已拈起了一根花枝，花枝一抖，刺向楚留香的雙眼。

× × ×

沒有人能形容她在這一瞬間使出的手法。無法形容的輕巧，無法形容的優雅，無法形容的毒辣！

一種幾乎已接近完美的毒辣。

人間天上，或許也只有這麼樣一個女人才能使得出這種手法來。

楚留香的眼睛如果被刺瞎，也應該毫無怨尤了。

因爲他已經看見了這麼樣的一個女人，他這一生看見的已够多。

(二)花開花落

白瓷的酒罈上用彩釉繪着二十朵牡丹。這是眞正的花雕，二十年陳的絕頂花雕，胡鐵花已盡一罈。

一罈已盡，還有一罈。

「你爲什麼不再喝？」花姑媽問他：「你也應該知道能喝到這種酒是很難得的呀。」

「好酒難得，好友更難得。」

胡鐵花敞開了衣襟，大馬金刀的坐在一個花棚下一張石桌前的一個石櫈上。

「要是那個老臭虫知道有這麼樣兩罈好酒都被我喝光了，不活活的氣死才怪，老臭虫變成死臭虫就不好玩了。」

「你要留一罈給他喝？」

「不是給他喝，是陪他喝，他喝酒雖然比倒酒還快，我也不慢，他喝半罈，我也不會少喝一點。」胡鐵花開懷大笑：「所以他喝下半罈時，我已喝了一罈半。」

花姑媽用一種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又用一種很特別的聲音問：

「可是你怎麼知道他一定會來呢？」





「他爲什麼不會來？」

本來已經有了幾分醉意的胡鐵花忽然又清醒了，一雙眼睛忽然又瞪得比銅鈴還大。

「我肯替你們做這件事，因爲我知道這件不是壞事，要是我不能在五月初五之前把公主送到史天王那裏，那個狗屎天王就一定會殺過來，就算你們能擊退他，這一路上的老百姓的血也要流成河了。」胡鐵花厲聲道：「可是你們只要敢動楚留香，我就先要把你們這個地方變成一條河。一條血流出來的河。」

花姑媽沒有說話。

她很少有不說話的時候，現在居然沒有說話，因爲遠方忽然有一陣漂漂渺渺幽幽柔柔的琴聲傳了過來，一種無論任何人聽見都會變得暫時說不出話的琴聲。

這種琴聲是不會讓人聽得太清楚的，就彷彿花開時的聲音一樣。

——一朶花開放時是不是也有聲音？有誰能聽得出那是什麼聲音？

——花落時是不是也有聲音？

× × ×

花落無聲，腸斷亦無聲。

有聲即是無聲，無聲又何嘗不是有聲，只不過通常都沒有人能聽得清而已。

花落時的聲音有時豈非也像是腸斷時一樣？

× × ×

琴聲斷腸。

八重瓣的白色山茶花一片片飄落，飄落在光亮如鏡的檜木地板上。飄落在楚留香膝畔。

劍一般的花枝已刺在他的眉睫間，這一刺已是劍術中的精髓。

所有無法無相無情無義無命的劍法中的精髓。

這一劍已經是禪。

禪無情，禪無理，禪亦非禪。非禪也是禪，非劍也是劍。

到了某一種境界時，非禪的禪可以令人悟通，非劍的劍也可以將人刺殺於一刹那間。

楚留香却好像完全不明白。

他連動都沒有動，連眼睛都沒有眨，就好像完全不知道這根花枝能將他刺殺於刹那間。

× × ×

一彈指間就已是六十刹那。

如果這根花枝刺下去，那麼在一彈指間楚留香就已經死了六十次。

× × ×



琴聲斷腸，天色漸暗。

花姑媽看着胡鐵花，神情忽然變得異常溫柔，眞的溫柔，從來都沒有人看見過的那麼溫柔。

「你醉了，你喝的本來就是醉人的酒，你本來就應該知道你會醉的。」

一陣風吹過，一片片花瓣飄落。

「花會開也會落，有花開時就應該知道有花落時，因爲花就是花，既然不能不開，就不能不落。」花姑媽幽幽的說：「這就好像我們這些人一樣。應該醉的，就非醉不可，應該死的，也非死不可。」

胡鐵花忽然覺得自己好像眞的醉了。

也不知道是因爲琴聲還是花姑媽的聲音，也不知道是因爲酒還是酒中某一種醉人的秘密，竟在這個他既不能醉也不會醉的時候讓他醉了。

可是他還能聽到花姑媽說的話。

「花開花落，人聚人散，都是無可奈何的事。」

她的聲音中確實有種無可奈何的悲哀：「人在江湖，就好像花在枝頭一樣，要開要落，要聚要散，往往都身不由己。」

(三)落花非花

一刹那的時間雖然短暫，可是在某一個奇妙的刹那間，一個人忽然就有化爲萬刧不復的飛灰，落花也會化作春泥。

現在天色已漸漸暗了，落花已定，千千萬萬個刹那已過去，劍一般的花枝却仍停留在楚留香的眉睫間，居然還沒有刺下去。

——未完——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

一身是胆

獨孤紅・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馬標在霸王寨賭坊露了一手，賭坊管事陳明不得不讓他離去。馬標臨走時，聲言投宿飛雲客棧，隨時可派人去找他。離開霸王寨，馬標在街轉了一轉，買了一包瓜子，邊嗑邊走的走到客棧，夥計給他安排了一個房間，他推門進去，驀然發覺炕上坐着一位壯漢。馬標初以為摸錯了門，繼而一想，原來此人是先在房內埋伏的，於是出言冷嘲熱諷，對方也反唇相譏，一言不合，壯漢猝然向馬標突襲，但被馬標避開，壯漢見突襲不逞，即奪門逃走……

獨闖霸王寨 晤見西霸天

馬標不該笑，他不知道，這時候窗戶外頭正有兩把鎗對着他呢。

兩個漢子一臉的獰笑，要扣扳機。

馬標突然不笑了，向着兩扇窗戶飛快地揚了手。

「哎喲！」

兩個漢子各叫了一聲，顧不得扣扳機了，鎗也不要了，捂着眼在廊簷下滿地亂滾。

他們倆在滾動的時候，手裏掉下了東西，是幾顆瓜子兒。

馬標嗑着瓜子兒從屋裏走了出來，看了看地上兩個漢子，道：「放心，瞎不了的，頂多兩三個月不能睜眼罷了。」

話剛說完，他突然撲倒在地，就地一滾，抓住了兩個漢子丟在地上兩把鎗裏的一把，砰，砰就是兩鎗。

兩聲殺豬似的鬼叫，從東、西各一間房裏，抱着腕子跑出了兩個漢子，恨爹娘少生兩條腿似的，往前跑不見了。

馬標一挺腰，人站了起來，鎗往地上一扔，「噗」地吐出了一片瓜子殼兒，笑了。

他是很得意。

本來該得意。

露的這幾手這麼漂亮，怎麼能不得意呢。

可惜他不知道，從他身後那間屋的炕底下爬出個瘦小漢子，手裏握着一把鎗，這當兒已到了屋門口，鎗管揚起，對準了他的背心要害。

明鎗容易躲，暗箭最難防！

這就叫：金風未動蟬先覺，暗算無常死不知。

不過，也許馬標的卦眞靈。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不知道怎麼回事，那瘦小漢子眼一閉，身一軟，突然爬下了。

他摔下地的聲音驚動了馬標，扭頭一看，馬標猛一怔。屋裏傳出個低沉話聲：「大意不得，你已經死了一次，九條命還剩八條了。」

馬標出了一身冷汗，失聲叫道：「大哥！」

人像離了弦的箭似的撲進了屋裏。

馬標的行動不能說不夠快，除了離膛的鎗子兒，還有什麼能夠比離了弦的箭快的？

可是等他撲進屋之後，屋裏空蕩蕩的，那有半個人影兒？

馬標怔住了，等到定過神，他搖搖頭，說什麼省城去了，就知道你們不會放我單飛，不過，不放我單飛也對，要不然我這條命豈不就留在霸王寨這客棧裏了。

舉袖擦了擦額上的冷汗，往後伸手把門一掩，他走過去翻身躺上了炕。

剛躺下，他又一怔，他看見頂棚上，正對着炕上枕頭的地方，貼了張紙條兒，上頭寫的有字兒。

他一挺胸，人已從炕上竄了起來，一竄丈餘高，伸手撕下了頂棚上那張字條兒，人又四平八穩地落回了炕上，躺的姿式沒變，而且輕得跟片落葉似的。

躺在那兒看字條兒，墨漬沒乾，後頭的漿糊還是濕的，字條兒上寫的是：「西霸天丟不起這個人，從現在起，盡心盡力保護你那剩下的八條命吧。」

字寫的「褚」體，左下角寫個一筆的「龍」字，飛躍翻騰，眞像一條張牙舞爪的龍。

馬標吁了口氣。「我馬標向不服人，比起你來，我差了一大截，我能不服了你嗎？」

三把兩把撕了那張字條兒，團了團，隨手一扔。

他這裏剛扔出紙條兒，院子裏響起了一個冰冷的話聲，說：「恐怕咱們來遲了一步。」

又一個陰沉的話聲：「你說那小子跑了。」

冰冷話聲道：「除非他是傻鳥，活膩了願意留在這兒等死，要不是一定夾着尾巴早跑了。」

陰沉話聲道：「那麼咱們回去稟報當家的吧，就說那個叫馬標的球囊跑了。」

馬標一笑，挺身下炕：「好了，好了，兩位，饒了我吧！」

他大步過去開門走了出去。

往廊簷底下一張，他看見院子裏併肩站着兩個人，都是一身黑褲褂兒，頭上扣頂呢帽，不過左邊那個是個瘦高個兒，一張陰沉馬臉，右邊那個比左邊那個矮半頭，出奇的白淨，白淨得像十八九大姑娘那一身細皮嫩肉似的，跟人家大姑娘家唯一的不同，是人家姑娘家一身皮肉白裏透紅，這位却是白得不帶一絲血色，帽沿下那張臉，長長的眉毛，細細的眼，眼神發亮，兩眉之間那股子陰騭之氣逼人。

馬標何許人，一看就知道來的不是等閒之輩，再一看兩人腰裏都是平平的，沒帶傢伙，心裏更是一跳，「沒有三兩三，不敢上梁山」，這麼個情勢，這麼個陣仗，要是沒仗恃，沒把握，敢不帶傢伙，找來客棧。

分明，是藝高人胆大。

他們胆大，可也碰上更大胆的了。

上下打量過後，馬標一咧嘴，笑了：「兩位嘴上留德，我出來了。」

馬臉瘦高個兒話聲陰沉：「你沒有跑啊！」

馬標笑笑道：「何必呢，兩位明知道我沒走，也不會走！」

「沒想到你居然敢出來。」

「我這個人什麼都不怕，就怕激，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這頭一陣，我是輸了！」

蒼白臉冰冷道：「少耍嘴皮子，這不是耍嘴皮子的地方，也不是耍嘴皮子的時候，我懶得再逗着你玩兒了，走出廊簷，往前給我站站。」

「行，」馬標一點頭，「强龍不壓地頭蛇，人在屋簷下，豈能不低頭，你們怎麼說，我就怎麼幹。」

他走出廊簷下，一連走了幾步：「這兒，兩位够得着了吧！」

蒼白臉發亮的兩眼，緊盯在馬標臉上：「說，你跟霸王寨有什麼過節。」

馬臉瘦高個兒道：「霸王寨不是個不講理的地方，只要你挑明過節，回去『霸王寨』，『霸王寨』一定還你個讓江湖道沒話說的公道。」

馬標笑道：「謝謝，你閣下够意思，恐怕是因為沾了點兒五百年前的關係。」

馬臉瘦高個兒道：「別攀宗祖，別套近乎，我不姓馬。」

「我知道你閣下不姓馬，可是我姓馬，你閣下天生一張姥姥不疼，舅舅不愛，討人嫌的馬臉，也沾上個『馬』字兒！」

蒼白臉想笑，但是他沒笑。

馬臉瘦高個兒勃然色變，就在他勃然色變的當兒，馬標接着又說了話：「我跟霸王寨沒過節。」

馬臉瘦高個兒要動。

蒼白臉抬手攔住了他，望着馬標冰冷道：「這麼說，你是存心來找碴兒的。」

「別給我扣帽子，別找動刀槍的藉口，我是來探望西霸天的。」

馬臉瘦高個兒頭上現了青筋：「你進『霸王寨』以後所幹的事兒，像是來見我們當家的麼。」

「進寨頭一樣，那不能怪我，只能怪貴寨的待客之道。」

蒼白臉道：「你一進『霸王寨』碰上的，那是我們『霸王寨』的規矩。」

「規矩是你們訂的，誰知道？再說你們『霸王寨』訂的規矩，對你們『霸王寨』自己人，那是天經地義，可是對外來的客人，那就顯得既失禮又過份了。」

「打從有『霸王寨』至今，凡是『霸王寨』訂的規矩，任何人都得乖乖的遵從，江湖道上，還沒那個敢說一句話。」

「你們到底還是碰上了一個。」

馬臉瘦高個兒一聽這話又要動。

蒼白臉再次抬手攔住：「撇開頭一樣不說，這從頭一樣往後的呢？」

「從頭一樣往後的，一直到兩位來到，一搭一檔，尖酸刻薄的激我出來之前，樣樣我是出於自衞。」

蒼白臉要說話。

馬標沒讓他說。「賭坊大管事孫明把我叫進一間屋去，六個人對付我一個，客棧裏預作埋伏，幾把噴子往我身上招呼，不是我福大命大，手廢一隻，命沒一條，你們誰能說我不是出於自衞？」

蒼白臉陰陰一笑：「算你能耍嘴皮子，可是我剛說過，這兒不是耍嘴皮子的地

方，也不是耍嘴皮子的時候。」

「那麼，以你兩位的高見，該怎麼辦呢？」

「怎麼辦？這麼辦。」

馬臉瘦高兒激怒大叫，揚手一揮，四面屋脊上冒出了近廿名漢子，人手一桿馬槍，槍口下指，齊對馬標。

這種長噴子，遠比駁殼槍來得火力强，射程遠，廿桿這玩藝兒對準一個人，他就是大羅神仙也逃不出交叉密織的火網。

馬標一怔，旋即道：「乖乖，我沒想到兩位還埋伏這一手兒呢，厲害厲害。」

馬臉瘦高兒笑得激動：「你也知道這玩藝兒厲害。」

「當然知道，」馬標道：「我知道這玩藝兒就跟知道我自己一樣，玩兒的熟得不能再熟了，閉着眼睛我都能拆能裝。」

蒼白臉道：「那是最好不過，省得我們多費唇舌了，目下這種情勢，你自信能逃得過，不挨一顆槍子兒麼？」

馬標實話實說：「那要看，這廿桿玩藝兒上了紅膛沒有。」

蒼白臉突然提高了嗓門兒：「來一響讓他聽聽。」

「砰！」地一聲，不知道是那一桿發了火兒，只聽出響聲來自左上方，幾幾乎跟響聲同時，馬標左脚左邊尺餘處地上，土往上一揚，然後地上多了一個洞。

這一槍，不但說明每桿馬槍都已上了紅膛，而且馬標也知道四面屋脊上那些傢伙，槍法都不錯。

很難得，蒼白臉臉上有了笑意，笑得陰鷙，也很得意。

可是馬標臉上的神色，平靜得像一泓沒風的池水：「怎麼這麼個試法兒，這要是有跳彈，那還得了。」

「逃得過麼？」

蒼白臉緊跟着問了一句。

馬標道：「我這個人從不吹噓，從不打腫臉充胖子，何況這是玩兒命的事兒，逃不過，一點機會都沒有。」

馬臉瘦高兒笑得激動：「咱們這麼辦，『霸王寨』不是不講理的地方，跪下來，磕三個響頭，我們是留下你一隻右手，讓你帶着一條命離開『霸王寨』。」

馬標雙眉一揚：「呃，是這麼個辦法麼？」

「不錯。」

「你要是不願意，或者想打什麼別的主意，只要我們一聲令下，就能把你打成馬蜂窩。」

馬標道：「那是你客氣，以我看，廿桿這玩藝兒齊放，能把我打成肉醬。」

「所以了。」馬臉瘦高兒笑得更激動了：「磕三個響頭，留下一隻手，是再便宜也沒有的事了，包你划算。」

馬標眼一瞇，道：「你認爲划算？」

「命跟三個響頭，一隻手，那一樣要緊，就是三歲小孩兒也分得清楚。」

馬標搖頭道：「我的看法跟你們看法不一樣，眞是讓我磕三個響頭，留下一隻手，不如你們二位下個令，來個廿桿狠玩藝兒齊放，把我打成肉醬。」

蒼白臉跟馬臉瘦高個兒都一怔。

馬臉瘦高個兒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朶。「姓馬的，你怎麼說？」

馬標一副不在乎的模樣：「我是個混江湖的，小有名氣，兩位該知道，闖湖江的把名聲看得比命還重要，我要是給兩位磕三個響頭，把一隻手留在『霸王寨』，往後江湖道上還能混嗎？我別無一技之長，江湖道上不能混，就等於死路一條，橫豎都是死，我爲什麼不死得英雄點兒！」

蒼白臉冰冷道：「你要知道，你能混，『霸王寨』就不能混了。」

馬標笑笑道：「我不敢讓『霸王寨』不能混，也不願讓自己不能混，如今嘛，我是雙拳難敵四手，好漢不敵人多，就算我是鐵打金剛，銅澆羅漢，也抵不過一顆槍子兒，何况廿桿狠玩藝兒對着我，所以我只好壯壯烈烈的來個英雄式的死了。」

「你認爲這樣死，死得英雄？」

「當然啦，你們想嘛，名重江湖，威震一方的『霸王寨』，動用兩個好手，廿桿馬槍埋伏，對付我這麼一個江湖混混兒小角色，一旦傳揚出去，誰能不雙挑大姆指，說我姓馬的是條漢子，死得壯烈，死得英雄。」

蒼白臉陰鷙一笑：「你的意思也就是說，一旦傳揚出去，你成了英雄，『霸王寨』反倒成了狗熊了。」

馬標咧嘴一笑：「這話是你說的，我可沒有說。」

蒼白臉冷笑一聲道：「說耍嘴皮子，你的確算把好手，可惜的是『霸王寨』不在乎這個。」

馬標哈哈一笑道：「那最好，區區在下這江湖混混兒小角色的一條命，換『霸王寨』加『西霸天』的多年名聲，還有比這還划得來的麼？」

雙手往後一背，接着道：「來呀，兩位，別猶豫，最好再給他們打個招呼，瞄準週身要害下手，省得人家說『霸王寨』的槍手玩兒槍不靈打不準。」

不知道怎麼回事兒，這麼一來，蒼白臉却眞有點猶豫了。

馬臉瘦高個兒可沒猶豫：「外管事，你還等什麼？」

馬標道：「是啊！猶豫什麼，是不是讓我這一條命換了『霸王寨』跟西霸天的多年名聲，回去見着當家的不好說話。」

蒼白臉的臉上飛快地掠過一絲紅意：「沒什麼不好說話的。」

馬臉瘦高個兒道：「那還等什麼，這小子罵够了我，我嚥不下這口氣，槍隊是我帶的，令由我下，天大事兒我担當。」

這可是個十足的狠人，他揚起手就要揮下。

馬標知道，只等廿桿馬槍一響，他是準死活不了，他那眞甘心這麼個死法，打算就地一滾，撲到蒼白臉跟馬臉瘦高個兒身邊，讓四面屋脊上廿名槍手來個「投鼠忌器」，或者乾脆出手制住他們兩個，當做退身之護符，進身之人質，他剛要動。

驀地——

一聲清脆槍響，一聲脆生生的嬌喝：「慢着！」

馬標等聞聲剛一怔。

院子口閃現一個小姑娘，小姑娘年可十六七，緊身的大紅褲褂兒，大辮子，長一副機靈的模樣兒，右手握着一把小巧玲瓏的「掌心雷」。

她把「掌心雷」高高的一擧，又說了話，一字一字脆生生的，還眞好聽：「當家的有話，帶來客內寨相見。」

蒼白臉跟馬臉高個兒又一怔，可沒人敢多說一句，馬上躬下了身：「是！」

馬標也大出意外，沒想到在這節骨眼兒上，會有這麼樣的變化，他也正發怔，小姑娘已垂下手，黑白分明的兩眼轉望了他：「客人請。」

馬標忙定神，抿嘴一笑：「我不知道是該謝姑娘好，還是該怨姑娘好，不過見貴當家的是我來『霸王寨』的目的，刀山油鍋我也該走一趟。」

一抱拳，大步走了過去。

蒼白臉跟馬臉高個兒緊隨在後，眞似怕馬標有什麼異動。

馬標這會兒可眞「神氣」了，在前呼後擁下，一行人經過前頭，十幾個吃客跟客棧夥計，甚至櫃台裏的老帳房，都站在那兒不住地哈腰。

小姑娘跟蒼白臉、馬臉瘦高個兒面無表情，目不邪視。

馬標不住地兩邊含笑打招呼，作一副「要人」狀。

出客棧，剛往門口一站，一輛單套馬車從街那頭飛也似的馳了過來，車後跟個漢子，騎匹馬，手裏還拉匹馬。

馬車馳到門口，收勢停住，小姑娘轉身望蒼白臉跟馬臉瘦高個兒：「人交給我了，往『內寨』去就不是你的事兒了。」

沒等兩人說話，小姑娘轉眼又望馬標：「請上車呀！」

馬標可沒客氣，騰步躍上馬車，掀簾鑽進車裏。

小姑娘從騎馬漢子手裏接過那匹馬，翻身上去，輕快俐落，抖動韁繩，當先馳去。

馬車跟在小姑娘馬後馳動，騎馬漢子則緊跟在馬車後頭，他腰兩邊都鼓鼓的，顯然別着兩把傢伙。

馬標起先沒顧得打量車內，等到馬車馳動，他覺得挺舒服了，一點也不顚，這才留了意，定睛一看，嚇了他一跳。

長這麼大，還眞是頭一回見着這麼豪華的馬車，整個車廂是用外國絨貼縫的，壓條都是純銀的，坐墊，靠墊是同顏色的絨綉着花，兩邊的扶手也是純銀的。

車頂心中吊着一盞燈，也是外國來的，全是琉璃，八八六十四個角。

這當兒雖然沒點亮，可是車外透進來的光照在這盞燈上，六十四個角，無一不透着帶五彩的光華。

還有，車裏不知道洒了什麼，一陣陣淡淡的香氣，聞着醉人。

馬標淨顧着打量車內了，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的是那條路，突然，車停下了。

馬標一定神，就打算把車簾掀開條縫兒，往外看看，車外已響起了小姑娘脆生生的話聲：「到了，客人可以下車了。」

馬標索性大方地掀開車簾跳了下車，他看見了，置身處是個大花園，樹海森森，花圃一方方，盆景一處處，亭、台、樓、榭一應俱全，座落在花園正中間的，是座宮殿式的建築，漆紅巨柱，飛簷狠牙，那高高的石階，潔白如玉，沒「北京城」裏，「紫禁城」內的三大殿那麼大，可是格局、式樣，一模一樣的三大殿。

馬標正這兒看，小姑娘已翻身下馬到了他面前：「我給客人帶路。」

擰身往那座宮殿式的建築走了過去。

馬標擧步跟上，邊走還東張西望四下看。

難怪他看，天上神仙府，人間王侯家，天上人間都不過如此，連腰裏別兩把傢伙的漢子緊跟在他身後，他都像一點兒也不知道。

登上石階，進入「宮殿」再看，敢情是個大客廳！

眞是畫棟雕樑，美輪美奐，頂上高懸着兩排一十六盞八角大琉璃燈，還垂着一條條的琉璃串兒。

緊靠裏，是一副巨大屏風，鑲玉雕花，共有十六扇之多，屏風前成半弧型地放着三把高背鏤花，紫絨錦墊的太師椅，往外，成兩排，一邊各十二張，共是廿四張朱紅桃木太師椅，每兩張椅子之間，放着一張嵌玉面兒茶几，高與椅扶手齊。

兩排椅子中間，是屏風前三把太師椅，中間那一把前鋪伸向外的一條腥紅地氈，一看就知道又是名貴異常。

兩排椅子後頭，幾丈外的粉牆上，隔不遠就是一幅字畫，站得遠，看不見出自何方手筆，但是看字，看畫，可以想見，每一幅都出自名家手筆。

把個馬標看直了眼。

誰都知道西霸天威震江湖，稱霸一方，照理誰都想不到，『霸王寨』的內寨裏，有這麼大的氣派。

小姑娘說話了：「客人請坐，我往裏稟報。」

沒等馬標答腔，她已經擰身快步，往裏去轉進了屏風後。

馬標沒坐，扭頭後望，他看見腰裏別兩把傢伙那漢子，站立在客廳門口，臉上一點表情沒有。

顯然，這是監視他的。

任誰都看得出，何况馬標。

馬標却是毫不在意，兩手往後一背，信步走向東牆，他看起字畫來了。

不看還好，一看又嚇一跳。

副副字畫出自名家手筆，這還好，副副字畫上都蓋滿了，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御覽之寶」。

這就大不尋常了。

敢情這些字畫，全部都是出自當年的禁宮。

西霸天何來這等神通！

可也絕沒有想到，西霸天是這麼個雅士。

是眞風雅，還是草莽硬充斯文的附庸風雅！

這兒正張口結舌。

屏風後傳來了一陣輕快碎步聲。

馬標定神轉眼，屏風後轉出了三女七男，三前七後十個人來。

前頭三個女的，又成一前二後之勢，前頭那位，穿一身黑底碎紅花兒裙褂，褂兒高領窄腰，裙是八幅，脚底下也是一雙黑底碎紅花的綉花鞋，鞋尖上各綴着一朶渾圓的大紅絨花。

看年紀，約莫廿剛出頭，那排整齊的

劉海兒下，杏眼桃腮，美艷如花，只是吹彈欲破的臉蛋上冷意逼人，兩道微微上翹的柳眉之間，也帶着一股子凜人的煞氣。

身後兩個小姑娘，左邊一個就是剛才那個穿大紅褲褂的，右邊一個，年歲跟左邊那個不相上下，穿一身翠綠，同樣的一臉機靈能幹樣兒。

再後頭那七個男的，清一色的冷臉漢，個頭兒，打扮，腰裏別的傢伙，跟門口那個一模一樣。

這麼一支「隊伍」。

這麼一位姑娘。

馬標他看得一怔。

兩下裏四目一交投，美姑娘杏眼飛閃奇光，帶着身後的二女七男，走過去坐在了最中間那把太師椅上。

兩個小姑娘緊立椅後。

七個冷臉漢六個排開站在兩個小姑娘身後，一個走向外，跟原在門口那個，一邊一個站在了門口。

看樣子，要是沒那位美姑娘說句話，外頭的人別想進來，馬標也別想有退路的了。

馬標還是那副不在乎的神態，定過了神，他走向兩排椅子中間，往那兒一站，不再動，也沒說話。

倒是美姑娘，深深地看了馬標兩眼，先開了口，話聲帶着逼人的冷意，可是再冷也掩不住那份兒好聽：「你倒是很沉得住氣呀！」

馬標也說了話，淡淡地：「好說。」

穿紅的小姑娘插了句嘴：「你不是要見我們當家的嗎？」

馬標聽得猛一怔，一下子瞪大了眼：「怎麼說，這位就是——」

美姑娘道：「我就是『霸王寨』當家主事的『西霸王』。」

不是忍得快，馬標差點兒沒叫出聲來：「姑娘就是……姑娘就是——」

「你不信！」

「我，我還是眞不信。」

「誰見過『西霸天』？」

這話問得好。

馬標一又一怔，誰都知道東、西、南、北四霸天，誰都見過東、南、北三霸天，可是有誰見過「西霸天」。

還是眞沒有人見過西霸天。

馬標只好實話實說的。

美姑娘緊接着又是一句：「你怎麼知道我不是西霸天！」

馬標道：「我以爲！——不只是我，誰都以爲西霸天是位鬚眉丈夫。」

「可偏偏西霸天是個我這樣的紅粉娥眉。」

馬標沒說話，他說不出話來。

美姑娘抬手前後揚了揚，那手欺雪賽霜，纖纖手指，根根似玉：「你聽說過『西霸天』的『雙鎗八鐵衛』！」

馬標「呃」地一聲道：「這八位原來就是——聽說過！」

「你聽說過『西霸天』的檀香車。」

馬標一怔，猛想起來時坐的那輛：「原來那就是——」

「『霸王寨』裏，要不是西霸天，誰敢派出他的『檀香車』，誰帶得動他的『雙鎗八鐵衛』！」

這倒是。

馬標道：「我深感榮寵，看來很有面子。」

美姑娘道：「你這話說得還眞不錯，我還是眞頭一回爲個外人，尤其是一個男人，派出我那輛檀香車。」

馬標道：「恐怕我也是頭一個知道西霸天是位紅粉女兒的外人。」

美姑娘道：「『霸王寨』裏，知道他們當家的是個姑娘的，也不多。」

這馬標又沒想到，不免又是一怔：「呃！」

「現在你信了吧。」

「只能說我知道了，我還是不大相信的。」

這回該美姑娘怔了：「呃，你還是不信。」

「『西霸天』在江湖上稱高手，是前四年的事，有這座『霸王寨』，西霸天稱霸一方，是後六年的事，前後十年，我看姑娘最多不過廿上下，難道姑娘十歲的時候，就在江湖道上立名揚萬了麼？」

美姑娘忽然笑了，笑得很輕淡，可是已經像花朶怒放，美得奪人魂魄：「難道不許前四年稱高手的是一個『西霸天』，後六年稱霸一方的，又是一個『西霸天』麼？」

馬標聽直了眼，訝異地道：「姑娘這話——」

「你不必問那麼多，我告訴你我就是『西霸天』，在『霸王寨』裏我當家主事，信在你，不信那也在你了。」

馬標沉默了一下，然後點了頭。「既然姑娘能當家主事，我也只好相信姑娘就是那位威鎭一方的西霸天了。」

「那麼你要見我有什麼事兒，現在是不是可以說了。」

馬標一握拳：「姑娘，在下馬——」

「我知道，馬標，別老沾着，坐下說話，不管什麼人，爲什麼到『霸王寨』來，『霸王寨』做事，絕不落人話柄。」

「姑娘放心，這一趟『霸王寨』，只有讓我覺得榮寵，離去之後，我絕不會批評『霸王寨』的待客之道。」

他說着沒坐。

「既是你願意站着，那我就不免强了，我等着聽你的來意了。」

馬標道：「『勝記車行』保的一個客人，在龍打滾兒丟了，那個客人後來沉屍在『老哈河』閘口下，頭都被砸爛了，據說他是『軍警聯合執法處』的一個人物，身上有個藏機密情報的金錶丟了，姑娘知道不知道這件事。」

「知道有這麼回事，可是還不知道他是『軍警聯合執法處』的爪牙，也不知道他有個藏機密情報的金錶丟了。」

馬標看了看她：「姑娘知道的不多，恐怕也沒辦法告訴我，人爲什麼沉屍在『老哈河』的閘口下了。」

兩個小姑娘小臉蛋兒變了顏色，齊聲厲喝：「客人這話什麼意思。」

美姑娘微微抬了抬皓腕：「你爲什麼不直問，人是不是『霸王寨』做的。」

馬標道：「我跟貴寨一樣，極不願意落人話柄！」

「可是你畢竟到『霸王寨』來了。」

「我不能不來。」

「爲什麼不能不來。」

「我不相信人是貴寨做的，我不能不來聽當家主事的說一聲，證實一下。」

「你是勝家什麼人？」

「非親非故，毫無瓜葛，非扯上關係不可，只能說都是江湖道兒上走動的。」

「說得好，勝家給你多少錢。」

「一文沒拿，勝家不會幹這種事，有個姓馬的爲這檔子事，頭上頂着雷上『霸王寨』來，勝家根本不知道。」

「那你爲的是什麼？」

「姑娘，兩個字，大局。」

「大局？」

「姑娘，勝家車行，『霸王寨』，同是江湖道兒上响噹噹的字號，兵荒馬亂的年頭，能够使這一帶方圓幾百里，成爲一塊乾淨地兒，北洋軍，日本浪人，敢在這塊地兒上走動，不敢在這塊地兒上鬧事兒，百姓能有個家，不受一點災難，再傻的人也知道，全是因爲有這兩塊金招牌，鐵字號在這塊地兒上鎭着，姑娘有沒有想到，一旦這兩家來個火併，落個兩敗俱傷，或者是倒下任何一方，往後是不是還能維持這種局勢，是不是還能保持這份乾淨平靜。」

美姑娘爲之動容，但是很快的又恢復了冷漠說：「有『霸王寨』這一家應該够了。」

「姑娘錯了，『霸王寨』鎭守不動，勝家車馬行走各處，如同巡弋，必須有這種配合，才能鎭得住北洋爪牙跟那日本浪人。」

美姑娘想了一下：「我不能說你說的沒道理，我懂你的意思了，處在這種亂世，你這種人不多見，我不能生氣，我只是生氣，就表示我們的胸襟不如你，我是問你，如果人是『霸王寨』做的，你又怎麼辦？」

「北洋爪牙，死十個百個不多，我不必問貴寨爲什麼殺他，也不能請貴寨交出兇手，我只有讓人知道，殺人刼物的，是我姓馬的，『勝記車行』要找，也只找我姓馬的就對了！」

美姑娘微一怔：「你願意這麼做。」

「事實上，」馬標拉出了胸前的金殼懷錶：「姓馬的在來貴寨之前，已經憑這個冒牌貨，在『十里蓮花湖』往『老哈河』的路上，引開過勝家弟兄一回了，勝家弟兄的神槍是出了名的，不是我往『老哈河』裏跳得快，身上早添了幾個洞，也就來不了『霸王寨』了。」

美姑娘兩眼閃起奇光：「你爲什麼願意這麼做？」

「我說過了，爲大局。」

「那麼，要不是霸王寨幹的呢？」

「我還能多活幾年，今東明西，遍查各處，找出殺人刼物的兇手，送交勝家，讓他們換回押在『軍警聯合執法處』的大哥，平息這檔子事。」

美姑娘一怔：「怎麼說，勝家老大已經被押了。」

「姑娘以爲他們饒得了誰。」

美姑娘輕吁了一口氣，一雙杏眼緊盯在馬標臉上，像是想從馬標臉上看出朶花兒來。

突然之間，馬標覺得有點不自在，也是頭一回覺得不自在。

就在他不自在的時候，姑娘說了話：「那麼我告訴你，但願你能相信，好在你原就相信，人不是『霸王寨』做的。」

馬標也吁了口氣：「那麼，容我再請敎，人死在貴寨的地盤兒上，爲什麼貴寨不聞不問，一點兒動靜沒有。」

「公道自在人心，是非曲直自有公論，爲什麼非聞問，非有動靜不可，不過，從今天起霸王寨要聞問，會有動靜了。」

「那倒不必，有姓馬的在跑。」

「人死在『霸王寨』的地盤兒裏，我怎麼能再假手他人，你有這種胸襟，『霸王寨』要是再沒有動靜，我於心不安。」

馬標口齒啓動，欲言又止，最後他抱起雙拳：「進貴寨惹出這麼多事，曲不在我，那是假話，承蒙姑娘不究，馬標感激，後日再來謝罪，告辭。」

他轉身要走。

背後突然响起了美姑娘的嬌喝：「站住。」

馬標停步回身。

「你不能走。」

「姑娘敢莫還是要追究——」

「要追究我早追究了。」

「那麼姑娘是——」

「我等你等很久了。」

「等我？」

「我等你這樣的人等很久了。」

馬標疑惑地看着美姑娘：「我不懂姑娘這話什麼意思。」

美姑娘道：「每個姑娘家都要嫁人，每個姑娘家對於自己要嫁什麼樣的人，都有個憧憬，盡管羞於啓齒，可是沒有一刹不在心裏偷偷想了多少遍的，長大以後，爹娘經常爲我的終身操心，可是誰都不知道，我有自己的打算，從四年前，我就暗地裏開始爲自己物色對象的，可是直到今天才碰上一個能讓我看得上的，你。」

馬標一怔：「我？」

「你能爲四境百姓着想，足見有一顆仁心，你單鎗匹馬敢闖『霸王寨』，足證你有別人所沒有的胆識，你進『霸王寨』以後，到如今還沒人能奈你何，足證你還有一身我生平首見，至少是有『霸王寨』以來的頭一個的好本事，這就很够很够了，別的我還求什麼。」

馬標想笑，可是他沒笑：「多謝姑娘的好意，我有點受寵若驚，可是這世界上比我强的人多得很——」

「或許，」美姑娘道：「可是誰叫我頭一個碰見了你。」

「終身大事，關係一輩子，姑娘家應該選擇再三——」

「我早年發過誓，碰見一個我就不放，我等了四年，四年後的今天，我頭一個碰見了你，而且是你自己上『霸王寨』來的，沒人免强你，這應該就是緣份。」

「姑娘——」

「如果你留下，外頭的事我馬上派好手去辦，『霸王寨』從此就是你的，西霸天却是個姑娘家不像話，總應該有個人接替了。」

「『霸王寨』偌大的基業，這麼美貌一

個女嬌娃，可以說是人「財」兩得，而且都是一等一的，這種事，像天上掉下寶貝來，是磕破頭都未必求得到的事。

馬標道：「我做夢都沒有想到，會有這種事。」

「現在你知道了。」

「姑娘的好意很讓我感激。」

「這麼說你也答應了。」

「我很想答應，可是我現在不想成家，不敢添個家累。」

「說來說去，你的意思還是四個字，不能答應。」

「事實如此，我不能否認，還請姑娘原諒。」

任誰都會認爲，美姑娘一定會惱羞成怒，大發雷霆。

本來嘛，這種事，姑娘家反過來求人，碰了這麼個釘子，那個姑娘能不惱羞成怒，大發雷霆。

可是，理雖這樣，事却不然。

美姑娘她不但沒生氣，反而笑了，笑得既甜又美，像朵兒綻放的花兒似的：「你又通過了我這最後一種考驗。」

「最後一種考驗？」

「我明明白白的告訴你，就是看你答應不答應，要是你馬上答應了，我也許會改變心意——」

馬標忙道：「姑娘，我現在答應，還來得及嗎？」

美姑娘搖頭道：「來不及了，你最好心裏有個準備，我是更不會放你了。」

馬標忙道：「姑娘，我吃喝嫖賭什麼都會，什麼都精，什麼都來。」

美姑娘淡淡笑道：「男人嘛，經常外頭跑跑，這種事總是難免。」

馬標一怔：「姑娘好大的度量。」

「誰叫我跟一般女兒家不同，可是我也有一般女兒家德性，嫁鷄隨鷄，嫁狗隨狗，再說，像我這樣的，更應該從別人咀裏求個賢慧。」

「還有，姑娘，」馬標眞有點缺德：「我練的是『童子功』。」

他的意思說，不能破身，也就是不能人道，不能行房。

豈料，美姑娘毫不在意：「不要緊，等我嫁給你以後，你改練『混元一氣功』好了。」

馬標一直不怕，也從不知道什麼叫怕，這會兒，他知道這位美姑娘的厲害了，一聲沒有吭，轉身撒腿就往外跑，他快，美姑娘那扳着臉，一直沒說話的鐵衞們也不慢，他這裏剛動，門口兩位四把駁殼鎗都出了腰，進了手，四根黑忽忽的鎗管兒，分別對準了他身前的幾處要害。

馬標還眞有點猶豫，這裏脚下剛一頓，只聽身後「忽」地一聲，有樣軟柔柔的東西飛過來纏住了他一雙小腿，然後往回一帶。

馬標他再也站不住了，推金山、倒玉柱，砰然一聲摔倒在地上。

趁摔倒那一瞬間往後看，他看見了，纏在他腿上的，是一條丈餘長的紅綾，紅綾的那一端，就握在美姑娘的手裏。

馬標爲之一怔，就這一怔神工夫，另六名鐵衞騰身撲了過來，矯捷像獵食的豹子，一下子按住了他。

一對六，而且那六個也都膂力驚人，馬標沒辦法掙扎，也沒來得及掙扎。

美姑娘一聲嬌喝：「把馬爺送進密室去。」

馬標想說話，可是又沒來得及，那六個快得像一陣風，抬着他走了。

那六個奔跑起來速度也很敏捷．馬標眼花繚亂．根本沒看清走的是什麼路，都經過了那些地方，就被抬進了一間屋，進了屋，那六個把他往地上一扔，飛快的退了出去，砰地一聲關上了門。

馬標感覺出自己落在一堆柔軟的墊子上，根本沒摔疼，又從關門那一聲響裏，聽出那扇門是鐵的之後，才定過神來。

定過神他躺着沒動，抬眼環掃打量這間屋。

沒錯，那扇門是鐵的。

屋裏的佈置陳設，可眞是富麗堂皇，豪華考究，他不是躺在一堆墊子上，而是躺在厚厚的地氈上。

牆上，沒有一扇窗戶。

只有屋頂有個一尺見方的氣孔，可也裝着姆指粗細的鐵柵。

馬標挺身躍起，過去敲敲牆，他心往下一沉，緊接着覺得身上一股子涼意。

沒別的，就連牆壁，都是相當厚的鐵板。

忽聽鐵門上「叭」地一聲。

馬標忙扭頭看。

只見鐵門上開了個小方洞，洞外那張臉，是那個穿紅的小姑娘的，這會兒，那張臉上堆滿了笑意：「當家的命婢子來告訴馬爺一聲，寨裏已經開始張羅了，今兒晚上就拜堂。」

沒等馬標答話，「叭！」地一聲，小方洞子關上了。

馬標好像也沒有說話的意思，站在那兒皺着眉，仰着臉在望屋頂那個通氣洞。

× × ×

不知道過了多久，天黑了。

屋裏黑得比外頭快。

尤其屋裏沒燈，更是漆黑一片。

天黑後的一個多小時以後，屋外傳來了步履聲，人聲，接着鐵門開了。

美姑娘帶着一紅、一綠兩個小姑娘。

美姑娘打扮得跟朶花兒似的，臉蛋兒上薄施脂粉，就差沒有鳳冠霞帔。

一紅，一綠兩個小姑娘，手裏各捧着一叠衣物，有袍褂，有內衣，還有鞋帽。

八鐵衞跟在後頭，兩名提燈，六個空手。

門開的同時，燈光照進了屋裏。

燈光照進屋裏的同時，美姑娘，兩個小姑娘，還有八鐵衞十一個人都怔住了。

屋裏空蕩，寂靜，馬標他已經沒了影兒。

忽然，美姑娘笑了：「想躲着，趁冷不防衝出去，是不是，那你就試試吧。」

頭都沒回吩咐一聲：「你們八個守着門兒。」

八個壯漢守門，別說衝了，能擠出去都不簡單。

說完話，美姑娘帶着紅、綠兩個小姑娘進了屋，往那兒一坐，才又道：「把燈點上，請馬爺出來換衣裳。」

紅、綠兩個小姑娘恭恭敬敬的答應了

一聲，把手裏的衣物放下，過去點上了几上的琉璃座燈，就在屋裏轉上了，凡是能藏個人的角落都沒放過，可就是沒見那能藏人的角落藏着人。

美姑娘沉不住氣了，滿臉詫異地站了起來。

就在這時候，穿紅的小姑娘仰臉指着屋頂尖叫：「姑娘，您快看。」

美姑娘忙抬頭，臉色馬上變了。

屋頂上那個氣孔上，所裝的鐵柵不見了。

穿綠的小姑娘道：「洞這麼小，他怎麼鑽得出去。」

美姑娘收回目光，一臉的驚怒色：「沒想到他還會『縮骨功』，你跑吧，你能從我『霸王寨』的這間密室裏跑出去，我不信你也能跑出這個世界去，跟我走。」

她帶着紅、綠兩個小姑娘跟八鐵衞出了密室。

密室裏的燈還亮着。

可却已經又歸於寂靜了。

× × ×

天已經很黑了。

十里蓮花湖的燈不少，可是有兩個地方燈最多，最亮。

一個地方是「四海老店」的茶館兒裏面。

這當兒，茶館兒裏座兒上七成，這個角落是唱大鼓的玉妞兒，那個角落是唱小曲兒的「百靈鳥」，中間那片空地上，則是京戲清唱。

聽吧，鑼鼓喧天，絲竹盈耳，金嗓玉喉，熱鬧極了。

夥計在桌子間穿梭，不住拿搭在肩上的手巾擦汗，可眞够他的。

近唱大鼓的那個角落裏，坐個公子哥兒似的年輕人，長袍，馬褂，外帶桌上一頂呢帽，也挺斯文，正是曾經跟「混混兒」似的馬標坐在一起的那位。

他一個人，一邊喝着茶，一邊剝花生，嗑瓜子兒，一邊有意無意的往右邊角落看。

右邊角落那張桌上，也是坐着一個人，瘦瘦的個子，穿長袍，捲着兩股雪白的袖口，在茶館兒裏一頂呢帽還捨不得摘下來，帽沿兒遮住了他上半張臉，可是下半張臉露出的直削鼻樑，薄薄的嘴唇跟嘴角，却透着令人寒慄的冷酷。

這當兒，他正攔着夥計說話，話聲很低，加上茶館兒裏亂哄哄的，誰也聽不見兩個人在說些什麼。

轉眼工夫，話說完了，夥計走開了，等夥計轉了兩張桌之後，公子哥兒似的這位，竟然揚手叫道：「夥計，冲茶！」

夥計答應一聲，忙提着茶壺過來時，他冲他的茶，公子哥兒似的這位，捏幾大枚往桌上推了過去：「夥計，別往那邊兒看，這幾大枚拿去買酒喝，剛才那個，都跟你說了些什麼？」

夥計還眞機靈，沒事人兒似的道：「他打聽個人，姓趙，卅來歲個白胖小鬍子，我告訴他沒見過。」

「謝了。」

「那兒的話，該謝謝您。」

夥計拿手巾擦桌子，一把就把幾大枚撈去了，然後又去別桌冲茶去了。

公子哥兒微皺眉鋒，低聲自語：「姓趙，卅來歲個白胖小鬍子——」

忽然，那戴呢帽的漢子站起來要走。

從外頭進來個人，個頭兒壯壯的，也穿長袍戴呢帽，就近坐在一張桌上，摘下呢帽擱在桌上，是個四十上下漢子，濃眉大眼，方方正正。

夥計忙迎過去招呼。

那戴呢帽本來要走，一眼看見濃眉大眼這位，一怔，眼睛掠過一絲奇異表情，又坐了回去。

這些，全落在了公子哥兒似的這位眼裏。

夥計離開了那一桌，濃眉大眼那位抬眼四下打量。

初到一個地兒，這本是常有的事兒。

可是戴呢帽的那位，有意無意地俯下了頭。

濃眉大眼那位，似乎純是來喝茶的，對什麼大鼓，小曲兒，跟唱大鼓，小曲兒的大姑娘們，全然不感興趣，喝了兩杯茶之後，丟下幾大枚拿起桌上的呢帽走了。

戴呢帽的那位，嘴角再現奇異表情，也丟下茶資站起身走了。

這，又全讓公子哥兒似的這位看了個清楚，他的手探進了腰裏——

× × ×

濃眉大眼那位，出「四海老店」往東走，離開了熱鬧地兒，越走人越少，越走也燈越少。

不知道怎麼回事兒，他走着走着，竟然脚下頓了頓，然後就一會兒快走，一會兒慢行，就這麼走完了一條街，快到街口的時候，他一閃身拐進了一條黑胡同裏。

他往胡同裏走的時候，並不快，可是一進胡同，他飛快地把身子貼在牆上，然後側臉探頭往外看，往他來時的方向看。

街上空蕩蕩的，那有人影兒。

他一怔，旋即臉上閃過驚容，就要往外竄。

就在這時候，身後响起冰冷話聲：「遲了。」

緊接着，一個硬梆梆的東西，抵在了他後腰眼上。

一剎那間，濃眉大眼這位轉趨平靜，很自然地把手舉了起來：「朋友，這是幹什麼？我身上沒帶多少。」

身後一聲冷笑：「不是你裝糊塗，就是你會錯了意。」

「朋友這話什麼意思？」

「我要你這個人。」

濃眉大眼這位一怔：「朋友，你找我有什麼過節麼？」

腰眼上那硬梆梆的東西突然收了回去：「我准你轉過身看看！」

濃眉大眼這位緩緩轉過了身。

眼前站着戴呢帽的那個，手裏一管小巧玲瓏的噴子，正對着他。

「朋友，抱歉，我看不見。」

戴呢帽那個，緩抬左手，推起了帽沿，露出了瘦削，冷漠一張臉。

濃眉大眼這位一怔色變：「是你！」

戴呢帽那個陰冷而笑：「沒想到吧，半年前才交過手，如今又在這十里蓮花湖碰了面，姓王的，這兒可不是你們的地盤兒了。」

（未完）

奇俠司馬洛傳奇故事

七武士

馮嘉·文　盧令·圖

機智女友

飛刀制敵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章雲假扮周經理的模樣，前去暗殺某公司董事長，但事先已爲司馬洛發覺，所以董事長避過這次的危險，同時，司馬洛也機巧地把章雲抓到了，迫使他對司馬洛說實話，至此，才知這次的謀殺是七武士所幹的，但七武士又是誰呢？他們謀殺董事長的動機爲了什麼？他們將得到什麼利益？經過一番調查後，從董事長和秘書薛小姐所提供的消息，司馬洛懷疑是藍星公司和此次謀殺有關，但實際上藍星公司只是一個招牌，眞正的幕後主持人是誰，無人知曉，這就使情況更加複雜化了……

「好吧，」莫先生說，「薛小姐，你得幫幫他們，希望能夠從你的記憶之中找出一些有用的資料。」

薛小姐與那二位專家又聚在一起，交頭接耳，用筆在紙上寫着。

董事長轉向莫先生：「其他的公司，情形也是這樣的嗎？人死了，錢就被吞沒了？」

「我怎麼知道？」莫先生說，「他們死得太早了。假如你死了，我也不可能知道什麼。帳目上沒有的——」

「他沒有死，」薛小姐說，「你不要再提好不好？這是不吉利的！」

一時，莫先生祇是瞪目看着薛小姐。一個典型女人的話。莫先生做事是從來沒有把「吉利」這個因素計算在內的，因爲這與效率無關。她提醒了他世界上還有人關心這個問題的。

莫先生說道：「你的工作已經做好了嗎？」

莫先生的其中一個手下說：「這裏有這幾個名字——」

「很好，」莫先生接過來，看着，一面扭開了他那時私人的無綫電。

薛小姐和她的老板看着莫先生吩咐總部調查有關這些人的資料，以及藍星公司的一切資料。

然後莫先生就是這樣坐在那裏，似乎腦筋已轉到了另一個世界去了。

薛小姐說：「現在我們幹什麼呢？」

「我們等。」莫先生說。

「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了，」薛小姐說，「我們不可以回家等嗎？」

「不行，」莫先生搖着頭，「我們還沒有決定他應該是死還是活。假如他要死，就得死在這裏。對不起，薛小姐，我又講了不吉利的話，但這是事實，而且，在事情未曾進一步明朗化之前，你們亦是逗留在這裏比較安全一點的。不要站着，坐下來休息一下吧。」

「老天！」董事長用手帕抹着額上的汗。他並不像莫先生那樣經歷過那麼多驚

心動魄的場面，他沒有那麼容易可以隨時鬆弛下來。

「我去弄一點咖啡。」薛小姐說。

「好主意！」莫先生點點頭。

×　　×　　×

司馬洛在門開的時候就從沙發上跳起來。一張圖像和一份檔案資料遞到他的面前來。他馬上看一遍。這就是那個魏立堅的圖像和資料。當然他並不是叫魏立堅，在此之前亦從沒有自稱爲魏立堅，因此總部沒有這個人的資料。現在有了資料，當然是根據圖像得到的資料了。

司馬洛說：「很好，很好，幹得很好。」他看看錶；正如他所料的，時間是過去了兩個鐘頭。雖然睏了，他的腦子裏面那隻鐘還是很準的。

他站起來，弄一弄身上的衣服。

「怎麼了？」把資料交給他的人說，「我不存在嗎？」

「噢，你，」司馬洛說，「紫蘭，燈光太暗了，我認不清楚。」

「你總認得我的聲音吧。」那個美麗而苗條的女郎兩臂交抱在胸前，幽怨地看着他。

「我呢——你知道現在是多麼緊張的，」司馬洛說，「當我回來的時候，我再跟你詳細地談談好了。」

「你現在要趕着到什麼地方去呢？」紫蘭問。

「老天，」司馬洛說，「你不知道嗎？」他用手拍拍那份資料，「這個人，我要處置這個人，我不能夠讓他溜掉的！我沒有很多時間！」

「但你要趕着到什麼地方去呢？」紫蘭說，「資料上有好幾個可能的地方。你不要先詳細研究一下嗎？」她一面講一面跟在司馬洛的後面。

「祇有一個地方是適合我去的！」司馬洛說，「就是這個不容易給包圍的地方。這一間在湖邊上的屋子。假如要包圍，那就得從水陸兩路去，而且人數還要很多才行，但人多，很遠就可以看得出來了。假如偷偷地接近，那反而容易。所以我要到這間湖邊的屋子去。

「但是，」紫蘭說，「假如人並不在那地方呢？」

「總是在其中一個地方的，」司馬洛說，「其他的人去包圍和搜查其他的地方，我到這間湖邊的屋子去。」

「那麼，我們就是要到這湖邊的屋子去了。」紫蘭說。

「我們？」司馬洛詫異地看着她。

「當然了，」紫蘭說，「我和你。我們一起去。」

「但是——！」司馬洛說。

「這是莫先生的吩咐，」紫蘭說，「我不能違抗他的命令的。而且我認爲也需要一個人帮你的忙。你也知道我是可以帮忙的。我們以前不是合作過了？」

她一直半跑步着才能跟得上司馬洛，而現在司馬洛一轉就轉進了其中一間房間裏。那房間裏就是聯絡室。他說：「我要跟莫先生談一談！」

「怎麼？」紫蘭說，「你不歡迎我嗎？你反對我跟你一起走嗎？」

「不是，」司馬洛說，「我得告訴他我是打算到什麼地方去，而其他的人又是應該到什麼地方去。這件事情是由他主持的，假如我不先跟他聯絡好，我們豈不是會碰在一堆了嗎？」

「很好，」紫蘭說，「我在停車塲等你，我會把應用的東西帶齊的。」

十分鐘之後，他們已經在總部的停車塲中會合。紫蘭開動車子，把司馬洛載出去。他們並不是通過那地下停車塲的出口。這地方是有好幾個進出口的。莫先生這個組織在好幾個地方都有總部，而這個地方的總部則是規模比較大的一個。在那些沒有那麼大的地方，總部的規模就是較小了。

「我們在山坡上面的公路上找一個地方停車！」司馬洛說，「然後爬下山坡，向屋子的後面逼近。」

「你花了這樣短的時間就能決定這一切了嗎？」紫蘭問道。

「別忘記，」司馬洛說道：「我是一個經驗豐富的人。而且，有一個人的性命繫在這件事情上，我非要作快速的決定不可！」

「你的決定却並不包括我在內。」紫蘭說。

「我不知道你在這裏。」司馬洛說。

「假如我不在這裏，」紫蘭說，「你就一個人來了？」

「我還是會要求派一位小姐帮一帮的。」司馬洛說。

「那我很高興我在了，」紫蘭說，「不然你又會開了一個新戶口。」

「莫先生是不贊成這種事情的，」司馬洛說，「他常常怪我勾引他的手下。」

「咀巴是這樣說吧了，」紫蘭說，「他並沒有明示禁止。他大可以立例的。」

「爲了我而立例？」司馬洛咯咯笑起來，「不准女性人員與司馬洛上床？這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你總是有辦法使他不能奈何你的。」紫蘭也忍不住笑起來了。

「我也常常帮他很大的忙呀。」司馬洛說。

二十分鐘之後，他們的車子駛到那座屋子附近，一片空地的樹下停了下來。司馬洛把紫蘭擁進懷中，就吻住她的咀唇。

「你瘋了！」紫蘭掙扎着。

「你說你很高興跟我到這裏來的，」司馬洛說，「而且我們又這麼久沒有見面了。」

「但是——但是，」紫蘭的咀唇被騷擾着，很困難才發得出聲音，「我們是來工作的，我們不能浪費時間。」

「我現在正是在工作。」司馬洛對她的咀唇裏面說。

「你這個瘋子，快放我！」紫蘭掙扎着。

「不要掙扎，」司馬洛說，「你敵不過我的氣力的。」

她很快就軟下來了，但並不是敵不過他的氣力，而是感覺漸漸强起來，不捨得抵抗了。

司馬洛的手在她的背上摸着，很可能她還在埋怨他的手太久都繞不到前面來了。她的身子也漸漸放軟。

但忽然，她的身子又硬起來了。她又

開始掙扎，而且盡可能對司馬洛的咀巴裏說：「有人來了。」

「我知道，繼續呀。」司馬洛說。

紫蘭用雙手摟住他的頸子，司馬洛側着頭吻她，而她的頭則是擺正的，因此司馬洛的頭阻不了她的視綫，她可以看到司馬洛的背後，車子另一邊的車窗外面。

一個人正在向他們走過來。

司馬洛繼續吻她。那個人來到了司馬洛的背後，伸手進車窗內，輕拍一下司馬洛的背。

司馬洛並沒有停止。紫蘭掙開，說：「有人！」

「什麼？」司馬洛轉身看見那人站在車子外面，大叫一聲：「呀！」

那人也給他嚇了一跳，罵道：「你叫什麼？」

「你！你嚇了我一跳！你在這裏幹什麼？」司馬洛說。

紫蘭用雙手把臉掩着。一雙情侶給人驚散了，女的害羞，不想讓人家看到她是誰。

「我問你在這裏幹什麼？」那人說。那是一個很高大的人，身軀粗壯像一個摔角手，臉也是像的，那即是說他的臉又醜又難看，摔角手甚少是英俊或者有智慧感的。

「我們在這裏幹什麼關你什麼事？」司馬洛問。

「我們還是走吧！」紫蘭透過掩着臉的雙手說，應有的女性反應。在這種情形之下有什麼好吵呢？吵贏了也是沒有心情在這裏親熱下去的了。

司馬洛的反應則是典型的男性反應。那是原則問題，他說：「我就偏不走。」

「這裏是私家地方。」那人說。

「什麼私家地方？」司馬洛問，「這裏是郊野，誰都有權來的！」

「你沒有看見那屋子嗎？」那人說，「這裏是那屋子的園地。」

「那爲什麼不攔起來呢？」司馬洛說道。

「攔不攔起來與你無關！」那人說，「人家有錢買屋買地，你管人家攔不攔起來？」

「這也跟你沒關係呀，」司馬洛說，「也許屋子的主人不反對我在這裏呢！」

「我就是屋子的主人。」那人說。

「我們還是走吧！」紫蘭焦急地說，「還吵什麼？」

「我就是不服氣，」司馬洛說，「你的樣子不像屋子的主人。」

那人也生氣起來，生氣而且有點尷尬。他說：「我不是屋子的主人，但——但我是管理屋子的。」

「你是看守人之類吧！」司馬洛鄙夷地說：「狐假虎威，抓着鷄毛當令箭。」

「媽的！」那人說：「你究竟走不走？」那人的樣子，應該是早就要動粗的了，不過他還是忍着氣。

「你可以叫警察來趕我走的。」司馬洛說：「我是律師，我懂得法律，你敢侮辱我，我把你控告得連褲子也掉下來。」

那人露出痛苦的表情：「我叫你走，你就走好了，開車到山上不行嗎？我不想生事。」

「既然你不想生事，那爲什麼又要來騷擾我們？」司馬洛說：「我們又不是來偷東西。」

「我們的主人不喜歡別人到這裏來的。」那人說。

「到這裏來有什麼不好？」司馬洛說，「難道屋子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嗎？」他低頭向屋子那邊望去。

屋子是黑沉沉的，沒有亮燈。

「你——你即使是律師也不能這樣野蠻的！」那人叫起來，「我不懂法律，但我知道私家地方有權拒絕閒人闖進來。」

「你這樣吵，你不怕把主人吵醒嗎？」司馬洛問。

那個人氣結地看着他說：「主人不在家。」

「那你何必這樣多事？」司馬洛說，「主人不在家，就不會知道我來過了。」

這個大漢站在那裏看着司馬洛，臉上那種痛苦的表情是更甚了。司馬洛這個人，爲什麼一定要逗留在這裏呢？也許是他趕人的方式用得不大恰當，其實他也根本不需要講什麼私家地方的問題的，他祇要在這裏作散步狀，車中的男女自然就會感到不方便而到別處去——

「這樣好了，」司馬洛忽然軟化下來地說：「你讓我們留在這裏，我給你一點好處就行了。」

「我不要你的好處，」那人沒好氣地說，「我祇是要你走！」

「你還沒有看清楚。」司馬洛說，「你不能拒絕的。看這個！」

那人不由自主地把頭伸前去看，却是正正望進一隻槍咀之中。司馬洛就是拿着一把槍指着她。

那人僵住了。司馬洛說：「不要動，一動也不要動，不然你沒有頭了，而且這槍咀上是裝上了滅音器的。」

那人以很尷尬的姿勢站在那裏，他的頭伸得太前了，本來他是打算用手扶住車子的，但是司馬洛命令他一動也不要動，他便一動也不動，他的重心根本不能維持，隨時都要仆向前來了，但是他又不敢做聲，有一把槍指着他，他就非要從命不可了，他吶吶着說道：「這——這是幹什麼的？」

「我現在倒有點好奇心了，」司馬洛說，「你這屋子裏究竟收藏着一些什麼東西這樣見不得人呢？」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那人吶吶着。

「來吧，」司馬洛說，「坦白一點吧，屋裏有什麼？」

「沒有呀！」那人說。

「我倒想進去參觀一下了。」司馬洛說。

「你不能夠這樣的！」那人說。

「也許他在屋子裏還有一同伴！」紫蘭說。

「我看就不像了，」司馬洛說，「剛才他叫喊得那麼大聲，假如屋裏有人，也出來了。不過你不妨過去試試看！」

紫蘭從另一邊打開車門下車，司馬洛命令道：「你，在草地上伏下來，你中風暈過去了，我的女朋友到屋子去求救，快點！」

那人祇好躺下來了，這樣也許倒還舒服一點。司馬洛的槍一直對着他，使他沒有機會反抗，那人在草地上伏着，司馬洛便下車，動手在他的身上搜索起來。

那人身上是有一把槍的。他上了司馬洛的當，連槍都沒有機會拿出來，司馬洛把他的槍也沒收了，而跪在他的背上，作着救助之狀。

紫蘭則已經向屋子那邊跑了過去，一面尖聲叫着：「救命！救命！」

司馬洛是作着救護那人之狀，其實他所做的事情則是剛好相反的，他是取出了一根繩子把那人的手在背上縛起來，並且在那人的咀巴上封一塊膠布，在黑暗之中，在遠處，這些事情是看不出來的。

他手中的槍，在遠處也看不出來的。

他看着紫蘭向屋子跑過去。

假如紫蘭就這樣走過去，反而會有更大的危險性，她這樣叫着，就反而會使屋中的人莫測高深，一定要向她問清楚究竟是什麼事，那個人並沒有跟着回來，也沒有制止她跑回來，眞的會令人懷疑他是有了什麼意外了。

紫蘭跟他合作過一次，他知道她是很能幹的，她懂得應付各種危機，而且用不着詳細吩咐，講一句就知道應該做些什麼了。莫先生的眼光是很對的，選擇得並沒有錯，雖然莫先生一向都不大贊成司馬洛與紫蘭的過度親密——與他的每一個美麗女手下的過度親密或者企圖過度親密（司馬洛總有一些時候是不成功的）。但這是一個莫先生必須容忍的缺點了，假如司馬洛沒有這個缺點的話，他很可能也沒有其他的優點了。

紫蘭這樣做是必然會使屋中的人上當的。

假如屋中有人的話。

紫蘭到達了屋子的門口，還是沒有什麼反應，屋中雖沒有亮燈，亦沒有人出來迎接她。

她叫道：「喂，屋中有沒有人？」

這是多餘的一問，假如屋中有人，叫救命都叫不出來，這樣一問也是不容易得到回答的了。

紫蘭伸手敲門，門就應手而開了。那門不過是虛掩着的。

紫蘭推開門踏進去，開亮了燈。

司馬洛看着她在屋中走動起來，他相信是沒有人在屋中了，他的槍咀移到那人的耳朵後面：「屋中有沒有人？假如她被抓住，我就先把你結果了再想辦法。」

「有——沒有——」那人在膠布的後面含糊地回答。

「究竟有還是沒有？」司馬洛不耐煩地問。

「有——但是不會碰她的。」那人回答得很辛苦。

司馬洛相信這個人是什麼意思。

紫蘭在屋裏也把燈熄了，說：「進來吧，開車來，車子可以駛進車房。」

她在那遠處講話司馬洛也可以聽到，是因爲他們身上携帶着小型無綫電對講機，在這樣的行動之中，這些東西可以節省許多時間，亦可以帮助保障安全。

司馬洛把那個人提起來，塞進車子的後座，然後就把車子開動了，駛到屋子的側面，那裏是車房的所在，他們剛才在遠處用望遠鏡小心地觀察過，早已看出來了！他們祇是不知道原來這車房與屋子是相通的，紫蘭就在裏面把車房的門打開了。

裏面另外停着一部車子，不過還有位可以停他們這一部的，司馬洛把車子開進去，紫蘭又關上車房的門，這樣他們的車子就是給藏起來了。即使再有人來，也不會知道另外來了兩個人，假如車子留在屋外的話，那很容易就看得出來了。

他們果然是合作得很好的。

「他就在屋裏。」紫蘭告訴司馬洛，「我找到了他！」

她領着司馬洛，匆匆走上樓去，到了一間樓上的房間。那間房間是下了厚厚的窗簾的，因此從外面是望不到這房間的情形的，而且即使這裏面亮了燈，燈光也還是透不出外面。

司馬洛看到周經理就是在這房間裏躺在一張床上面，兩手給用鎖鍊鎖在床的背上，由於這床是那種古老大床，床背好像一度大鐵栅似的，周經理給鎖在那裏，雖然可以自由地躺下來，却是無法自由地離開這張床的，除非他够能把床帶着一起走，或者把床背推下來帶着一起走，不過他即使是有這樣的氣力，恐怕亦是發揮不出來的了，因爲他是已經深深地睡着了。

司馬洛過去搖搖他，沒有反應，紫蘭說：「他是昏迷的，我猜他是吃了一些什麼藥。」

現在這個周經理的臉色，亦是像那個假冒的周經理同樣地難看，這是因爲他的睡眠乃是不自然的睡眠。

司馬洛動手把這位周經理檢驗一遍。

「我看，」紫蘭說，「這也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他反正是在這裏等死的，那何必麻煩呢，就讓他睡着好了，一個人睡着了，就不會哀求，也不會吵鬧。」

司馬洛也明白這一點的，不過爲了謹愼起見，他還是小心地作他的檢驗。

他說：「他沒有受傷。」

「應該沒有的，」紫蘭說，「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他們是應該相當小心謹愼地把他保護着的。」

「電話在什麼地方呢？」司馬洛問。

「這裏沒有電話。」紫蘭說。

「怎可能沒有電話。」司馬洛說。

「假如有，我是找不到了。」紫蘭說，「我剛才是找過的，都沒有找到，人和電話都沒有。」

「讓我們去問問我們那位朋友吧。」司馬洛說。

他們回到車房之中，司馬洛把車上那個人掀起來，撕去了咀巴上的膠布，搖一搖，兇狠地說：「剛才電話响，我去接聽却已收了綫，那會是誰打來的電話？」

「你的神經有點問題。」那人說。「這屋子裏並沒有電話。」

「爲什麼沒有？」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那人說，「這屋子就是沒有電話的！」

「你跟外面聯絡不是很不方便嗎？」司馬洛問。

「是不方便的，」那人說，「但是有什麼辦法的。我是在這裏做事的吧了。我也祇好忍一忍了。照我所知，老板是故意

不在這屋子設電話的，他有時帶女人回來，你明白的。」

「你所指的老板是誰？」司馬洛問。

「呃——」那人說：「我猜你是已經知道的了。」

「你當我不知道好了，」司馬洛說，「講吧！」

「老板就是——鄭成名。」那人說。

「對了，」司馬洛點點頭。就是鄭成名，鄭成名也就是他名爲這個魏立堅的神秘人物。祇是提起魏立堅這個名字，是不能够給人什麼印象的，但是一看到了樣子，就容易找了。章雲把那張圖像完成了之後，總部的人就把鄭成名的照片找出來給章雲看。章雲承認沒有錯，就是這個人了。照片比那圖像更像。

鄭成名並不是一個小人物。他在這裏開設有好幾間夜總會和酒吧，當然，對於莫先生的組織來說，鄭成名還是一個不値得一顧的小人物，但是因爲開夜總會不能够沒有一些潛勢力，養着一些打手是必然的事情，因此莫先生的組織就有他的檔案，以備需要時參考了。

看來鄭成名實在並不是一個那麼小的人物，他顯然是有着比較他的檔案上更多的秘密的，而且他也不像章雲的地位那麼低微，他是在這裏有根的。

鄭成名把周經理收起來了，可以收藏的地方有好幾個，無法肯定是那一個，又不能够把鄭成名抓起來盤問，因爲鄭成名大可以否認一切，而在他給抓起來了的期間之內，假如是有人與他合作的，把周經理毀屍滅跡，那就更是全無證據了。

所以司馬洛他們必須先憑推測去找一找，現在，他是已經找到了。他的猜測沒有錯，找到了，幾乎是找到得太容易了。

紫蘭對那人說道：「你呢？你又是誰呢？」

「我——我祇是在這裏看守的吧了。」那人說。

「你的槍又是作什麼用途的。」司馬洛問。

「我是——我是守着一個並不是自願留在這裏的人，」那人說，「你們也看見啦，我是需要一把槍的。」

「那個人又是誰？」司馬洛問。

「你們不認識他嗎？」那人問。

「你告訴我們好了，」司馬洛說，「似乎有點誤會了，我們來找的並不是這個人。」他又用他的聲東擊西之計了。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那你是奉命拿他怎辦呢？」司馬洛問。

「祇是餵他吃東西。」那人說，「在他的食物裏加點藥，使他吃了之後就睡覺，少一點痲煩。」

「沒有電話，」司馬洛說，「那到時要把他殺死時怎麼通知你呢？」

「誰說要把他殺掉的？」那人愕然。

「那你以爲是爲什麼把他關起來？」司馬洛說。

「要殺早就殺掉了。」那人說，「何必等那麼久？」

「那麼你猜這是怎麼回事？」司馬洛問。

「我看，——他也許是欠了老板的錢之類，把他捉到這裏懲戒一下，也等他的人還錢才把他放走，」那人說，「這種事情是常有發生的，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並不知道。」司馬洛說。

「要我殺人我就不幹了。」那人說：「我拿他多少錢薪水呢？」

「你不殺人。」司馬洛說：「那你身上帶着槍幹什麼？」

「這祇是用以防身的。」那人說：「我剛才也沒有拿出來指着你呀！」

也許這個人是說得沒有錯的。周經理給關在這裏，照理應該是沒有危險性，在正常情形之下也不見得會有人來找他，那麼何以要派一個殺手在這裏呢？祇要是一個有能力守衛的人就行了。

紫蘭說：「你要把這個人看守到什麼時候？」

「我不知道。」那人說：「老板禮拜天會來看他。假如老板認爲可以放他的時候，就會來放他了。」

「你是替鄭成名長期工作的？」司馬洛問。

「是的。」那人承認，「我是在一間夜總會裏面呃——維持秩序！」

「唔，恭喜你了。」司馬洛說：「你碰到了我們，不然的話，夜總會那份工作你很可能得不回了。」

「爲什麼？」那人問。

「你可能會永遠退休了！」司馬洛說着，又用膠布把那人的嘴巴封回了。

那人還是從喉嚨裏請求他們不要亂攪，但是他們不管他了，又把他丟下，回到屋子裏。在廳中，司馬洛取出他的無綫電通話器，問道：「你們都聽見了嗎？」

「聽見了。」無綫電中傳出來莫先生的聲音，「幹得很好。」

「那董事長可以死一次了。」司馬洛說。

在那間公司裏面，莫先生對那位董事長說：「對不起，這一次，你要死了！」

「你——你——神經病！」薛小姐說道。

「我們已經找到了周經理。」莫先生說。

「找到他就行了。」薛小姐說：「還做這種不吉利的事情幹什麼？」

「因爲我們還得找到要來殺死周經理的人。」莫先生說。

「照你所講。」薛小姐說：「假如他們沒有發現這裏有命案，明天還是會去動手呀。」

「是的。」莫先生說：「但那時他們就會提高警惕了。我想他們以爲事情進行得很順利。」

「這個——」董事長表示爲難，「我不知道怎樣裝死呀！」

「你躺下來，薛小姐打電話報警，救傷車會來把你帶走，那之後我們就懂得如何發消息了。」

「一定要躺下來嗎？」董事長苦着臉，「坐着也不行嗎？」

「坐着也行了。」莫先生點點頭，「反正也不會有人看見。對了，就坐在這裏等着吧！」

那位董事長相當感激地坐下來。他已經扮演過槍靶了，他不想再扮演屍體。

× × × × × ×

在那間屋子裏，司馬洛與紫蘭正在屋子裏走來走去，細細地觀察着屋中的擺設和裝飾。

雖然他們不敢亮燈，但是在昏暗之中，亦可以看得出這間屋子是很講究的。假如要在郊外佈置一間屋子，專爲了與女人幽會而設，那麼這樣一間屋子是理想的了。還有湖。

「這個傢伙。」司馬洛說：「他是眞懂得享受的。」

「他一定是一個重要的人物。」紫蘭說。

「希望他是一個重要人物。」司馬洛說：「但是不一定是很重要，並不一定有錢就是重要的。唔——讓我檢查你的無綫電通話器。」

紫蘭把她的無綫電通話器交給司馬洛，因爲這是很重要的。他們在這屋子裏等着，而另外有一些莫先生的人分佈在通到這屋子的要道上監視着了。假如有人接近這屋子的話，那些人員就會用無綫電先行通知。

在這樣一個時間，假如無綫電失靈了，就很不方便。

司馬洛對無綫電中說：「有什麼發現嗎？」

「還沒有。」無綫電中有一把聲音回答。

「很好。」司馬洛說：「我們繼續等你們的消息！」

他把無綫電交還紫蘭，自己的一個也檢驗一下，放回袋裏。

第二天清晨，紫蘭睡醒後，匆匆從床上下來，穿上她的衣服，跑進浴室，對着鏡子，盡可能快速地理好頭髮，弄整齊身上的衣服，然後開門出去。

她跟着人聲走去，走到那間囚禁着周經理的房間。

周經理已經醒過來了，正坐在床邊，不斷地用一條濕毛巾抹着臉，顯得迷迷惘惘的，那是因爲長期受到藥物痲醉而造成的後果。

他不斷地用那條濕毛巾抹着臉，就是希望收到一點提神清醒的作用。這作用是有的，不過很微。

他手上的鎖鍊當然是已經除去了。那個昨夜給他們縛在車中的人現在正站在旁邊，一臉苦惱的表情。桌上擺着早餐。正在冒着熱氣。這也許就是這個人經手弄的早餐了！

「吃一點吧。」司馬洛在說。

「我——沒有胃口。」周經理呆鈍地搖着頭說。

「這一次給你吃的東西是不同的。」司馬洛解釋道：「這一次的食物裏面沒有藥。你勉強吃一點吃下去，就會舒服得多了。然後我們再給你吃一點解藥。」

「我並沒有解藥！」那人愚笨地說。

「兩片阿斯匹靈就行了，」司馬洛說，「先把頭痛解除了，人自然就會舒服得多了。」

「哦。」那人無可不可地說。

「呀，」司馬洛對紫蘭招招手，「你也來了，我們一起吃吧。我們這位朋友的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大力姑娘

混沌書生

大力姑娘，魯省滋陽縣人，父爲著名鏢師，往來南北數十年，人莫敢攖其鋒焉，晚歲生女，極爲鍾愛，姑娘於七歲時，能舉二百斤石担，作掌上舞，故人譽之曰，大力姑娘，父喜其天生神力，平時嘗授以技擊，而尤善鐵槍，姑娘則姿容卓絕，嫋娜娉婷，望之一似風吹即倒，人鮮有識其大力者也，年二八嫁同里之章斌臣，亦俊傑也，夫唱婦隨，頗諧琴瑟，斌臣精武藝，先世以拳術鳴於時，章所學之岳家拳，而尤稱絕人，每挾鉅資聘章爲教師，章終不允諾，然斌臣拳術雖精甚，力不如大力姑娘，因姑娘兩臂如鋼，即砍以利刀，鋒爲之捲，若逢其二指一撮，强者亦難輕脫，故斌臣非有懼內癖，實畏其大力也，一日，斌臣偶而因事去開封，背負行囊，山行數十里，忽遇多盜，斌臣以衆寡不敵，幸得脫險，歸告其妻，誓誅此盜，爲地方除害，大力姑娘曰，鼠輩有目無珠，胆敢一捋虎鬚耶，乃持槍偕夫往，及抵原址，遇盜如前，盜見姑娘之楚楚動人，喜形於色，以爲既獲財物，又可獵艷也，羣盜遂爭先趨前，與姑娘肆輕薄，姑娘手舞鐵槍，恍如滾雪花，不見人影，盜首紛紛落地，如拋球狀，連墮十餘首，餘盜見姑娘勇猛無匹，均莫敢當，各作鳥獸散。

嗣後此山中盜賊，不復橫行，全賴姑娘之所賜也。

烹飪手法相當不錯，食物裏面沒有下藥，那當然是更爲可口了。」

那人表示尷尬，周經理則是呆呆地看着紫蘭，然後又用那濕毛巾把臉一抹。現在的情況之下，紫蘭的美麗對他當然是不會有什麼吸引作用的，他祇是在奇怪這個又出現的新人是誰。

「這位是紫蘭小姐，」司馬洛介紹說，「也是帮我們的。我們一起吃吧。來，熱的東西對你是有好處的。」

紫蘭是肚子很餓了，因爲她並沒有給什麼藥物痳醉過，而這已經是應該吃早餐的時間，她也老實不客氣地坐下來了！

周經理和那個屋子的看守人是兩個沒有胃口的人。周經理是受了藥物的影响，那個看守人則是心情受了影响。

他們都是勉强吃了一點，周經理吞下了司馬洛給他的阿斯匹靈，在同樣的一段時間之內，司馬洛與紫蘭已經把自己那一份吃完了。

「好了，」司馬洛對那個看守的人說，「你先留在這裏，我們跟周先生到樓下去談談。」他動手用鎖鍊把那人鎖起來。

那人苦着臉：「我……我不過是做一件工作吧了。我祇是聽從別人吩咐……」

「我們又不打算把你殺掉，」司馬洛說，「不然你早就死了。我們祇是仍然不能信任你，所以要你留在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你就乖乖地留着好不好？」

那人很馴服地讓司馬洛把他鎖起來了。這樣，他就是代替了周經理本來在床上的地位。紫蘭說：「要不要給他吃一點那些藥？」

「我——我不會亂來的！」那人慌忙保證。

「我相信你，」司馬洛說，「所以，你就應該聽聽話話，乖乖地在這裏睡一覺了。」

那人雖然不大願意，但是睡在這床上，也勝過紮成一隻粽子似的睡在車子裏，所以他也不抗議了。而且抗議也是沒有用處的。

司馬洛與紫蘭帶着周經理一起下樓。

紫蘭問司馬洛：「他們一直沒有來過嗎？」

「假如來，我當然把你叫醒了，」司馬洛說，「沒有那麼早的。謝亭之的死訊還是剛剛傳出來吧了。」

「謝亭之——？」周經理發愕地停下來：「你們是說——？」

「你們公司的董事長。」司馬洛說。

「他——死了？」周經理震驚地說。也許這個消息比那些藥更能對他的神經發揮刺激的作用。

「假如你也死了，他也死了，」司馬洛說，「那你們的公司會怎樣呢？」

「他——他是怎麼死的？」周經理所關心的顯然不是公司的問題，而是他的董事長。

「他實在並不是死了，」司馬洛說，「不過放出去的消息是這樣吧了。」

「我——不明白。」周經理說。

「你很快就會明白的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就是要到下面去，跟你好好地談清楚這個問題。」

周經理本來就已經是處於混混噩噩的狀態之中了，現在則更加像是患了嚴重風濕病似的，一拖一拖地走下樓梯。

他們到了樓下的客廳之中坐下來。

司馬洛把這件事的經過情形告訴了周經理。

周經理一身都是冷汗，軟軟地靠在那裏。因爲他想到，他現在根本就可能是一個已經死去的人了。而且他可能死的時候也不會知道，那些人在他未曾醒過來之前就可以把他殺掉的。

最後，他終於說：「我們還是離開這裏吧！」

「我們不能够離開這裏，」司馬洛說，「尤其是你。你更不能够離開這裏，你要留在這裏，等他們來動手把你殺掉！」

周經理苦着臉。他似乎也是像薛小姐一樣，不高興聽到這種不吉利的說話的，不過他却不能够像薛小姐那樣提出抗議。

他祇能够聳聳肩。

「既然我們是要留在這裏的了，」司馬洛說，「不如我們就趁這機會討論一下這件事情吧。剛才我問你，假如你和董事長謝亭之都死掉了的話，公司會怎樣。」

「你已經告訴我了，」周經理說，「他們——謝亭之和薛小姐不是已經講得很詳細了嗎？」

「你還有什麼補充沒有呢？」司馬洛問：「也許他們還遺漏了一些。」

「他們並沒有騙你們呀！」周經理說道。

「我不是說他們騙，」司馬洛說，「我祇是說他們會有所遺漏，你不是他們，你也許可以提供一些他們不能够提供的綫索。」

周經理想了一會，聳聳肩：「大致上也是差不多了。而且，既然你們已經知道這件事情就是由那個叫什麼七武士的組織所做的——」

「我們對這個七武士組織知道得却很有限，」司馬洛說，「所以我們很需要盡可能知道多一些與他們有關的人物和組織，公司之類。」

「我其實也並不比他們知道得多，」周經理說，「不過，我盡我們的所能對你們講一講好了。」

反正他們也有的是時間，所以即使是沒有結果的談話，也是沒有什麼所謂的了。他們談了好一陣。司馬洛很技巧地提出問題，並且盡量吸收和消化周經理所講的話。由於他們所講的話是也會通過無綫電傳到莫先生那裏去的，所以司馬洛相信莫先生在總部那裏的人也會把周經理所講的，與董事長謝亭之及薛小姐所講的對照一下，看看有沒有什麼額外的資料的。

後來，周經理又頻頻打呵欠，他用兩隻手掌擦着眼睛，猛搖着頭：「唉，我睡了那麼久了，還是很想睡覺。」

「人睡得太多不是一件好事，」司馬洛說，「假如你連續睡了三天，那並不就表示你可以跟着一連三天不睡覺。你很可能醒過來三個鐘頭之後又想睡了。」

「你何不去洗一個澡呢？」紫蘭提議道：「洗一個熱熱的澡，這對你的精神是會有帮助的。」

周經理看着外面那平靜而碧綠的湖水：「我看假如能够到外面去游一個泳就更

好。」

「周經理是一個很注意健康的人，」司馬洛微笑着向紫蘭解釋：「本來他每天都游一個泳，這是一種多年的習慣，風雨不改，就是大冷天也是一樣的。」

「今天恐怕不大方便吧？」紫蘭說。

「今天是不行了，」司馬洛說，「今天我們都不能够離開這間屋子，所以你要游泳，也祇好到浴室裏去游了。反正這裏也有熱水。」

「還是冷水好些。」周經理說。

「這個，隨便你吧，」司馬洛說道：「實在說，無論如何，你都是應該洗一個澡的了。這是一件你已經很久沒有做過的事情了。」

周經理上樓去了，司馬洛向紫蘭招招手，把紫蘭召到廳子的一個角落去。

「什麼事？」紫蘭問。

「這件事情結束了之後，我跟你一起到湖上去游一個泳！」司馬洛說。

這樣說着的時候，那無綫電通話機就在沙發上响起來了。裏面透出來的就是莫先生的聲音。莫先生說：「司馬洛！司馬洛！」

司馬洛與紫蘭都連忙盡快地一跳跳向沙發的旁邊。那是因爲他們遠離了通話機，以使莫先生聽不到他們的私語，現在又不想莫先生知道他們是曾經離開過，便連忙回去了。司馬洛應道：「什麼事？」

莫先生說：「鄭成名正在打算離開本地。已經定了飛機票。」

「這是什麼意思？」司馬洛問。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莫先生說。

「但是，」紫蘭說，「鄭成名是應該到這裏來殺人的呀！」

「他用不着到這裏來，」莫先生說，「這不是一件必須他親手做的事情。他是可以叫別人做的。也許他希望在行事的時候他不在這裏，保險一點。」

「能够設法制止他離開嗎？」司馬洛問道。

「沒有什麼充份的理由。」莫先生說道。

「我們是不需要充份的理由的，」紫蘭說，「就是找人把他打一頓，使他不能離開也可以呀。何況我們手上現在還有一個章雲。章雲可以證明他是什麼人。」

「章雲是一件暫時不好拿出來的武器，」莫先生說，「而且，我也很有興趣知道鄭成名是到外地去幹什麼，會見一些什麼人。」

「我倒不介意在這裏多住幾天。」司馬洛看着紫蘭，詭譎地微笑着，紫蘭則負氣地瞪着他。

「鄭成名可能是自己上了飛機之後就叫人到這裏來行事的。」莫先生說。

「也可能是看見情形不對，要逃走了，」司馬洛說，「我還是担心醫院那方面的保安會有問題。謝亭之到了醫院之後，他是不能够再扮演屍體的。」

「他並沒有到達醫院，」莫先生說，「他已經給收藏起來了。我們找到了另一具無關的屍體代替他到了醫院去。」

「這眞妙，」司馬洛說，「怎可以找到一具跟他的樣子相同的屍體？找一具够新鮮的屍體都不容易了。」

活人冒充活人是容易的，要用死人去冒充另一個死人，則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要手頭剛好屍體才行，總不能够活殺一個人去冒充的。

「這件案子由專案小組處理，」莫先生說，「就是在醫院裏，普通的職員也沒有資格去看一眼。」

「這就是破綻之一了，」司馬洛說，「這件案子太快受到重視，也許把鄭成名給嚇着了。」

「這沒有辦法呀，」莫先生說，「假如沒有屍體到醫院的話，那鄭成名更是祇要打一個電話，就可以看穿這是一個假局了。」

「祇好等下去看看了。」司馬洛說。

「即使鄭成名察覺到了情形有所不對，」莫先生說，「鄭成名亦很可能需要到一個地方去向一個人請示他應該怎樣做，所以是應該放他走的。這就像放長綫釣大魚。」

「不要連魚餌都賠了就好了。」司馬洛說。

莫先生沒有做聲。

「好吧。」司馬洛說，「我們就在這裏等着瞧好了。以目前的形勢看，我們可以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了。」

「那裏有吃的東西嗎？」莫先生問。

「對了。」司馬洛說，「我們暫時不能出去，你們叫人送食物來亦不方便。厨房裏的食物是够我們三天的。我們那位看守的朋友不想天天出去，也不方便常常走開，所以準備了一個星期的食物。不過現在人口增加了，一個星期的食物祇够三天用了，假如等三天還沒有什麼進展，那我們就得試試把魚絲拋到那湖中釣魚了。」

「我相信用不着等那麼久。」莫先生說：「好了，再聯絡。」

司馬洛聳聳肩，放下無綫電，說：「讓我看看這裏的窗口釣魚方便不方便。」

他走到窗前，紫蘭也跟着他。司馬洛低聲說：「你看，我們有三天時間在這裏，那多麼好，你用不着怕周總理的，他晚上是要睡覺的呀！」

「誰跟你講這個！」紫蘭說，「現在我的身子正在發癢，都是你害我！」

「周經理出來你就可以進去了！」司馬洛說。

「他也許還是會奇怪爲什麼我那麼急着洗澡。」她說。

「很多人都有一種特別的習慣的。」司馬洛說，「譬如他就是早上不游一個泳就不舒服。而且你用不着向他報告你去做什麼，你祇是說上洗手間，你關上門做什麼都行，女人上洗手間去，一個半個鐘頭才出來是規矩。」

「唔，你在這種事情上的經驗是很豐富的！」紫蘭說道。

「你看，」司馬洛說，「我教你一個好方法，你又不高興了！」

但她還是採用了司馬洛教她的方法。周經理出來，她就進去了。司馬洛把事情的最新發展告訴了周經理，周經理苦着臉：「我還要繼續逗留下去？」

「你已經逗留了這樣久了。」司馬洛說，「再逗留一陣又有什麼所謂呢？」

周經理聳聳肩，又說：「你所講的這個七武士究竟是一些什麼人？」

「假如我們知道，就用不着那麼麻煩了。」司馬洛說。

「是七個人嗎？」周經理問。

「不一定。」司馬洛說，「這祇是一個稱號，一個名堂吧了。也許祇有一個人，也許有八個之多。也許他們祇是喜歡那部電影的名字，借用一下吧了。」

周經理搖頭：「雖然我們不是眞死去，但這個消息傳出去也是有影響的。」

「等三幾天之後再披露眞相總不太遲吧？」司馬洛問。

「損失還是會有相當的。」周經理說，「不過這種情形之下，也沒有辦法了。假如往好的方面想一想，我應該覺得慶幸，我並沒有丟掉性命。」

「對了。」司馬洛微笑，「錢太多也帶不進棺材的，還是留着性命最要緊。」

周經理聳聳肩：「我的人生觀就是這樣的，壞的時候往好的方面想一想，想到情形可能更壞而沒有更壞的時候，那就心安理得了。」

「對了。」司馬洛說，「這是一種很好的習慣。一個人的生意成功抑或失敗，往往就是繫於他們處事的態度上面的。」

「不過，」周經理說，「我却是從來沒有接觸過這種窮兇極惡的犯罪集團。他們的手套——我們做生意的人，雖然難免都是奸商了，但是——我們就是不會爲了多賺錢而去殺人。假如跟我們有生意競爭的人我們就去殺掉，那每天豈不是有很多命案發生嗎？」

「這是一種走捷徑的方法。」司馬洛說，「不是做生意人的方法，這些人走慣了捷徑，因此也不耐煩做生意了。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許你是漸漸追不上時代了，現在這一輩的人做生意，有些是已經動用到暗殺的方法了的。」

「我也聽說過，」周經理說，「但這並不是我會做的事情，我亦不會參加的！」他搖搖頭，「七武士，我總是像聽過這名字似的。」

「也許你是聽過有一部電影是叫這名字的。」司馬洛說。

「對了。」周經理說，「那是一部電影，日本電影，很出名的，是黑澤明導演的。」

「不錯，」司馬洛說，「除此之外，你還有可能是從其他的來源聽過這個名字嗎？」

周經理搖頭：「我相信沒有了。」頓一頓：「但是，怎麼你們聽到過有這個名堂，然而對於它却是無所知的呢？」

「因爲它的組織很好的，」司馬洛說，「守秘密是它的第一要點。沒有人能夠講出首腦究竟是誰。譬如章雲，他就是祇懂得接受電話的指揮，而他也並不知道與他接觸的人實在就是這叫鄭成名的人。」

「然而你却知道有七武士這個組織的存在。」周經理說。

「他們不能夠不讓人知道它存在的。」司馬洛說，「必須建立起一個名字，一種威信。假如沒有威信，章雲就不會給指得動了。假如他不是以整治反叛者的手段嚴格和毒辣而著名，那麼章雲亦隨時可能反叛了。」

「對了。」周經理點點頭，「這就像我們做生意，要把一個牌子宣傳到大行其道，人家就會信任這個牌子。」

「差不多是這樣。」司馬洛說。

跟着，身邊的無綫電就响起來了。這一次不是莫先生的聲音了。那無綫電裏一把男人聲音說：「這是觀察者二號。」

這就是監視着路上的人員的聲音。

「有什麼新發展嗎？」司馬洛問道。

「有一部車子正在開來，」那人說，「一個人。大約兩分鐘後就會看到它。」

兩分鐘的時間準備是太少一點了，但是司馬洛知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外面的大路上有不少車子經過，不能夠看見一部車子就報告一次。一部車子要轉進小路口，方能夠肯定它是要到這屋子來的。從小路口到達這屋子祇需要兩分鐘。

在一部汽車來說，兩分鐘已經是一段很長的路了。

司馬洛馬上跳起身來，對周經理說：「你到樓上去，在另一間睡房裏躲起來，坐在沙發上，不要走到窗前給人家看得到的地方，也不要企圖看！」跟着又匆匆對無綫電裏說：「紫蘭，你守在你的崗位好了！」

「好的。」紫蘭說。紫蘭顯得很鎭定，但司馬洛知道她現在一定是相當尷尬的。司馬洛知道紫蘭那個澡現在是還沒有洗完的，她會很狠狽地要趕緊抹乾身子穿衣服，在兩分鐘時間內她未必能夠準備好。司馬洛的意思也並不是叫她留在浴室裏，祇是叫她用不着太急，可以慢慢來，他一個人在樓下也可以應付得來的，他相信紫蘭會明白他的意思。

周經理總算並沒有留下來婆婆媽媽，他馬上就上樓去了。司馬洛則走到一處窗口的前面。那裏窗簾祇是開着一綫，屋裏沒有亮燈，外面是比屋內亮得多的，因此從屋內望出去，可以看得很清楚，從屋外望進來，則是看不見什麼的。

司馬洛可以看到一部銀藍色的跑車正沿路駛來。一部銀藍色的跑車，相當舊了，看來是一部二手車子。

由於是硬頂的跑車，還沒有看到車子裏有多少人，但由於是一部跑車，所以車中的人數是有限的，兩個人以上就已經太擠擁了。無綫電中報告車中有一個人，大概是沒有錯的。

那部車子駛近了，司馬洛就可以看到車中果然是祇有一個人，就是那個開車的人。

那個人把車子開到屋子的前門前面，司馬洛又移到另一隻窗前去監視着他。仍然是通過窗簾縫。外面的人還是看不到窗簾縫之內的情形的，尤其是那人的鼻子上還是架着太陽眼鏡，那是更加不利了。

那人把頭伸出來，司馬洛可以看到這人是穿着一件格子的上裝。那人用手按在車子的呔盤中央，號角就大聲的响起來，司馬洛皺起眉頭。難道不可以按門鈴嗎？

那人等着，司馬洛看得出這是一個相當講究打扮的人，是那種自命花花公子之類的人物，不過並不英俊，樣貌普通之至，還有點接近土氣，一部跑車以及講究的衣着也祇能給他有限的帮助而已。

那人等了一陣，又再按一次响號，然後下車來，端詳着這屋子，就像他是從來沒有到過這裏似的。

司馬洛迷惑地皺着眉頭，覺得這個人是來得有點古怪的。

「唏！」那人大聲叫道：「這裏有人嗎？」

司馬洛希望鎖在樓上那個人不要應，他並沒有作過這個警告。

樓上的人也沒有應聲。

那人繞着車子走了一兩轉，打量着屋子，司馬洛則在心中暗暗咒罵起來，因爲看這個人的神態和模樣，這個人似乎是並沒有到過這裏來的，而他似乎是迷了路到這裏來問路似的。

司馬洛幾乎給他騙倒了。但司馬洛的眼光是很厲害的，他看出這個人的上裝的腰間有一塊硬物略爲隆起。這就是爲什麼他要穿一件上裝了。他要用這件上裝把他的身上懷着的槍遮住。當然，在這個時代，電話傳呼機流行，很多人的腰間都會有一塊東西携着，然而司馬洛看他的經驗以及他近乎第六感的感覺可以知道這件硬物東西並不是普通的硬東西。

那人再等了一陣，便走到門口來，伸手按門鈴。

司馬洛沒有去開門，祇是等着。假如這個人是來問路的，那屋中沒有人在，他也祇好走了。假如這個人是來找那個看守周經理的人，那麼那人亦是可以剛剛好出去了而不在家的。人不在家，這個來人又會怎麼辦呢？

司馬洛很有興趣看着。

那人下一步所做的事情，便是把門打開。

他不知道是不是用鎖匙把門打開的，總之不是撬門。假如他是有這裏的門匙的話，他應該就用不着在門外叫喊了，所以司馬洛猜想，這個人是有辦法把門弄開的那種並非等閒人物。這樣的人，他腰間那件硬物當然就是一把槍了。

門並不是撬破的，而是好像用門匙打開似的開了。

那人踏入門內，眼睛習慣了屋中的陰暗之後才看到司馬洛坐在沙發上看着他。

司馬洛則是老早就已經習慣了屋內的黑暗的，他早已看到這個人的衣服已經有了一點變化，那就是上裝胸前的鈕子已經解開了。

當你的上裝下面是插着一把槍的時候，鈕子就要解開，才能够方便你把槍拔出來。

「你——」那人說，「沒有聽見我叫門嗎？」

「聽見的。」司馬洛說。

「那爲什麼不開門？」那人問。

「爲什麼我要開門？」司馬洛反問。

「我呃——祇是想問問路吧了。」那人說。

「我這裏不負責這個的，」司馬洛說，「我這裏也不喜歡外人來騷擾，你還是走吧。」

「我——呃——你看到我把你的門開了的。」那人說道。

「也許我把門關得不牢吧了，」司馬洛說，「現在你關上門走吧。」

「你——就是阿文？」那人眯着眼睛，看着司馬洛。

阿文就是那個在這裏看守着周經理的人。那人提起阿文，顯然是知道有這個人存在，但他問司馬洛是不是，那却是表示他是認不得阿文的樣子的了。他不認識阿文。

司馬洛說：「也許你找錯地方了。」

「聽我說，」那人說，「你是在這裏呃——服侍着一個人的，這個人呃——睡着了。」

「我不知你在說什麼。」司馬洛說。

「你給他吃藥使他睡着的，是不是？」那人說，「我是一位朋友，我是把一些命令帶來給你的，你這裏又沒有電話。」

「誰的命令？」司馬洛問。他現在又退了一步，並不否認什麼睡着的人了。

「那人現在還睡着？」

「是的。」司馬洛說，「你要告訴我什麼？」

「我——」那人說着就動手，右手把上裝撩開，司馬洛見他腰間有一隻槍袋插着一把手槍，他的手摸住了槍柄，把槍拔出來。

跟着司馬洛又看不見那槍了，因爲那人忽然間猛的一轉身，用背朝着司馬洛。司馬洛聽見他尖聲大叫，槍也同時「砰砰」地响了兩聲，地毡上出現了兩個子彈洞。然後槍就跌在地上，那人很困難地才轉過來，肩上已插着一把刀子，血很快就把他的衣服染紅，也開始從袖口流出來。

司馬洛却是一直坐在沙發上，動也沒有動過。

「幹得很好，紫蘭，」司馬洛說，「我還以爲你還是在洗手間裏呢！」

「剛剛好趕得及出來，」紫蘭說，「我眞佩服你，你一動也不動，就像你是刀槍不入的！」

但司馬洛並不是眞的刀槍不入。他其實是已經有一把槍對着那人的了。他坐在那裏，兩手擱在沙發的扶手上，袖口對着那個人，袖子裏面就是藏着一把小手槍，他祇要微微一動作，手槍就發射了。他還沒有機會發射。

「站在那裏不要動！」紫蘭忽然在上面喝道：「你以爲你逃得到那裏去？」

那人正是想轉身逃向門口，給紫蘭這樣一叱喝，他又停下來了。他也知道自己是逃不到什麼地方去的了。肩上插了這把刀子，他是不能够開車的，而事實上他亦是逃不到車子那裏的。

司馬洛回頭看看上面，紫蘭正從樓上下來，正在把襯衣胸前的鈕子扣上。那把刀子就是來自她的乳罩下那條橫帶子的。

那個人愚蠢地站在那裏，顯得不知如何是好。

司馬洛站起來，走到他的面前，扶着他，伸手在他的身上搜了一遍，搜不出什麼別的的武器，那人也沒有能力反抗。

紫蘭祇是下了半樓梯，就沒有再下來了。

司馬洛與她是合作得很好的，紫蘭知道不需要浪費脚步。果然，司馬洛說：「我們到樓上去吧，朋友，你要找阿文，我就讓你見阿文好了。請先行！」

（未完）

武壇軼事

麥海雲・文

精武體育會龍虎鬥



舊日上海精武體育會，名震一時，由當時大俠霍元甲創辦，後來霍元甲逝世，助手的一個門徒是趙連和，由他負責精武體育會教授功夫的重任，當時精武體育會以五戰拳作爲基本的拳法，所謂五戰拳，就是大戰拳，十字戰拳，脫戰拳，合戰拳，以及短戰拳。這五種拳脚都有獨到之妙，不但是健身，發展肌肉，而且在搏鬥當中也有許多實用的招式，除了合戰拳由兩人對拆之外，其餘都是單打，既然趙連和負責館務，當然他對於霍元甲創下來的合戰拳是經過一個時期苦練的了，合戰拳裏面有一招叫做「天秤手」，更加是他最稱心滿意的一招，這一招有許多種變式，不管敵人左右上下進攻，都可以化解，務求把自己的軀體穩定，然後兩手都有勁，恍如一個天秤，如果對方馬步不穩，兩人相鬥，便即倒下來，故此，天秤手的用處有些像是日本柔道。

趙連和主持精武體育會兼自任高級的教授，年紀不過三十歲，有些拳師看見他的年齡這樣輕，總是發生懷疑，希望跟他較量，趙連和碰着這種情況，全是想盡辦法婉詞推掉的，他自稱霍元甲死後，必須有人負責館務，他並非功夫最精的一個，但却知道館務頭尾，勇於負責，如果館裏的拳師互相較量，萬一有人傷亡，便會影響到整個體育會的聲譽，因此不必較量。

他說的這番話很有道理，當時因爲日本人太過囂張，亦有一部份關於霍元甲的死因是日本人下毒手，暗中把藥物投入他的食物之內，使他吃了喪命，故此，中國拳師互相打鬥，確是有些不妙，正如趙連和所說，任何一個人打輸，都會影響大局，因此趙連和以很謙虛的態度處理這種糾紛，便得到效驗，化解得來，甚至當時上海最有名氣的硬拳硬馬拳師佟杰，也不想找他搏鬥。

佟杰擅長大江南北七派拳脚，拳硬如鐵，當時他開設武館，有幾百門徒，後來霍元甲創辦精武體育會，一切拳脚由淺入深，不必紮馬，亦不必天天打沙包，乃係健身性質，進一步然後化爲搏鬥，初學功夫的人，當然是投身精武體育會容易入手，故此，佟杰的門徒大減，當時他已經很不服氣，但却看見過霍元甲的迷踪藝，自己暗想，未必鬥得過他，所以不敢公然挑戰，後來霍元甲死後，精武體育會由趙連和主持，佟杰認爲他的武術根基遠比不上霍元甲，多次派人到體育會向趙連和表示意見，希望公開或暗中較量高下，始終給趙連和婉詞推掉，他亦無可奈何，甚至佟杰故意出言不遜，在大庭廣衆當中說趙連和胆怯，不敢跟他較量，這種說話傳到趙連和的耳中，趙連和仍然忍受下來，沒有查問，因此佟杰沒法跟趙連和交手。

湊巧有一天，由日本的日本柔道專家重田，到上海來，打算發揚日本柔道的威力，揚言要跟中國的拳師一決雌雄，當時上海的名拳師當中是十多個飲頗名氣，跟他相鬥，剛剛交手，便即倒在地上，柔道一向如此，只要把對方用脚絆倒，或者用手推跌，跟着整個人壓在對方的身上，使對方無法再鬥，便算打贏。

重田並不依照中國功夫的規矩搏鬥，但却不理會對方以何種拳脚出擊，俱是使用柔道取勝的，事實上兩人相鬥，其中有一個人給對方擊倒，而且壓在身上，就算想反攻，也不容易，應該算輸，故此他連贏了幾個中國拳師，威風凜凜，等閒之輩，不敢挺身而出，跟他較量。

佟杰既然是很有名氣是中國拳師，看見他揚威耀武，不肯退避，索性跟重田在日本體育館裏面正式較量，講明雙方可以使用任何招式打鬥，不戴拳術手套，佟杰擅長連拳，左拳打出之後，還沒有收回，右拳跟着打出，拳密如雨，尋常的拳師給他一拳打中要害，便即倒地呻吟，照理他跟重田交手，不容易打輸。殊不料日本柔道另一種打法，不管對方發拳如何緊密，如何快速，總是能够閃開，直到對方連續發拳過久，氣力不繼，然後反攻，只要給他的手黏住，便即借力傷人，當時佟杰急攻無效，一時疏忽，給對方抓住手腕，轉身一拋，整個人就飛過重田的頭上，很沉重的跌了一跤。

佟杰只是給他拋開，並未受傷，很快就一躍而起，他當然是十分憤恨的，但却沒有把握取勝，百忙當中，他想出借刀殺人的一招來，立刻抱拳拱手爲禮，說：「重田先生的武拳確是獨步天下，我自愧不如，看來整個上海的中國拳師，無人能够跟你再鬥，只就除了精武體育會的趙連和，照我看，如果你能够打贏趙連和，所有中國拳師都甘拜下風，不必再鬥，因爲趙連和是霍元甲的大徒弟。」

當時霍元甲名震天下，就算他已病逝，仍在武林中有不朽的聲譽，重田是柔道專家，當然懂得霍元甲的聲譽，亦即明白佟杰所說的話屬實，翌日上午，他果然帶了兩個翻譯同到精武體育會找趙連和交談。自稱是東洋柔道專家，這次到上海來，在研究中國功夫，更想跟大俠霍元甲交手，可惜霍元甲已經不在塵世，他只好跟這位中國大俠的徒弟切磋。

本來趙連和不想跟任何人交手，更加不高興跟日本的拳師較量，免得惹禍，但因對方說得如此自傲，他聽了很不服氣，跟着想到師傅霍元甲的死因，可能是日本人吩咐中國的廚子下毒手，在食物中投下毒藥，既然日本柔道專家到來挑戰，索性趁這個機會替師傅爭一口氣，報一箭之仇，稍爲想想，他就點頭答應，但却吩咐翻譯把他的意見傳達，聲明兩人相鬥，不過較量武技，並非存心使對方受傷，但因武功不同別的娛樂，有時錯手便會打傷對方，先要講明這一點，兩個人當中任何人有所損傷，切勿追究。

重田以爲自己必勝，哈哈大笑，點頭答應，跟着下塲正式較量，精武體育會的門徒有幾十人在旁觀戰，證明兩人確是以十分公正的態度較量高下。

重田一向都是用柔道的招式應戰，剛剛交手便即搶攻，但却不是發拳或出脚，而是雙手握着對方胸前的衣裳，如果給他抓住，不管對方如何變招，總是給他絆倒的，甚至給他低頭一衝，整個人拋高一丈，然後跌下，假如他鬥不過對方的氣力，便即倒地，踢出一條腿來，跟着鬆手，對方也就給這一條仰臥踢出的穿心腿踢到飛起，跌得更遠，甚至因此受傷。這種招式是苦練多年的，曾經挫敗許多英雄好漢，他認爲有絕對把握取勝，殊不料剛剛交手，他的一雙手抓住對方胸前的衣裳，還沒有機會把對方拋開，亦無機會用脚絆倒對方，趙連和已經伸出自己的一雙手來，搭在對方兩隻手的手腕之上，跟着向前一推，利用自己的胸部壓去，對方兩隻手的手指迫於壓到掌背之後，發出劇痛，當然是戰力大爲減弱。

重田以前也曾碰過種中國功夫的招式化解，他絕不畏懼，依照他的一向慣例，整個身體向後跌倒，跟着踢出一腿來，怎料趙連和雙手不但鬥住對方的手掌，以自己的胸肌壓下，而且他的十隻手指一齊扣緊對方左右兩邊的脈門，那是中國功夫的穴道，重田忽然覺得兩隻手一齊痳木，完全乏勁，甚至想仰臥在地也辦不到，跟着指掌之間一陣陣的劇痛，無法支持，大吃一驚。根本上他不懂得中國擒拿手的妙用，原來扣住腕脈，那是另外一招，超出普通擒拿手之上，屬於點穴法的一種，亦即霍元甲傳授下來的絕招，純然爲了對付柔道或摔角的人而設，重田既然不明白這一道理，當然無法想出化解的辦法，轉瞬之間，趙連和已經抓住他的一雙手，跟着旋轉，並且利用兩個身體旋轉之力，向後一拋，跟着鬆手，那時並非他給重田拋開，而是重田給他拋離兩丈過外。

日本的柔道一向練習拋和跌，就算給別人拋開，如果身上沒有受傷，跌下來也是不會受傷的，但却必須倒地打滾，打消來勢，當時重田既然給他拋出二丈，加上了倒地打滾，相隔三丈有多，站起來已經是門口了，那裏敢再鬥呢？臉色突變，拱一拱手，隨即轉身飛奔，趙連和縱聲狂笑，沒有追擊，在旁看到這場龍虎鬥的門人，當時無法明白重田何以沒有施展日本最擅長的仰臥穿心脚這一招，經趙連和演式，並且向他們逐項解釋，才明白其中的妙用。自從這一次較量高下之後，日本的柔道專家就不敢再找趙連和交手，同時擊敗日本柔道的擒拿扣脈這一招，由趙連和傳授給他的門徒，又再由門徒傳授到外邊去，有許多日本柔道專家以同樣的情況敗給中國拳師之手，以後就不敢再輕視中國功夫了。

趙連和扣腕挫敵這一招只是霍元甲傳授下的許多個絕招之一，由此反映出大俠霍元甲確實有獨到之處，並非後人崇拜他，才說他是武林中的高手。（完）





俠情中篇故事

英雄槍下美人血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小紅娘正在浴室洗澡，突然有一個男人衝進浴室，小紅娘纖毫畢呈的見到這個陌生的男人，嚇得一跳，她急得幾乎要哭，連忙伸手去想抓回自己的衣服，可是她的衣服竟然不見了，再一看清，原來她的衣服赫然在這個男人的手中，這個人實在可惡，小紅娘咬牙顫抖，恨不得把這個可惡的混蛋千刀萬剮，但現在她連出手對付這個男人都不敢，這男人臉色蒼白，面目清秀，神態安詳，穿着一襲青衣，雖然他面對着一個年輕漂亮的赤裸少女，但一點也沒有色迷迷的樣子，他把衣服遞給小紅娘，小紅娘穿上衣服後，揮拳就向他們的鼻子打去，豈料她一拳非但未擊中對方的鼻子，却擊在一個「鐵胆」上…

小紅娘被擄　海飄捨身救

（五）

打鼻子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直到現在，小紅娘還是沒有忘記那隻豹子給自己一拳打碎鼻子的情景。

但她現在打的不是別人的鼻子，而是這個青衣人手裏的一枚鐵胆。

打鐵胆的的滋味當然一點也不有趣，小紅娘的拳頭幾乎立刻就腫起了一塊。

她大叫。但她的叫聲却沒有傳出去，因爲當她張大嘴巴的時候，這一枚鐵胆巳塞進了她的嘴巴。

小紅娘氣極了。她氣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她痛恨自己的拳頭太差勁，太不中用。

她恨不得自己給自己刮七八個耳光，然後再自己踢自己十五六脚。

但忽然間，她又呆住了。她就算眞的想打自己、踢自己，也巳無能爲力。

因爲這個青衣人的點穴功夫實在很快，最少比她的拳頭快上好幾倍。

小紅娘向來靈精古怪，但這時候除了用「呆瓜」這兩個字之外，巳沒有任何更適當的字眼可以把她形容了。

她變成了一個呆瓜，一個剛洗好澡，乾淨得像初生嬰兒的呆瓜。

她不是大呆瓜，而是一個小呆瓜。

這個小呆瓜也未免太漂亮，只要是男人，都會忍不住想咬她一口的。

但青衣人沒有咬她。

他只是抱起了她，然後很快就離開了浴室，離開了芳竹小館。

流氓元帥

（一）

花枕兒帶着七分怒氣，三分狐疑，來到了小紅娘洗澡的浴室。

她已在外面等得很不耐煩。當她來到浴室的時候，她楞住了。小紅娘並不在浴室。浴室門外，夾着一張條子，上面寫着「尋人者，先尋釣翁。」七個字。

花枕兒仔細看了一會，發覺紙條上無毒，才把它拿起，匆匆向海飄回報。

× × ×

「釣翁在哪裏？」

海飄皺起了眉，托着腮。

花枕兒恨得牙癢癢的，道：「是那一個混蛋幹的好事，竟敢在浴室裏擄人？」

幾個小二都嚇得臉無血色，因爲花枕兒已動手揍了他們一頓。

但他們却是無辜的。

不懶忽然向其中一個小二問道：「這裏附近，有沒有湖，或者是河流？」

小二想了一想，道：「在東南半里外，有一口湖。」

不懶道：「湖裏是否有魚？」

小二搔了搔頷子，苦笑道：「這一點，小的可不知道。」

不懶不再問佈，海飄等人也巳紛紛上馬。

（二）

在芳竹小館東南半里外，果然有一口不大不小的湖。湖水很清澈，她們一眼就看見湖中有魚兒在游來游去。湖畔却無人，既無釣翁，也無任何其他人在附近。

不懶眉頭一皺，忽然輕輕叫道：「有一艘小舟。」

湖畔彎角之處，果然有一艘小舟，正徐徐地划了過來。舟上只有一人，那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漁翁。

當小舟來到湖畔約十丈的時候，就停下不動。

花枕兒吸了口氣，朗聲道：「我們是來找人的。」

老漁翁咳嗽兩聲，道：「妳們要找的，是不是一個很美麗的小姑娘？」

花枕兒點頭：「正是。」

老漁翁道：「妳們在這裏等候着，迎接幾位的馬車很快就會來到。」

他說完這兩句話之後，小舟又巳划到遠處。

不久，她們果然聽見馬車車輪滾動的聲響。

一輛寬闊豪華，用四匹神駿大馬拉動的馬車，停在她們的面前。

這輛馬車的車伕，居然只是一個身穿紅衣的小孩子。

這小孩子最多只有十二歲，但却滿臉精悍之色，就像是一隻細小的猩猩。

他的模樣令人望而生畏，他的聲音也是同樣令人不敢恭維。

假如只聽他的聲音，實在很難想像得到，他只是一個十二歲左右的小孩。

他對海飄等人說：

「妳們上車。」

海飄道：「我們的馬呢？」

紅衣小孩道：「妳們要馬，還是要小紅娘？」

海飄心頭一震：「你知道小紅娘？」

紅衣小孩冷冷一笑：「我若不知道小紅娘，又怎會把妳們迎接回去。」

海飄一陣子猶豫，紅衣小孩又道：「妳害怕？」

海飄傲然道：「就算你要把我們送進刀山火海，我們都不會退縮。」

紅衣小孩笑了笑，豎起拇指道：「妳有種！」

海飄一怔。

她自幼在海星堡長大，聽過不少別人對她的讚美，但却從來都沒有人讚她「有種」。

這兩個字似乎祇適用在男人的身上，但海飄却也被人讚一句「妳有種」，那種感受倒是有趣得很。

海飄向蔗糖望了一眼。

蔗糖毫不考慮，第一個就登上馬車的車廂裏。

爲了要救回小紅娘，她們甚麼也不害怕。

男人可以爲朋友赴湯蹈火，兩脇插刀在所不辭。

男人能幹的事，女人爲什麼不能幹？

無論你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你若看輕了女人，也可眞是一件大錯而特錯的事。

（三）

當馬車停下來的時候，巳是正午。

風很急勁，馬車逆風而行，路途倍覺崎嶇。

但無論這路如何難走，目的地總算巳到達。她們被送到一座巳經荒廢多年的堡壘。

蔗糖忍不住問道：「這裏究竟是甚麼地方？」

紅衣小孩搖搖頭，冷冷道：「我不知道。」

花枕兒冷笑道：「你怎會不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紅衣小孩還是冷冷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花枕兒道：「你連小紅娘被擄的事都知道，怎會不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紅衣小孩淡淡道：「這本來就是兩件事，也許我本來就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但我偏偏不高興說出來，妳又能把我怎麼樣？」

海飄咬着嘴唇，道：『你簡直是個小流氓。」

紅衣小孩哈哈一笑：「你說對了，我是個小流氓，將來長大了說不定就是個流氓元帥。」

「流氓元帥？」

「這稱呼是不是很好聽？」

「不！難聽死了。」

「哈！女人說難聽，男人一定會覺得好聽。」

「你的嘴巴眞硬。」

「我心腸更硬！」紅衣小孩淡淡說道：「我的心腸若不硬，將來怎能成爲流氓元帥？」

海飄嘆了口氣。

這孩子年紀小小，就巳有此「大志」，將來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物，實在是難以想像！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大飯碗。」

「甚麼？」

「大飯碗！」紅衣小孩大聲道：「大人物的大字，飯桶的飯字，再加上瓷碗的碗字，就是我的名字！」

海飄一怔：「你沒有姓？」

大飯碗冷冷一笑：「我是個孤兒，何來有姓？」

海飄正想再問下去，堡壘中巳有四個家僕般模樣的黑衣漢子走了出來。

爲首一人，長得比其他三人最少高上一尺，可說是個巨無霸。

大飯碗一看見了這個高大的家僕，立刻就問道：「還有十兩銀子呢？」

巨無霸冷冷一笑，並不理睬大飯碗，道：「未知那一位是海小姐？」

海飄神態從容的回答道：「我就是海飄。」

巨無霸咧嘴一笑：「果然不愧是北武林第一號大美人。」

那知他這句話才出口，臉上忽然就給人刺了一劍。

刺他一劍的人，是個突然在他身邊出現的白衣人。

巨無霸的左邊面頰已被刺穿一個窟窿，臉上鮮血狂流。

他吃了一驚：「你是誰？」

白衣人淡淡道：「我叫香飛雨。」

巨無霸已準備動手揍人，但他忽然又看見了另一個青衣人。

這個青衣人赫然正是鐵胆戰帥慕容天軍。

× × ×

這四個家僕般模樣的人，他們的身份本來就是家僕。

他們的主人就是慕容天軍。

巨無霸看見了慕容天軍，立刻垂下雙手。

慕容天軍凝視着他，淡淡道：「于羣，你可知道犯了甚麼過失？」

于羣茫然。

慕容天軍嘆了口氣，道：「你犯的過失，是對海飄小姐太無禮。」

于羣面色慘變，突然「噗」聲跪下：「奴才知罪。」

慕容天軍淡淡的說：「你的臉上雖然留下了一個記號，但却不會死掉，總比由我出手幸運得多。」

于羣一怔。

慕容天軍忽然冷冷一笑：「你們都給我離開這裏，別再丟人現眼。」

四個家僕匆匆離開。

慕容天軍望着海飄，道：「妳終於來了。」

海飄冷笑道：「你們幹的事實在太卑鄙。」

慕容天軍悠然道：「告訴妳，這裏是洞仙堡。」

海飄道：「是不是强秦帮的總壇？」

慕容天軍道：「這一點請恕在下無法奉告。」

海飄忽然盯着慕容天軍的右手。

他的手中有兩枚鐵胆，不斷發出「得得」的聲響。

「你莫非就是强秦帮的鐵胆戰帥？」

慕容天軍道：「妳看我像是慕容天軍嗎？」

海飄道：「這不是像不像的問題，我以前根本從來沒有見過慕容天軍，也不知道慕容天軍是一個怎樣的人。」

慕容天軍道：「倘若我告訴你，我就是慕容天軍，妳是否願意相信？」

海飄忽然冷冷一笑，道：「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都不是很重要的事。」

慕容天軍道：「海小姐認爲最重要的事，是拯救小紅娘？」

海飄道：「你怎知道她叫小紅娘？」

慕容天軍淡淡道：「妳們在芳竹小館中住了好幾天，倘若我的下屬連她的名字都沒有打聽出來，豈非庸才之極？」

海飄嘆了口氣。

「你們一直都在注意着我們？」

「海小姐忽然出現，這是江湖上的一件大事，本帮耳目尚稱靈通，當然不能不加以注意一點。」

海飄道：「慕容戰帥注意我們，也還罷了，但動手擄走小紅娘，這種事未免太卑鄙一點！」

慕容天軍道：「妳覺得我很卑鄙？」

花枕兒突然大聲道：「你刦走了小紅娘，還在胡扯，簡直是不要臉。」

慕容天軍盯着她瞧了半晌，緩緩道：「妳好像就是那個花枕兒。」

花枕兒哼一聲：「不錯。」

慕容天軍冷冷一笑：「妳若要小紅娘安全無恙，最好就別在這裏大呼大嚷。」

香飛雨突然道：「她們既已來到這裏，當然是應該爲她們洗塵接風的。」

慕容天軍道：「這個自不待言。」

香飛雨接口道：「海小姐若不嫌棄，就請賞臉進堡。」

海飄微微吸了口氣，終於點頭。

爲了要救小紅娘，就算是再危險的地方，她都絕不會退縮。

× × ×

常言道：「宴無好宴」。

洞仙堡內果然已擺設了一桌酒菜，慕容天軍以主人的身份招呼海飄。

强秦帮帮主秦大官人在甚麼地方，沒有人知道。

他也許在洞仙堡內，但也許他現在在距離這一座外表已荒廢的堡壘數百里，甚至千里之外。

秦大官人的行踪，有時候一點也不秘密。

但有時候要找秦大官人這位强秦帮帮主，簡直比在一座大森林裏找一隻兎子還更困難。

酒菜無毒。

但海飄根本就無心欣賞桌上的山珍海錯，她只希望早一點把小紅娘救出來。

但慕容天軍一直採取拖延的手段。

香飛雨一直坐在慕容天軍身旁，可見他在帮中的地位也並不低。

海飄忍不住問他：「你加盟强秦帮已多久？」

香飛雨冷冷一笑，伸出了兩隻手指。

海飄道：「兩年？」

「不是兩年，」香飛雨道：「是兩天而已。」

海飄道：「你在强秦帮只有兩天？」

香飛雨點點頭，道：「不錯，當日妳傷在我手下的時候，我還不是强秦帮的一份子。」

海飄冷冷一笑，道：「你是準備助紂爲虐？」

香飛雨道：「妳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吧。」

海飄冷笑道：「秦帮主肯信任你這個人嗎？」

慕容天軍淡淡道：「不必秦帮主相信他，只要我相信他便已足够。」

海飄冷冷道：「你爲甚麼要相信這個來歷不明的人？」

「來歷不明？」慕容天軍微微一笑：「對妳來說，他可能是來歷不明的人，但我在二十年前便已認識他，而且一直都是好朋友。」

海飄嘆了口氣道：「你們都是一丘之貉，憑兩位的手段，還有甚麼事情做不出來？」

香飛雨目中忽然亮起一種奇異的光芒：「妳現在終於落在我們的手中。」

海飄道：「你以爲如此？」

香飛雨道：「妳若還要想衝出洞仙堡，或者是把小紅娘救出去，那未免太樂觀了。」

海飄道：「假如你們有甚麼條件的話，不妨說出來，祇要我們可以接受的話，我一定不會讓各位失望。」

香飛雨冷冷一笑：「難得海小姐對小紅娘如此義重，妳要我們把她釋放，並非難事，條件也只有一個。」

海飄道：「你說。」

香飛雨道：「她們走，妳留下！」

花枕兒怒道：「胡說。」

她對香飛雨的印象已經極壞，這時忍不住要衝上前揍打這個大壞蛋！

但海飄却伸手把她攔住，道：「他的要求是以一個換一個，倒也不能算是很不合理。」

香飛雨道：「本來就是合情合理。」

海飄毫不考慮，立刻就作出了回答：「我可以留下，你一定要讓她們四個人平平安安離去。」

香飛雨道：「這個自然。」

海飄道：「但你們要我留下，未知要留下多久？是一個時辰？一天？一年？還是一輩子？」

香飛雨沒有出聲。

回答這些問題的人是慕容天軍。

他的回答是：「三天。」

不懶冷冷道：「不能。」

蔗糖道：「別說是三天，就算是半天也不能。」

花枕兒道：「你們別想在小姐身上打甚麼歪主意，快把小紅娘交出來。」

慕容天軍冷冷道：「我的條件已開出，答應與否是妳們的事。」

蔗糖道：「假如我們不答應呢？」

香飛雨道：「就算不答應，我也可以把小紅娘交回給你們，但她是死是活，却難說得很。」

慕容天軍搖搖頭：「那不好，海小姐畢竟是本帮的貴賓，倘若把小紅娘殺掉，未免是過份絕情，而且我一向都不喜歡殺漂亮的女孩子。」

他悠悠一笑，接道：「她的腿修長動人，而且皮膚皙白可愛，我們每人要她一條玉腿留爲紀念，也差不多了。」

花枕兒怒叱一聲。

「你們簡直是衣冠……」

她罵人的說話只罵到這裏，就已給海飄掩住了她的嘴巴。

海飄目注着慕容天軍道：「我留下，你把小紅娘交出來，讓她們四個人走。」

蔗糖、花枕兒、不懶三人同時道：「我們不走。」

海飄冷冷道：「妳們不走，小紅娘的腿若給砍下來，妳們誰來負責？」

不懶道：「我們三人願一起負責。」

海飄冷冷一笑：「到那時候，小紅娘已沒有了一雙腿，妳們又還能給她甚麼補償？」

不懶無言反駁。

海飄嘆息一聲，道：「妳們都是很好的女孩，但別爲了這件事讓我不高興，我敢留在這裏，當然會有我的辦法來應付他們。」

蔗糖、花枕兒互望一眼，心中都拏不定主意。

慕容天軍淡淡道：「既然海小姐已自願留下，那是最好不過的事。」

他的目光向三人横掃一眼，接道：「妳們可以走了。」

花枕兒道：「我們偏不走。」

慕容天軍道：「妳們若不走，我可以保證在一頓飯時光之內，就可以看見一雙很漂亮的腿。」

慕容天軍的說話絕不是用來嚇人的，他若不能做到「言出必行」這四個字，又焉能在强秦帮中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花枕兒雖然胆子不小，但當她聽到最後一句說話的時候，臉色却已變了。

她很喜歡小紅娘，假如小紅娘不見了一雙腿，她寧願自己不見了一顆腦袋。

她嘆口氣，終於道：「好！我走。」

蔗糖、不懶無可奈何，只好接受慕容天軍的條件。

× × ×

小紅娘果然在洞仙堡內。

慕容天軍遵守自己許下來的諾言，讓她們乘坐馬車離開洞仙堡。

負責用馬車載送她們的人，仍然是那個大飯碗。

大飯碗已獲得了他應得的報酬，那是紋銀十兩。

他年紀小小，能一下子就賺得到十兩銀子，已是一筆可觀的收入。

海飄暗中囑咐蔗糖等人回到雪城。

大飯碗根本不理會她們要到甚麼地方，他載運她們，完全是爲了十兩銀子。

在江湖豪客的眼中看來，十兩銀子只是微不足道的小錢。

江湖人通常都不在乎小錢。

在武林高手的目光底下，大飯碗也只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但又有誰知道，現在這個小人物，將來竟然能震撼整個武林？接二連三幹出驚天動地的大事？

將來！

人只要還活着，就有明天，就有將來。誰能預計明天？誰能預計將來？又有誰能預計出每一個人將來的命運？

奇峰突出

（一）

從外表看來，是一座破敗不堪的廢壘，但又有多少人知道堡內居然另有洞天？

在洞仙堡的背後，有一個幽靜而且風景美麗絕倫的小山谷。

谷中有小築，小築外有小橋流水，還有滿園菊花。

秋意已深，園中菊花已是開得最燦爛的時候。

海飄被帶到小築中居住。

初時，海飄以爲洞仙堡內沒有女人，但當她來到這座小築的時候，才發覺這是錯誤的想法。

雖然這裏是强秦帮的地方，但强秦帮也絕非全是男人的天下。

最少，在這座小築之內，就有兩個漂亮的侍婢在伺候她。

慕容天軍對海飄說：「三天之後，妳就可以離開這裏。」

海飄一笑置之。

慕容天軍的說話，只能保存着半信半疑的態度。

她甘願留在這裏，並不是因爲相信慕容天軍的說話，而是她必須把小紅娘救出來。

她要成爲一個江湖中人人敬仰的俠女，倘若連自己身邊的侍婢都無法保護，將來還能幹得出甚麼大事？

這是她甘願留在洞仙堡的其中一個因素。

但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却是除了她之外，是連慕容天軍都想不到的。

原來海飄一早就想到了强秦帮爲甚麼要她留在洞仙堡裏。

慕容天軍和香飛雨的目的，極可能是要用自己爲餌，把郎如鐵引到這裏。

她很想見郎如鐵。

雖然她曾一度決意要忘記這個人，但郎如鐵的影子却還是纏繞着她，使她無法忘懷。

但她心中却又暗暗告訴自己：「我要見郎如鐵，完全是因爲要把霍十三刀的蠟丸交給他。」

她又再警告自己：「郎如鐵喜歡的女人並不是自己，而是白盈盈。」

（二）

晚風急勁，天色一片迷濛！

飛龍帮總壇門外，突來拜帖！

求見飛龍帮主郎如鐵的人，赫然竟是海星堡主。

× × ×

飛龍帮的總壇所在，本是個秘密。

這裏本是雪城鉅富卜萬天的府宅。

卜萬天本是排教七大長老之一，但已在十年前退出江湖，過着隱士般的生活，不再理會江湖中事。

但老山貓白天義神通廣大，居然與卜萬天談妥條件，把這座宅院購買下來，成爲飛龍帮的總壇。

卜萬天現在還沒有離開這裏，他現時住在西院之內。

至於東院，就已經成爲了飛龍帮的總壇。

這本是一件很秘密的事，外人是絕對不應該知道的，除非有人把這秘密洩露出去。

但無論如何，這秘密已洩露，而且居然還把海三爺引到這裏。

這是郎如鐵無論如何都想不到的。

（三）

倘若海三爺的拜帖來遲一步的話，郎如鐵也許已離開了總壇。

他從第六分堂把管奔的屍體運回總壇安葬，接着就準備去洞仙堡。

但海三爺突然到此，使他的行程受到了阻延。

海三爺在武林中的地位是何等尊崇，他的輩份也在郎如鐵之上。

他居然會親自到此，簡直是一件令人無法想像的事。

但海三爺的確是親自來了。

當然，他並非孤身而來，除了他之外，還有方團、屠滌天、孔香香和一個神秘莫測的紅袍人。

這紅袍人頭上戴着一頂草笠，而這一頂草笠也是紅色的。

紅得就像是鮮血。

沒有人能看見他的臉。

這頂草笠，幾乎已連他的頦子都遮蓋住。

在總壇的外堂上，孔香香已把來者的身份都告訴給八腿貓。

那個紅袍人，就是海星堡中的神秘殺手血狐。

× × ×

飛龍大殿上的燈火已全部燃點起。

大殿之內，燈火輝煌，如同白晝。

郎如鐵以飛龍帮主的身份，迎接海三爺。

他並不喜歡海三爺，海三爺也不喜歡他。

他們不但彼此都不喜歡對方，而且還有着化解不開的仇恨。

郎如鐵也不喜歡虛僞。

但現在他却必須虛僞地作出禮貌的姿態，來迎接海星堡的人。

因爲他已知道海三爺的來意。

——倘若世間上沒有强秦帮的話，飛龍帮現在可能立刻就要和海星堡的高手決一死戰。

——但現在他們誰都不敢輕舉妄動，因爲他們一旦火併，獲得最大利益的必然是强秦帮。

——而他們的結果却是滅亡。

（四）

在明亮的燈光下，海三爺的臉色彷彿比平時更紅潤，更有光澤。

他的目光一直都很和善，絕對沒有半點敵意。

直到他看見郎如鐵，而且知道對方就是郎如鐵的時候，他這種和善的目光還是沒有變。

他並不是來挑戰郎如鐵，也沒有半點要對付飛龍帮的意思。

最少，他現在絕對沒有這種打算。

白天義是帮中唯一的老供奉，而白盈盈則是白鳳堂堂主。

他們兩人都在總壇之中。

海三爺很少說話。

代替他說話的人，是孔香香。

她對郎如鐵的第一句說話就是：「郎帮主準備南下洞仙堡？」

白天義和白盈盈俱是一怔，顯然連他們都不知道這一件事。

他們的目光都集中在郎如鐵的身上。

郎如鐵沒有否認，他輕輕的點點頭。

孔香香道：「郎帮主是打算孤身犯險？還是率領飛龍帮的高手，一鼓作氣直撲强秦帮？」

郎如鐵遲疑着，終於嘆了口氣，道：「這件事我並不打算驚動任何人，妳又何

苦偏偏都說了出來？」

孔香香也嘆了口氣，道：「郎帮主也許會感覺到很奇怪，我們怎會知道這一件事。」

郎如鐵聳聳肩，道：「其實這也不足爲奇，在北武林，能夠瞞得過海星堡的事本來就不多，何況你們一早就在注意着本帮的行動。」

孔香香淡淡一笑，道：「雖然江湖上絕大多數的人還沒有聽過飛龍帮這三個字，但你必須明白，飛龍帮的成立，也許可以暫時不讓少林、武當、峨嵋、點蒼、崑崙等各大門派知道，但却一定無法瞞得過海星堡和强秦帮。」

她的說話不卑不亢，而且絕對沒有低估强秦帮。

秦大官人的確是一個很厲害的人，無論是誰與他爲敵，都絕不能以爲每件事都可以瞞得住他。

郎如鐵沉吟着，道：「聽說强秦帮準備在八月十五那一天，大舉進攻貴堡。」

孔香香遲疑片刻，海三爺已說道：「確有這一回事。」

郎如鐵道：「但現在八月十五之期已過。」

海三爺道：「秦大官人還沒有動手，是因爲他又把這個日子押後。」

郎如鐵道：「他沒有把握？」

海三爺凝視着他，瞪了好一會，才緩緩道：「天下間又有誰敢說有十足的把握，可以一舉攻陷海星堡？」

他這兩句說話相當豪氣。

但這兩句話出自海三爺的口中，却沒有人感到過份。

一直站在海三爺背後的方團突然道：「秦賊不敢進攻海星堡，最少有一半原因，是爲了貴帮。」

郎如鐵悠悠一笑，道：「如此說來，倒是本帮牽制了强秦帮的行動。」

方團道：「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貴帮的行動已被洩漏，否則强秦帮根本就不會知道飛龍帮的成立。」

海三爺揮了揮手，道：「這已是題外話，我們不要扯得太遠。」

方團立刻閉上了嘴巴。

突聽老山貓白天義的聲音响起：「海堡主快人快語，還是直截把來意說明，誰都不必兜圈子。」

海三爺的目光一轉，盯在白天義的臉上。

「白老，多年不見，你的脾氣還是那麼爽直。」

白天義淡淡道：「海堡主的武功想必又已精進了不少。」

海三爺道：「對付强秦帮，絕非一人之力可以竟全功，這一點相信白老供奉一定很明白。」

白天義皺了皺眉，道：「海堡主是否想先下手爲强，給秦賊殺個措手不及？」

海三爺慢慢的點了點頭，又慢慢的說道：「既然秦大官人不敢在預訂日期進攻海星堡，我們不妨來一個直搗黃龍。」

白天義道：「我們？」

海三爺道：「當然是我們。」

他的目光向郎如鐵、白天義、白盈盈和八腿貓四人橫掃一眼，道：「你們豈非也很想强秦帮被毀滅？」

白天義道：「你打算怎樣？」

海三爺道：「立刻傾師，先把洞仙堡毀掉再說。」

郎如鐵忽然道：「洞仙堡是强秦帮在北武林的重要基地，這座堡壘若被毀掉，對秦大官人的打擊一定相當沉重。」

海三爺點點頭，道：「而且秦大官人極可能在洞仙堡中，那正是我們與秦賊決一死戰的大好機會。」

方團與屠滌天同時道：「我們一定要殺秦賊！」

郎如鐵沉吟着：「你們準備在甚麼時候動手？」

海三爺冷冷一笑，道：「就在今夜之後，黎明之前！」

一直沒有說話的白盈盈突然開口說道：「海星堡的高手早已準備妥當？」

海三爺道：「不錯，他們都已有了相當充份的準備。」

白盈盈道：「這一戰關乎貴堡的存亡榮辱，未知他們的士氣如何？」

「士氣如虹，銳不可當！」孔香香回答她的問話：「正因爲這一戰對本堡太重要，對他們也太重要，所以他們的戰意根本已達到了無可懷疑的地步。」

她的答覆令人很滿意，不但飛龍帮的人很滿意，就連海三爺都覺得很滿意。

但白天義立刻又提出另一個問題，道：「假如秦大官人仍在洞仙堡中，誰去殺他？」

方團和屠滌天立刻齊聲說出了一個字：「我！」

白天義瞧了他們一眼，緩緩道：「你們對自己的武功都很有信心？」

方團緘默着。

屠滌天道：「我們擁有的也許不是信心，而是決心。」

他的眸子突然射出一種刀鋒一般的鋒利的光芒：「秦賊不死，我們又有何苟存於世的價值？」

白天義點點頭。

他說：「兩位確然勇氣可嘉。」

方團和屠滌天的臉上毫無表情，沒有半點喜怒哀樂的神色。

白天義忽然又長長嘆息了一聲，道：「只不過要殺强秦帮主，單憑勇氣是絕不足恃的。」

方團冷冷道：「這一點不勞白老供奉提醒，我們早已知道。」

白天義乾咳兩聲，道：「說句不中聽的說話，兩位的武功雖然已很不錯，但想殺秦大官人，還是妄想一點。」

屠滌天似乎笑了笑，道：「白老供奉似乎很瞭解秦賊的武功。」

白天義道：「縱然談不上瞭如指掌，最少也不是憑空想像。」

方團開口問道：「你見過秦大官人出手？」

「前後總共兩次。」白天義輕輕吸了口氣，道：「第一次是二十年前在長安城內，第二次是在六年前的中秋夜。」

當他說到最後一句說話的時候，方團和屠滌天的眼色都已變了。

六年前的中秋夜，正是他們的師父魔刀老祖被殺的晚上。

（五）

魔刀老祖是江湖黑道上的絕頂高手。

他在江湖上的名氣，絕對不在中原第一名俠白坤雄之下！

魔刀老祖原名彭隱山，而白坤雄又名白聖山。

是以江湖上有「南北二山，高聳入雲」之語。

「高聳入雲」是指他們兩人的武功，已達到了登峯造極，令人有高不可攀的感覺。

當白天義說出他曾經在六年前中秋夜見過秦大官人出手的時候，整個飛龍大殿頓然沉默下來，沒有人發出半點聲响。

白天義的聲音，忽然變得像是巫師的咒語般，沉實而且令人有心驚胆戰之感。

外邊的天色更幽黯，連飛龍大殿裏的燈光也彷彿黯淡下來。

每個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白天義的臉上！

白天義忽然闔起眼睛，嘆道：「二十年前，老朽在長安城內，親眼看見秦大官人單掌斃五獅。」

海三爺緩緩道：「楓林渡的黑白五獅，不錯是在二十年前死在長安城內，但直到現在，還是沒有人知道他們是死在甚麼人掌下的。」

白天義道：「江湖上的人不知道他們給誰殺死，是因爲在場的人都不認識秦大官人，而且秦大官人是忽然出現，又在殺人之後轉瞬間離去的。」

海三爺吟哦着，道：「他單掌斃五獅，前後總共發出了多少招？」

白天義忽然張開眼睛，沉聲道：「五招！」

「一招殺一人！而且殺的又是昔年威震河朔的綠林大盜黑白五獅，這份身手實在駭人。」

但方團和屠滌天關心的並不是二十年前長安城內的血案。

他們只關心白天義怎樣看見秦大官人殺死魔刀老祖的。

白天義沉默片刻，接着說道：「以黑白五獅的武功而論，秦大官人能在五招之內就把他們全部解決，固然是駭人聽聞，但那時候在老朽的眼中看來，還是沒有驚心動魄的感覺。」

對於這一點，衆人都不難理解。

當時白天義在江湖上正是如日方中，他本身的武功又是極高，倘若由他出手對付黑白五獅，也可能在五招之內，便把對方全部解決。

沒有人出聲。

白天義輕輕嘆了口氣，接道：「常言有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十四年後老朽再次看見秦大官人出手，而他的對手只有一人，那就是魔刀門主，魔刀老祖彭隱山。」

屠滌天忍不住道：「當時是在甚麼地方？」

「在雁迴峯下，」白天義冷冷一笑，盯着他道：「你又何嘗不知道是在雁迴峯下？難道你以爲老朽是在胡謅？」

屠滌天沒有反駁。

方團却道：「白老供奉何以當時也在場？」

白天義默然半晌，才緩緩說道：「老朽是公證人！」

方團道：「是先師邀請你担任公證人的嗎？」

白天義道：「不但是你師父，還有秦大官人。」

方團道：「他們都很信任你，但他們爲甚麼要找一個公證人？難道他們志在切磋，聲言點到即止？」

白天義搖頭。

「他們絕不是印證武功，而是決一死戰，」白天義道：「但他們彼此都不相信對方，恐怕對方會出詭計暗算自己。」

方團道：「所以他們就找你作爲公證人？」

白天義臉上微露得意的神色，道：「這一件事老朽直到如今，還是覺得有點驕傲。」

海三爺沉吟着，道：「秦帮主的武功如何？」

白天義道：「當日他在雁迴峯下與魔刀老祖決戰，終於在第八百招之後，奪過了魔刀老祖的刀，連刺七刀奠定勝局。」

方團、屠滌天的臉色俱自一變。

在海三爺的面前，方團曾說過，魔刀老祖是給秦賊暗算七刀而死的。

但現在白天義已證實，魔刀老祖並不是被暗殺身亡，而是在決戰中不敵秦大官人才致喪命。

海三爺臉上却毫無異狀，他只是淡淡的道：「魔刀老祖之敗，以白老供奉之見，又有何種看法？」

白天義道：「雖敗不辱。」

海三爺道：「何以雖敗不辱？」

白天義嘆了口氣，道：「六年前雁迴峯下之戰，若提早十年八載，即使秦大官人的武功已達到六年前的地步，他必然已敗在魔刀老祖的刀下。」

海三爺目光一閃。

「白老供奉言下之意，是指魔刀老祖年紀太老了？」

「不錯。」

「魔刀老祖與秦大官人決戰之際，算來他已年將九十……」

白天義搖頭：「不是年將九十，而是已經九十三歲！」

海三爺道：「九十三歲的魔刀老祖，是否氣力已衰竭？又是否心中爭強好勝的戰意已不及從前？」

白天義仍然搖頭：「這都不是重要的關鍵。」

海三爺道：「何以他會敗在秦在官人的手中？」

白天義長長嘆息一聲：「魔刀老祖的刀法已臻化境，他的內力也絕無半點衰竭的跡象，但他的人已老！」

飛龍大殿中又是一陣沉默。

白天義這幾句說話很玄，而且好像很矛盾，但却沒有人能指出矛盾的地方在哪裏。

但郎如鐵却已明白。

他說：「魔刀老祖年紀已老，他已沒有時間去找另一個像秦大官人這樣的高手跟自己交手。」

衆人的目光同時一亮。

白天義盯了郎如鐵一眼，目中露出了

贊許之意：「不錯，魔刀老祖雖然與秦大官人決一死戰，但在決戰進行之後，却發覺對方實在是一個很難找的對手。」

直到這時候，每個人都開始漸漸明白過來。

——魔刀老祖嗜武如狂，但自從他六十歲之後，江湖上已沒有多少人是他的敵手。

——難尋敵手並不一定是值得慶幸的事，尤其是對熱衷於武學的人，更是一種可怕的寂寞。

——魔刀老祖與秦大官人決鬥的時候，他已九十三歲，他已等待了足足超過三十年，才遇到了一個與自己旗鼓相當的對手。

——對於一個等待了超過三十年的老人來說，他已沒有時間再去等待另一個高手與自己對陣。

白天義深深的吸了口氣，道：「秦大官人是在第八百招之後，才擊敗魔刀老祖的。」

海三爺忍不住道：「難道魔刀老祖在此之前，曾有可勝之機？」

白天義點點頭。「不錯，」他的目光遙注着黑暗無邊的遠方，緩緩地說道：「在第六百招之後，他曾最少有三次機會，可以把秦大官人擊敗。」

海三爺道：「哦！他放棄了這三次機會？」

白天義道：「彭隱山的確是放棄了這三次機會，他不想自己的對手敗在自己的刀下。」

他嘆息一聲，接道：「他也許是年老了，老年人心裏的想法，總會和年青的時候並不一樣。」

海三爺道：「所以，秦大官人沒有死，他死。」

方團臉色灰白，道：「秦賊太無恥，明知師父存心忍讓，到最後他還是下得了毒手。」

白天義冷冷道：「這不能怪秦大官人，在他這種人來說，從來都沒有『感恩圖報』這四個字存在。」

海三爺道：「以彭老祖當時的氣力，支持到六七百招尚還可以，但到了八百招開外，雖云內力湛深，但畢竟血氣衰弱，無法再長久的支持下去。」

白天義道：「所以老朽可以說一句，魔刀老祖敗在秦大官人手中，實在是不足爲辱。」

方團冷冷一笑，道：「秦賊是勝之不武。」

但白天義却搖頭，並不贊同方團的說話。

他的說話又再令衆人爲之一楞。

他說：「以武功而論，老朽仍然認爲秦大官人的武功，猶在魔刀老祖之上！」

沒有人明白這些說話。

這一次，就連郎如鐵都猜不透其中的來龍去脈，但他却相信白天義絕不是在故作驚人之語。魔刀老祖固然是不可小覷的絕頂高手，但秦大官人的眞正力量，又有誰能摸得透？

孤注一擲

（一）

一陣急勁的晚風吹進了飛龍大殿，殿內燈火頓時爲之掩映不定。

沒有人瞭解白天義的說話。殿中一人突然冷冷的說道：

「我知道是甚麼緣故！」

說這句話的人，是一直沒有說過半句說話，一直悄悄站在一旁的血狐。

血狐的聲音冰冷得就像是冰峯上的積雪：「秦大官人的武功的確在魔刀老祖之上。」

方團和屠滌天的臉色俱變。

但血狐在海星堡中的地位非同小可，雖說海三爺目前極尊重方、屠二人，但他們二人還是不敢輕易開罪這個神秘莫測的殺手。

白天義淡淡一笑，對血狐道：「閣下既然知道，不妨說出來讓大家聽聽。」

血狐冷冷一笑，道：「秦大官人雖然在六百招之後曾有三個破綻可以讓魔刀老祖進攻，但這些破綻未必就眞的能要了他的性命。」

方團道：「狐兄何以知道？」

血狐道：「魔刀老祖只是有機會可以進攻秦大官人，但到底他還是沒有攻進去，所以誰也不能肯定秦大官人當時是否一定會敗在魔刀老祖的刀下。」

海三爺淡淡道：「這似乎還不足以證明秦大官人的武功猶在彭隱山之上。」

血狐接道：「當然，最主要的理由，是因爲秦大官人當時根本就沒有用任何武器！」

海三爺臉色一沉。

「秦大官人是赤手空拳與魔刀老祖決戰的？」

血狐道：「不錯。」

白天義也接道：「他的說話的確沒有錯。」

剎那間，飛龍大殿上的氣氛簡直沉實得可以讓人窒息。

這神秘莫測的血狐，他所知道的事實在不少。

白天義長長的嘆息一聲，道：「秦大官人的武功，可以憑赤手空拳擊敗魔刀老祖，倘若魔刀老祖仍然活着，在座諸君又有誰具有這種把握，可以依樣葫蘆，手無寸鐵的把魔刀老祖殺敗？」

沒有人回答。沒有人有這種把握。

方團和屠滌天都是魔刀老祖的弟子，他們當然更沒有這種把握。

白天義冷冷一笑，又道：「這六年來，秦大官人的武功必然又已精進了不少，無論是誰，光憑匹夫之勇想將他擊敗，都是自尋死路。」

海三爺道：「白老供奉之意，是要我們向秦大官人展開車輪戰，或者是以衆凌寡？」

白天義冷冷道：「這是唯一可行之法，但同樣沒有十足的把握。」

海三爺沉默半晌，道：「只要能把秦大官人幹掉，其餘的人就不難解決。」

突聽血狐道：「未必。」

海三爺道：「你的看法怎樣？」

血狐道：「秦大官人固然不易對付，但鐵胆戰師慕容天軍也是一個極危險的人物。」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寒江釣叟奉命追踪乘轎的敵人，一直追到了一個樹林裏，四名轎夫突然將轎子放下，然後四散藏匿。寒江釣叟見狀，立即縱身而起，掠向轎頂上空，一抖釣竿，拂向轎頂，轎頂被釣竿拂起，可是轎內毫無反應。他再揮竿從轎簾搗進轎內。就在這時，一個彩衣女人自樹梢驟然而降，寒江釣叟一見這彩衣女人，大吃一驚，原來兩人是認識的。於是寒江釣叟打起精神，向彩衣女人展開猛烈攻勢，但不到幾個回合之間，便受傷倒地不起，彩衣女人即以一種青色液體潑洒在他的身上，不久，寒江釣叟便屍消跡滅……

慷慨偽陳詞　野心圖繼位

風吹蕭索，陽光從枝葉縫間偏移，林中的霧氣已消淡。

「簌簌」枝葉聲響中，獨孤鳳雙刀砍開一條路走進來，林成沈武緊隨在後面。

釣叟在來路上每隔丈許就留下暗記，所以他們終於還是找到來。

「轎子在那裏！」林成老遠看見就叫了起來。

「奇怪！」獨孤鳳脚步却一頓。

沈武亦奇怪。「怎麼轎頂沒有了？」

獨孤鳳喃喃地道：「他們一定曾經在這裏大打出手。」雙刀接一分，躡足走前去。林成沈武相顧一眼，大喝一聲，一齊撲上，雙刀齊落，「刷刷」兩聲，硬將那頂轎子斬開幾爿。

轎內當然沒有人。

獨孤鳳目光一轉，落在插在地上那支釣竿上，脫口一聲輕呼：「釣竿。」

林成應聲回頭望去。「那不是四護法的兵器？」

「可不是。」沈武皺眉道：「四護法視這支釣竿有甚於自己的性命，怎會將釣竿留在這裏？」

獨孤鳳沒有作聲，目光落在釣竿旁邊那灘血水上。

那灘血水仍然未乾透，風吹過，散發着一陣難以言喻的惡臭。

獨孤鳳一皺鼻子，走過拔起了那支釣竿，仔細的檢視起來。

「小姐……」林成走過來。「你看這是……」

「四護法相信已經殉職。」獨孤鳳目光一落。「這灘血水……」

「這灘血水莫非就是四護法……」林成沈武不由得瞪目結舌。

獨孤鳳亦打了一個寒噤。

沈武接問：「誰有這種本領？」

獨孤鳳目光轉落在釣竿之上。「答案相信就在這幾道白痕之內。」

「小姐可看得出是什麼意思？」

「看不出。」獨孤鳳黛眉輕蹙。「這不是一個雨字。」

「雨？」

「雨到底是什麼意思？」獨孤鳳仰眼天望。

又是一陣風吹過，「簌簌」的吹下了雨珠來，幾點吹落在獨孤鳳的臉上。

獨孤鳳以手撫臉，有些兒茫然。

逍遙谷

「雨！」同樣一個字出自無敵門的其他三個護法口中，神態語氣却完全兩樣。

他們看到釣竿上的白痕，立即就變了面色，九尾狐握着釣竿的那隻手更顫抖起來。

千面佛隨即歎了一口氣。「若沒雨，就難怪老四會死在她的手上了。」

獨孤鳳再也忍不住追問：「雨到底是什麼人？」

「碧落賦中人。」千面佛的面色更難看。

「碧落賦……」

「爾其動也，風雨如晦，雷電共作，爾其靜也，體象皎鏡，是開碧落……」千面佛的語聲亦顫抖起來。「故老相傳，武林中有一羣人，武功高強，絕非一般人所能夠匹敵，因為他們都是來自碧落，都是天仙謫降凡塵，所用的，已不是武功那麼簡單。」

「是眞的？」獨孤鳳有些疑惑。

千面佛一笑。「當然不是，無論是什麼事情，一流傳開來，難免就會與事實不符，你說還傳了那麼多年？」

一頓接又道：「他們却眞的取名碧落賦中，有風雨雷電，以風袖、雨針、雷刀、電劍縱橫江湖，却仍得聽命由天，惟天命是從。」

「天又是怎樣的一個人？」

「天就是天帝，武功據說在風雨雷電之上，有日后，有夜妃，有月女星兒，可惜是一代不如一代，由正而邪，二十年前更就是妄想稱霸江湖，被江湖中人羣起而攻。」

「結果怎樣？」獨孤鳳追問。

「是他們勝了，但隨即又敗在門主手下。」

「你是說我爹？」

「不錯。」千面佛目光暴盛。「這一敗之後，他們使消聲匿跡，傳說則是逃進了一個叫做逍遙谷的地方。」

「逍遙谷？」

「這個名字也是他們改的，大有逍遙法外之意。」千面佛苦笑。「這也許未必是一個舒服的地方，但秘密則是秘密之極，最低限度，到現在為止，我們仍然查不出來。」

「我們有在查？怎麼我完全不知道？」獨孤鳳微露不悅。

「說起來，在十年之前，我們便已經差不多放棄追查的了，之後只是例行公事，相信也沒有人眞正去執行。」千面佛又歎了一口氣。「一個失踪了十年的門派，就是誰，也會淡忘的。」

獨孤鳳不能不同意。

千面佛接道：「雨這一次的出現，從種種跡像看來，只怕是另有陰謀，逍遙谷的人，蠢蠢欲動的了。」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千面佛的臉上，千面佛撫着光頭，道：「門主現在仍然在閉關之中，貧僧認為暫時還是靜觀其變的好，老二，你怎樣說？」

九尾狐點頭。「我意思也是等門主出關再行定奪。」

獨孤鳳冷笑。「難道這件事就此作罷了嗎？」

九尾狐連忙解釋：「當然不是，問題在對方明顯的並無意思與我們正面衝突，甚至不惜將藥店的手下完全殺掉，不留活口，而我們又找不到他們的巢穴所在，即使要採取行動也不知道從何處着手。」

「對！」千面佛撫着光頭的手順着臉龐一捋。「目前我們要做的，應該是通知各地分舵，要他們一方面小心戒備，一方面暗中調查逍遙谷的所住，他們既然已有人現身江湖，我們應該就能夠找到一些綫索。」

「找到了又怎樣？」

「看能否追查到逍遙谷，待門主開關，一舉殲滅？」

獨孤鳳沉默下去。

一個雨，輕易便將寒江釣叟化為一灘血水，她雖然江湖經驗仍然不足，也想像得到逍遙谷的人的厲害。

× × ×

一個時辰之後，百數十隻鴿子從無敵門的總舵之內飛出來。

鈴聲叮叮噹噹，鴿翅「拍拍」作響，一種難以言喻的緊張充斥長空。

鈴聲由近而遠，而消失，數十騎快馬接從無敵門的總壇內奔出來。

那都是無敵門的密使，都經過嚴格訓練，擅於調查，收集消息的探子。

對無敵門來說，逍遙谷的威脅日前更有甚於武當派，從那些密使的出動，已可以看得出他們對逍遙谷的重視。

在獨孤無敵未開關之前，無敵門的確也不適宜採取急激的任何行動。

也因為沒有人能够担承得起這麼重大的責任。

密使再配合各地分舵的人力，這一次的搜索，與二十年之前，當然就不能够相提並論。

也當然更徹底，却只是一種備戰的行動而已。

至於總壇之內，警衛當然更加森嚴。

× × ×

武當山也一樣，由山下至山上，設置了十幾間草寮，每間草寮都駐有四個武當弟子，分兩批徹夜邏巡。

可惜他們的武功都實在有限，既沒有發現雲飛揚深夜練武的秘密，也沒有發現傅玉書的偷訪寒潭。

武功好的人，要避開他們的注意並不是一件怎樣困難的事情。

就正如今夜。

× × ×

夜未深，月未圓。

暗淡的月光照耀下，傅玉書穿過走廊，來到房門之前。

他才將門推開，就感覺身後有人在接近，脚步立時停頓。「誰？」

「我！」一個人隨即從他身旁掠過，掠進了房間之內，傅玉書一聲不發，跟着跨進去，反手將房門掩上。

那個人已經在桌旁坐下，一身灰衣，頭上一頂老大的草笠，低蓋至下頷，竟然就是逍遙谷那個無面人的裝束。

語聲也一樣。「放心吧，沒有人發現我。」

傅玉書吁了一口氣。「你怎麼偷上來？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無面人點頭，竟然稱呼傅玉書：「公子——」

傅玉書身形倏的一動，掠至窗旁，將窗戶關上，兩盞燈籠旋即在窗外閃過。

傅玉書仍等了一會，才道：「可以說了。」

「無敵門已經發現了我們冒充他們的人，追殺青松這個秘密。」

「哦！」傅玉書有些詫異。

「有消息，他們甚至已暗中開棺驗屍，並且抓去了你家附近所有人家查問。」

「果然不簡單。」

「我們聯絡用的那間藥材店已經被偵破，天幸發覺得早，他們又未摸清楚我們的底細，沒有派來更多的高手。」

「聽你這樣說，已經發生衝突了。」

「嗯——」無面人陰森一笑。「三谷主而且還殺了他們的護法寒江釣叟。」

「殺得好！」傅玉書沉吟。「我想他們還不會立即對我們採取報復行動。」

「因為我們一直都掩蔽得好，他們未必知道是我們下的毒手，況且獨孤無敵現在仍然在閉關苦練。」

傅玉書摸摸下巴。「是了，那萬年斷續……」

「已經帶來了。」

「好，爺爺近來不停追問我，有時我眞個不知道怎樣答覆。」

「也難怪老主人，被困寒潭這麼多年了，沒有希望倒還不怎樣，既然有又那還不焦急。」無面人探懷取出一個錦盒。

傅玉書接過打開一看，一陣異香撲鼻，忙蓋上，隨從懷中取出了一張字條。「這兒有一個叫做雲飛揚的雜役，身世看來不簡單，字條上寫的是他的一些資料，你着人去查清楚他的底細。」

「這個交給我好了。」

「還有，以後我們不要在山上見面，每月的初一十五我下山會你。」

「好！」無面人將字條接下。「沒有其他的事了？」

「沒有了。」傅玉書轉身將房門拉開，看清楚左右都沒有人，才偏身。

無面人立即從傅玉書身旁掠了出去，一縷黑烟也似，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

傅玉書將門掩上，再將那錦盒打開，滿意的連連點頭。

× × ×

老怪物也滿意之極，萬年斷續的藥力已開始發散，清涼透骨，他終於享受到二十多年來，從未有過的舒服。

所以他的語聲也柔和起來。「你以後要特別小心，這兒沒有一個是好人，若是發現了你的秘密，那你就麻煩的了。」

「爺爺，你放心，一切我會小心。」

傅玉書看見老怪物那樣，亦安心不少。

「外面的情形怎樣了？」

「已佈置妥當，只得爺爺你離開寒潭，就可以採取行動。」

「那只怕還要一年半載。」

「很快就過去的了。」

「不錯，不錯！」老怪物「呵呵」大笑。「我教你的武當六絕，練成怎樣？」

「一有空閒就苦練，在爺爺離開寒潭之前，應該就可以的了。」

「那就要加倍努力。」

「孫兒省得。」

「最重要的還是想辦法學成武當派的第七絕——天蠶訣。」

「這最成問題，以孫兒所知，就只得一個燕沖天懂得這一絕，可是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見過他一面。」

「燕沖天——」一聽到這個姓名，老怪物的怒火就上升。

「六絕弟子之中，孫兒排名最末，天蠶訣却是要掌門繼承人才能够傳授。」

「不學天蠶訣，休想打敗獨孤無敵，那我們就休想出頭了。」

傅玉書沉默下去。

老怪物手抓着那堆亂草一樣的頭髮。

「應該有辦法的，你想想。」

傅玉書霍地抬起頭來。「那個倫婉兒或者可以利用。」

老怪物冷哼一聲：「那個女娃子有什麼用？」

「她是燕沖天的徒弟，可以利用她接近燕沖天。」

「我看你是色心大動……」

傅玉書搖頭。

「最怕你眞的喜歡上那個女娃子，連家仇都拋諸腦後，只顧得談情說愛。」

「不會，孫兒這次上武當，目的就是為了打聽爺爺的下落，將爺爺救出去。」

老怪物一聲冷笑。「你記得最好。」

傅玉書沉吟不語。

「你跟那個女娃子很好？」

「可以看得出，她是越來越喜歡我，再過些時日，就可以利用她接近燕沖天的了。」

「好，你認為這樣可行，就照做算了。」老怪物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反正我的筋骨也需要一段時間治療，短期內不能有所作為。」

傅玉書無意與老怪物的眼睛相觸，不由心頭一凜。

老怪物的眼睛半瞇起來，眼神看來很遙遠，却是兇毒之極。

晴天霹靂

時間也就在平靜之中飛逝。

這當然是一種表面上的平靜，武當山表面上再沒有任何的事情發生，無敵門也停止了擴張勢力，逍遙谷更就像沒有存在的一樣。

這一段時間之內，雲飛揚在黑衣人的指導之下，武功突飛猛進，書亦讀了不少，就是再寫信也沒有白字的了。

他當然沒有再寫信給倫婉兒，又看出倫婉兒傅玉書越來越親近。

六絕弟子在青松的督促之下亦日趨成熟，其中傅玉書又得老怪物暗中將當年偷練的六絕相授，武功已凌駕其他五人之上了。

老怪物的筋骨也開始接續上了，但每當雷雨之夜，仍然不由得發狂大叫。

那種畏懼已根深蒂固。

倫婉兒對傅玉書的感情亦已經長了根，對雲飛揚她只是憐，對傅玉書却是愛。

她當然不知道傅玉書的眞正身份。

不知道這是一個陷阱。

× × ×

花落花開，在武當山上，景色隨着季節顯著的在變易。

只有燕沖天居住的地方，無論什麼時候看來，好像都差不多。

當然，在春末夏初，周圍那些竹樹都會特別青綠。

燕沖天却沒有在意，事實他終年難得踏出那間小石室一次。

他仍然在練天蠶訣，也始終練不好。

可是他並沒有放棄。

× × ×

石室明亮，應該是正午，燕沖天盤膝在榻上，眼蓋低垂。

「卜卜」的有人在外敲門，燕沖天彷如未覺，毫無反應。

門再敲。

燕沖天終於一揚眉，睜大眼，不耐煩的暴喝：「還在敲什麼，進來就進來！」

門應聲推開，進來的竟然是倫婉兒。

「師父……」

燕沖天那一臉的不耐煩之色刹那間一掃而空。「啊，是婉兒，怎麼這樣久不來見師父？」

倫婉兒走過去，在榻旁坐下，替燕沖天倒了一杯茶，捧上去。才道：「師父要練功，婉兒怎敢時常來打擾？」

燕沖天呷了一口茶。「你就是藉口多多。」

倫婉兒羞怯的笑笑。

垂下頭，彷彿有話要說，却又不知道怎樣說。

燕沖天看在眼內，奇怪地探問：「看你神神秘秘的，到底要跟我說什麼？」

倫婉兒咬了咬嘴唇，忽然問：「師父，我今年多大了？」

燕沖天一呆。「怎樣了？」

「不要管，先答我。」倫婉兒嬌憨的推着燕沖天。

燕沖天皺着眉，屈指算了下。「十七，是十七。」

倫婉兒嬌嗔的道：「十八了。」

「啊，是十八。」燕沖天抓抓腦袋。

「你自己清楚，怎麼還走來問我。」

「我……」倫婉兒欲言又止，臉頰忽然紅起來。

燕沖天又是一呆，笑問道：「你不是要來告訴我，你要嫁人了？」

「師父——」倫婉兒更嬌羞。

燕沖天哈哈大笑，追問：「那個男孩子是那一個？」

「姓傅的是掌門師叔的關門弟子。」

「哦？」燕沖天笑接。「你們什麼時候成親？」

「那有這麼快，婉兒還……還沒有答應……」

「點頭有多大困難？」燕沖天大笑。

「你不是要找師父做主的吧？」

「師父不給婉兒作主怎成？」

燕沖天大笑。「你喜歡就成。」

「婉兒想師父先見見他。」

「啊，要師父幫我，這容易，你什麼時候帶他到來？」

「他……現在就等在門外。」

「這兒是禁地——你忘了？」燕沖天佯起臉。

倫婉兒竟然這才省起，一驚。「師父，這你說……」

「這一次當然得算了。」燕沖天又大笑。「看你啊，恨嫁恨到這樣子。」

「師父！」倫婉兒頓足。

「還不快請他進來。」

「怕我嚇走他？」

倫婉兒羞笑。

燕沖天大笑搖頭。「看，養大了的女兒就是人家的，未過門，就已經這樣帮着他了。」

倫婉兒更羞，轉奔了出去。

燕沖天呵呵大笑。

× × ×

傅玉書等在石室之外，雙手捧着一大包東西，一面的焦急之色。

他絕不懷疑倫婉兒對他的感情，可是等着仍然不由緊張起來，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燕冲天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對於這件事又將會採取什麼態度？是否這樣就可以學得到天蠶神功？

一連串的問題從傅玉書的腦海閃過。

也就在這時候，雲飛揚捧着飯菜走進來。

傅玉書沒有察覺，雲飛揚一眼瞥見，却嚇了一大跳，慌忙上前。「傅大哥——」

傅玉書應聲回頭，笑了笑。

「你在這裏幹什麼？」雲飛揚急問，騰出一手拉住傅玉書的右臂。

「我……」傅玉書欲言又止。

「還在我什麼？我不是跟你說過，這裏是禁區，給發現，要挑斷六筋。」雲飛揚強拉傅玉書走。

傅玉書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如何解釋，倫婉兒即時推門出來，一見嬌叱道：「小飛，你要拉他到那裏去？」

雲飛揚壓低嗓子，急呼道：「婉兒姑娘，別這樣大呼小叫，傅大哥不知道這兒是禁地，錯走了進來……」

傅玉書只有苦笑，倫婉兒又是好笑又是好氣，叱道：「是我帶他來見師父的，誰要你多管閒事？」

雲飛揚一愣，看看倫婉兒，看看傅玉書，終於鬆開手。

傅玉書略整衣衫，倫婉兒隨即一牽他的衣袖。「跟我來。」

雲飛揚捧着那盤飯菜，怔住在那裏。

倫婉兒脚步一頓，回頭道：「飯菜交給我可以了。」也不待雲飛揚答話，已將那盤飯菜接過來。

雲飛揚呆望着兩人走進去，心頭實在不是滋味，他抓着腦袋，並沒有離開，就等在室外。

× × ×

燕冲天的目光就像是兩道閃電，傅玉書實在有些心虛，與燕冲天的目光一接觸，垂下了頭去。

他却裝得是那麼自然，看來是那麼有禮。

倫婉兒急一牽他的衣袖。「快叫師伯呀。」

「弟子傅玉書，向師伯請安。」傅玉書一揖到底。

燕冲天上下打量着傅玉書，開心的點頭。「不錯，不錯。」轉望倫婉兒。「有眼光。」

倫婉兒羞紅了臉。

燕冲天指一指旁邊的椅子。「坐。」

「弟子不敢。」傅玉書接奉上那個布包。「弟子帶了一些吃的來，希望師伯喜歡。」

燕冲天接過，打開。「呵，鳳凰卷，好！好！」

倫婉兒傅玉書相視一笑，燕冲天目光一轉。「你知道我喜歡吃這種東西？」

傅玉書尚未回答，燕冲天又問：「你怎會知道？是婉兒跟你說的？」

傅玉書點頭，燕冲天接問：「她還告訴你什麼？」

倫婉兒背過身子，傅玉書一見，更就說不出話來。

燕冲天隨即轉過話題。「你來了武當多久？」

「一年多了。」

「哦！」燕冲天頓有所悟。「你就是當日拚死救出青松的那個年青人。」

「師父一派之尊，又是名門正派中人，弟子焉能見死不救？」

「好！幹得好。」

「師父……」倫婉兒偷眼望了望燕冲天。

「着急什麼？」燕冲天呵呵大笑。「你們的事情我絕不反對，反正武當派已很久沒辦過喜事。」

倫婉兒由心笑了出來，傅玉書亦鬆了一口氣。

燕冲天接口竟然道：「那你們就擇吉成親好了。」

倫婉兒反而一呆，傅玉書亦大感錯愕。「師伯你……」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一就不說，一說就要做，婉兒——先請你師叔到來。」

倫婉兒由臉頰羞紅到頸子。「哦！」

傅玉書忙道：「師伯，這件事可否遲些時候……」

燕冲天立現不悅之色。「爲什麼？」

「弟子仍有孝在身。」傅玉書垂下頭去。

「這也是。」燕冲天臉色緩和下來。「那就先下文定了。」

傅玉書這一次不能不點頭，燕冲天又吩咐。「婉兒，還不去請掌門師叔。」

倫婉兒帶羞瞟了傅玉書一眼，走了出去，傅玉書追既不是，不追也不是，呆立在那裏。

燕冲天沉吟片刻，突然問：「你入門最後，那應該就在學六絕之中第六絕——鎖喉槍的了？」

「是！」傅玉書承認。

「學成怎樣了？」

「已能够得心應手，只是總覺得內力不足，發揮不出其中的威力。」

「難得。」燕冲天點點頭。

傅玉書只道是稱讚自己，倒有些不好意思，那知道燕冲天還有說話。「難得你肯爲婉兒放棄做掌門的機會。」

傅玉書聽着實在不是味兒，却居然還能够笑出來。

× × ×

武當山上的確已很久沒有辦過喜事，所以消息一傳開，立時都哄動起來。

青松也高興得很，並不反對在過文定的那一天弄一些豐富的酒菜，讓大家高興一下。

最無趣的相信就是雲飛揚的了。

× × ×

酒筵中的歡笑聲傳出老遠。

雲飛揚聽得並不清楚，已遠離殿堂，但縱然輕微，聽入耳亦難免有刀割之感。

他坐在後院的石階上，無意識的撕着那片片落葉。

青松來到了他的身旁，他也不知道，一直到看見青松停在面前的雙脚。

他這才抬起頭來，看見是青松，一呆。「主持——」

青松的臉色非常蒼白。「怎麼一個人坐在這裏，不進去高興一下？」

雲飛揚茫然搖頭苦笑。「我坐在這裏很好。」反問：「主持，你怎麼又這樣快走出來？」

青松方待回答，面色突然又一變，一個踉蹌，手扶住旁邊一株樹幹，滿頭冷汗，滾滾淌下。

雲飛揚看在眼內，忙站起身來。

青松嘴唇一陣顫抖，終於忍不住，一口鮮血吐了出來。

雲飛揚大驚，轉身便欲找人來，却立即被青松喝止：「不要張揚，扶我進房間去……」

他的語聲微弱，臉白已有如白紙。

就因爲感覺不適他才中途退席。

× × ×

在榻上臥下，青松的臉色才稍微轉好，但仍然蒼白得很，氣弱神虛。

雲飛揚一直陪伴左右，到青松開口：「你可以出去了。」才退了出去。

這邊他退出，那邊傅玉書就走了過來，進入後院月洞門，但因爲雲飛揚是繞過迴廊離開，並沒有碰上。

他來到門前舉手輕敲了一下，並沒有回音，再敲了三下，才聽到青松一聲：「進來！」

傅玉書推門走了進去。

青松盤膝坐在雲床上，看見進來的是傅玉書，也有些錯愕。「你怎麼不留在那邊？」

「弟子見師父中途退席，好像不大舒服，所以先走來一看。」

「哦！」青松忽然歎了一口氣。

傅玉書詫異望着青松。「師父何以歎息？」

「爲師是歎息武當派後繼無人。」青松面色神態同樣沉重。

「弟子不以爲。」

「自三手祖師創派，每一代都有一個出類拔萃的弟子，就是這一代——」青松又歎息一聲。

傅玉書更覺奇怪。

「你的幾個師兄不是資質平庸，就是……總之難成大器。」

「師父，以弟子所見，幾位師兄都是氣宇非凡，又焉會難成大器？」

「你與他們相處的日子到底還少，就說你的大師兄白石，就溫厚有餘，機智不足，二師兄謝平，又脾氣暴躁，不分輕重，三師兄金石，則墨守成規，不知變通，至於玉石優柔寡斷，姚峯輕佻浮躁，總歸一句，都不是理想的繼承人。」青松目光落於傅玉書面上。「只有你，爲師對你一向都寄望甚深，以天份來說，你是在五個師兄之上，也是最適合的繼承人選，如果你去學天蠶訣，說不定能練成天蠶功，與無敵一較高低，將武當派再發揚光大。」

傅玉書聽到這裏，不由得暗暗高興。

青松還有說話。「可惜你有婚約在身，不能做掌門，武當派的規矩，却是必須掌門人才能够學天蠶訣。」

傅玉書一怔，額上冒出了冷汗，沉吟着突然道：「若是如此，弟子寧可解除婚約。」

這一次反而到青松一怔。「怎麼你主意變得這樣快。」

傅玉書垂下頭去。「身爲武當派的弟子，本該以武當派爲重。」

青松大爲感動，無言頷首。

傅玉書的語聲更激動。「況且弟子家仇未報，實在應該拋下兒女私情。」

「玉書，爲師總算沒有看錯人，若是每一個武當派弟子都像你，衆志成城，又那怕衰亡？」青松又歎了一口氣。「只是如此一來，對婉兒就未免太不公平了。」

傅玉書只有歎息。

青松沉吟着又道：「這件事我要再三考慮，你也回去愼重的考慮一下。」

傅玉書退後一步，一拜才退下，那刹那之間心情，混亂到極點。

殺機

五月十四。也就是傅玉書與倫婉兒過文定的第二天。在武當派來說，這是一個最重要的日子。

早課之後，青松在大殿召集所有的武當弟子，宣佈已決定下任掌門的人選。

依次是白石，謝平，傅玉書，金石，玉石，姚峯。

白石，謝平，金石，玉石，姚峯，都沒有異議，但叫到傅玉書的名字，武當派的所有弟子都爲之一呆，赤松蒼松立即就提出反對。

「傅玉書是俗家弟子，又有婚約在身，雖然說第三個才到他，又何來資格繼任掌門？」

青松只是叫傅玉書將自己的志願說出來。

「爲了武當派，還有一家的血海深仇，若是要弟子接任掌門，弟子亦只好解除婚約，再出家入道。」

既然傅玉書這樣說，赤松蒼松只有同意。

到離開大殿，赤松蒼松却仍然心心不忿，傅玉書則顯得有些兒失魂落魄。事實他對於倫婉兒也眞的已經生出愛意。

到這個地步，更就不知道如何解釋。

× × ×

對於傅玉書的決定，老怪物並不滿足，只聽到一半便已經暴跳如雷。「燕沖天那個老匹夫不肯教你天蠶功？」

「就是他要敎也不成，武當派有一條規矩，必須掌門人才能夠學習天蠶訣。」

「要做掌門人還不容易，六絕我已經暗中傳與你，憑你現在的武功有誰是你的對手？」

「可是，師父在今天早上宣佈，已選出繼承人，我只是名列第三，要白石謝平死去，才能夠接任。」

老怪物立時大笑起來。「那你就殺掉他們好了。」

傅玉書如夢初覺，眼中突然露出了殺機。

「快去，快去！」老怪物連聲催促。

「爺爺，這件事却也不能够操之過急啊。」

「爲什麼？」

「因爲尚未能够查出雲飛揚的身世，不知道傳他武功的是什麼人。」傅玉書沉吟再三。「在這個疑團尚未解决之前，還是不要輕舉妄動，况且，爺爺雙脚又未痊癒。」

「到底查出怎樣了？」老怪物既洩氣，又不耐煩。

「明天就是十五，孫兒到山下走一趟，說不定已有消息。」傅玉書仍然能够保持鎭定。老怪物連聲悶哼，又無可奈何。

六絕變幻槍

五月十五。午後，陽光不怎樣猛烈，無面人老裝束走在鎭外的小路上。

在他的身後約莫十丈之外，追踪着十四個無敵門的弟子，全都是一般衣着，毫不起眼，再而分成七撥，交替追踪上前。

無面人若無所覺，只顧前行，走向一間破落的寺院。

× × ×

寺院經已廢棄多年，到處都是頹垣斷壁，長滿了野草。

無面人從野草當中走過，走進大殿。蛛網塵封，大殿之內亦是破落不堪，一半的瓦面甚至已塌下。

無面人在殿堂前停下，才停下，衣袂聲急响，一個人從瓦面缺口躍下來。

無面人一些不爲所動，一欠身。「公子。」

那正是傅玉書，一臉的不悅之色。「你今天來遲了。」

無面人搖頭。「無敵門的人到處都是，要擺脫他們的追踪實在不容易。」

「你已經擺脫了？」傅玉書冷笑。

「沒有。」無面人搖頭。

「十四個人追踪你到這裏來，你可知道？」

「我最後决定這樣做。」

「哦。」傅玉書甚爲奇怪。

「我是有意引他們到來，讓公子一試六絕的威力！」無面人乾笑一聲。「反正這個地方以後都已用不着，就此放棄未免又可惜一些。」

傅玉書劍眉一軒，大笑。「好，現在我的心情的確不大好，很想找些人發洩一下。」

無面人也不多說，身形一長，掠上了瓦面缺口，一閃就不知所踪。

傅玉書冷然一笑，一手抄起旁邊的纓槍，放步向殿外走去。

十四個無敵門的弟子，這時候已有十個溜進來，四面八方，每一個都很小心。

他們的目光都盯着那邊的大殿，彼此之間，亦保持密切的聯繫。

雖然小心，但由於人多，他們其實並沒有多大顧慮。

他們看到了傅玉書從殿門走出，都不由一呆。

「這不是方才那個人。」

「那必是一夥。」

兩個無敵門的弟子才說出這兩句話，寺外驚呼聲突起，留在外面接應的四個無敵門弟子扎手扎脚的先後飛進來。

他們顯然都不是出於自願，一個個跌進草叢中，急急爬着站起來，無不是一面驚惶之色。他們雖然沒有摔傷，却顯然已吃驚不少。

潛伏在寺內那十個無敵門弟子亦大吃一驚，方想跳出來，傅玉書纓槍已一抬，厲聲道：「所有的無敵門弟子都給我滾出來。」他纓槍直指向那些人藏身的地方。

那些人看見還是自己方面人多，相顧一眼，紛紛現身，爲首的一個接喝一聲。「併肩子一齊上，幹掉這廝！」

語聲一落，長刀紛紛出鞘，十四個人齊衝上前，將傅玉書圍在當中。

傅玉書面無懼色，纓槍一引，道：「小心了。」

爲首的冷笑。「你是逍遙谷的人？」

「不錯！」傅玉書並不否認。

「放下武器，隨我們回去見舵主。」爲首的眼看以十四對一，胆力大壯，說話也變得囂張起來。

「你們還想有命回去。」傅玉書冷笑，身形一欺，纓槍挽了一個槍花。

兩個無敵門弟子急不及待，揮刀疾衝了上去，傅玉書身形同時迎前，纓槍其急如閃電，一連兩槍，哧哧兩聲，都正刺那兩個人的咽喉。

那兩個人慘呼沒有一聲，仰天倒下。

其他人大驚，也就在那刹那，傅玉書纓槍脫手，「奪」地反擲進身後一個人的胸膛。

鮮血怒激，那個人仰天疾倒了下去，其他人這一次反而大喜，揮刀一齊衝殺上前。傅玉書身形即時一欺，右手已抓住槍尾，一把長刀迅速斬於槍桿之上，順勢削向傅玉書握住槍尾的右手。

刀削空，傅玉書手中却竟已多了一支劍，那支劍也就是從槍桿內拔出來。

劍光一閃，一個人頭飛上半天，傅玉書左一劍，右一劍，再將兩人刺殺劍下。

他左手隨又抓住槍桿，一擰一抖，留下了槍尖，變成了一支鐵棍。

劍「奪」地又穿透一個人的小腹，傅玉書沒有拔劍，左手棍一反，右手接從另一端拔出了一支長刀來。

刀光如匹鍊，連斬三人，脫手飛出，再殺一人，棍一折成兩截，颼一聲，就擊碎了另一個人的頭顱。

十四個無敵門的弟子這就樣只剩下了兩個，那兩個如何還敢再留下來，身形飛

退，分兩個方向急掠開去。

傅玉書一聲冷笑，兩截棍一挑，棍端寒芒飛閃，射出了無數暗器。

左面那個無敵門的弟子陡不提防，都給暗器打在腰背之上，立時慘呼倒地。

右面那個身形更急，奔至牆下，縱身急掠上去。

傅玉書身形亦動，雙袖鼓風，凌空猛一翻，已遠掠三丈，左脚往右脚背一點，再掠兩丈，正好落在牆頭上，雙掌同時擊出。這正是武當派的飛雲縱。

那個無敵門的弟子身形未穩，傅玉書雙掌已到，「叭叭」兩聲，都擊在他的背上。他一口鮮血噴出，身形倒飛了出去，脊骨已盡碎。

傅玉書一個倒翻，掠回院內，無面人挾着那個中掌斃命的屍體亦掠了進來，大笑道：「武當派的六絕果然是不凡。」

傅玉書心胸亦一開，放聲大笑起來。

無面人迅速一轉，將傅玉書那支槍變化出來的兵器一一拾起，以布抹乾淨，又一一嵌回，交給傅玉書。「這支纓槍變化多端，更加厲害。」

傅玉書笑道：「只是麻煩一些，可惜沒有更好的解决辦法。」

無面人道：「這已經很不錯。」

傅玉書這才問：「是了，我叫你查探雲飛揚的身世，怎樣了？」

「根據公子給我們的資料，雲飛揚有一個外公住在洛陽，但我們在洛陽調查所得，只知道他是二十三年之前搬來，至於從何處搬來，亦一無綫索，我們的人留在附近又調查了五個月，發覺他的口音，家居一切，甚至衣服，都與一般的洛陽人無異，一直到今年端午，才從他們吃的粽子發現那是地道的湖州粽子，於是立即派人到湖州調查。」

「又有何發現？」

「湖州姓雲的人原來並不多，我們總算找到他的好幾個親戚，轉而打聽到他以前曾做過戶部侍郎，因爲女兒與一個外甥有染懷孕，那個外甥又出家入道，不得不遷出湖州，以避人閒話。」

「他那個外甥……」

「姓羽，雙名萬里。」

傅玉書一聽面色一變，無面人接道：「羽萬里就是現在武當派掌門人青松！」

「那是說，雲飛揚是青松的兒子。」

無面人點頭：「說不定，那個黑衣人就是青松。」

傅玉書倒抽了一口冷氣。（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全朱翠和沈娘娘，朱蟠等人搭船下鄱陽，途中「水先生」提早離船，並留下署有「海客」的字條，朱翠細思之下，才醒悟到水先生竟是她暗中敬慕的「海無顏」，她們沿途曾得他暗中相助，才避過幾次危險，這些給朱翠帶來無限遐思：：船泊漢陽，一批大內高手在曹羽的帶領下，攔阻她們的去路，要押解她們上京，朱翠對這帮凶狠詭詐的小人給予沉重的打擊，而護衞朱翠等人的史銀周，以及杜、馬二侍衞，新鳳等，大敵當前，竟有一付有恃無恐的氣勢，使敵方難於得手。

公主展輕功　技驚啞少年

史銀周掌中緬刀猝吐如電，直射對方面門！

郭都衛顯然身負奇技，迎着對方的刀勢，絲毫也不現出慌張神態，從容的後退了一步，却在足下後退之一霎，驀地抬起右手，以姆食二指，直向史氏手中緬刀刀鋒上拿了過去——

這一手顯然出乎史銀周意料之中——只聽得「錚！」的一聲，掌中緬刀刀身，竟吃對方二指拿了個結實！

一股奇熱復勁的力道，透過對方手指，直傳刀身，若非是史銀周勁道十足，一上來只怕這口刀已落到了對方手上——這一驚由不住嚇了他一身冷汗！

雙方一抽一拉，這口刀竟然紋絲不動的定在了當空！

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像是雙方力道均等，事實上却有極大的差別，蓋因爲史銀周透過五指手掌，幾乎稱得上是全身之力，而郭都衛却僅僅只是姆食二指着力，相形之下自然强弱頓分，彼此心裏有數！

僵持在空中的這口緬刀，在史銀周一度力攀之下，微微被拉進過來，但在郭都衛的較力之下，又拉了回來，就像拉鋸般的，一來一往，如此三度來回，刀身輕輕的顫着，就像是一條顫抖的銀蛇！

驀地，史銀周一聲怒叱，飛起一隻右腿，直向郭都衛腰間踢去，這一脚顯然是史氏力圖制勝的訣竅，算得上勁猛力足，大有「奮椎一擊」一脚生死之判！

只是，他却沒有想到，眼前這個敵人；這個郭都衛實在較諸他所想的還要厲害的多——

原來這個郭都衛，人稱「千手太歲」姓郭名元洪，另一位被稱爲「姜都衛」的姓姜名野，人稱「鐵臂神」，早年在江湖上，俱是名重一時，分執一方黑道魁首的人物，原是與曹羽互不相讓的身份，惟曹氏得意於宦途之後，爲了充實自己權勢，親自上門相邀，許以重金權位，乃得將此二人分別羅致手下，以「二品特侍都衛」官位，在內廠當差，各人都有相當的權勢，曹羽因有此二人倚爲股肱，聲勢大增，也就更爲跋扈！

「千手太歲」郭元洪存心要在頭兒面前露上一手，樂得史銀周自己送上，正合心意！這時史銀周一脚踢到，郭氏冷哼一聲，身形半倚，右手原勢不動，左手却斜着以掌緣向外切出——

史銀周頓時就覺出一股尖銳的勁風，由對方掌上劈出，距離約在尺許開外，已感覺出有切膚之痛，不由大吃一驚，再想收招換式，那裏還來得及！

史銀周到底身手不弱，躲既然已來不及，不如硬接對方一招，猛可裏氣充足面，用「踢金燈」的足下招法，這隻右脚在一連三個波動之後，非但不避，其勢更加疾猛的向對方腰間踢去！

——饒是這樣，他仍然逃不開郭元洪這一式「如意金切手」！

掌緣與足面接觸，只是一奇短的一霎，像是「格！」的响了一聲。

史銀周鼻子裏「哼！」了一聲，身子霍地打了個哆嗦，隨着他用力過猛因而失速的身子，倏地向左面斜飛了過去——手裏的那口細窄緬刀，自然而然的也就到了

對方手上！

史銀周雖然力欲穩住摔出的身子，奈何那隻右足，早已不聽使喚，只覺得一陣連心的奇痛，足下一連打了兩個踉蹌，「噗通」一聲，跌倒在地！

「千手太歲」郭元洪一聲陰笑，足下一個搶步——「跨虎登山」，右手平出，又把槍自對方手上的那一口細窄緬刀飛擲出手。

一道白光，閃亮如電，直襲史銀周前胸——以史氏張惶倒地的此一刻，有心躲閃也來不及！

坐在車座前的無憂公主朱翠，早已經覺察到了勢態的嚴重性，於此危招一髮間，她乃抖手打出了一枚烏黑淨亮的六角石子——正是她素日擅以施展的暗器之一——「黑星子」！

「黑星子」不偏不倚的命中了緬刀的刀尖，把這口出手的兵刃硬生生的擊偏了三四吋的距離，透過冒起當空的一點火星，這口細長的緬刀，擦着史銀周肩頭滑了過去，「叮！」的一聲實實釘在樹幹上！

史銀周一反手把緬刀拔在了手上，連驚帶氣，更有無窮忿恚，羞愧！他眞無顏再苟活下去，一咬牙横刀便向自己脖子上抹了過去！

車座上的朱翠公主，把眼前一切看得極爲清楚，見狀一聲叱道：「史大叔！」

玉手振處，第二枚「黑星子」打了出去，「噹！」的一聲，再次命中了史銀周手上鋼刀，刀鋒一偏，幾乎脫手而出！

緊接着香車上的公主，已飛身躍下，身法之快，有如夜蝙翻空，起落之間已到了史銀周面前，右手突出，已拿住了史銀周的腕子！

「史大叔——你這是幹什麼？快不要這麼糊塗！」手上一用勁，又把對方那口緬刀搶在了手上！

史銀周目睹着公主的關懷，一時百感交集，雙眼微瞌，淌出了兩行熱淚——

眼前不是說話的時候！

無憂公主朱翠緊緊咬了一下牙，冷笑道：「最起碼，我們現在還不到該死的時候——」

說完這句話，她抬頭用凌厲的眼神兒，打量着正面的强敵之一——「千手太歲」郭元洪，冷冷一笑道：「用不着欺人過甚，我來會會你！」

「千手太歲」郭元洪一聲怪笑，欠身道：「公主殿下請！」

其實此擧，正合了他的心意！眼前如能一擧把這個「扎手」的鄱陽公主就擒，不啻是奇功一件，更可在衆人面前顯出了他的威風八面！

無憂公主朱翠早已忍無可忍，她預忖着今夜全無機會。出手在所難免，倒不如先拿對方這個扎手的二號首腦，試試身手，敗了故是刦數難逃，倘能戰勝，或將可以逼迫曹羽親自出手，一決勝負，總之，事已至此避既不可，也只好速求一戰了！

她緩緩的向前踏進了一步，凌厲異常的一雙眸子瞬也不瞬的釘向郭元洪，郭元洪又何嘗不一樣？

四隻眼睛緊緊的對視着。

越是武功高强之人，在其動手過招時，越是意不旁騖，四隻眼睛一經交接，若非有極特殊的事故，休想能令他們自動分開！

「千手太歲」郭元洪雖然心裏盼望着，能有此機會與對方這個名動公卿而又近乎傳奇的人物一決雌雄，然而他當然知道對方的不可輕敵！

現在當此性命相搏之一刻來臨之前，郭元洪一反常態，再也不敢掉以輕心！

足下像是踩着蓮花碎步般，他一連前進了三步，陡然停住之後，却又向右側閃出了一步——

就在這一霎，他的一雙手忽然左右分開來，雙掌平伸，指尖上翹，左右兩隻手，各比腋下，徐徐向下按動，一連串的骨骼响聲，像是炒蹦豆般的，自他身上各處散出來！這一霎，他的一雙眼睛像是忽然明亮了許多！

眼前敵我人數雖然很多，却沒有任何一點意外雜音，儘管人馬交雜着裏外三層，每個人的注意焦點，却只是注意着場子裏的這兩個人！

「千手太歲」郭元洪在顯示了他一手獨門特技「按臍功」之後，一雙原本睜得極大的眼睛，遂即開始漸漸的收縮……一直收到細細的兩道縫，透過那兩道細縫所傳出深邃目光是如此的神秘、費解，那個站立在地上的壯健身軀，緊接着就像是脹了氣般的慢慢脹大了起來。

把這一切看在眼睛裏之後，朱翠心裏已有了幾分見地——

「姓郭的，報上你的名字來！」她冷冷的瞅着對方，眼睛裏顯示着她的一往孤高狂傲：「過去跟我動過手的，都不是無名之輩，你也不能例外！」

郭元洪鼻子裏哼了一聲，百分之百的是不願意在這個時候開口說話！

——那是因爲他此刻正在運用無上的功力，目的在使一霎那全身各穴路一齊貫串敞開，從而運施一股氣招行走其間，以便在動手三數招之始，便可以强大功力迫使得對方敗陣服輸！——

然而，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朱翠竟然向自己發問！

無憂公主表現得既是如此輕鬆自如。「千手太歲」郭元洪相形之下却未免太過於緊張了。

爲了表示也同時對方一般「輕鬆」和「不在乎」，郭元洪就不能裝聾作啞——

「郭元洪！」說了這三個字，他立刻吞住氣息，定了一刻才又接下去道：「陛下耳朵裏可能並沒有我這一號，請吧！」

說了這幾句話，他再也不願旁生枝節，因爲所運施的氣招，經此一洩，已將走失，再不把握住此一刻良機出手，無疑前功盡棄——

是以，就在末尾的話聲方一出口的當兒，他已逼不及待的奮起身形，有如狂風一襲，肥大的紫色長衣，帶出了凌人的「呼嚕嚕！」一陣疾風——在這個聲勢裏，有如拍岸的浪花，直向着無憂公主朱翠身上捲拍了過去！

朱翠該是何等聰明透剔？

其實早在郭氏施展那手按臍功時，她已猜知了對方的功路，後來的有意要對方出口說話，正是用心精明！

迎着郭元洪急雷奔電的聲勢，她不再

少緩須臾，衆人目睹之下，只見她嬌軀側轉，閃動得那般伶俐快速，在同一個時間裏，不知道是大家的眼花了，抑或是她的身法特別的緣故，總之，出現在他們眼前只是一位連續不斷的影子！

朱翠顯然早經運籌，要以這一手「隔牆花影碎」的絕快輕功來取勝對方！

一纖一壯，兩條人影在一度迷失之後，終于接觸，那也是絕快的一霎！

緊接着雙雙又分了開來！

雙方似乎在此第一回合裏，都沒有取得絕對的制勝優勢——

朱翠步履輕靈！

郭元洪却大步疾猛！

一個前跨一個後奔，勢子却是一般的疾快，在他們再次的對峙時，郭元洪只覺得一隻右腕熱辣辣的有些生痛，似乎在方才人影交錯的一霎，爲對方尖尖五指撩了一下，雖然仗着他運施多年的橫練工夫，沒有傷着了筋骨，可是皮肉之傷却是免不了的！

對於這位官拜二品的「都侍衞」大人來說，不會是前所未見的奇恥大辱——

因此在即將的第二度交手裏，他更不敢掉以絲毫輕心，黑壯的身軀霍地向下一蹲，兩隻手盤前照後，霍地騰身而起，長嘯一聲，直向朱翠掠了過來。

無憂公主朱翠早已洞悉了他的心意——她動手過招，一向都能保持着十分冷靜，不願被動，常在對方出招之先便已測出了動向，然後搶取主勢，以此爲準，無攻不利！

正因爲如此，「千手太歲」郭元洪在第二個回合裏又自落了空！

「叭！叭！」兩聲輕脆的擊掌之聲响起。

四隻手掌，在空中不期而遇的兩次交接之後，雙方的身子自然的又自分向兩側錯了開來！

朱翠顯然已被對方激起了怒火，在她身子方自一沾地面之始，已窺好了出手的方位，決計要在這一次的出手裏，制對方於死地！

另一面的「千手太歲」郭元洪，顯然在兩度出手之後，已測出了對方不可思議的深厚功力，一腔傲氣頃刻間爲之瓦解冰消！

雙方的一度火爆快速的接觸之後，又復歸於平靜！

四隻眼睛瞬也不瞬的互視着！

忽然白馬上的曹羽一聲獰笑道：「我等時間不多，這也不是看熱鬧的時候，姜都衞！命你立刻出手，會同郭都衞聯合把叛逆公主給我立刻拿下！」

「鐵臂神」姜野早有出手之意，却爲郭元洪搶先一步，以他身份又不便向其他次一流的人物出手，心裏正自懊惱，既然曹羽有令，正中下懷，嘴裏高聲應着，身形一殺，縱出丈許遠近，落在了朱翠左側前方，正好與右面的郭元洪一左一右，採取鉗形的看守住了朱翠前進之勢！

朱翠頓時感覺到，她面前的形勢大爲險惡——

這種全靠心靈領會動手之前的感應，常常是制勝敵人的無上先招，武功越高的人越是有此感應！

以無憂公主朱翠的絕世身手，對付像郭元洪這等大敵，或可取勝，只是要再加上幾乎與郭身手相彷彿的姜野在內，勝敗可就難以預料了。

當然，使她眼前更爲憂心的事還不止此！——

曹羽這麼做，顯然別有用心，分明是存心以郭姜二人困住了朱翠的身子，如此便可從而分兵，輕而易擧的將沈娘娘母子一干人先行拿下！

朱翠何等聰明，焉能會看不出曹氏用心！只是當前郭姜兩位大敵，確實又不容她掉以絲毫輕心，一個分心，便立即有喪命之危！

打量着眼前這番凶惡險態，素來沉着冷靜的無憂公主，也不禁起自內心發出一陣兢驚！這種純係親情的關懷，實在給她內心以無比的壓迫，縱而便不能保持住一份冷靜的制敵先機！

郭元洪，姜野似乎已窺知了對方的隱憂，搭配得陪加謹愼——

郭元洪取右，足踏天罡！

姜野取左，暗踩七星！

好一式「天罡七星陣」，在這個進取的陣勢之內，朱翠進身固難，退步更是不易！

朱翠由不住內心發出了一聲嘆息，强自定下心神來，先以「傳音入秘」的內家功力，把自己的隱憂告知了史銀周，要他會合馬杜二人守定馬車，無論如何決不令敵人接近車廂，再傳音新鳳，要她會合宮姥姥，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揹負沈娘娘與少主人先自逃命要緊！

這番傳音說來容易，其實在當前兩名大敵攻勢之下進行，端的大非易事！

一番交待囑咐之後，朱翠遂即探手長拔，把一口輕易不曾施展的長劍執到了手上！

郭姜二人互看一眼，也都各自撤出了兵刃——

郭元洪是一對「五行輪」姜野是一柄「萬字奪」！

朱翠長劍在手，手領劍訣，目光深邃的注視着當前二人道：「你們注意了，我是輕易不出劍的，你們兩個武功可能不錯，只是要想制我於死命殊爲不易！」

姜野「萬字奪」交向左手，却從容的在右手戴了一具銀光燦爛，像是柔絲鋼絲所編製的手套——這個手套顯著的地方乃是看來極其鋒利而具殺傷力的五根長長鋼指甲——

「爲什麼？」他一面戴着手套：「公主妳是聰明人，今夜的情勢妳應該看得出來……哼哼，何必呢！」

朱翠冷笑道：「既然你們兩個不能制我於死命，你們活着的機會就不會太大，因爲我所施展的劍法，招招狠毒，只要有一招得手，你二人不死必傷！」

這番話出自朱翠嘴裏，說得十分愼重，加上冰冷的語氣，果然給對方以無比震懾！

郭元洪冷哼一聲，五行輪互錯當空，發出了嘩楞楞一陣子响聲，顯示着奪人的先聲。

姜野一雙三角眼亦見陰森——

兩個人左右各自發出了一個弧度——

白馬上的曹羽發出一聲輕咳，正要暗示玄機——

就在這緊張迫人的一霎那，驀地空中傳過來一陣清晰的笛音，吹竹人不用說顯然是此道高手，娓娓的笛音，在甫一傳出的當兒，即能緊緊的懾住了在場各人的心神。

——那是一種大多數人前所未聞的宮商格調，音韻之起伏頓抑，大出常格之外，然而却是那般動人；使人不得不全神聆聽！

朱翠，郭元洪，姜野，三個即將出手的人，在笛音方自入耳的一霎，情不自禁的已大大緩和了凌厲的殺機，情不自禁的鬆弛了下來——

白馬上的曹羽，更似有所激動，神色霍地爲之一呆——

月高雲白，四野蕭然——誰也不知道這醉人激人的笛聲發自何處，聽起來似乎覺得近在咫尺，却又像是還在天邊，給人以撲朔迷離之感！

笛音實在太過玄妙了。

在短短的這一刹那，那陣子笛音竟會起了無數次的變化，細時只是尖銳的一個單音，就像是一根針那麼的尖銳，深深的刺入你的腦海，而猝然下來的音階，却又似同高山滾鼓那般的激烈，令聞聽者爲之心神盪漾——

總之，當你初聞笛聲之始，已注定了你非聽不可的命運，如果你聚精會神的繼續聽下去，絕難不爲這種前所未聞的怪異音階所干擾左右！——

朱翠現在已領略到了笛音的厲害——在她未能確實證實吹笛者是否對方一夥之前，最起碼要保持住冷靜，萬萬不能爲笛聲所亂——

偷眼一瞧眼前的郭、姜二人，也都同自己一樣，面上明顯現出焦燥與不安的神態！

大敵當前，尤其是高手對搏，如無十分的把握，誰也不會草率出手，基於這個因素，現場敵對的三個人，俱都情不自禁後退了一步，棄攻爲守。

那嬝嬝不絕的笛音，一經傳來，如泣如訴，似斷又續，却沒有立刻就要結束的意思——

似乎是江湖上曾經有過這麼一個人的傳說——朱翠腦海裏這一刹正在思索着這個問題！

畢竟她年事太輕，又以身處富貴王族，對於江湖中事設非與己有關，或是師門曾經道及者，確乎便昧於無知，眼前這件事，她確信曾聽師門中人談到過，只可惜當時並未留意，這時便難想起。

然而，對於白馬上的「曹羽」，以及眼前郭元洪，姜野這等資深的老江湖來說，便是情形不同了。

這也就莫怪乎郭姜兩位在頃聽之始，臉上就情不自禁的顯現着那般神秘的震撼之色——

究竟何事令他二人如此震撼，像斷腸的笛音，抑或是吹弄笛子的那個人？

想是笛音的過於格別，所有在場的人都免不了留神頃聽，一經留神却又免不了爲其所干擾，一個個都像猝然爲魔所乘，現出了一付傻糊糊的樣子。

現場仍能保持着清醒的似乎還有一個人——

白馬上的曹羽。

然而，也許正因爲他對於這個吹笛子的人瞭解的太過於清楚，他才越加的較諸其他各人更爲躭心。

迎着笛音的來處，曹羽策動着座下的白馬，向前馳了十數丈——

在塲的也只有他，朱翠，郭天洪，姜野四個人，似乎才能够準確的判定笛音來處——

是以四個人的眼光，也就不約而同的向那個認定的方向眺望過去。

夜色裏只是一重一重的高大樹影。

時值深秋，這些楡樹的樹葉，都已變成了白色，月色下銀光燦燦，泛出了點點星光，在微風的波動起伏之下尤其好看。

笛聲忽然停止——却有一個小小黑點，疾若星丸跳擲般出現在銀色光彩的樹帽上，初現時只是小小的一點，不及交睫的當兒，已來到了眼前。

衆人這才看清了，來人像似年歲不大，約莫在二十左右，生就白卡卡的一張瘦臉，一身黑色長衣，眉毛很濃，五官倒也端正，只是看上去由於缺乏表情，而顯得那麼生硬，木訥。

在距離現場的最近的一棵樹帽上，略一張望，只見他身形輕閃，快若飄風的已落到了面前！

現場頓時起了一番騷動。

這人手上拿着一枝白玉長笛，略一顧盼，遂向着白馬座前行走過來。

白馬上的曹羽冷笑一聲說道：「來人可是南海『無名氏』駕前的『招財童子』麼？」

長瘦少年忽然站住了脚步，一雙光華閃燦的眸子注定着曹羽，先揚了一下手上的玉笛——

曹羽會意的在馬上笑道：「這就是了，『見笛有如見人！』這是本座與令主的昔日交情……老夫明白，明白！」

一面說仰首當空，呵呵笑了幾聲。

然而，誰都聽得出來，這種笑的聲音，未免太過於牽强了。

長瘦少年聆聽之下，頻頻揚動着一雙濃眉，却將手上玉笛四下各指了一指，又橫過笛身來作出一付吹奏的樣子。

曹羽頓時神色一陣黯然。

緊接着他嘿嘿笑道：「令主的意思我明白……這些人都是老夫手下……請足下回去轉告令主，今夜太遲了，不及拜訪，錯開今夜之後，老夫並當親身造訪……」

話還未完，就見那瘦削少年一顆頭像不楞鼓也似的一陣亂搖，曹羽只得中止住出口之言！

瘦削少年臉上神色忽然有些憤然，手中玉笛再次在嘴邊比了個吹奏的姿勢，並向四下各方指了一指。

曹羽神色一懍，面色沉着的說道：「我知道你的意思，老夫過去雖然與令主人有過這麼一個默契，但是，眼前這情形特別……」

瘦削少年一陣搖頭，手中笛四下一陣亂指，兩隻手頻頻揮動不已！

曹羽冷冷的道：「令主人這麼作就未免太過無情了——」

少年神色一怔——

曹羽立刻輕咳一聲，緩和的道：「這樣呀，有些話與足下也說不清，請足下帶同老夫共往拜見令主人面說一切如何？」

少年鼻子裏一連串怪哼，頻頻揚動手中笛，一隻手又在前胸拍了一下。

曹羽無奈的嘆息一聲道：「老夫明白你的意思——老夫明白，只是眼前……唉……這樣吧，請你回報令主，如能優容一盞茶的時間……」

少年搖頭斷然拒絕。

曹羽神色一凝，正要發作，但一想到翻臉之後的必然下場，立時把一腔盛怒又壓了下來。

——他苦笑了一下，無奈的環視了一下現場左右，黯然點點頭道：「也罷——老夫既然與令主人有約在先，自是不便反悔，請返告令主，老夫遵命就是——」

少年臉上才現出了一片欣然。

曹羽面色一沉，却接下道：「只是，錯過今夜之後，這件事令主人却不使再多插手，再說他日老夫有用得着令主的時候，他却也不要推辭才好！」

那瘦削少年聆聽之下，頻頻地點頭不已。

曹羽在馬上發了一陣子怔，慨然道：「罷——罷——」

遂即轉向待與朱翠交手的郭姜二人道：「二位都衞請傳令下去，回去了！」

郭姜二人頓時爲之一呆。

只是他二人在入宮之前，早就對所謂的「無名氏」，有所耳聞，尤其對於該「無名氏」的諸多怪異傳說更是知悉甚詳，至於頭兒曹羽與其之間究竟又有些什麼默契，這就是他們所不清楚的了。

二人聆聽之下，心裏雖是頗不甘心，却也無可奈何，只得悻悻然轉身上馬。

白馬上的曹羽怒視着一旁的朱翠一眼，冷冷一笑道：「今夜之後，老夫還要拜訪，這就告辭了！」

言罷大袖一摔，胯下白馬已潑刺刺當先衝出，一逕消失於驛道盡頭夜色之中。

現場人馬，在郭姜二人指揮下，緊緊跟隨在曹羽之後，很快也就撤離一空。

轉瞬之間，現場也祇剩下了朱翠等一干人與四輛馬車。

面對着這樣奇特的怪異場面，和這個奇怪的人，朱翠簡直不知道如何來應付才好。

但是，無論如何，對方解圍之德不可不謝。

朱翠上前幾步，却發覺到對方少年瞬也不瞬的正在釘視着自己，不由點頭稱謝道：「謝謝你——」

少年霍然一怔，後退了一步。

朱翠道：「我雖然與你主人並不相識，不過這番解救之情，却是永銘不忘……眼前也許不是與令主人見面的時候，後會有期，我們先告辭了！」

說罷轉向史銀周等吩咐道：「我們走吧！」

各人也恨不得立刻擺離眼前多事之地，公主既然這麼吩咐，自是唯命是從，當下各自領命跨上車轅。

却不意面前人影一閃，那個瘦削少年，竟自橫身攔於車前。

朱翠一驚，微笑說道：「你有什麼事麼？」

少年揚了一下手中玉笛，指了一下遠處，又指了一下朱翠，遂即退後一步，不再多言。

朱翠點點頭道：「我明白了，你是要我去見你主人可是？」

少年咧着一張大嘴，連連地點頭不已了——

朱翠微微皺了一下眉，道：「你主人在那裏呢？」

少年指了一下，越過大片樹叢，是一片開滿蘆花的原野，白茫茫一大片——大概就是那個地方。

以朱翠輕功，自是用不了許多時間即可抵達。

只是她眼前情形，却不便離開。

「實在抱歉的很！」朱翠微笑道：「我知道你主僕今夜帮了我們大忙，只是我眼前却不便離開，這樣呀，請把你主人住處賜告，這一兩天之內，我必親自上門道謝，好不好？」

想不到那少年聽了之後，兀自搖頭不已。

朱翠實在很是爲難，想了一下道：「這樣好了，既然你主人一定要跟我見面，可否請他移駕過來一下，我們在這裏敬候他的大駕如何？」

少年重重的搖了一下頭，再次用手中玉笛向前處指了一指，神色頗有不耐。

朱翠心中一動，有些不悅，却也不便發作，心中正在盤算如何應付，身邊的史銀周已怒聲道：「公主已有交待，足下還請讓開的好！」

一面說，他抖動轠繩，馬車便往前行，只見那少年偏偏不讓，單手一探，已扣住了馬口鐵環。

這麼一來，不禁激怒了在車前侍駕之人。」

馬裕首先一聲喝叱道：「大胆狂徒，莫非你還敢攔駕不成？」

一面說時，足下大步踏前，一掌直向少年當胸推出。

朱翠道：「不要無禮！」

話聲出口，却已不及。

只聽見「碰！」一聲，馬裕這一掌倒是不折不扣的打在了對方胸膊上。

以馬裕的健壯，眼前少年的瘦削，這一掌既是打實了，後者如何承受得住？

事實上顯然並非如此，儘管聲音如此沉實，被擊中的瘦削少年，却絲毫沒有退縮之態，甚至於一雙站立在原地的脚步，連動也沒動一下。

馬裕的那隻手仍然按在對方胸膊上，一不做二不休，當下就勢一把揪住了對方的衣服，喝了一聲：「給我閃開！」

這一次馬裕可是用足了力量，他自幼即有幾成蠻力，習武之後尤其不曾拋棄過橫練的功夫，這一抓一拋之力，怕沒有近千斤的力道！

奇怪的是，對方這個瘦削少年，在他這般力道之下，依然和先前一般模樣；人雖然瘦，那雙腿硬像深深揷入地面的一雙鋼樁，不要說被拋起來了，簡直連動也不曾動一下。

馬裕連羞帶急之下，趕上一步，兩隻

手用力抓住對方一陣子搖幌，簡直是蜻蜓撼石柱，別想搖動對方分毫！

這番情景看在朱翠眼裏，自然有非比尋常的涵意，正待出聲呼止，對方那個瘦削少年已自不耐煩的出手還擊，——那只是奇快的一霎，彷彿他的手只是奇快的一探，緊接着已向外翻出。

隨着他的手，馬裕偌大的身子，竟像是球也似的被拋了出去。

朱翠大吃一驚，自是不能再置之不理。當時雙手在車座上略一力按，身子已巧燕般的掠空直起，起落之間，正好迎着了馬裕落下的身子，朱翠不便出手迎接，只出一隻手在他背上拉了一把。

——這一拉之力，却是恰到好處，正好爲他解了一時之危，馬裕乃得借力施力，就空一轉，四平八穩的落下地來。

對於馬裕來說，自然感覺到是一種奇恥大辱，惱羞成怒之下，正待反身向對方那個白皙瘦削少年撲去，却爲朱翠橫身阻住了。

「算了，」朱翠安慰的道：「好在沒事，你就忍忍吧！」

馬裕不敢不遵，忍着氣抱拳應了一聲，退向一邊！

朱翠自然也覺出臉上不十分光彩，她爲人一向是外柔內剛，丟了的面子無論如何，那怕是拐彎抹角，也一定要設法找回來的。

當下，她含着微笑，姍姍走向那個看來像係天啞的少年道：「你爲什麼始終不說一句話，莫非是個啞巴？還是會說話而偏偏不說呢？」

少年臉上立刻興起了一片怒容。

——依然是那兩個手式，指指公主，又指指遠處蘆叢。

「我明白你的意思。」朱翠看來拗他不過，只得答應他道：「好，既然你堅持我要去見你的主人，我也可以答應你。」

少年立時面色大喜。

「不過，」朱翠顯然還有下文：「你却要答應我一個要求。」

少年先是一怔，立刻直眉豎眼的看着她，像是期待着對方下文。

「剛才我看你出手不凡，功力大是可觀，一時技癢，想請教一二你可答應？」

少年登時一呆，退後了一步，連連搖頭。

「那麼，請恕我不能從命了！」

——這一手激將法，果然有用，瘦削少年先是皺眉想了一刻，遂後才點頭答應，却又比了一番手勢！

朱翠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與我比過之後，無論誰贏誰輸，我都會去見你的主人就是了！」

少年這才作出一副欣然同意的樣子！

只見他把手裏的白玉笛子往腰間一插，空出兩隻手來比了一下——他伸出三隻手指比了一下，又用另一隻手的大姆指指了一下自己，神色一片昂然！

朱翠微微一笑道：「那可不一定，三招之內，我可以保證，贏的絕不是你，請吧！」

足尖輕點，快若飄風已向對方少年襲了過去！

朱翠實在已看出，對方雖然身份不高！只是暗中那人一個隨從僕役，只是武功境界却是非比尋常，此所以暗中人才會放心命他代行一切，自己眼前出手，雖然表面看來，像是在爲馬裕找回面子，其實正可以煞一煞暗中主人的威風傲氣，以此而言，就顯然有其必要了！——

是以，朱翠的出手，也就格外謹慎。

第一招「分花拂柳」！

少年用「藍花小簾鈎」的身法避了過去，並且反手按朱翠後腰「志堂穴」門！

朱翠不容他得手，却不禁暗吃了一驚，由對方不同凡俗的招式手法上看來，顯然大別於中原招法！

人影交錯的一刹那，朱翠巳巧妙的避開了對方點穴妙手，遂即展出了第二招的「小鈎寒江」。

啞少年因爲朱翠這一式招法過於欺近緊迫，乃把身子快速後撤，就勢一分雙臂，來切對方的雙腕！殊不知朱翠這一手正是個誘式，見狀正合心意——

至此，她甚至於已可穩操勝算！

嘴裏說了聲：「承讓！」

退身，分腕，「噗！」一掌已擊在了對方肩上！

啞少年大吃一驚，肩下一沉，已把對方掌上力道爲之化消了大半，好在朱翠原本就無心傷他，對方也確實身手不弱，不容朱翠撤招，先已側身縱出，借着外竄的勢子，總算把朱翠掌上的餘力化解了一個乾淨！

也許是平素太以恃強好勝，啞少年此番在朱翠手上落敗，一張臉實在是掛不住，頓時怔在了當場！

朱翠一笑道：「了不起——好啦，現在就請你帶路，我就去拜訪令主人吧！」

啞少年這才轉憂爲喜，抱了抱拳，首先縱身而起，捷若箭矢也似的，已落上了一棵高大的榆樹之尖——

朱翠乃關照史銀周道：「史大叔你暫時不要離開，我去去就來！」

說了這句話，她身子倏地拔空而起，有如輕烟一縷，極其輕巧的已落在了榆樹帽上，尤其較對方這個啞少年更要高上一籌——

啞少年這時才見到了朱翠的眞功夫，嘴裏雖然說不出，心裏却是着實佩服！當下乃領前帶路，一逕翻騰起落，直向那片蘆花原野撲縱過去！

前行了一程，啞少年定下了脚步！

朱翠顧盼了一下左右，道：「你主人呢！」

月白風清，陣陣涼風把蘆花吹成了海浪一樣的波議，蘆穗子像是打鐵爐裏的火星子一樣的四下飄着。

啞少年四下張望了一陣子，臉上一片茫然，遂即比了個手勢，繼續前進。

朱翠無奈只得又跟上去！

兩個人在深過一人高的蘆花叢裏前進着，啞少年一面用玉笛撥打着面前的蘆花，前進速度無形中變得慢了許多——

走了一程，啞少年又定下了脚步，顧盼了一下，摸摸頭，又繼續前進——朱翠却站住不再移動！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啞少年又轉了回來，聳一聳肩膀！

「你主人呢？」

搖搖頭，聳聳肩，臉上帶着似笑不笑的表情！

朱翠忽然吃了一驚，陡地一怔，暗忖着糟了——

一念興起，足下飛點着巳猛的撲了過去——

啞少年却似早有防備，迎着朱翠的來勢，身子一偏，却以手上玉笛，直向朱翠面門上點了過來。

朱翠怒叱道：「好狡猾的東西，我要殺了你——」

啞少年早巳領教了朱翠的厲害，一招出手，身子絲毫不再停留，足尖點處，身軀如大鷹展翅，霍地騰起，却向左側蘆叢中逃去！

朱翠一聲清叱道：「好個小輩——」

——待要將身子縱過去，忽然轉念一想，顧不得再與他戀戰，一逕掉過頭來，倏起倏落，直向來路上撲縱過去。

× × ×

現場一片狼藉！

地上有明顯的車輪痕跡，只是却失去了馬車的踪影！

朱翠只覺得眼前一陣發黑，差一點昏了過去！

彷彿掌燈不久——正是華燈初上！

「美人莊」邊處銷金窟——本地最具聲色的「堂子」却已經艷幟高張——照例的忙了起來。

大茶壺沙啞的一聲：「客來！」聲調裏，老鴇子嬉笑顏開，姑娘們唧唧喳喳，但只見，兩個衣衫碧綠的小厮，高高打着門簾，這時候，有錢的爺兒們熙熙攘攘，搖搖擺擺的叱喝着都進來了。

堂子裏那份熱鬧，可就不用提了。

琉璃燈五光六色，滴滴溜溜的在空中打着轉兒，姑娘們都穿紅着綠，彩蝶兒也似的到處翩躚着，叫着，嚷着，哼着，笑着——

那兩列紅漆大板燈上：年輕漂亮的妞兒們還多的是，一個個拾掇的妖妖艷艷，彎彎蛾眉，粉粉香腮，櫻桃小嘴嬌着，嗲着……有唱的，有笑的——那一旁，香衫半解，斜倚着欄杆，嘴裏嗑着瓜子，斜乜着黑油油滴溜溜打轉的一雙勾魂眼，她叫「小湘君」。

個頭兒高高瘦瘦，髮絲兒長長秀秀，未言先笑，總愛挑眉——她是「憐君」。

慣於貼腮溫存，唇紅齒白的——她叫「芳芳」！

「秀秀」的腮上有顆美人痣！

「文君」皮膚最白！「黑芍藥」黑裏帶俏！

「穗兒」臉上有兩顆白麻子，笑起來最能傳神，老玩家說的好，「十個麻子九個俏！」穗兒眞要是少了這兩個麻子，可就不「逗兒」了！

「陳咪咪」眼瞇瞇——這個娘兒們最騷；最嗲，個頭兒也高，不但「奶子」最大，聽說還「別有一功」！，莫怪乎她是堂子裏的大忙人兒！

「嬌嬌」的脚最小，名符其實的是「三寸金蓮」。

「小紅鞋」當然是愛穿紅鞋，她就是不服氣「嬌嬌」，瞧瞧兩個妞兒這會子正在比脚呢！

人人都在忙着，笑着，鬧着——

比較寂寞的，該是坐在牆角落裏的那個「老瞎子」，——還有他跟前的那個年僅十三四歲，模樣兒楚楚可憐的小孫女兒了。

「瞎子」拉唱似乎成了那個年頭的定律，要不他憑什麼活下去——人總得要有個一技之能才好！

眼前這個瞎子也不例外！

手裏盤弄着胡琴，他是只管拉可不管「唱」，因爲他不能唱，十年前嗓子就「倒了嗆」，現在是名符其實的「痰派」，一張嘴準能把客人都給嚇走了，所以無可奈何，只有把年僅十三的小孫女兒給拖出來搭檔一番！

十三四的小姑娘能唱什麼？無非是些應時的小曲兒，黃梅小調，四季歌，蓮花小落兒什麼的！

——她那裏：「春季裏來百花開，蝴蝶兒成雙成對飛過來……」儘管是韻味兒不差，却是沒一個人聽，當然也就沒人叫好施錢了。

老瞎子不止一次的用脚去盤弄着面前的大花瓷碗——却仍是一上來姑娘們給的那幾個制錢兒，期待着再次有錢落碗底的聲音，却是渺不可期！

屏風後面抖顫顫笑咪咪的走出了鴇兒「柳大眉」，手裏捧着白花花的一盤碎銀子！

「姑娘們領賞吧，胡九爺『打茶圍』啦！」

這一聲吆喝，帶來了更大的吆喝，瞧瞧吧姑娘們兒這份子喜，這份子樂，笑着淚着！

銀錁子滿場狂飛！

桌上，地上……到處都是銀子！

角落裏的那個老瞎子也不拉了，抖顫着站起來，兩隻手瞎摸一氣，倒是他孫女兒够伶俐，一下子就拾了兩塊大的！

銀子塞在了爺爺手心裏，只嘻得老瞎子張大了嘴，半天都合不攏來！

「胡九爺」該是副什麼長相？一個茶圍怕沒有百八十兩的銀子，好闊綽的手面兒——

——個頭兒黑黑壯壯，肚子鼓鼓膨膨，一身藍緞子衣裳；上面還綉着竹子，所謂「無竹不雅」，奈何這棵竹子長在姓胡的身子，却是壓根兒就看不出一絲雅氣，非但不雅，簡直更「俗」！

提起「胡九爺」來這個地方簡直是無人不曉，誰都知道，他是幹瓷器起家的，所以又有個外號叫「瓷大王」！

姓胡的家在漢陽，有幾號大批發買賣，另外在九江有幾個大窰，自己有礦山，手底下千八百個人，幹的是獨門兒的買賣，幹買賣講究「狠」，大魚吃小魚！姓胡的更狠，明裏是錢狠，暗裏人更狠，官面上也狠，誰鬥得了他？

所以他發了大財！

今天胡九爺是存心擺闊！請的客人也都是一方財神，一個是「東楚」錢莊的大掌櫃的侯三爺，一個是「大元米號」的掌櫃的趙二爺，還有一個却是漢陽府「金獅」鏢局的主人「鐵算盤」左莊——

這幾位爺兒們有個共同之點——錢太多，燒的發慌，所以一有空閑，彼此就湊

在一塊找些樂子，既是找樂子當然也就離不開「酒色」二字，因此「美人莊」也就成了他們當然必來之處！

× × ×

掀開了綠綢子的軟簾，鴇兒「柳大眉」衝着座頭上的四位貴客，笑得兩眼瞇成了縫——

「九爺好賞賜——姑娘們快快謝賞來啦——」

一面說閃身讓開，身後的姑娘們在一片鶯燕聲中，齊擁了過來。

胡九與他那三個朋友，樂的呵呵大笑，八隻充滿酒色的紅眼，滴溜溜只是在姑娘羣裏打着轉兒！

「四位大爺一來了！姑娘們可都樂壞了！」

——柳大眉掃着眼前的姐兒們，尖聲細氣的道：「看看妳們誰的福氣好，能够侍候四位大爺！還不上前請安問好去！」

胡九爺呵呵一笑道：「用不着，用不着，來來來——我喜歡這個瞇瞇眼，就是妳吧——」

陳咪咪樂得嬌聲笑着，嚶然一聲巳投入胡九爺的懷裏，侯三爺嚷着要找「穗兒」，他是看上了她臉上的兩顆白麻子！

大元米行的趙二爺看上了有美人痣的秀秀，現在只剩下「金獅鏢局」這位總鏢頭「鐵算盤」左莊了。

到底是練武出身的人，能够闖下今天這番事業門面，固然一半靠他的趨炎附勢，見利忘義，到底手底下也不含糊——要說到幾年以前，姓左的是惜身如命，這種酒色場合，他是不會來的！

今天「鐵算盤」左莊的身價不同了，年紀大了，又有了錢，所謂「飽暖思淫」，就是這個道理，再加上他所結交的這幾個朋友，不由他再想潔身自好，這秦樓楚館也算得上有他一份！

儘管是大家夥瞎起哄，「鐵算盤」左莊只是嘿嘿的笑着，一雙精光閃爍的眸子只是在姑娘裏面轉動不已，可就是不指明挑選那一個！顯然是別有用心！

東楚錢莊的侯三爺嘻嘻笑道：「老左就是這些地方不乾脆，來，我給你挑一個，我知道你是喜歡白的，過來文君，妳去侍候左大爺吧！」

叫「文君」的那個姑娘，嬌滴滴的應聲，姍姍走到了左大鏢頭跟前，深深一福，嗲着聲音叫道：「左大爺！」

姑娘們心裏都有數，四位闊大爺之中，就數這個姓左的最難侍候，雖然他來的回數不少，可是眞正「玩兒」的次數並不多，而且姓左的別有異功，姑娘們私相傳說，都怕了他了！

怪不得眼前這個「文君」在被侯三指名點中侍候左莊之後，臉上鮮見喜色却有「畏」色！

低低的叫了那聲「左大爺」之後，整個身子像病鷄也似的直打着顫兒——

左莊一隻大粗手盤着她的腮，瞅了兩眼，鼻子裏哼了一聲，搖搖頭——

「怎麼樣？」侯三爺一怔道：「你還看不上？」

「不是看不上！」左莊嘿嘿笑道：「美是够美了，只是身子不够結實，只怕還担不下我左某人的千斤之軀！」

說罷縱聲大笑了起來，聲震屋瓦，確是氣壯聲宏，文君嚇得打了個哆嗦，慌不迭的退開一旁！

胡九等三人聽他這麼一說，也都大笑了起來，要論及財勢，左莊雖然也不含糊，可是却絕難與胡九等三人相提並論，只是左某人武功好，有「漢陽一鐵柱」的尊稱，手下人多勢衆——就憑着這些本錢，胡九等就不得不格外巴結！

胡九爺笑聲一斂，直瞧着那個年當花梢的鴇兒柳大眉道：「聽見沒有，我們這位爺可有一身好功夫，妳等要找上一個嘿嘿……妳明白了吧！」

柳大眉「唷！」了一聲，笑咪咪的道：「好——那就芳芳吧——」

姓左的搖搖頭！

柳大眉漫應一聲：「再不就……」

「用不着，用不着……」左莊一雙閃閃有光的眸子注定着鴇兒柳大眉：「我巳經看上了一個人！」

柳大眉笑道：「那敢情好，是誰！」

「就是妳！」

舉座轟然大笑了起來！

柳大眉「唉唷唷！」的嬌叫了起來。

胡九爺擊了一下掌道：「好！這才叫作『高』！老左還是眞有眼力價，佩服，佩服！」

柳大眉嗲着聲音道：「我的左大爺，你可別開這個玩笑，當着姑娘們，我可是臊的慌——這麼吧，我再去給大爺你找一個，包管你中意——」

一面說擰過身子就走——她這裏不過才跨出了一步，却被左莊一隻巨大的手，像是捉小鷄也似的攔腰給拿了過來！

柳大眉發出了一聲似笑又哭的尖叫，姑娘們嚇得哄然而散，接下去是柳大眉一連串的討饒聲，只是姓左的却是無論如何也不依，死說活說，他今天是要定了這個人！

這一來可該着柳大眉發愁了，她雖是出身娼門，但如今已是有了「主子」的人，那有鴇兒接客的道理，可是眼前這幾位爺她却又實在開罪不起，只得耐下性子來好生看酒，再圖後策！——

一陣清晰的笛聲，起自左面閣樓——

鴇兒柳大眉忽然掙開了左大鏢頭的手，拍拍身上道：「噯唷——光顧了照顧四位大爺，把另一位貴客都給忘了！四位大爺，我告個假，去去就來！」

一面說，柳大眉向着四人福了一下，轉身就走！

「回來！」

——這一次說話的是胡九爺！

胡九爺臉上就像罩了一層霧似的：「我不是說過了嗎，今天晚上你這『美人莊』我胡某人一個人花錢定下了！怎麼還會有外客？」

一看見貴客生了氣，柳大眉可是打心眼兒裏害怕——

「唷！九爺，你這是怎麼說的——我們有幾個腦袋，敢不聽九爺的吩咐？」柳大眉陪着笑道：「是這麼回事，這位貴客三天以前就來了，一直就住在莊子裏『鳳來閣』——」

胡九爺也不等他把話說完，臉就拉了下來——

「什麼，鳳來閣？」冷笑一聲，他吶吶的道：「那是我住的地方！」

「這……」柳大眉吶吶道：「九爺，您還得多担待，人家是三天以前就來了定下的！」

「胡說！」胡九爺一下子站了起來：「怎麼，你這美人莊我姓胡的花的錢還少麼？」

「九爺，您這話說錯了……」

柳大眉笑着過去攀交情，輕輕推着胡九爺，嗲聲道：「別價九爺——咱們這是多少年的交情了……聽說九爺今兒個宴客，我們把整個『楚湘樓』都騰了出來，那裏地方大，四位大爺——」

「不要再說了！」——

這一次輪着「東楚錢莊」的侯三爺不高興了。

「沒有什麼好說的，叫那個人換過地方，鳳來閣我們是要定了！」侯三爺冷笑道：「他是什麼東西，也配睡鳳來閣？叫他搬開！」

柳大眉皺着眉，爲難的道：「可是人家已付了包銀……我……怎麼能……？」

「錢——？」胡九爺一聲狂笑：「談別的也許還不大好開口，談錢就好辦，妳說吧，那傢伙給了你多少錢，我們加倍給你就是了！」

柳大眉怔了一下，嘆了口氣，只是搖頭！

「這是怎麼回事？」

金獅鏢局的左莊眼睛瞪的像鴨蛋那麼大小！

柳大眉害怕的陪着笑，吶吶道：「那麼大爺也是這麼說，錢他是不在乎的，一來就付了五百兩銀子的……四位大爺請想這個價碼兒，就是他住上一年，我也不能撵人家吧……四位大爺，您們請多多包涵吧！」

四位爺兒們一聽對方的出手，俱不禁怔了一下。

「好闊的手面兒——」胡九爺嘿嘿冷笑了幾聲：「這個人姓什麼叫什麼？」

「這……不知道！」

柳大眉一付可憐樣，眼巴巴的看着四位財神大爺！

「不行！」說話的是開錢莊的侯三爺：「老胡——鳳來閣今天我們要定了！」

「大元米號」的趙三爺拍了一下胸脯，大聲道：「五百兩銀子，姓趙的照付，叫那個傢伙搬！」

胡九爺一笑道：「那能要你花錢，今天我是東道，這麼吧——大眉兒——」

——他笑嘻嘻的看着柳大眉：「難得今天我們左大鏢頭看上了妳，你們今天是第一天圓房……」

哈哈笑了兩聲，他豎起一根指頭：「一千兩，算是我送給左大爺的賀禮，這筆錢也就算是鳳來閣的包銀，這下子妳該沒話好說了吧！」

侯趙二人一聽到俱都樂得大聲叫起了好來！

俗謂「鴇兒愛鈔，姐兒愛俏」，一聽見胡九爺竟然肯出一千兩銀子包下鳳來閣，柳大眉的心可就活動了。

當下笑咪咪先向胡九爺福了一下：「謝謝九爺——我這就去張羅鳳來閣去。」

一想到「鳳來閣」現在住的那位主子，她却由不住又有些躭心，由不住有些發愁，只是衝着這千兩銀子的份上，她說不得只好走上這麼一趟了，當下告辭而別！

侯三爺呵呵一笑，向胡九爺道：「老胡還是你行，對症下藥，哈哈！這一千兩銀子，算是打動了鴇兒的一顆貪心了！」

才說了這麼幾句，臉上生有兩顆白麻子的穗兒，已在他身上撒起了嬌。

陳咪咪也掄着一雙粉團兒的拳頭，頻頻在胡九爺肩上搥着：「不來啦——九爺給人家的一賞就是一千兩銀子，偏偏對我們……」

胡九爺哈哈大笑道：「我就知道這是給我自己惹了麻煩，好啦——好啦——要銀子方便的很，那得看妳的牀上……嘻嘻！哈哈……」

一屋子人全都大笑了起來。

說話時，隣屋裏已擺下了酒筵，過來請入座，當下四位大爺遂即起身離座，走到了隔壁，紛紛入座，三位姑娘各爲自己主兒斟上美酒，猜拳的猜拳，撒嬌的撒嬌，好不熱鬧，却只有那位「金獅」鏢局的大鏢頭「鐵算盤」左莊還在盤算着柳大眉的遲遲不來！

想着想着，柳大眉就眞的來啦！

來是來啦，臉上神態可是鮮有喜色，一進門就低下頭——

胡九爺哼了聲道：「怎麼啦？說好了沒有？」

柳大眉苦笑了一下，搖搖頭：「四位大爺多包涵……這件事……我眞的是沒有辦法！……」

趙二爺冷笑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那小子他是吃了熊心豹子胆，能不賣我們的賬？」

柳大眉吶吶道：「這位大爺可是生來的怪脾氣，胡九爺的意思，我也轉告了，只是他說什麼也不肯讓！」

胡九爺一拍桌子道：「混蛋！」

柳大眉嚇得打了個哆嗦，陪着笑道：「九爺您多担待……這是……沒有法子的事呀！」

「沒法子也得想法子！」胡九爺一隻手用力敲着桌子：「鳳來閣我們是一定要，妳聽見沒有？」

柳大眉那付樣子，就像是要哭了。

「我的九爺……這件事我是眞沒辦法……我說您出一千兩銀子，那位爺他說他給兩千兩……人家又是先來，九爺您看看我能怎麼辦呢？」

聽她這麼一說，在座的幾個人可都愣住了！

「好小子！」侯三爺笑道：「這麼看起來，這個人他是存心給我們蹩上了！」

大元米號的趙二爺大聲道：「這小子叫什麼名字？」

柳大眉搖搖頭：「我問了好幾次，他都沒說，還嫌我嚕嗦！」

「他們一共是幾個人？」

「只有兩個，還有一個是個啞吧！」柳大眉吶吶道：「看樣子是他的一個跟班兒！」

胡九爺冷笑道：「這個人是本地人還是外鄉客？」

「聽他的口音像是外面來的！」說着這個柳大眉又自嘆息了一聲：「還有氣人的呢！」

四位大爺不禁俱都一愣，一齊把眼睛向她集中過去！

柳大眉一雙桃花眼掃了四人一眼，慢吞吞的道：「怪就怪在這裏，四位大爺看上的姑娘，他也看上了……」

趙二爺眼睛一瞪，大聲道：「會有這種事……？」

「可不是嗎！」柳大眉說：「這位大爺指着名字要點『咪咪』『穗兒』還有『秀秀』呢！而且還指明了要我熱酒……眞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好小子！」胡九爺霍地拉下了臉：「不用說了，這是他存心找我們的碴兒——給我們過不去！」

大元米號的趙二爺倏地拍桌站起來道：「好——過去瞧瞧去！」

東楚錢莊的侯三爺也赫地站了起來！

胡九爺大聲招呼着他的跟班兒「柱子」，吩咐他集合四人帶來的隨從護衞，總有十來個人！

倒只有那位「金獅鏢局」的大鏢頭左莊，却現出了少見的沉默，衆人在磨拳擦掌之際，他只是不動聲息的在盤算着心思，一隻手玩着他嘴上的短髭。

大家所以這麼有恃無恐，無非是仗着這個左莊有過人的功夫，這時見他不聲不哼，都不禁有些意外。

左大鏢頭在目注之下，冷冷的說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各位先不要急，讓兄弟先伸一伸他的斤兩！『大牛』你過來！」

「大牛」是左莊手下一個得力的弟子，生得黑黑壯壯的，兩手各有五百斤的力道，練過「鐵掃帚」的下盤腿脚功夫，能腿掃「柏木樁」，在漢陽府，一提他的綽號「鐵牛李」，那是無人不知！

左莊如今功成名就，早年打出來的一片江山固若銅池，現在什麼事也都不會再麻煩他了，天大的事派兩名鏢師，遞上他左莊的名帖，也都迎刃而解，是以，他才能得享如今逍遙之福。

「鐵牛李」應聲來到了眼前，侍手聽令！

又黑又壯又高，二十四五的年歲，黑眉毛，小眼睛，大嘴扁鼻，一雙太陽穴都高高的凸出去——一看上去就知道是個「扎手」的貨色。

「去到鳳來閣，拜訪一位外鄉的朋友！」左莊一面拿出了他的名帖：「說是我們各位有請，請這位朋友與他的那位貴跟班兒務必賞光，這是我的名帖！」

「鐵牛李」兩手恭敬的接了過來，應了一聲，正要轉身。

左莊又道：「記着，眼睛給我睜大一點，有什麼不對，回來再說！」

鐵牛李咧嘴一笑道：「老爺子放心，沒有請不來的客人，瞧我的吧！」

說完轉身自去！

胡九爺嘿嘿一笑道：「左老大這一手確是高明，這叫先禮後兵，請他過來可比我們過去又强多了！」

侯三爺坐下來恨聲道：「要是這小子不賣賬呢！」

趙二爺冷笑道：「那今天就要他的好看。」

胡九爺摸一摸他的兩綹小鬍子，也學左大鏢頭的樣子，由身上取出了名帖，吩咐他的跟班兒，到江陽府衙門裏先去打聲招呼——作好了一切準備。

「菜」上來了——龍鳳梅花大拼盤！

各人少不得爲此豐餚浮上了一大白。

忽然一個姐兒，由隣室大廳揭開簾子跑進來道：「來啦，來啦，客人被李爺請來啦！」

各人都不由一驚，却見鐵牛李笑嘻嘻進入大廳，又轉過來道：「客人來啦！」

在座四位大爺平素無不「目高于頂」，只是眼前這個客人太過奇怪，最主要的當然是由於他出手的豪綽，引起了各人的興趣，是以眼前各人一聽說是他來了，俱都情不自禁離座站起，對來人投以注目。

大廳兩扇朱漆大門開處，進來了兩個人。

第一個進來的，也正是那位豪綽手面的「大爺」——各人少不得更多加注意。

身高六尺，相貌堂堂，紫面濃眉，鼻直目炯，頷下一綹類似鍾馗的鬍子，不知是天生的還是加了人工，竟是碧綠的顏色——同他身上所穿的那襲袍子一個顏色——綠油油的鮮艷之極。

時令不過是深秋的季節，來人頭上却戴着一頂拖有長尾的「水獺」皮帽子，杏黃腰帶上插着那支白玉長笛子，足下却是一雙黑得發亮的純絲靴子——好怪的這一身打扮！

比較起來這位大爺身後的那個童子可就顯得太瘦弱一點了——二十上下的年歲，白卡卡的一張瘦臉，黑長衣外加綠披肩——唯一與他主人相似之處，該是那雙又黑又濃的眉毛了。

——這小子冰冷冰冷的表情，進門就靠向旁邊站住不動，像是立意旁觀。

畢竟那位「金獅」鏢局的大鏢頭左莊，是出身江湖的人物，江湖裏的規矩禮貌他不能不懂，對方既然收下了自己的名帖，又來了，證明是賞了自己面子，自己就不能疏忽了主人的禮節。

匆匆趕上了一步，左大鏢頭抱拳笑呼道：「賞光，賞光，左某榮幸之至，貴客請坐！」

來人那一雙精光閃爍的眸子，在入門之初已迅速的轉過了在場每一個人的臉，這時再也不多瞧一眼。

聆聽之下，鼻子裏哼了一聲，在舖有紅絲絨的講究太師椅上坐了下來。

四位大爺對看了一眼，對於來客這種托大無人的神態大爲不滿——

「鐵算盤」左莊忍着心裏的不悅，再次抱拳道：「足下大名是——？」

來客鼻子裏又哼了一聲，烱烱目神注定着這位左大鏢頭，點點頭道：「你大概就是金獅鏢局子那個總鏢頭『鐵算盤』左莊吧。」

左莊面色一沉，答道：「不錯，足下你——」

來人不等他話說完，眸子已轉向其他三人：

「幸會之至，」他微微笑着說道：「這位是東楚錢莊的大掌櫃的侯騰金，侯三爺——」

（未完）

金筆點龍記

武俠長篇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秀凡，無名氏，石生山等三人在造化城天台歌壇聽歌，被白衣歌女的魔音所惑，俞秀凡急以天龍禪唱抗拒。由於天龍禪唱乃佛門至高梵音，致使白衣歌女暴斃身亡。接着，一白髮老嫗與一紅衣少女由後台竄至台前，老嫗以風馳電掣的手法扣住俞秀凡的脈穴，並以竹杖抵住他的前胸。俞秀凡被制，無法動彈。無名氏則與紅衣少女相搏，石生山乘機偷襲老嫗，俞秀凡就在老嫗分神閃避之際，脫出老嫗的控制，迅速出劍，傷了老嫗……

春風帶毒霧　襲向闖關人

俞秀凡道：「咱們之間，只好用一場搏殺來決定命運了。」

白髮老嫗道：「老身也不願和你動手。」

俞秀凡道：「這就由不得你了。」

白髮老嫗道：「老身如不還手，大約你不會殺一個不作抗拒的人吧？」

俞秀凡一皺眉頭，沉吟了良久，道：「這個，這個，我倒沒有想到。」

白髮老嫗冷笑一聲，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複雜，有時間無法全用武功解決。」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如若今天是在下落敗，老夫人如何處置？」

白髮老嫗道：「咱們有很多的不同，同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在不同人的身上。」

俞秀凡笑一笑，道：「老夫人，有一件事，只怕你想錯了。」

白髮老嫗道：「什麼事？」

俞秀凡道：「在武林中，我不是一個很有名望的人，也非出身於各大門派，所以，沒有重重的門規束縛。」

白髮老嫗心頭不禁一震，道：「你的意思是……」

俞秀凡接道：「老夫人不作抗拒，在下也不會放過你。」

白髮老嫗道：「你這算什麼俠義人物？」

俞秀凡笑一笑，道：「我既非俠客，也非義士，所以，不用遵守很多對自己全然無益的規矩。」

白髮老嫗臉上閃掠過一抹驚駭之色，但很快就恢復了鎮靜，笑道：「古往今來，黑白兩道中，一向都有着很大的不同，那些不同，一直支持着雙方在江湖上的作爲。」

俞秀凡接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不過，我不是出身於白道中人。」

白髮老嫗眞的有些害怕，全身微微抖動了一下，道：「你的師父是……」

俞秀凡道：「有人傳授我這身藝業，但却從沒有人告訴我應該遵守什麼。」

白髮老嫗大聲叫道：「我不信。」

但見寒光一閃，森冷的劍芒，已然逼在白髮老嫗的咽喉之上。

「好快的劍招，老身這一生中，從沒有見過出劍如此快速的人。」

俞秀凡冷然一笑，道：「我不吃這個！你如覺着我不會殺了你，咱們就不妨試試。」

長劍微一顫動，白髮老嫗的咽喉處肌膚破裂，鮮血淋漓而下。

越是生性殘暴、冷酷的人，對死亡體會也越是深刻，他們殺人時，手段百般狠毒，但自己却是怕死得很。

白髮老嫗右肘關節處，劍傷很重，幾乎沒有再抗拒的力量，何況，俞秀凡的快劍，已使她明白了自己根本沒有反抗的機會。

一陣死亡的恐懼，襲上了心頭，只覺雙腿一軟，嘆了一聲，跪了下去。

這一下，倒是大出了俞秀凡意料之外，但也使俞秀凡生出了一陣厭惡。

緩緩收回了長劍，俞秀凡冷厲的說道：「看來，你很怕死！」

白髮老嫗道：「是。老身目睹過千百人的死亡，因此對死亡瞭解的很深刻。」

俞秀凡道：「好！在下也不願殺一個全無骨氣的人。」

白髮老嫗臉上突然泛現出一抹笑意，接道：「多謝少俠！」

俞秀凡道：「別太高興，在下的話還沒有說完。」

白髮老嫗微微一怔，道：「少俠請說！」

俞秀凡道：「答覆我所有的問話，我滿意了那些答覆之後，你才可以不死。」

白髮老嫗道：「那雖然能逃過你的劍下，但仍然無法逃過死亡，而且死的更是悲慘。」

俞秀凡忽然拔劍一揮，頓然飄飛起一片銀絲。那是黑衣老嫗的滿頭白髮，洒落了一地。

她一生殺人無數，但輪到了自己面對死亡時，却生出了無比的畏懼，望着那飄落一地的白髮，身軀微微抖動。

俞秀凡長劍入鞘，冷冷說道：「造化門中，可能有很嚴厲的門規，但至少你可以晚死一些時間。」

黑衣老嫗嘆了一口氣，道：「你想知道些什麼？」

俞秀凡道：「你不用問我想知道什麼，只考慮你能答覆我些什麼！」

黑衣老嫗道：「咱們試試看吧，老身盡我之能答覆你。」

俞秀凡道：「你是什麼人？」

黑衣老嫗道：「老身是魔音教中的大護法，人稱魚姥姥。」

俞秀凡道：「魔音教主，現在何處？」

黑衣老嫗道：「也在此地。」

俞秀凡道：「爲什麼叫魔音教？」

黑衣老嫗道：「因爲本教是用音律制人，故稱魔音教。」

俞秀凡心中一動，暗念道：那地獄門中一批狂人，不是受制於魔音麼？想不到竟讓我撞上了。如能制服了魔音教主，或可解救那一批人。

心中念轉，緩緩說道：「你們魔音教中，一共有多少門人？」

黑衣老嫗道：「我們魔音教中人，在精而不在多，除了教主之外，只有兩大護法和教主門下四個弟子。」

俞秀凡道：「只有你們七個人麼？」

魚姥姥道：「一共有十三個人，我們兩大護法門下，還各有三個女弟子。」

俞秀凡道：「剛才死去的一人，是什麼人的門下？」

魚姥姥道：「是老身的門下。」

俞秀凡道：「那位紅衣姑娘呢？」

魚姥姥道：「也是老身的弟子。」

俞秀凡道：「貴教中有沒有男子？」

魚姥姥道：「沒有，我們全教一十三人，全部都是女的。」

俞秀凡道：「貴教中人，在造化門中是一個什麼樣的地位？」

魚姥姥道：「好聽點說，是客卿地位。如若說的眞實一些，咱們是受了壓迫，不得不聽命行事。」

俞秀凡道：「這造化城中，容納的人物不少吧？」

魚姥姥道：「包羅萬有，應有盡有，江湖上有名的門派，大約都有人在此。」

俞秀凡道：「這眞是一件很可悲的事！」語聲一頓，道：「叫他們住手吧！」

原來，無名氏，石生山仍在和那紅衣少女打的難解難分。

魚姥姥高聲叫道：「秋兒，住手！」

那紅衣少女應聲後退，脫身而出。無名氏、石生山，也未乘勢追擊。

紅衣少女回頭望去，看到師父狼狽之狀，不禁心頭一震，道：「師父！」急步奔了過來。

魚姥姥冷冷說道：「站住！」

紅衣少女停下了脚步，望着魚姥姥出神。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秋姑娘，請過這邊來！」

紅衣少女道：「什麼事？」

俞秀凡道：「如是姑娘不肯聽在下的話，那就只好請令師叫你了。」

魚姥姥冷哼一聲，道：「秋兒，俞少俠請你過來，爲什麼不過來呢？」

紅衣女皺皺眉頭，道：「弟子這不是過來了麼？」緩步行到俞秀凡的身前。

俞秀凡道：「秋姑娘，令師告訴了在下不少的事，在下也希望姑娘能和我們合作。」

只聽一陣銀鈴似的笑聲，傳入耳際，道：「你想知道什麼，用不着問她們了。我知道的比她們多。」

俞秀凡回頭望去，只見一個身着玄色宮裝，頭戴金花的婦人，站在大廳門口處。

那婦人年齡很奇怪，看上去似乎有三十多歲，也像二十多歲，總之，這女人給人第一眼就有一種很神秘的感覺。

在那宮裝婦人的兩側，各站着兩個年輕的少女，身佩長劍。宮裝婦人的右後方，站着一個白髮老嫗。白髮老嫗的身後，並排站着三位少女。

俞秀凡暗中數了一下，連那宮裝婦人在內，計有九人，連同魚姥姥的師徒三人在內，合計有一十二人，整個魔音教，總共有十三人，還有一個未到。

心中有了一個底子，俞秀凡輕輕舉手向無名氏、石生山一招，道：「你們過來。」

無名氏、石生山，經過這數日相處，內心中對俞秀凡已生出了無比的崇敬，感覺之中，確也只有爲人僕從的份兒，立刻應聲奔了過去，分立在俞秀凡的兩側。

這時，站在一側的魚姥姥，突然飛身而起，左掌一揮，拍向俞秀凡的背心大穴。

這等近距離的突起發難，極爲難防，無名氏、石生山，都不禁失聲而叫。

忽然間，寒芒一閃而逝。

無名氏、石生山叫聲未絕，魚姥姥已然被腰斬成兩截。濺血而死。

俞秀凡長劍已然歸入鞘中，肅立原地，好像根本沒有動過。

這一手快劍表演，使得全場中人，無不看的一呆。

俞秀凡緩緩伸出右手，指着那紅衣少女，道：「秋姑娘，你是要回去呢，還是過來？」

紅衣少女一時間不知如何回答，呆在原地，茫然無措。

她已被俞秀凡快劍鎮住，但又顯然不敢背

離魔音教。

宮裝婦人原來帶着滿臉笑容，此刻，却似是被凍結起來，變成了一副哭笑不得的樣子。

俞秀凡右手緩緩放到劍柄上面，冷冷說道：「秋姑娘，你決定了麼？」

紅衣少女忽然點點頭，微微一笑，道：「決定了。」

俞秀凡道：「是過來？還是回去？」

紅衣少女道：「回去。」轉身站到那宮裝婦人的身側。

宮裝婦人緩緩吁一口氣，道：「你是我所見用劍最快的劍手。」

俞秀凡冷冷說道：「誇獎了。你大概是魔音教中的掌教了。」

宮裝婦人道：「正是賤妾。」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我們大概是江湖中最小的組合，我們只有十幾個人。」

俞秀凡道：「十三，不知何故，只有十二位到此。」

宮裝少婦道：「看來，魚姥姥確已告訴你很多事。」

俞秀凡道：「死亡對她有着很大的威脅，但她見了你之後，竟然敢起而反擊，足證貴教人數雖少，但却有着很嚴酷的控制。」

宮裝少婦道：「一個門下，効忠教主，本屬天經地義的事，有何不可呢？」

俞秀凡冷冷說道：「說的不錯，那本是貴教的事。不過，貴教中人，想加害區區和兩位朋友，似乎就和在下有關了。」

宮裝少婦道：「你已經殺了本教兩個人，自己却毫髮無傷，也該去了。」

俞秀凡道：「你要我到那裏去？」

宮裝少婦道：「北大街上，有很多歡迎閣下的準備。魔音教，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俞秀凡點點頭，道：「教主，似是有意放我們一馬了。」

宮裝少婦道：「也許閣下的快劍，有了震懾的作用。」

俞秀凡道：「教主不怕受到造化門主的懲處麼？」

宮裝少婦道：「那是本教的事，不勞閣下費心。」

俞秀凡笑一笑，道：「我看咱們之間，應該有個徹底的解決辦法才好，免得日後，再度爲敵。」

宮裝婦人冷冷說道：「這麼說來，閣下今天，非要把本教擊潰、殲滅不可了。」

俞秀凡似是突然間變的十分冷厲，緩緩說道：「貴教還有選擇！」

宮裝婦人道：「請教！」

俞秀凡道：「只要教主告訴在下一句話，從此退出造化城。」

宮裝少婦道：「辦不到！」

俞秀凡突然一邁步，欺到了宮裝婦人身前，道：「教主，造化門中高手太多了，在下不得不施用些霹靂手段了。」

宮裝婦人神情凝重，雙目盯注俞秀凡的臉上，緩緩說道：「你準備動手了？」緩緩舉起右手，理一理鬢邊散髮。

俞秀凡道：「在下不喜歡傷人，但目下爲形勢逼迫，在下不能不借劍爲助了。」

宮裝婦人歎口氣，道：「你不覺着欺人過甚？」

俞秀凡道：「爲了千百位武林同道，在下只好得罪了。」

那宮裝婦人右手緩緩移到頭揷的金花之上，道：「好吧！本教……」

突然銀綫一閃，俞秀凡握着劍柄的右手突然一麻。

那是強烈奇毒淬煉的毒針，藏於金花之中，由機簧控制。

俞秀凡雖是聰慧過人，但却未想到那頭揷金花之中，竟然會藏有暗器，完全意外之下，不足數步的距離中，俞秀凡右臂被毒針射中。

一種極爲强烈的奇毒，立刻使俞秀凡右臂痲木，握劍的右臂，已完全失去了作用。雖然那宮裝婦人明知毒針的厲害，但她仍然不敢稍存大意之心，疾快的向後退了三尺。

這不過是一轉眼間的時光，無名氏和石生山巳雙雙搶到了俞秀凡的身前，各亮兵刄，護住了俞秀凡。

俞秀凡的右手，已然無法再握住劍柄，五指緩緩鬆開。

目睹俞秀凡的反應，宮裝婦人格格一笑，道：「小兄弟，也許是魔音教三個字害了你，你想不到，魔音教中人竟然還會用暗器。」

俞秀凡神情冷肅，臉上全無驚懼之色。

無名氏低聲道：「公子中了毒？」

俞秀凡點頭道：「一枚毒針，射中了我的右臂。」

無名氏道：「屬下瞧得出來，那該是很厲害的奇毒，快些運氣，閉住穴道。」

俞秀凡低聲道：「我不會自己閉穴，你快點了我右肩穴道，把毒性閉於右臂。」

無名氏心中雖然覺着奇怪，但却仍然依言點了俞秀凡的穴道。

俞秀凡左手握着劍柄，輕按機簧，長劍出鞘，冷冷說道：「夫人，咱們再試試！」

緩步向宮裝婦人行了過去。

宮裝婦人心中有些半信半疑，緩緩說道：「俞少俠，天下不是沒有用左手刀法的人，只不過左手刀，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練習，像你一樣，突然左手用劍，只怕未必能夠施出你的快劍手法。」

俞秀凡冷冷說道：「那是我的事，不勞夫人担心。如是在下一定要死於夫人的毒針之下，在下也要死的瞑目。」

宮裝婦人冷笑道：「怎麼樣你才能死的瞑目？」

俞秀凡道：「在下死去之前，先取了你夫人的性命。」

宮裝婦人突然一揮手，兩個佩劍少女，分由兩側欺了上來。

二女在欺身前進的同時，右手一抬，長劍出鞘，兩枝劍同時攻向俞秀凡。

俞秀凡左手疾抬，刺了過去。

但聞噹噹兩聲，分由兩側向前攻上的二位姑娘，右腕各中一劍，手中的兵刄落地。二女傷的很重，右腕對穿，長劍落地之後，鮮血也淋漓而下。

二女呆住了，宮裝婦人也呆住了。她想不到俞秀凡的左手劍法，仍然是這樣的快速。

俞秀凡對自己的左手運劍，心中也沒有什麼把握，但傷了兩個女婢之後，信心大增，長劍平擧，護住前胸，直向宮裝婦人行去。

宮裝婦人冷冷說道：「你殺了我，你將毒發而死。」

俞秀凡的快劍，已給了她無比的威脅，使她感覺着，就算她存心反抗，也無法逃過俞秀凡如電光石火的劍招。

俞秀凡道：「我也感覺得到你的毒針毒性很强烈，所以，我必須在毒性發作之前，取你性命。」

宮裝婦人道：「兩個人同歸於盡？」

俞秀凡道：「在下沒有選擇的機會，那也只好如此了。」

宮裝婦人道：「我可犧牲一位護法和兩個弟子，擋你一擊，奪路而逃。」

俞秀凡道：「如是你相信自己有逃走的機會，那就不妨試試。」其實，俞秀凡心中也無

把握。

宮裝婦人想到俞秀凡的快劍，逃走的希望實在不大，只好緩緩說道：「如若咱們換一個兩個人都不死的方法，俞少俠是否同意呢？」

俞秀凡道：「什麼法子？」心中暗道：看來她也很怕死。

宮裝婦人道：「我給你解毒藥物，解去你身中之毒。」

俞秀凡心中想道：這婦人雖是一教之主，但在造化城中，只不過是一個三四流的脚色，我要死，也該和造化城主拚個生死。

這年來的江湖經驗，使他感覺到手段愈狠，心地愈毒的人，愈是怕死。

心中念轉，緩緩說道：「如是你給我眞的解藥，我就可以放你離開。」

宮裝婦人道：「你說話算數麼？」

俞秀凡冷冷說道：「在下一向言出必踐，不可信任的是你。所以，你也不用動腦筋騙我，給你逃走的機會。」

宮裝婦人道：「聽說你學會了天龍禪唱，是麼？」

俞秀凡道：「不錯。魚姥姥巳經試驗過她的魔音了，夫人可也要試試？」

宮裝婦人未再多言，探手從懷中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一粒丹藥，遞給了俞秀凡。

俞秀凡右臂痲木，左手執劍，不敢棄劍去接。他巳學會了謹愼。

無名氏及時行了過來，伸手接過丹丸，放入俞秀凡的口中。

俞秀凡雖然封了右臂穴道，但强烈的毒性，仍然由行血中滲入內腑，如是再不及時服下解藥，巳難再撐過一盞熱茶工夫。

對症之藥，神效快速，藥物吞下，俞秀凡巳感覺到內腹中毒性消退。暗中運氣，頓覺丹田中一股强大的熱力，直冲而上。

那熱力强大無比，俞秀凡感覺到右臂穴道被封中有一陣暴脹的痛疼，竟然自行衝開了封穴。

運行的眞氣，帶着解毒的藥力，片刻間，運行一週天。

感覺到右臂可以運用自如時，頓覺精神煥發，精力充沛。這時，他才把少林羣僧傳薪、花無果藥力引導的內力，全部收爲己用。

宮裝婦人只見俞秀凡臉上泛着如電的神芒，心中大是緊張，道：「我們可以走了吧？」

俞秀凡還劍入鞘，淡淡一笑，道：「回答我一句話再走。」

宮裝婦人道：「俞少俠請說！」

俞秀凡道：「人間地獄有一座斷魂壘，裏面有不少人，被魔音所困，那可是你們魔音教的傑作？」

宮裝夫人道：「不是。我們還未到那等境界。」

俞秀凡道：「告訴我是什麼人？」

宮裝婦人道：「是城主的三夫人——綸音仙子的手段。」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的三夫人……」語聲頓一頓，接道：「造化城主，一共有幾個夫人？」

宮裝婦人沉吟了一陣，道：「我不太清楚，但就我所知的，巳有五位夫人。」

無名氏搖搖頭，道：「看來，這位造化城主，是一位很會享受的人。」

宮裝婦人道：「那五位夫人，一個强過一個，只要她們願意嫁，任何人都不會拒絕娶她們。」

俞秀凡哦了一聲，道：「能不能告訴我們關於五位夫人的事？」

宮裝婦人道：「這也在咱們的約定範圍內麼？」

俞秀凡道：「不是。」

宮裝婦人道：「那我可不可以不說？」

俞秀凡道：「可以，你請便吧！」

宮裝婦人回身行了兩步，突然又走了回來，笑道：「看來，少俠確實是一個可以信託的人。」

俞秀凡道：「有些人，相處了數十年，仍然是爾虞我詐，有些人雖只匆匆一面，就可以給予信任。」

宮裝婦人道：「你是屬於後一種人。」

俞秀凡道：「姑娘誇獎。」

宮裝婦人道：「我們雖是一個很小的門戶，但也自由自在。我們研究音律，只是想過的舒服一些，賣唱江湖，能多得一些賞銀。但到了我師父那一代，在這一門學問上，有了很大的變化，巳可以用音律影響一個人的行動，傳到我，更上層樓，可以用音律控制一個人，甚至可以殺人。但却未料到，會被造化門中人看上，把我收入造化城中。」

俞秀凡道：「你們的魔音，和綸音仙子有什麼不同之處麼？」

宮裝婦人道：「那是小巫見大巫，有霄壤之分。我們比綸音仙子的成就，相差的太遠太遠了。」

俞秀凡輕輕歎息一聲，道：「造化城既有綸音仙子，爲什麼還要你們？」

宮裝婦人道：「她的太深奧，不是人人可學，必需要數十年的工夫，才會有成就。而且，也不便在江湖施展。」

只聽一聲冷笑，傳了過來，道：「說夠了麼？」

俞秀凡轉頭望去，只見一個身穿紅袍，手執金棒的大漢，肅立在入門口處。

宮裝婦人大爲震駭，道：「神火執法！」

紅衣大漢口中嘖嘖兩聲，道：「造化門中，不是沒有叛徒，但他們至少是在離開造化門後，才敢背叛，像你們這樣，就在造化城中背叛的事，我還是初次見到。」

宮裝婦人急道：「我們並不是背叛，我只是……」

紅衣大漢接道：「我聽得很清楚，怎會寃枉你們？」

語聲一頓，接道：「四大執法，有權隨時處決背叛本門的人，你們一齊上呢，還是束手就縛。」

宮裝婦人道：「我們沒有錯。」

紅衣大漢手中金棒，一指宮裝婦人，一道金黃光芒，直飛過來。

俞秀凡心中暗道：這是什麼暗器，怎的竟有如一片光幕。心念轉動之間，忽聞那宮裝婦人慘叫一聲，全身燃起了一片火焰。

那火勢很强烈，一燃之下，不可收拾，全身都陷入了一片大火之中。

但聞那宮裝婦人不停的發出慘叫，似是有着無比的痛苦。

無名氏久走江湖，見過了很多冷血的屠殺，但如此生生被燒死，還是初次見到，不禁一呆。

就在幾人一怔神間，那紅衣大漢，巳連連揮手，打出一道道的黃光。

只聽一陣陣連綿慘叫，傳入耳際。魔音教中人，全數都陷入了燃燒之中。

這眞是一場觸目驚心的悲慘畫面，十來個活生生的人，眨眼間，變成了十幾團烈火。所有陷入大火中的人都巳無法看到面目，全被大火掩遮。

十幾團烈火一再竄動，看的人驚心動魄。慘叫很快的靜止，所有的魔音教中人都巳經被活生生燒死。

俞秀凡一揮手，道：「你們兩人退開，免

得分我心神。」

無名氏、石生山雖然對那俞秀凡還有很多不瞭解的地方，但對他的武功，已經有了很大的信心，依言向後退去。

俞秀凡突然一提氣，欺到了那紅衣大漢的身側，雙方相距大約有四五尺的距離。

冷笑一聲，俞秀凡緩緩說道：「好惡毒的手段，在下從沒有見過一個像閣下這樣冷血的人，殺人殺的這樣慘酷。」

口中說話，但心中却有着無比的謹慎，右手早已握住了劍柄。自對敵以來，俞秀凡從沒有如此的緊張過。

紅衣大漢冷冷說道：「閣下能使魔音教中人，在片刻間，完全屈服，想必是有些本領的了。」

俞秀凡道：「你可是想試試麼？」

紅衣大漢道：「在下職司護法，專責對付叛徒。」

俞秀凡門道：「閣下的意思，不準備和在下動手了？」

紅衣大漢道：「你可是覺着我怕你麼？」

俞秀凡道：「至少，在下不怕你。」

紅衣大漢突然放聲大笑，道：「可惜啊，可惜！」

俞秀凡道：「可惜什麼？」

紅衣大漢道：「在下沒有奉到對付你的令諭。」

俞秀凡道：「你奉到了又如何？」

紅衣大漢道：「立刻讓你嘗試一下神火焚身的滋味。」

俞秀凡早已留心了他打出毒火的手法，立時冷笑一聲，道：「你既是護法的身份，想來定然身份不低了？」

紅衣大漢道：「也不算太高。」

俞秀凡道：「你自己對敵之事，總可以決定吧？」

紅衣大漢臉色一變，道：「閣下再三出言相激，那是逼我出手了？」

俞秀凡道：「如是我不能對付你，那就不如死在你的毒火之下。」

紅衣大漢哦了一聲，道：「爲什麼？」

俞秀凡道：「因爲，我如不能對付你，自然更對付不了造化城主了！」

紅衣大漢道：「你好大的口氣。」

俞秀凡道：「在下能深入此地，大約不全是靠口氣吧？」

紅衣大漢怒道：「好！你一定想試試老夫的神火，那就請小心了！」右手疾揚而起。

忽然間寒光一閃，紅衣大漢的右手，剛剛揚起，却蓬然跌落在地上。

俞秀凡的劍勢太快了，不待毒火出手，長劍已斬落紅衣大漢的右手，齊腕而斷，手落實地，鮮血冒了出來。

紅衣大漢只覺手腕一涼，看到鮮血，才覺着一陣劇疼刺心。有生以來，從未見過如此的快劍，也從沒見過那樣出劍的手法。

轉眼看去，只見俞秀凡肅立原地，長劍已然歸入鞘中。

儘管紅衣大漢已疼得臉上變了顏色，但他却咬牙苦忍，沒有出聲。

俞秀凡冷冷的說道：「閣下，要不要再試試你左手打出毒火的速度？」

紅衣大漢出於一種本能的意識，搖搖頭，忽然間後退了兩步，轉身欲去。

俞秀凡長劍一閃，平遞了出去，劍尖上翹，已然抵向了紅衣大漢的咽喉之上，道：「不許走！」

紅衣大漢接道：「閣下想殺我，儘管出手吧。」

俞秀凡道：「我如要殺你，就算你有三條命，也早已死於我的劍下。」

紅衣大漢道：「大丈夫可殺不可辱。」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我也不用羞辱你，但你必須回答我幾句問話。」

紅衣大漢道：「那要看你問什麼了？」

俞秀凡道：「我們如何才能見到那造化城主？」

紅衣大漢道：「至少，你們要走完了北大街。」

俞秀凡道：「可以。回去告訴造化城主，就說我們願意試試他這條北大街上的埋伏，不過，走完這條北大街之後，在下就希望見到造化城主。那時，他如是仍不肯出面，那就別怪在下要大開殺戒了。」

紅衣大漢點點頭，伸出左手，檢起地上的右手，轉身而去。

無名氏緩步行了過來，低聲道：「公子，我從沒有見過像那紅衣人打出的暗器的手法，也沒有見過那樣的毒火暗器。」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我也沒有見過像公子這樣的快速劍法，那眞是莫可言喻的速度，無與倫比的快劍。」

俞秀凡輕輕歎息一聲，道：「他太托大了，只要他不讓我逼在他的身側長劍可及的地方，我也會像魔音教中人一樣，被他活生生的燒死。」

無名氏道：「就算他無法燒死公子，但我與石兄，却無法躲過他的毒火。他施展毒火的手法，不像是打出來的，而是一道黃光。」

俞秀凡道：「由魔音教到那位烈火護法，咱們已兩度歷經危險。其實，這些危險，咱們可以避過的，但却因爲咱們太大意，而陷入危險惡之境。」

無名氏道：「公子說的是，以後咱們應該小心一些。」

俞秀凡道：「這一條北大街中，表面上張燈結綵，似是極爲熱鬧，事實上，內中却是步步殺機，處處凶險，咱們只有減少自己的錯失，才有度過危險的機會。」

無名氏道：「公子說的是，咱們以後，決不擅自行動，聽從公子之命行事。」

俞秀凡笑了笑，道：「無名氏，別誤會兄弟的意思，我是希望借重兩位的經驗，共度難關。」

無名氏道：「咱們不敢謙辭，盡全力施爲就是。」

俞秀凡微微一笑，豪壯的說道：「走！咱們再去闖它幾關。」舉步向前行去。

這次，幾人心中，都已經有了很充份的準備，對那些彩花、燈火，未再多望它一眼。

到了第二座彩門前面，無名氏連頭也懶得抬了，冷冷說道：「這裏面是什麼埋伏？」

一個年輕的漢子，閃身而出，欠身一禮，道：「這裏是美人窩。」

無名氏哦了一聲，問道：「什麼叫美人窩啊？」

一面目光微抬，果見彩花環圍着一個豎立的金字招牌，寫着「美人窩」三個大字。

那年輕漢子，穿一身海青色綢子褲褂，大眼薄唇，一眼間就可以瞧出，他是一個很會說話的人。

只聽他滔滔不絕的說道：「美人窩中美人多，北地胭脂，江南佳麗，西域美人，中州才女，應有盡有，那眞是目迷五色，使人眼花繚亂。」

無名氏冷冷一笑，接道：「夠了，夠了！我知道你很會說話，事實上，用不着這樣的大費口舌，咱們只想知道一件事。」

年輕人道：「什麼事？」

無名氏道：「這裏面埋伏的，是些什麼人

物。」

年輕人尷尬一笑，道：「如是一定要清楚一些說，這裏應該叫作『美人關』。」

無名氏微微一笑，道：「咱們公子，是世間第一美男子，只怕你這美人關中，美人不夠美，無法留得住他。」

年輕人欠身道：「那麼，三位請進吧！」

無名氏回顧了俞秀凡一眼，道：「屬下帶路。」

俞秀凡道：「事情已經揭穿了，當心他們突施暗算。」

無名氏道：「屬下知道。」手按在刀柄之上，大步向前行去。

俞秀凡落後三步，緊隨而行。

大門距離正廳，大約有百步以上的距離。

廳裏燈火很暗，但却有一種神秘的誘惑氣氛。

無名氏冷冷說道：「咱們已見識過魔音教的手段，也見識過那位什麼神火護法，用不着再擺設這些排場，事情既然已經挑明了，大家要憑眞本事、硬功夫較量，實也用不着多這些過門、排場了。」

大廳中暗淡的燈光，突然間大放光明，景物清晰可見。

無名氏哈哈一笑，道：「這才對。眞是絕色美人，也要在明火亮燈之下才能看得清清楚楚。」

口中說着話，人已經跨進了大廳。目光到處，不禁一呆。

只見十二個絕色美人，分穿着四色衣服，分站在大廳中四個方位，每組三人。

每一處距離，不過有十幾步遠，一丈多些。輝煌的燈火下，看的十分清楚。

第一組穿着粉紅色的衣服，粉紅羅衫，粉紅裙，足下一對小蓮足，也穿着粉紅色的綉花鞋。

第二組一身綠，翠綠衫裙，翠綠鞋。

第三組一身黃，黃綾羅裙，黃綾衫。

第四組一身白，白衣如雪，白的不見一點雜色。

十二個人，個個都當得美人之稱，右手中提一條兩尺多長的汗巾，和身上的衣服顏色一樣。

二十四隻美麗的大眼睛，不停的轉動，在無名氏的身上溜來轉去。

無名氏在那十二位佳麗的眼波流轉之下，不自覺的有一種飄然欲醉的感覺。

心生警覺，立時移開了目光，冷冷說道：「你們有一個領頭的人麼？」

一個身着翠綠羅衣少女，蓮步姍姍的行過來，欠欠身，道：「爺有什麼吩咐？」

燕語鶯聲中，飄過來一股奇香，中人欲醉的奇香。

無名氏冷冷說道：「退後一些，別走得離我太近！」

綠衣女聽話得很，退後了三四步，道：「爺！這地方可以麼？」

這時，俞秀凡和石生山也都行了進來。打量了廳中十二位美女分站的形勢，竟是一個很嚴密的合搏陣勢。

無名氏道：「再退兩步！」

綠衣美女果然很聽話，又依言向後退了兩步。

無名氏突然感覺一陣迷惘，不自主搖動了一下身軀。

俞秀凡快行兩步，輕輕在無名氏身上拍了一掌，道：「快退出廳去調息一陣再進來。」

無名氏道：「公子，她們身上有一股奇異的香味，中人欲醉。」

口中說話，臉色却突然飛浮出兩片紅暈，雙目中，也飛出了異樣的神彩，盯在綠衣美女身上。

俞秀凡出手點了無名氏一處穴道，冷冷說道：「姑娘，是妳弄的手段麼？」

綠衣女黯然歎息一聲，道：「這位爺，你看的很清楚，婢子站在這裏沒有動過，能動些什麼手脚呢？」

俞秀凡冷冷說道：「姑娘，用不着再要花招了，在下要告訴你一件事，那就是我出劍很快，快的像閃電一樣。」

綠衣女道：「我明白，不過，我們都是很可憐的女孩子，你就是殺我們，我們也不會還手。」

俞秀凡道：「這麼說來，妳們都不怕死了，是麼？」

綠衣女道：「怕！世界上沒有不怕死的人，我們都這麼年輕，死了不是很可惜麼？」

俞秀凡突然間有着一種茫然的感覺，不知如何處置這羣女孩子，皺皺眉頭，道：「妳們如若眞的都是被迫害而來的，現在，妳們都可以走了。」

綠衣女搖搖頭，笑道：「爺！我們如若能走，那就不會來了。」突然，舉步向前行來。

只見她柳腰欵欵向前行來。

忽然間，俞秀凡聞到了淡淡的幽香。

俞秀凡冷哼一聲，一面閉着氣，右手一抬，拔劍擊出。

但見寒芒一閃，那向前行來的綠衣女，啊喲一聲，停下了脚步。

凝目望去，只見那綠衣少女，頭上青絲飄落了一地，而且還賠上了一隻左耳，鮮血淋了一臉。

俞秀凡還劍入鞘，冷冷說道：「姑娘，我說過，我的劍很快。」

綠衣少女本來極爲美艷，但此刻，滿頭青絲飄落一地，又缺了一隻左耳，看起來，就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了。

她呆呆的站着，任憑鮮血由臉上滴落在前胸之上，放聲痛哭。

俞秀凡一皺眉頭，道：「你哭什麼？」

綠衣女道：「我就要死了，難道連哭也不可以麼？」

俞秀凡道：「你們都可以不死，退回去，找你們的頭兒，那些該死的人出來。」

綠衣女道：「我們十二個人，先請公子慈悲！」

俞秀凡道：「什麼意思？」

綠衣女道：「希望公子的快劍，能讓我們死的痛快一些。」

俞秀凡怒道：「你們可是覺着，我不敢殺你們？」

綠衣女道：「公子錯了。我們只是求求你慈悲，讓我們少些痛苦。」

俞秀凡道：「哦！你們眞的不怕死？」

綠衣女淚如泉湧道：「別的姊妹我不知道，但我怕的很，我的心在跳，全身在顫動。」

俞秀凡道：「你既然怕死，爲什麼不讓避開去？」

綠衣女搖搖頭，道：「公子也許不知道，因爲你是强者。這世間，一直是弱肉强食。所以你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比死亡還要痛苦的事，因此，死雖然可怕，我們寧可選擇死亡。」

俞秀凡道：「這是一人之意呢，還是所有人的想法？」

但聞另外十一個少女，齊聲應道：「我們都是一樣，願死在公子的快劍之下。」

俞秀凡暗暗忖道：「千古艱難唯一死，這些人，竟然連死都不怕，不知道造化城主用的什麼方法，竟然使她們如此畏懼。」

他心中明白，此刻決不能有一點心慈手軟的表示，他已發覺到，這些美麗少女，身上散

發出幽香，可能就是對付自己一行的手段。只有硬起心腸，道：「你們聽着，沒有我同意之前，任何人不可離開原地一步。」

綠衣女歎口氣，道：「公子，我們都是很可憐的人，希望你能讓我們落得一個全屍！」

俞秀凡道：「姑娘，難道只有死路一條麼？就不能另找另一條路走？」

綠衣女道：「正因爲我們無路可走，所以，我們才到此地。」

俞秀凡道：「這麼說來，諸位是非死不可了？」

綠衣女道：「我們是死定了。目下我們只求死的舒適，那就感激不盡了！」

俞秀凡道：「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但在下可以奉告諸位，我不會殺你們。」一揮手，說道：「咱們走！」轉身向外行去。

綠衣女突然尖聲叫道：「站住！」

俞秀凡回過頭，道：「什麼事？」

綠衣女道：「你不肯殺我們，我們也不能活下去。」

俞秀凡道：「是。你們死定了，不過，我不想殺你們。」

綠衣女道：「你這人一點也不仁慈。」

俞秀凡道：「諸位如是一定要死，死的方法很多，難道一定要死在俞某人的劍下麼？」

綠衣少女突然一揚手，道：「你走了，我們死的很慘。」

俞秀凡右手一抬，長劍出鞘，寒光一閃，飛起了兩條斷臂。

但謹慎的俞秀凡在長劍出鞘的同時，人已閉住氣，躍退八步。

一片粉紅色的粉末，隨着那綠衣女的兩條斷臂，飄飛而起，籠罩了數尺方圓。兩條斷臂，却飛出一丈開外，撞在牆壁上，跌落下來。

俞秀凡却已借此機會躍出大廳，隨手一帶，砰然關上了廳門。

抬頭看去，只見石生山扶着無名氏，站在那裏發楞。

俞秀凡大步行了過去，低聲道：「無名兄怎麼樣了？」

石生山道：「他全身發燒，血流迅快，似乎是得了什麼怪病！」

只聽一個淸脆的女子聲音，傳了過來，道：「不是病，是中了春風散。」

俞秀凡轉頭看去，只見大廳門戶已被打開，一個全身粉紅衣着的少女，當門而立。

俞秀凡吁了一口氣，問道：「什麼叫春風散？」

紅衣少女道：「明白點說，春風散是一種很强烈的春藥，任何人，不論他定力如何强，都無法抗拒春風散的藥毒。」

俞秀凡道：「這麼說來，他是非死不可的了？」

紅粉少女道：「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救他的性命。」

俞秀凡道：「什麼辦法？」

紅衣少女道：「女人，只有讓他接觸女人，才可以救他之命。」

俞秀凡怒道：「好卑劣的手段！」

紅衣少女歎道：「我們看到了你的快劍，那確實能够把我們斬盡殺絕。不過，殺死我們十二春花，也一樣無法救活你的朋友。」

俞秀凡茫然了，伸手按在無名氏的脈穴之上，只覺他脈跳迅速，肌膚熱的燙人，雙目圓睜，直似要噴出火來，嘴巴微動，不停的大口喘氣。

看情形，他似是在强自忍受着無比的痛苦，如非被點中穴道，只恐早已失聲大叫了。

紅衣女長長吁一口氣，接道：「我們用的是天下最强的春藥，只要是人，他就無法忍受這種煎熬，這種痛苦。」

俞秀凡道：「好！說說看，你們有些什麼條件？」

紅衣少女道：「放下你的劍，請入廳中坐，我們姑娘，想和閣下談談。」

俞秀凡道：「你們姑娘？」

紅衣少女道：「是，我們的姑娘，春風仙子。」

俞秀凡道：「春風仙子？」

紅衣少女道：「是，她像春風一樣，行蹤所到之處，帶來了一片春意，掀起了一片情海風波。」

俞秀凡道：「哼，看來這造化城中，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了。」

紅衣少女道：「俞少俠，你的朋友，支持不住了，你必需儘快的決定。」

俞秀凡道：「他如是眞的不幸死去，姑娘，那就有得你們的好看了。」

紅衣少女突然微微一笑，道：「俞少俠，我們還有十一個人，你的劍雖然快速，但却無法一舉把我們十一人全數殺死，我們站的方位，可以打出春風散，使你無法讓避。我們七八條命，換了你俞少俠一條命，那是死的很值得了。」

俞秀凡道：「看來諸位很看得起我俞某人，不過，你們別把算盤打得太如意，春風散雖然惡毒，但必需吸入腹內才能發作，在下可以閉氣一個時辰之上，春風散對我，構不成很大的威脅。」

紅衣少女臉色一變，沉吟不語。

俞秀凡接道：「但在下不願損失一位朋友，我可以和你們姑娘談談，你們姑娘和俞某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俞某人不願輕易犧牲掉一位朋友性命。」

紅衣少女聳然動容，望了俞秀凡一眼，欲言又止。

俞秀凡察顏觀色，發覺自己的嚇唬、挑撥，已生出了相當的效力，暗暗吁一口氣，又道：「我把這位朋友交給你，不管你們用什麼方法，我要他保留下性命，保留下武功，不能有毫髮之傷。」

紅衣女沉吟一陣，道：「我作不了主。」

俞秀凡道：「去請示能作主的人。不過，我要我的朋友，不受傷害。如是他受到了任何的傷害，咱們就不用談了。記着！我是個不受威脅的人，也是個誠實的君子，我不會說謊，只要我的朋友受到了任何傷害，咱們就不用談了，我要大開殺戒！」

紅衣女道：「你已經用够了威嚇的手段，不過，我已經告訴你，我作不了主。」轉身行入廳中。

俞秀凡回頭看去，只見無名氏雙目赤紅如火，神情間的痛苦之狀，流露無遺。暗暗歎息一聲，頓有着心急如焚的感覺。

那紅衣少女入廳片刻，出來道：「我們姑娘答應了，把你的朋友交過來。」

石生山望了俞秀凡一眼，道：「公子，無名氏……」

俞秀凡接道：「不論他們要用什麼手段，救命要緊，送他過去。」

石生山抱起無名氏，緩步向廳中行去。

紅衣少女冷冷說道：「站住，用不着你送他過來。」

石生山停下脚步，道：「他不能動。」

紅衣少女道：「他中了春風散，人並未暈迷過去，解開了他的穴道，他自己會過來。」

石生山放下了無名氏，拍活他身上穴道。

紅衣少女道：「你們仔細的看一看，在慾焰焚燒中，男人的醜態。」

話未說完，突聞無名氏大吼一聲，餓虎撲羊一般，直向那紅衣少女撲了過去，雙臂一張，猛抱那紅衣少女。

紅衣少女一閃身，避開了無名氏的撲擊之勢。無名氏却快速的衝入了大廳之中。

紅衣少女冷笑一聲，道：「看到麼？他像渴驥奔泉，那是人性的本能，潛伏在另一面的獸性。這時，別說你們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兄弟父母，他也不會聽你們的招呼。」

俞秀凡道：「姑娘，你既然作不了主，咱們本不用多費唇舌了。不過，我只想糾正你一句話，人性中有很多弱點，必需要理性和意志，去擇善固執。藥物亂性，算不得什麼丟臉的事。」

紅衣少女眨動了一下眼睛，道：「希望你能說服我們的姑娘。」

側身退後三步，接道：「請進來吧！」

俞秀凡長長吸一口氣，納入丹田，緩步向廳中行去。

石生山目睹無名氏的悲慘際遇，心中忽生寒意，低聲道：「公子，我也要進去麼？」

俞秀凡道：「不用了，你守在廳外。」

突然放低了聲音，接道：「石兄，我如不幸步上了無名氏兄的後塵，中了春風散，我會盡全力搏殺這些女魔。但我怕力不從心，所以，你要在我藥力發作時，點我死穴。我不能在她們面前出醜。」

石生山道：「公子內功精湛，春風散如何能够傷得？」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不能不防，記着我的話！」

正想舉步入廳，瞥見站在三尺外的紅衣少女口唇啓動，用極度低微的聲音，說道：「不能進入廳中，春風散的香氣，一樣能使人心亂醉迷。」

俞秀凡半聽半猜的瞭解了那紅衣少女的意思，但他並未立刻停下脚步，向前行了五步，越過那紅衣少女，才突然停了下來。

轉眼望去，只見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少婦，端坐在一張木榻之上。她穿着一身金光的衣服，俞秀凡竟看不出是用什麼質料做成。

在她面前三尺處，擺着另一張木椅，虛位相待，顯然是留給俞秀凡的。

目睹俞秀凡停下了脚步，金衣婦人，突然輕啓櫻唇，說道：「怎麼不過來？」聲頗嬌媚，充滿着一股强烈的誘惑。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春風散很可怕，在下不想冒險。」

金衣婦人笑道：「原來你有些害怕了。」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夫人！在下一向不受激，別打算讓我生氣。」

金衣婦人道：「看來，你是個很謹慎的人呢。」

俞秀凡道：「夫人想和在下說什麼，現在可以說了。」

金衣婦人嫣然一笑，道：「俞少俠，我想奉勸你幾句話。」

俞秀凡接道：「如是想勸我離開造化城，你最好不要開口。」

金衣婦人道：「看來，咱們是很難說得攏了。」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嚴格點說，你還不配和我談條件。」

金衣婦人臉色一變，似想發作，但却又及時忍了下去，格格一笑，道：「俞少俠，年輕人戒之在鬥，我希望咱們能好好談談。」

俞秀凡道：「你說吧！我在聽着。」

金衣婦人道：「造化城中的高手，有如恆河沙數，我們春花教，只不過是造化門中一個小小的支點，在整個的造化門中來說，實是微不足道。」

俞秀凡接道：「所以，你不配和我談這麼大的問題。」

金衣婦人道：「這麼說來，咱們是不能談了？」

俞秀凡道：「可以說，不過，談你能力所及的事，談咱們的處境！」

金衣婦人道：「好！你準備怎麼辦？」

俞秀凡道：「解去我朋友身中的春風散毒，我們離開。」

金衣婦人道：「我手下春風十二釵，被你殺傷了一人，難道就這麼白白算了？」

俞秀凡道：「你不要誤會，咱們不是談條件，你如不救活了我的朋友，春風十二釵中，還有十一個人，也要血濺當場，包括你夫人在內，再加上十二條人命。」

金衣婦人道：「你好大的口氣！」

俞秀凡冷哼一聲，道：「夫人，你爲什麼不試試看？」

金衣婦人霍然站起身子，道：「俞少俠，你欺人太甚了！」

俞秀凡道：「在下見識過貴門中的手段，那份惡毒、冷酷，使在下自歎弗如。」

金衣婦人突然舉步向前行來，俞秀凡右手握住了劍把。」

突然間，金衣婦人一揚手，兩團白影閃電一般直射過來。

俞秀凡長劍一揮，斜裏斬去。

劍出如風，橫裏斬中了兩團白影。

但那兩團白影被利劍斬過之後，突然飛洒出一片茫茫白烟。

俞秀凡有着很深的警惕之心，劍勢觸及飛來之物，已然覺着不對，一面閉住氣，一面翻身一躍，退出大廳。

金衣婦人格格一笑，道：「俞秀凡，不要你朋友的性命了麼？」

俞秀凡强按下心頭怒火，冷冷說道：「在下終於發覺一件事。」

金衣婦人道：「什麼事？」

俞秀凡道：「造化門中人，大都是些冥頑不靈之輩，在下用不着再存仁慈之心了。」

金衣婦人格格一笑，道：「我見識過你的快劍，那確然是高明的很。不過，世上事，也不能全憑武功，就可以唯吾獨尊。」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夫人可是準備悔約？」

金衣婦人道：「談不上什麼悔約，大小我也是一教之主，說出口的話，怎能够不算？」

俞秀凡道：「你既然準備踐約，那就交出我的朋友。」

金衣婦人又是一陣嬌笑，道：「姓俞的，我們答應你治好他身中的春風散毒，然後由你帶走，對不對？」

俞秀凡道：「不錯。」

金衣婦人道：「那就不錯了，我們把他放在這座大廳中，你自己把他帶走。」

俞秀凡呆了一呆，道：「你們在廳中施放春風散？」

金衣婦人道：「就算你猜對了，你有什麼法子救他出去？」

俞秀凡冷冷說道：「春風仙子，你爲人的惡毒，實在是死有餘辜，早晚你要作我劍下之鬼。」

春風仙子道：「俞秀凡，我告訴你，就算你是柳下惠重生還魂，不論有多深的內功，只要你中了春風散，你就會和你的朋友一樣。天下能够解得春風散的，只有我配製的獨門解藥，你不信，你就試試。」

俞秀凡道：「春風仙子，你把他放置於大廳之中，在廳中施放春風散，豈不是又讓他中

了毒？」

春風仙子道：「這就是春風散的奧妙之處，凡是中了春風散的人，除了服用本門中的解藥之外，只有女人可以解除他身中之毒。中毒後，他有着無比的痛苦，但解毒時，他也會享受到從未享受過的快樂。天下事，有利就有弊，往往是苦樂相連。」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配製春風散，是一門大學問，不但要精通醫理，還要知曉一個人體能的變化，在毒性解除後，兩個時辰之內，春風散就不會再對他構成危害。」

兪秀凡冷哼一聲，道：「這很難叫人相信的。」

春風仙子怒道：「你可以不信，但我決不是信口胡說，你如中了春風散的毒，你將會親身經歷，你如能救出你的朋友，你可以在他口中得到證實。」

兪秀凡冷然一笑，道：「這麼說來，春風敎的罪惡，似是很大、很大了，巳到可以處死的地步。」

春風仙子道：「那要看什麼人的說法，有些人確認爲我們該死，但有些人，却希望我們能更擴大一些，廣收上千萬弟子，使他們能够眞正嘗試到男女間的快樂。」

兪秀凡冷冷說道：「住口，我的朋友現在何處，爲什麼不把他送過來？」

春風仙子道：「他現在正在飄飄欲仙，麻煩你兪少俠耐心的等等吧！」

兪秀凡目光一掠那站在廳門口的紅衣少女，緩緩向後退了五尺，肅然而立。

石生山緩步行了過來，低聲道：「公子，我看等一會，在下涉險去搶人出來，公子在外接應。」

兪秀凡搖搖頭，道：「你站遠些，我如在救人時不幸中了春風散毒，我想，應該還有一段短暫的清醒，我會利用那一段的時間，自作了斷。至於你，石兄，只好請你自己拿個主意了。」

石生山道：「公子，你如死了，那不但是天道潰潰。而且，武林中也不會再有正義公理，石某人活着還有什麼意義。我會相隨泉下，侍從公子。」

兪秀凡道：「石兄，生死事，決斷於大是大非，不能以區區個人適從。我不過是武林中一份子，生死何足道，石兄如若有生存的機會，還望英勇的活下去。兪秀凡來自有處，自然會有强我十倍的人，挺身而出。」

他沒有提起艾九靈，但神情間，却有無比的崇敬。

石生山笑一笑，笑的很凄凉，道：「就算我石某人貪生怕死吧，他們也一樣的不會放過我，這一點，我很清楚。」

這是實情，兪秀凡未再多言。

只聽一個女子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兪少俠，可以來看看你的朋友了。」

兪秀凡吸一口氣，納入丹田，舉步向前行去。

只見大廳正中，一張太師椅上，坐着無名氏，他微閉雙目，似是睡的正甜。

兩側，排着春花十釵，春風仙子，却站在無名氏的身後。

這是一個嚴密無比的陣勢，任何人只要接近無名氏，都無法逃出那春花十釵的春風散。

那穿紅衣的少女，仍然站在大廳門口。

兪秀凡行到了大廳口處，那紅衣少女突然冷笑一聲，道：「站住！」

只聽春風仙子冷冷說道：「放他進來。」

紅衣少女橫移一步，道：「請進吧！」

兪秀凡閉住呼吸，向前行去。

耳際間突然響起了一種如蚊蚋的聲音道：「公子，相信我，別回頭，也別動，保持原速，向前面走去！」

兪秀凡很沉着，脚未停步，頭未回顧，但口中却冷冷說道：「姑娘，在下的劍勢很快，春風十二釵中，有一人就是死在我的劍下。」

一面說話，一面緩步移動身軀，故意擋起了那紅衣女子的身子，隔斷春風仙子的視綫。

他無法預測那紅衣少女有些什麼反應，只是出於一種意識上的配合，感覺中，擋住春風仙子的視綫之後，她才方便行動。

突然間，覺着一件細小之物，飛入後頸之中。

兪秀凡立刻一提氣，使那飛入後頸之物，挾在了衣領和肌膚之間。

停下了脚步，兪秀凡緩緩用左手舉起了長劍，右手却借機會一探頸間，取出了一粒綠豆大小的藥丸。

他的舉動很自然，以那春風仙子的精明，也未瞧出一點破綻。

但兪秀凡手中拿住了這麼一顆丹丸之後，却有着不知如何處置之感。

這時，他距離春風十釵，只不過六七尺遠，必需及早把這粒藥物用上，以防止春風散的藥毒。

但他無法決定，是把這粒藥丸吃下去呢，還是把它含在口中，還是用其他的辦法施用這粒藥物。

春風仙子格格一笑，道：「兪少俠，過來呀！你的朋友正在期待着，你能救他出去。」

兪秀凡心中暗暗忖道：「她旣沒有告訴我藥物使用之法，定然是服用下去了。」

心中念轉，右手又緩緩握上了劍把，冷冷道：「不要激起了我的殺機。你們都是積惡如山的人，死有餘辜，一旦我動了殺機，只怕諸位都不會有好的收場。」

春風仙子笑一笑，道：「兪少俠，多謝你先給我們這個警告。這份光明磊落的態度，好生令我佩服，我這個癡長你幾歲的大姊姊，也不能暗施算計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春風散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只要你聞到了那股香味之後，就算中了毒，不論你內功如何的精深，武功如何高明，都無法抗拒春風散强烈的毒性。中毒後，情形如何，你巳經親目所睹，似乎是用不着我再說了。」

兪秀凡緩緩把長劍高舉，借劍柄掩護，把藥丸投入口中。

他巳經無法再多想這藥丸是否可以呑下去，就嚥入腹中。

春風仙子目睹兪秀凡靜靜的站着不動，心中大感震駭，暗道：這人的沉着，的確叫人難測高深。

雙方僵持了片刻，春風仙子巳忍耐不住，突然一揮手，道：「攻上去。」

原來，排列在無名氏兩側的春風十釵，突然一齊向前撲去。

十人一動，右手同時發出，一片如霧白粉，籠罩了一丈方圓。

强烈的香味，鑽入鼻中。

兪秀凡正在想着服下的藥物，是否眞能克制春風散，忘記了閉着呼吸，香氣直入肺腑。

想到無名氏中毒的瘋狂，兪秀凡心中十分震驚，一面運氣行開藥力，等待反應，右手緊握劍柄，準備出手。

春風十釵眼看兪秀凡陷入了一片濃密的春風散內，也就停下脚步，靜候他毒性發作。

兪秀凡原本的想法中，萬一中了春風散的奇毒，就立刻全力施爲，準備先殺了對方一些人，然後再自絕而死。

（未完）

PRINCE
太子牌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7:06
PRECISION
QUARTZ

最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爲事實，
太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既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時、分、秒、月、日，
一目了然，方便實用。
造型美觀，精巧名貴，
備多種款式，
任君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總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